武俠世界
第32年
37
$12.00

編者話

蕭遙先生所著「兇鷹血谷」在今期貢獻給各位讀者，一位人稱鬼娃兒的十二三歲小孩，自小由一位老人撫養，並得老人傳授「千指琵琶手」絕學，但因要避仇家而匿居咸陽古渡旁某地室中，老人臨終時透露小孩的身世，知其父母呂天縱何綺君為鷹王追殺，生死未卜，鬼娃兒誓殺鷹王報仇，鬼娃兒巧遇南魔，並得南魔青睞，貫以百年滅渡神功的元精，使鬼娃兒功力大進，闖蕩江湖時又得前輩賭鬼谷半瓢老丐舒常的幫助……鬼娃兒專找鷹王谷作對，到飛鷹鏢局要脅、到賭場鬧事，殺傷十三鷹中多人，惹怒鷹王，鬼娃兒不幸身中毒釘……故事情節新穎，生動活潑，不容錯過！

* * *

石中蓮所著「靈谷煞星」在今期刊出，而逍遙客先生之另一佳作「俠盜風流」由今期起分兩期刊登，名家佳作，不同凡响。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馬騰先生新著「危情」，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37期
（總號163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鷹王谷傳奇

谷血鷹兒

文·遙飛
圖·蕭可

蒙騙南魔　獲貫元精

黃昏夕陽紅，晚霞抹古渡，朔風掃青蘆，河浪撲漁舟。這是前人寫咸陽古渡的一闋詩。

咸陽，乃周秦故都，在長安西五十里，濱臨渭河，看那滔滔汚濁的河水，浪花不知淘盡幾許朝代。河對岸有姜太公釣魚台、封神台、點將台，據說太公當年封神時，封神榜上忘了封自己，只有自封為清淨無為之神。

據說那些未封之神，化而為鬼，如今仍在繞台伸冤，據當地父老們稱，每當傍晚時分，封神台下鬼火螢螢隱現綠色，燈光如鬼域，蕭蕭風聲吹着那蔓草雜樹，陰森氣氛甚為可怖。

今日的封神台上是荒草遍地，台下是累累荒塚，數里之內，居民不敢在此耕作，因為他們怕惹得鬼厭神憎，招來惡運，那還得了。

所以在封神台下，縱橫數里，一片荒原，雜草淒迷，矮樹叢生，就在雜樹叢中有着一棵老槐樹，看樣子最少有百年以上的樹齡了。

荒原東邊三里多處，有一個不算小的村鎮，名叫党村，住有數百戶人家，全部姓党。

党村的出產，以太公糖和太公餅馳名各地，在党村售此類糖、餅的約有十幾戶人家，唯獨相父居的生意最好。因為相父居的太公糖、餅材料地道，生意最好，所以也就出名了。

七月十五中元節，又稱鬼節、盂蘭節，各地民間，多延僧結盂蘭盆，誦經施食，俗謂放焰口，也有人說，此日鬼門關大開，孤魂野鬼游行各處，以享施食。

相父居自然也擺出了太公糖、餅以享鬼神，祭祀中，突然有幾片餅、幾塊糖無翼而飛了起來，會飛的糖、餅並不多，只有五片餅、十塊糖而已。

自這天起，每天辰初，都有五片餅、十塊糖飛走不見，相父居的人注意看去，見那糖、餅逕直飛向門口的一棵老槐樹上。

最後他們發現，在那棵老槐樹上還有一個小孩，大約十一、二歲，衣着有些破舊，但人卻生得白白胖胖的圓圓的臉上，一笑兩個小酒窩，唯獨他那兩隻眼，卻是紅紅的。

他好像會施法術似的，小手一抬，樹下相父居的太公餅、糖就飛了起來，他伸手接住，就在樹上大吃起來，他吃完兩片餅，揣起了剩下的三片，還有那些糖，身形一晃，人就不見了。

就這樣相父居的伙計注意他有十多天了，都是這樣，他並不貪多，每次只取五片餅、十塊糖。

在那個時代，人多迷信，又恰逢七月，一般人都認為七月是鬼月，他們又住在靠近封神台，便認定是未被封之神，化而為鬼來討供奉的。



神好對付鬼難纏，最好是敬鬼神而遠之，免得自找麻煩，看他那神出鬼沒，來去自如，如果招惹了他，準得鬧你個全家不安。

福無多求，平安即是福，於是從那天起，相父居就特為那小孩準備下糖、餅，並給小孩封了號，稱他為鬼太歲，而在私底下都叫他鬼娃兒。

說也奇怪，一切都為他準備好了，鬼娃兒卻不見影子，因為他現在也有了麻煩。

那是因為村中有幾個不信邪的人，他們暗中吊上了鬼娃兒，打算弄清楚鬼娃兒究竟是人是鬼。

鬼娃兒這小子眞鬼，他憑着自己特殊的輕身功夫，繞着党村給他們打轉，那三名不信邪的人，在江湖上也算是成名的人物，人稱他們為党氏三傑。

老大人生得矮矮胖胖的，人稱他矮金剛党傑，他人雖矮，卻有一股蠻力，可以力舉千斤，練的是少林外家功夫鐵布衫，他一拳可以打死一隻蠻牛。

老二人稱他叫鬼眼流星党昆，他的輕身功夫最好，眼睛最尖，凡是他見過一面的人，不論經過多久，他都認得出來，又慣使流星飛刀，從無虛發。

老三人稱鐵背猿党明，他卻長於縱跳。但他們和鬼娃兒相較之下，還相差一籌，讓鬼娃兒領着他們在党村外繞着圈打轉，累得他們頭暈眼花，最後還是把娃兒給追丟了。

這天鬼娃兒還是回去拿走了糖、餅，不過，從這天起鬼娃兒確是很少出現了。但是党村的人又有他們的說法，說是七月已過，鬼門關關門了，不論是甚麼鬼都被關在鬼門關內，他無法出來，自然就不見了。

其實鬼娃兒並沒有失踪，仍然常常出現在党村，目標仍是相父居的糖、餅，不過，時間已改成申時，他也從不白吃，當然他也沒有銀子給他們。

因為他也是以物易物，每當相父居的廚房師傅發現水缸中忽然出現兩條渭水河的特產無鱗黃魚時，就知道鬼娃兒要來了，趕忙將糖、餅送了出去。

日子久了，相父居和鬼娃兒以魚易餅的事，自然也就傳開了。

那曾被鬼娃兒整得暈頭轉向的党氏三傑，心中大不甘心，還想有所發現，三人一商量，一人守在相父居門口的樹下，兩人分守在党村的東西方出口堵截。

可是鬼娃兒卻滑溜得緊，他已看出了三個人的意圖，他並不害怕，從容地將餅吃光，揣好剩下的三張餅、十塊糖，跳下樹來，徐徐而行，直奔西村口。

守在相父居門口的是鬼眼流星党昆，他一見到鬼娃兒奔向了西村口，

忙即吹起一聲口哨，通知守在東村口的鐵背猿党明，命他繞過去阻攔。

這三個人全都是本村的子弟，又都投師少林、終南習藝多年，在江湖上也算得上稍有名氣的人物。

他們想，就憑他們三個人去鬥一個小孩，那還不是游刃有餘，除非他眞的是鬼。

鬼娃兒越走越近，党傑突然把兩手左右一伸，攔住了他，笑道：「小朋友，你去哪裡啊？」

那小孩也不理會，就只翻了他一眼，突然把身形一轉。党明、党昆二人倏覺一股勁風掠至，党明左手環攻而起，党昆也掄掌前撲，那鬼娃兒卻早從三人腋下穿了過去。

這樣一來，党昆前撲掌勢正好迎着党傑的前胸打去，党明環攻的一掌也打在了党昆的肩頭，党傑兩手平伸，雖是大開大合，一見情形不好兩手合擊，卻迎上了二人的一掌，「蓬」然一聲，三人各退兩步。

那小孩此時已衝過了阻擋，縱上了路邊一棵大樹，他坐在大樹枝椏之間，拍着手笑道：「三個臭癩皮，自己打自己，好好玩呀，哈哈！」

三人一聽，連忙住手後退，回看那小孩仍在枝椏之上，衝着三人直樂。

党昆見狀，怒哼了一聲道：「鬼娃兒，先別樂，老子們今天一定抓到你。」

那小孩笑道：「就憑你們呀，來呀！咱們試試看！」說着，人已跳下樹來，招着小手笑道：「來呀！咱們比比看。」說着，轉身就走。

党氏三傑商量了一陣，他們怕那小孩仍帶着他們繞圈子，三個人分成三方面追逐，那樣就不怕繞圈子了。

那小孩在前面跑，党氏三傑在後面追，眼看已追近了封神台，突然之間，轉了幾轉，那小孩不見了。

三個人就逐個草叢尋找起來，從中午找到了傍晚，任甚麼也沒有發現。

這時，党昆發現一個大的樹叢，於是，三人圍住那雜樹叢，党傑道：「都找遍了，大概準在這裡。」

党昆道：「那我們進去找找，我看那小子能跑到哪裡去？」說着，三個人一齊縱身向雜樹叢中跳去。

不過，他們跳下去很快，跳出來的也更快。只聽党傑驚叫一聲，三人立刻又跳了出來。党傑身形較爲矮胖，他不是跳出來的，而是爬出來的，而且拖着一條腿，口中驚叫道：「雨傘節，蛇，雨傘節！」原來他被毒蛇咬了一口，人已萎頓地趴在地上。

党明、党昆見狀大驚，連忙扶起了他，先餵了他兩顆辟毒丹，由党昆背負起了他，也顧不得再追甚麼鬼娃兒，趕快往回跑。

日色又含山，他們也不敢在封神台下久呆，慌慌張張趕回到党家村。

那鬼娃兒利用雜樹叢中的一棵老槐樹下，那看似腐朽不平的一段樹幹，那裡有一道門戶，裡面有一條秘道，鬼娃兒就是從那條密道回到了封神台下的那座密室。

據說這間密室乃是當年明末遺老們，爲了躲避清廷的捕殺而築成的避難終老之地，經過了那些年之後，已沒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它的所在和路徑了。

寬敞的密室中央，懸着一顆鴿蛋大小的珠子，光芒耀眼，照得石室終年如晝。

室中別無陳設，盡頭處放了一張寬大堅實的木床，床邊有張矮茶几。室大物少，顯得空洞洞的不大調和。

木床上面鋪着一張舊毛毯，一個身材高大，白髮灰鬚，年紀約在花甲以外的老人坐在上面。

地下室中常年不見天日，全靠那顆珠子的光芒，這時候是晝是夜，不得而知。

那老人閉目坐在床上，外表上看他很衰弱，但眉梢、嘴角不時在抽動，似乎有不甘心的感覺。

好久，好久，忽聽他有氣無力地叫喊道：「孩子……孩子……」接着又是幾聲咳嗽。

那方才趕回來的小孩又含笑進來道：「老伯伯，我來了。」

「孩子，」老人仍是有氣無力地叫了一聲，接着道：「我傳給你那千指琵琶手練得怎麼樣了，快，快，咳咳……」一陣急咳，續道：「把木人搬來，練給我……瞧……」

那小孩依言就動手去搬動木人，一共是四個木人，高與人齊，從頭到脚用墨塗了好些疏密不等的黑點，就室中空隙把木人分散在四周，擺成一個圓形。

那木人東西向裡朝，南北向外朝，木人與木人之間，間隔約有三丈左右。

那小孩站在木人中央，面東背西，凝神一志，等那老人的指示。

老人又咳嗽一陣，方叫道：「西巨闕！」

那小孩兩臂不彎，力貫手指，右掌半翻，望也不望一眼，迅即向身後西面的木人彈出一指。

「叭噠」一聲，西邊木人兩乳中央巨闕穴上的黑點已應指透木落地。

原來那木人身上的黑點，全是人身所有穴道上的部位，全都剜了有五寸深的細孔，孔底安放細簧，再把香梗粗細的木梗塞在其中，再用墨筆塗黑，那木梗經外力一擊，立刻反彈出來。

老人微微一頷首，又叫道：「南靈台、北玉枕。」

隨着叫聲，又是「叭噠叭噠」兩聲。

老人再叫：「北命門、西喉結、東神藏、南中樞……」

老人的叫聲逐漸加快，也慢慢的微弱，他翻來覆去，目不交睫，一口氣叫了四個木人四十幾處穴道。

那小孩除了兩個大拇指外，八指不停，跟着老人叫出的四十幾處穴道，揮指疾彈，「叭噠」之聲連響不斷，木梗灑滿了一地。

老人此刻也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喘個不停，瞪眼望着那小孩。

那小孩面有得色地笑道：「老伯伯，咱練得不錯吧！」

老人咳嗽了兩聲，吐出一口濃痰，又喘了一口氣，突然聲色俱厲地叱道：「甚麼不錯？要知道那些木人全是你的敵人，你如一下制不住他，他便要殺死你，十年時光單學這一門功夫，到目前仍有失誤，虧你好意思面露驕容，自鳴得意，咳咳……」話未說完又喘起來。

那小孩聞言之下，驚駭萬狀，連忙叩拜在地，道：「老伯伯，凡兒錯了，從此以後再也不敢了。」

那老人神色稍緩，又咳嗽幾聲，方道：「孩子，你要好好練習，我傳給你這千指琵琶手乃是前人遺留的武功，爲天下五大絕藝之一，如能領悟個中奧秘，每一出手，對方根本無法應付，以後你出道江湖，切記不可濫殺無辜，以免招來橫禍。」

那小孩笑道：「伯伯請放心，我會很小心的。」他說着，就去收拾那些木人。

突然聽到老人呼喊道：「凡兒，孩子快來……快來……」

「來了，來了！」那小孩答應着，就向老人跑去。卻見老人面色蒼白，冷汗淋漓，身軀半躺在榻上，不停地喘着氣，小孩一見，驚慌地道：「老伯伯，你怎麼了？」

老人喘着氣道：「孩子，快扶我躺下來，我有很多話和你說。」

那小孩忙扶着老人輕輕躺下，老人似乎十分珍惜他彌留的這短暫時光，他躺在床上靜靜地想，喘息了一陣，忽然面現興奮而又無力地道：「孩子，我傳給你那琵琶手，現在改名叫千指琵琶手，咳咳，切記，不可妄用，還有……咳咳……」他又喘成一團，說不下去了。

過了一陣，情緒稍定，又接着道：「孩子，你跪下發誓，誓殺鷹王，否則決不獨生。」

那小孩依言發了誓，站起身來，方想說話，老人已道：「還有，如果我的屍體不腐，切莫要閉……閉起我的雙眼，除……咳咳……除非……你殺了……鷹王……再……再來閉住……我的眼。」他在吃力地說出這幾句遺言之後，終於咽下最後一口氣，與世長辭了。

那小孩忍着心頭悲痛，清理了一下遺物，老人並沒有甚麼遺物，只找到用厚紙包着的半塊玉珮，別無他物，小孩翻開那兩張紙看時，發現一張是他的娘親留下的，寫着：「宗翰大哥：綺君爲蒲柳之姿而招來橫禍，被鷹王追殺甚急，茲將小兒留給大哥教養，並囑其爲咱夫婦報仇。」

簡短的幾個字，已證明了招禍之由，再看下一張，是老人的遺書，寫着：「孩子，我叫徐宗翰，汝父呂天縱，乃我結義兄弟，汝母何綺君乃我之表妹，奉託孤而又避追騎，只好居此地下密室，因誤中鷹王之毒，傷及肝肺，知命已不久，故將千指琵琶手盡傳於汝，盼你出此密室之後，即將通道封閉，今後行道江湖，暫以徐凡之名行走江湖，暗察汝父母之生死，殺鷹王，爲余等報仇，憑斷璧以認娘，切記，切記！宗翰絕筆。」

那小孩看完兩封遺書之後，方知自己的身世，痛哭一陣之後，立刻封閉了通道，出了密室，眼望遍地荊棘雜草，不知去向何方，沉思了好一會，才邁步向古渡走去。

＊　＊　＊

「咸陽古渡」在長安西五里，乃周秦故址，有秦碑「咸陽古渡」屹立，濱臨渭河，彼岸即爲太公釣魚台，據傳說當年姜太公曾在此釣魚而會文王。

渡口一角，有一家生意不錯的茶棚，來往進出頻繁，許是因爲往返渡客甚多之故。

鬼娃兒他也打算渡河過去，爲了等渡船，逕向茶棚而來。

茶棚中的客人突見一個紅衣小孩進來，那小孩英俊中稚氣未脫，乍看去似是紅孩兒再世、哪吒三太子重生。

因爲他只是個小孩，雖見他進入茶棚，伙計也沒有上前招呼，他自己找了一處乾淨的桌子坐下。

盡西的一張桌上，有三個飯客，他們高談闊論，旁若無人，其中一個生得滿臉橫肉的中年人，說得口沫亂濺。

只聽他大聲道：「鷹王對各地分堂似乎缺乏信心，他已派出內三堂鷹視堂堂主巡游各地分堂，我們可得小心了。」

另一桌也坐着兩個人，一個是六旬左右的道人，眼中精光暴射，看來內功造詣必然不同凡響，另一人背向這邊，因面朝上仰，無法看清，不過估計必在五十左右的年紀。

他卻插口道：「憑我翻天鷂子丘宗在鷹王谷三十年，忠貞不二，他能把我怎麼樣？」

就在這時，茶棚外進來一位老人，此老者一身怪氣，年紀約在八九十歲左右，一襲長衫，前黑後白，十分刺目，眼皮乜斜，看樣子他灌了不少黃湯，酒氣薰人，微晃着一顆光禿禿的腦袋，狀甚滑稽。

他進來閃身坐上一個座位，叫道：「來茶，來茶，龍井、雨前、杭菊任由君選，以茶當酒萬愁消，管不得人家火併。」

聲音雖不大，卻震得茶棚內的食客個個雙耳欲聾，齊用厭惡的眼光瞪了他一眼，他卻一點也不覺得，猶自呼叫着：「茶房，茶房！」

茶房伙計忙不迭地走過來，恭聲道：「老爺子，你老要選甚麼茶？」

老人不耐煩地道：「別囉嗦！別囉嗦！我老人家方才不是說過了嗎？由君自選，快去，快給我泡兩大壺來。」

伙計聞言，不禁咋舌，暗道：「這老不死的可怪了，別人用小壺足可品茗半天，他卻要兩大壺，豈不要坐上兩三天了？」

那伙計在心中想着，尚未動手，那老頭已伸手在他肩上一按，道：「快去，快去！」

伙計心中想着，兩條腿突如風車般疾轉，如飛地走了，眨眼間，果然提了兩大壺茶來，將它放在桌上，兩條腿猶未能靜止，逕自圍着桌子打轉，食客均爲之動容。

老頭子提起一大壺茶來，就口而飲，「咕嚕嚕」一陣牛飲，一大壺茶早已壺口朝天，連聲呼叫道：「好茶！好茶！」說着，就伏案大睡去了。

另一桌所坐那位老道，正是鷹王谷鷲堂堂主，人稱他冷面兇鷲屈方，他輕聲向身邊的翻天鷂子丘宗道：「這個老小子有點鬼門道，不知是哪一路的，待會兒盯上他。」

翻天鷂子丘宗道：「我知道了，只要他敢與本谷作對，我丘老十管教他這老不死的命見無常。」

話音方落，忽聽老人喃喃發出夢囈，道：「我老人家這般年紀了，無子無孫，如果有人替我送終，倒是件好事。」

冷面兇鷲屈方失笑道：「丘兄弟，這老不死的分明是個醉蟲，那能有甚麼……哎喲！」

他話尚未說完，忽覺面頰上似被甚麼東西打了一下，一陣奇痛，伸手一摸，落下一片茶葉來，這片茶葉來得無聲無息，卻打得疼痛難忍，不禁勃然大怒，雙眼一瞪，打量着茶棚每個角落，除了那紅衣小孩之外，並無可疑人物，眼睛不禁就瞪上了那紅衣小孩。

奇怪的是那紅衣小孩也正望着自己，自己朝他一瞪眼，他衝着自己一笑。「這片茶葉定是這小子所發！」他怒哼一聲，雙足一頓，欲撲向那小孩，那知身方躍動，突然兩個膝彎一疵，「噗」的一聲，又跌落在原位上了。

盡西桌上的三個人見狀，全都站了起來，望着冷面兇鷲一怔，卻見屈方在膝彎處取出二段茶葉梗子，口中惡罵連聲道：「你這個小雜種敢暗算你家屈爺爺？閻義方，你們三個人把那小兔崽子給我抓起來！」

閻義方人稱隻手翻天，順其所指而視，見是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就大大地放心了，轉身大聲喝道：「你這個小娃兒，瞎了眼睛？我看你定是欠教訓了！」

他話音方落，鬼娃兒聞言神情一怔，忽又聽那老人又在喃喃地道：「眞是瞎了眼，還不知道誰教訓誰呢！」

冷面兇鷲屈方聞聲，翻身疾視，只見那老頭打了個呵欠，惺忪的自語道：「我老人家今天能有人爲我超生，幸之極了，正想在此等等看是甚麼樣的孝子賢孫，怎麼卻偏有些不睜眼的惡狗在此亂叫，令人心煩，怎麼不到別處去現世呢？」

那老頭連頭都沒抬，眼也沒睜，搖搖頭道：「噢！這年頭只有入幫結派的人厲害，像我這老不死的，孤伶伶一個人，連說話都有人管，唉！這是甚麼世界啊！」

屈方越聽越火，到這時才明白，那暗算自己的，分明就是這老頭子，現在竟又冷言冷語地奚落，心忖：好大的膽子，連鷹王谷的人都敢惹。

他心中這麼一想，就悶聲不響地走了過去，雙臂一揚，朝着那老頭子的腦袋猛砸下來，口中喝道：「屈爺爺現在就給你送終！」

就憑鷹王谷十三鷹煞的首席，這個招牌就夠嚇人的，沒想到那老頭像是生了許多隻眼睛似的，就在他那兩條鐵臂離老者的頭只差寸餘之際，老頭兒倏地腰一彎伏，伸手在冷面兇鷲的肋下一拍，笑道：「好熱的天呀，你這隻雜種鷹最好洗個澡！」

冷面兇鷲聽到此話，腿一蹬，像風車般伏地向外就滾，「噗通」一聲，滾到了渭水河裡，眞的是大洗其澡了。

在這同時，那隻手翻天閻義方與另外兩人，在暴喝聲中，已撲向了那位紅衣童子。須知那小孩就是最近大鬧党村的鬼娃兒，無風他還要掀起三尺浪，這一來三名惡煞找上了他，豈不是得其所哉！

他一長身，笑道：「你們想打我嗎？」

閻義方怒道：「老子就是要打你，怎麼樣？」

鬼娃兒笑道：「你那麼大的一個人欺負我一個小孩子，你不覺得難爲情？再者，我又沒有惹你們。」

閻義方怒道：「用不着你這小子惹我們，老子高興揍誰就揍誰，憑你一個小雜種算是甚麼東西……」

話音未落，突聽「啪」的一聲脆響，右面頰上挨了一下重的，張口吐出一口鮮血，連帶着兩顆牙齒，這一來閻義方更是暴怒了，縱身前撲。

只聽「克察、嘩啦」一陣暴響，原來閻義方並沒有撲着人，卻撲着了兩張桌子，桌翻椅倒，茶水橫流，這一來茶棚中大亂，那些茶客霎時跑了個乾淨。

鬼娃兒人卻站在門口，招着小手笑道：「要打架，來呀，來呀，外面地方大，來呀，來呀！」

這時那翻天鷂子丘宗卻怔在當地

，他此刻動也不是，不動也不是，情形十分尷尬。

這時那老人望着鬼娃兒笑道：「你可是找我老人家嗎？」

鬼娃兒嘻嘻一笑道：「你老不死的要來也可以呀！」

老人笑道：「好吧！」說着就向棚外走去。

鬼娃兒急忙閃到棚口，稚笑一聲，道：「老頭兒，咱們怎麼比？」

老人笑道：「你說呢？怎麼比都可以。」

鬼娃兒笑道：「咱們捉迷藏好不好，只要你能捉到我，叫我幹甚麼都可以，如果捉不到，就得聽我的。」

老人笑道：「好哇，小小子，你是欺負我年紀老邁追不上你嗎？當心我老人家剝下你的皮。」

他「皮」字一落，雙手一按翻天鷂子的肩頭，身子就向鬼娃兒撲了過去。

鬼娃兒早有準備，就在老人飛撲過來，身未降落之際，他搖身一飄，人已落在十丈之外，脚下微一沾地，眨眼無踪。

老人見狀，高喊一聲：「小小子慢走，我老人家來了！」話音未落，身形已如飄風般，霎時消失身影。

翻天鷂子丘宗被老人在肩頭上一按之下，神志方自恢復，望了望在河邊的冷面兇鷲和閻義方一眼，三個人自覺面上無光，出得茶棚，往西而去。

這老人原來卻是揚名江湖的大人物，介於正邪之間，尤其他那「飄風勁功」，爲江湖上絕無僅有的輕功，雖然不能達到所謂御空飛行，來往絕跡，但自認平生以來，無人敢攖其鋒，所以江湖中人稱他爲「賭鬼偷怪一陣風」。

然而世事難料，眼前這位稚氣未脫的俊美小童，非但敢正面向自己挑戰，且輕身功力竟能和自己不相上下，他是何人的徒弟？論輕功，自己除了曾輸給神龍一現呂天縱之外，還有甚麼人有這麼大的本事？

＊　＊　＊

鬼娃兒起步在先，所以兩人的距離在十餘丈左右，任是鬼娃兒如何地飛躍，總也脫不過十丈左右，而賭鬼偷怪盡展其能，也無法逼進一步。

「賭鬼偷怪一陣風」谷半瓢幾曾受一個小孩的戲弄，早已氣得七竅生煙，大叫一聲道：「好你個小小子，我老人家不叫你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誓不姓谷。」

鬼娃兒應聲笑道：「老小子，你不願姓谷，那你改姓肉好了，最好是瘦肉，因爲我不吃肥肉，哈哈！」

他說笑着，身形卻沒有稍緩，轉眼間，兩人已離開渡口二十幾里路了，眼看着鬼娃兒已進入一片樹林中了。

谷半瓢在後一看，心中暗道：不好，這小子要幹甚麼？心念動處，乃運集眞氣貫於兩肋，朝着鬼娃兒一揮，大喝一聲道：「小小子，給我老人家回來。」

鬼娃兒突覺背後生風，一股絕大的吸力欲將自己吸去，心中念頭一動，連忙發動琵琶神功，同時回應道：「老小子，只怕未必！」

須知鬼娃兒所練的琵琶功，如果全部施出，等於是六柄利劍齊出，可說是無堅不摧，對方力道迎身，被琵琶神功的六股眞氣上下交割，都成了零碎，怎麼會有甚麼力量。

谷半瓢這縱鶴擒龍神功亦爲江湖一絕，以其數十年內功之修爲，深厚雄渾，豈容忽視！今天他偏偏碰上了鬼娃兒，一個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一個則是那將小兒放心頭，互攻相擊之下，只聽得兩人之間響起了一片裂帛之聲，勁風捲起了三四丈方圓沙飛塵揚，亂石四迸，樹葉草莖隨風飄墜。

谷半瓢似乎頓失重心，身形往前栽了四五步，方才拿穩，再看鬼娃兒，早已無踪。

原來鬼娃兒雖然身懷奇功，終因年齡懸殊，修爲尚欠火候，故而兩股狂飆互撞，他突覺一股反潛之力至爲强烈，一個身子拋震出去三丈開外，身方着地，突然間「轟」地一聲，地層塌陷下去，竟然是個地穴，不知道有多深，他就那樣星丸下墜般落了下去。

這時的鬼娃兒沒了主意，因爲不知道下面還有多深，這一跌落下去，弄個不好就得粉身碎骨，他心中一着急，人就嚇昏了過去。

就在這時，突然被一股大力托住，身形方緩緩地向下落去，人也慢慢地回過一口氣來，暗自叫道：「這一遭我可活不成了。」

昏迷中，又覺一股陰風襲到身上，他本能地抬手去格，同時雙脚也連環踢出，倏覺脚下所踹一物，有些軟綿綿的。

他勉力睜眼一看，見雙脚所踹處，乃是一個怪人的雙肩，一聲「不好」還沒有喊出來，倏覺脈門一緊，勁力頓失，身形不由自主地落向那怪人身邊。

鬼娃兒翻眼打量這怪人，只見他長髮垂地，面上全是疤痕，分不出耳目口鼻來，渾身破衣，脚下被一根鐵鏈鎖住，雙手指甲特長，一手平抱懷中，一手輕扣着自己的脈門。

鬼娃兒此刻驚魂未定，瞪眼看着那怪人發楞，他不敢縮手，也不敢突襲，任由那怪人抓着他。那怪人沒有用力，指甲輕輕像蚊子落在他肌膚上，幾乎感覺不出來。

好久，好久……

那怪人突然輕哼了一聲，喃喃地自語道：「咦，怪呀！這小子氣血未固，元丹已成，這娃兒眞是個天生異種！」

怪老人沉思了一陣，轉過來又仔細打量了鬼娃兒一陣，沉聲道：「孩子，我看你內家功力甚是精湛，和你年齡相比，實在不相稱，這倒是老夫平生罕見，快說，你師父是甚麼人？」

鬼娃兒聞言，心忖：老伯伯教我武功，不願收我為徒，不能算他的門下，管他的，先騙一騙再說。

他心中因為一直在盤算，所以呆立木然，一聲不哼。

怪老人微微一笑道：「甚麼都好，就是膽量稍差，還不能稱為全才。」

鬼娃兒大眼一翻，道：「誰膽子小了，我並不怕你呀！」

怪老人似乎吃了一驚，道：「啊，你的膽子真不小啊！近二十年在武林中，還沒有人敢和老夫如此說話的，你是第一人，那你為甚麼不說出師門來呢？」

鬼娃兒笑道：「我在想，是不是應該告訴你，免得所說非人，傳出去我可就糟了！」

怪老人道：「有這麼嚴重嗎？你說吧！老夫是不會傳話的。」

鬼娃兒可不是容易欺騙的小孩，他把腦袋一搖，道：「那不行，我得先知道你是誰？」

怪老人聞言並不生氣，哈哈笑道：「好個鬼精靈，連這點小虧都不肯吃呀！好，我告訴你……」他頓了一下，道：「你可曾聽到江湖上幾句童謠？」

鬼娃兒愣然道：「甚麼童謠？我沒有聽人說過。」

怪老人唸唸有詞地道：「東丐西鷹王狻猊，南魔北鵬一條驢。」

鬼娃兒笑道：「就是這幾句話嗎？我有點不懂。」

怪老人道：「我就是那詞句中的南魔，昔年縱橫天下，武林中聞名喪膽，天下六奇中數我第一。」

鬼娃兒搖搖頭道：「我從沒有聽人說過。」

「甚麼？」怪老人聞言，似乎十分憤怒，憑他南魔縱橫江湖數十年，誰不聞名喪膽，這小娃兒竟然沒聽人說起過，怎不令他發怒？

可是鬼娃兒並不恚怒，昂然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才十二歲，又沒有入過江湖，更沒有人給我說過，怎麼會知道呢？」

怪老人面色稍霽，道：「那麼你師長也沒向你提過老夫嗎？」

鬼娃兒一撇嘴道：「才不呢！教我武功的老伯伯根本也沒有入過江湖，怎知你是誰？」

怪老人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叫甚麼名字？」

鬼娃兒道：「他沒有名字，只是個白鬍子老頭。」

怪老人道：「他住在甚麼地方？」

鬼娃兒道：「我也不知道，不過大家都稱那裏為南天門。」

怪老人問得緊，鬼娃兒也答得快，怪老人突然發出一陣狂笑：「哈哈……」

笑聲之中，他那一頭披垂及地的長髮突然豎了起來，宛如張開的一把雨傘，扣住他脈門的那隻手，也用上了勁。

鬼娃兒不禁大吃一驚，立覺渾身酸痛難忍，忙道：「老伯伯，你捏得人好痛啊，輕點嘛！」

怪老人怪笑一聲道：「好狡猾的娃兒，你能騙得了老夫嗎？」

鬼娃兒道：「誰騙你了，不信便罷，我的武功本來就是那個白鬍子老頭教的嘛！我也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就是鬍子長。」

怪老人聞言心中一動，腦際驀地想起了一個人，心忖：難道恩師他老人家還健在？

他沉思有頃，怒氣已消，長髮又垂下，道：「那老人家可是人稱老神仙的嗎？」

鬼娃兒道：「那我可不知道，只知道人家都喊他鬍子爺爺。」

「這就難怪了！」怪老人接了一聲，道：「他老人家是有個怪癖的，不過，你怎麼會到了這裡呢？」

鬼娃兒道：「練功夫嘛！他要我先跑一個時辰，他說在兩個時辰之內一定可以抓到我，一不小心我就掉下來了。這可好了，兩個時辰他就抓不到我了。」

「不好！」怪老人驀地喊出一聲。

鬼娃兒在信口胡謅，卻騙住了南魔，小心眼裡正自高興，聽到了這一聲，以為怪老人又找出了破綻，登時驚得面目變色，瞪着一雙大眼，看着那怪老人。

幸好怪老人並沒有看他，只是仰首看着那地穴入口。

良久之後，怪老人忽然長嘆了一口氣，道：「倘若他老人家找到此地來，我介雲甫有何顏面再見他老人家，唉！」

接着又是一聲長長的嘆息，臉上一片惘然之色，跟着就一手向前一伸一托，那被鬼娃兒踏空落下的一片草皮，冉冉昇起，又堵住了洞口。

鬼娃兒聞言，方始放心，忙道：「老伯伯，你不要怕嘛！老頭兒來了，我給你說個情，他就不會打你了，要不然，我就扯他的鬍子，你知道嗎？他最怕別人扯他的鬍子呢！」

鬼娃兒一片胡言，還真都說準了老神仙的毛病，這麼一來南魔介雲甫就更信之無疑了。

怪老人嘆了口氣，道：「小娃兒，老夫平生不信任何人，但在這瀕危之際，為贖我以往的罪愆，也對我恩師有個交代，我要成全了你。」

須知南魔一生作惡多端，一生不相信任何人，他這是最後一次信人，卻想不到上了個大當，被鬼娃兒瞞騙了。

鬼娃兒聞言之下，迷惘地道：「老伯伯，你要怎麼樣成全我呢？」

怪老人道：「我要把我的一生功力傳給了你，不過你得替我辦一件事。」

鬼娃兒笑道：「武功練不練都沒有甚麼，我最喜歡幫人家的忙，你先說說看是甚麼事吧？只要我能辦得到，一定替你盡力就是啦！」

怪老人道：「你先告訴我你叫甚麼名字？」

鬼娃兒搖頭道：「我是個孤兒，沒爹沒娘，白鬍子老頭喊我鬼娃兒，所以你也喊我鬼娃兒好了。」

「好！」怪老人道：「鬼娃兒，我要你替我去殺一個人。」

「殺人？」鬼娃兒驚叫了一聲，接着又道：「我不敢，老頭兒會打死我的！」

怪老人笑道：「不要怕，你殺了這個人，老頭不但不會打你，還會獎賞你哩！」

鬼娃兒道：「這麼說他是個壞人了？」

怪老人道：「他是天下最壞的一個人。」

鬼娃兒道：「那他的武功一定很高，是嗎？」

怪老人道：「他的武功也不算怎麼高，但是放眼目下武林，除了四個人之外，只怕沒有人能尅制住他了。」

鬼娃兒瞪眼道：「他就怕四個人，不知這四個人都是甚麼樣的人，我可找他們幫忙。」

怪老人道：「這四個人很難聚在一起，第一是南魔介雲甫，他就是我。」

鬼娃兒笑道：「這麼說，你的武功一定很高了啊！」

南魔聞言，微微一笑，豪氣立現，道：「老夫當年縱橫天下無敵手，武林中誰不知我南魔介雲甫。」

鬼娃兒眼睛瞟了那鐵鏈一眼，道：「那你怎麼會被人家拴在這裡呢？」

「這個……」南魔立時被鬼娃兒問住了，兩眼呆瞪着，陷入沉思中，過了一會，悠悠一聲長嘆道：「唉，色字頭上一把刀，一點不假，要不是那賤人，憑鷹王畢維揚如何奈何得了老夫，孩子，說段往事給你聽聽，你就明白了。」

有道是：英雄難過美人關。

「百花娘子」封嬌月是一個絕世美人，美如天仙的容貌，白嫩的皮膚，玲瓏剔透的曲綫，不止外型美，還有一種別的女人沒有的韻味，凡是接觸過她眼神的人，都會感受到那份媚力的震蕩。

二十年前，一個中秋之夜，「百花山莊」夢館香閨，鏡中人貌美如花，只是一臉憂傷神色，「百花娘子」封嬌月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臉兒，暗道：「我封嬌月為了幫助鷹王畢維揚奪取南魔的『滅渡神功』而委身於南魔，迄今尚無所獲，如今鷹王派人送來一件神奇之物，『蕃巴根』釀造的好酒，要我今夜招待南魔自西域歸來，用酒色將他迷住，一切由鷹王自行處理。」又暗道：「唉！就憑我這副天生麗質的本錢，如今成了鷹王的工具，又變成了南魔金絲籠中的鳥兒，做他一個人的玩物，實在對不起蒼天賦予我的姿色，更何況他那話兒也不能令我稱心如意，奈何……」

「蕃巴根」是一種生長在雪地上的萬年不死植物，根性熱，加入百花蜜釀酒，飲後一股狂烈的慾火在片刻不停地上昇着，舌尖上、嘴唇中、眼球中、喉腔中全都乾燥而火熱，內心像被一股無名大火燒灼得無法控制，血管和每一方寸肌肉全都膨脹得異常難過，因而有「帝王之根」的稱呼。

突地，只聽身後響起了一陣爽朗的笑聲道：「嬌月，終於能趕在月圓之時回來伴你度此良宵，你知道我有多愛妳，這陣子離開了妳，不管做甚麼都提不起勁。」

「百花娘子」封嬌月轉頭一望，秀眉緊蹙起來，心中略一轉念，立即展開笑容道：「雲甫，看你風塵土沙滿面的，快去洗把臉吧！奴家要他們送一桌豐盛的佳餚來房中，為你洗塵。」

南魔介雲甫放下摟在懷中的封嬌月，拿起她柔柔的玉手，吻了一下，點點頭道：「我一身塵土，應該去洗洗再來陪妳。」說着，身形一轉，奔了出去。

「百花娘子」見南魔出去以後，又照了照鏡子才站了起來，吩咐丫頭送一桌豐盛的酒菜到房中，接着把外衣脫去，披上一件薄紗，只見玉峯高高挺起，腰兒如細柳，雪白修長的大腿畢露，真不知要迷死多少男人。

片刻，酒菜就送進房中，擺在桌上琳瑯滿目，南魔介雲甫洗了澡走進房來，「百花娘子」倒了兩杯酒，先敬了南魔一杯之後，向他飛了一個媚眼，道：「此酒乃『帝王之根』——蕃巴根加百花蜜所釀，具有特殊效果。奴家不勝酒量，彈一曲琵琶以助酒興如何？」

「嬌月，我雖不太懂音律，不過，如此良宵能有美樂伴酒，乃是我介雲甫前世修來的福份。」

「百花娘子」提起酒壺，又給南魔斟上一杯，嬌笑道：「雲甫，請再乾杯吧！」

南魔端起杯子道：「嬌月，妳不是不勝酒力嗎？」

「就是再不勝酒力，一二杯酒也得陪你喝的，你說對不對？」

「對，」南魔聽得心裡很舒暢，端起杯子，一仰脖子，如長鯨飲水一般，一口喝光，大笑道：「娘子既是不勝酒力，就不必勉強了。」

「百花娘子」封嬌月略施媚功，又連喝了兩杯酒，放下杯子，替南魔再斟上滿滿一大杯，道：「雲甫，你再乾了這一杯，奴家去取琵琶來。」

南魔介雲甫伸手接過酒壺道：「酒我自己會倒，娘子可速去取琵琶，彈上一曲，助助酒興吧！」

「百花娘子」輕移蓮步，走至床後把琵琶取了下來，走回桌前坐定，玉指一彈，立即響起「錚錚」之聲。

南魔幾杯酒下肚，體內的溫度驟然上昇，一股異樣的電流，如同千萬條看不見的蛆蟲，迅速沿每一血管蠕爬着，霎時流遍全身，渾身上下頓起一種躍躍欲試的強烈感覺。

後來，他便昏睡過去。

等他醒來之後，發覺人被移至地穴之中，同時脚骨大筋已被挑斷，並且用寒鐵鑄成的鐵鏈鎖在這地穴之中，受盡折磨，逼他交出「滅渡神功」。

他至此方知「百花娘子」原是鷹王之妾，也是畢維揚的一顆棋子，沒想到終日打雁，反而壞在「色」字上。

南魔這人心高氣傲，不甘屈居人下而又善於運用心機的人，他爲了咽不下這口氣，要使自己的功力復原，以便來日殺鷹王，也就答應了對方的所求。

二十年間，鷹王已得去了他部分神功秘笈，但是南魔的功力也告復原，只是舊創未癒，同時脚筋已斷，鐵鏈難除，他用盡了各種方法，仍難斷去寒鐵鑄成的鐵鏈。

就這樣，南魔就在這地穴中被困了二十多年。

二十年是多麼漫長的日子，他在這二十年中懺悔過去，自己爲了一己之欲，作了不少孽，受這幾年活罪已是老天爺慈悲，只是未能除去鷹王以補過贖罪。

總算老天爺有眼，憑空落下了鬼娃兒，又被鬼娃兒無心兜起了心願。

南魔輕輕嘆息一聲，道：「孩子，至此你該了解，老夫受『色』字所害，爲何要殺鷹王的原因，我不殺那帶假面具的鷹王，無以向天下人贖罪！」

南魔心念已定，面上流露出一種堅決的神色，突然伸出手去，一上一下，點了鬼娃兒頭上的「神庭」和腹下的「中極」兩穴。

好快的動作，鬼娃兒連念頭都沒有轉過來，只聽耳邊響起南魔的聲音道：「凝神一志，運氣調息，導起膈竅。」

這時的南魔那長達五尺的白髮，倏然無風自動，那滿佈疤痕的臉上，神情也十分緊張。

鬼娃兒此刻感到有兩股熱氣，一股由命門貫入，通行十玄關，直達湧泉。另一股熱氣由丹田上昇，行經奇經百脈，直上命門。

轉眼間，這兩股熱氣會合在一起，再由七十二脈，周行全身，遍體奇熱難忍。

原來南魔介雲甫已將他本身修聚近百年的一點元精，化爲一股極幼細均勻的氣體，從兩指上發出渡入鬼娃兒經脈之內。

此時南魔如負萬鈞之重，吃力無比，他必須盡力支持以免功虧一簣。

一個多時辰過去，南魔那散棄滿地的白髮全部由末梢開始，忽然枯敗，慢慢地變成了死灰的顏色，輕輕一陣微風過處，那變成死灰的頭髮全都隨風飄散。

鬼娃兒現在只管寧神靜志，一意強忍，先時五內如焚，似比火熱。

又是半個時辰過去，鬼娃兒喉嚨中呻吟了一聲，人卻向後仰倒下去，渾身方覺通暢了些，但卻有些昏昏思睡。

那南魔的身形也跟着向前傾俯，但那兩隻手的長指仍然點在鬼娃兒的「神庭」和腹下的「中極」穴上，不住地喘氣。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等到鬼娃兒醒來一看，嚇得他怪叫一聲，挺身而起。

原來他發現那南魔不知在甚麼時候已然僵死在他的身上。

他望着那萎頓倒在地上的一代魔君，嘆了一口氣。

這一代魔君當年在武林中，誰不聞名喪膽，但這時他卻萎縮成一堆，無聲無息地死去了。

總算在他死前的一刹那回心向善，把一身百年的功力貫注在鬼娃兒的身上。

鬼娃兒含淚憑弔了一陣，就地挖了個大坑，埋葬了介雲甫。從此他也就暫時留在穴地苦練神功。

可是此時卻苦壞了賭鬼谷半瓢，他正在各處找尋鬼娃兒呢！

原來他在追逐之際，先時還見鬼娃兒的人影，等到追過那棵大樹之後，鬼娃兒的人影却突然不見了，他仍緊追下去，繞遍了整個樹林，那有個影兒？於是又折回頭奔向了長安。

他不相信，憑自己一陣風的輕功會把人給追丟了！於是就在長安城中到處查訪，仍然沒有個影兒。

這一來，幾乎把老賭鬼給急瘋了，他可以說是睡不安寢，食不知味。

這時的鬼娃兒就住在地穴之中，苦練南魔的滅渡神功，他本來已得到南魔百年修爲的元精，練習起來，更是得心應手，兩個月的時間，他已將氣機運用純熟，已做到了神與天會的境界。

兩個多月來，在地穴之中，「吃」成了問題，南魔只知道以其內功捕捉過往飛禽而食，像這種茹毛飲血的吃法，鬼娃兒卻沒有辦法適應，但是他總得吃呀！

在他各處尋找之下，最後在壁間挖到一塊茯苓，塞到嘴內就吃了下去，雖然有點苦澀的味道，但是十分清香可口。

從此他每日就以茯苓充饑，就這樣過了兩個多月，他此時已是潛神內照，心神空明了。

「我該離開此地了！」他心中在想。

這孩子的心性是想到就做，於是他縱出了地穴，並運掌震塌了那地穴入口，做了一個記號，這才往東而行。

東行五十里便是長安，堪稱中華第一大古都，繁華當然也算是第一，如此繁華的地方當然龍蛇混雜，甚麼樣的人物都會有。

鬼娃兒在街上逛了大半天，他看得高興，但是肚子不聽話，眼看日已偏西，腹中可就餓了。可是他身上並沒有銀兩，沒有銀兩怎麼吃飯，這裡可不是党村，他可以順手招來幾張餅、幾塊糖。

不過，鬼娃兒自有他的鬼辦法，傍晚時分，他找到了一家酒樓，進去落了座。

此時，忽然店小二捧着一盤燒雞，正待要送上中間的一張桌子上去，方走到鬼娃兒的座頭，那隻燒雞突然飛了起來，直落在鬼娃兒的面前。

鬼娃兒老實不客氣地抓了過來，悶聲不響地大吃起來，眨眼之間，那兩斤多重的大肥雞就只剩下一堆骨頭。

就在這時，身旁忽然坐下了一個人，笑道：「好吃吧！鬼娃兒，你怎麼會到這裡來呢？」

鬼娃兒聞聲一驚，掃目看去，「哇」地一聲跳了開去，與那人坐了個對面，嘻嘻笑道：「老……老前輩，是你呀！」

原來坐在身旁之人乃是賭鬼偷怪一陣風谷半瓢，他爲了尋找鬼娃兒已找了兩個多月了，今天方才遇上，怎肯錯過？

不過這老頭也是有心機的人，知道鬼娃兒十分滑溜，用强是很難捉住他，不如慢慢地來，於是哈哈笑道：「小小子，你跑到哪裡去了，害得我老人家找遍了秦川八百里都沒個影兒，你今天還跑得了麼？」

鬼娃兒笑道：「今天還跑呀！」

谷半瓢道：「我的年紀大了，跑不動了，小兄弟，你能否告訴我你叫甚麼名字？」

鬼娃兒道：「我本想告訴你的，不過我沒有名字，告訴你甚麼？你不是叫我鬼娃兒麼？那就叫我鬼娃兒好了，等將來有了名字再告訴你，好不好？」

谷半瓢年老成精，經驗告訴他，眼前這娃兒精靈古怪，再問下去也是白問，只要他能跟着這娃兒，早晚總會知道的。

他心念一轉，笑道：「鬼娃兒，你現在準備去哪裡？」

鬼娃兒衝着他一笑，道：「哪裡都不去，就到這裡。」

賭鬼谷半瓢道：「你來這松鶴樓幹甚麼？」

鬼娃兒笑道：「吃飯嘛，這裡的飯菜夠味，好嘛！」

谷半瓢道：「你帶有多少銀子？」

鬼娃兒道：「我……我……我吃飯不用銀子。」

他話音未落，店小二已走了過來，朝着鬼娃兒賠笑道：「小少爺，燒雞一隻一兩五錢銀子。」

鬼娃兒瞪眼了，想不到方提起銀子，要銀子的人就來了，他把頭一轉，冷然道：「誰吃你的甚麼燒雞了？」

店小二道：「瞧！雞骨仍在，你能不認賬嗎？」

鬼娃兒道：「我說沒吃就是沒吃，請問你那隻燒雞有多重？」

店小二道：「原雞兩斤十四兩，宰殺過還有兩斤半。」

鬼娃兒笑道：「那請你現在把我秤一秤，如果超過兩斤半，我付你雙倍價錢，否則我不給銀子。」

店小二看了他一眼，笑道：「這可是你說的呀！」

鬼娃兒笑道：「松鶴樓上這麼多賓客作證，我是不會耍賴的，拿秤來吧！」

店小二有點不相信，雖然對方是個孩子，怎麼看也不能說沒有兩斤半之理。於是他找來了一桿秤，在他把鬼娃兒一秤之後，他傻眼了。

原來鬼娃兒不但沒有兩斤半，連兩斤都不到，只有一斤十二兩，怪了！單是他身上的衣服也有一斤多，怎麼只有一斤十二兩呢？他連着換了三桿秤，所得重量都是一樣的，一斤十二兩。

這麼一來，不但是那店小二吃驚，連全樓的賓客都吃驚了。

谷半瓢掏出了二兩銀子丟給了店小二，笑道：「和你開個小玩笑，那有吃東西不給錢之理，多的賞你了。」

店小二接了銀子，千恩萬謝地走了。

鬼娃兒翻了他一眼，笑道：「老前輩，你有銀子是嗎？」

谷半瓢笑道：「別的東西沒有，要銀子倒有的是。」

鬼娃兒笑道：「我猜你一定是在綠林道，搶人家的，可對？」

「放屁！」谷半瓢叱責了一聲道：「就憑我家老爺子一代西北賭王會入綠林道，作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

鬼娃兒道：「那你的銀子從那裡來的？」

谷半瓢道：「贏來的，輸錢的人乖乖奉上。」

鬼娃兒心中一動，忖道：這倒是個好行當，我得跟他學學，怎麼才能讓他教我呢？

他不由沉思起來。谷半瓢卻有些耐不住了，忙道：「鬼娃兒，你在想甚麼？」

鬼娃兒靈機一動，忙笑道：「你是西北賭王，對嗎？」

谷半瓢點頭道：「那還錯得了，如假包換。」

鬼娃兒笑道：「我想和你打個賭，你猜對了，我聽你使喚，答錯了，你得聽我的，敢賭不敢賭？」

谷半瓢都已八九十歲的人了，面

對着一個十二歲的小孩，他怕甚麼？所謂江湖都跑成了精，會怕一個小孩？於是慨然道：「你打甚麼賭，快說！」

谷半瓢平生愛賭如命，年輕的時候經常輸得衣不蔽體，家無隔宿之糧，所以大家就稱他半瓢，現在時間久了，門檻兒精了，尤其在賭的一門功夫上，可說是成了精，於是又有人稱他西北賭王。

眼前坐在他對面的只是個半大孩子，谷半瓢怎會放在心上，就因爲他這一大意，可就上了大當。

就見鬼娃兒探手懷中掏出一件東西，緊握在手中道：「你猜我手中握的是件甚麼東西？猜着了就給你。」

谷半瓢瞪着一雙眼，細看他那握拳的架式，笑道：「如果我沒有猜錯，可能是一顆珠子，對不對？」

鬼娃兒哈哈一笑，張開手來，果然是一顆珠子，而且是在封神台下面，照亮了他十年的大蟒珠，論價值當在百両銀子之上，眞想不到這孩子身上會有這麼貴重的東西，谷半瓢不禁看直了眼。

鬼娃兒順手把蟒珠往谷半瓢面前一送，笑道：「你猜對了，這珠子歸你。」

谷半瓢伸手拿起那蟒珠，一直在鑒賞，忘了還有事呢！

鬼娃兒笑道：「老前輩，該我猜你的了。」

谷半瓢愕然道：「你猜我甚麼？」

鬼娃兒笑道：「別看你身材高大，腦袋卻小得很，以我看麼，最多不會超過兩斤。」

此言一出，老頭怔了，自己猜中人家的蟒珠，人家卻毫不吝嗇地拿給了自己，現在人家猜自己的腦袋，總不能割下來送人。

他尷尬地一笑道：「小小子，你贏了，你要我爲你做甚麼事呀？」

鬼娃兒笑道：「教我賭。」

谷半瓢先是一怔，跟着又笑道：「你想學賭？哈哈，你可知道賭是件不正當的事，它可以令人意志消沉，傾家蕩產，你怎麼可以學賭？」

鬼娃兒笑道：「老前輩，你放心吧！第一我不會貪，談甚麼意志消沉；我又無家無業，怕甚麼傾家蕩產，我學賭爲的是去對付一個人。」

「對付一個人？」谷半瓢吃驚地道：「你要對付甚麼人？」

鬼娃兒神秘地一笑，道：「不能講，你猜好了。」

谷半瓢沉思了一陣，突然笑道：「好，好，我收你這個賭徒了，不過你得跟着我，我走到那裡，你跟到那裡，好不好？」

從這天起，鬼娃兒就跟着谷半瓢走遍了長安城的賭場。

兩個月之後，鬼娃兒不跟隨谷半瓢了，因爲谷半瓢有事去了蘭州，這一來鬼娃兒自由了。

擾亂賭場　贏取巨款

這天，他走過東大街，經過一處八字粉牆，紅漆大門，門口立着一根兩三丈高的旗桿，旗桿上面懸着一面大旗，旗上綉着一隻展翅翱翔的大鷹。

門口上方懸着一塊金字木匾，寫着「飛鷹鏢局」。

鬼娃兒一打聽，才知道這裡明是飛鷹鏢局，實在就是鷹王谷的分舵，自從飛鷹鏢局成立以來，江湖中黑白兩道，武林豪傑，莫不慕名歸附。

飛鷹鏢局轄下設有飛鷹賭場，也就是鷹王谷斂財的地方。

鬼娃兒十年苦練，又得南魔渡以百年元精，他一身能耐還沒地方一試身手，今見飛鷹鏢局這份氣派，心中一動，人就飄身進去。他人方落在大廳房頂，就見大院中人羣走動，圍着一個青年。

那青年最大也不過二十一、二歲，他竟然單槍匹馬一個人深入虎穴，尤其是江湖上令人聞名喪膽的鷹王谷分舵，這個人的膽子眞不小，也許他有驚人的武功吧！

於是鬼娃兒就隱身屋檐下，靜心看着。

只見那青年屹立如山，像一支活的標槍散發出一股無形的殺氣，驚濤駭浪般往前衝擊。

鷹王谷的殺手共有二十七八名，環伺在他四周的任何一個人都是威震江湖的好漢，此時密集在一起匯合而成的力量，足以撼山岳、震江海。

那青年視若無睹，雙眼神光暴射，注視着站在丹墀上的一人，他約五十多歲，身軀健壯，雙目炯炯有神，一看就知是個內外兼修的高手，他正是十三鷹煞中的藍鷹萬永年，也就是這飛鷹鏢局的總鏢頭。

那二十七名殺手待命行動，只要萬永年一聲令下，刀劍拳掌加上追魂奪命的暗器，立即會配合着，往他身上招呼。

可以想像到這雷霆萬鈞的全力一擊，不下於天羅地網，那青年是甚麼人？竟然孤身犯險，他是愚蠢呢？還是有所依仗？

雙方都在靜靜地等待出手時機，整個飛鷹鏢局都是出奇的靜，藍鷹萬永年一言不發，冷峻地望着那位年輕的不速之客，他是幹甚麼的？是那一派的子弟？

那青年渾身白衣，臉上線條分明，緊閉着嘴唇，目光冷厲而堅定，看樣子並不怎麼兇狠，可是他大白天裡闖進了飛鷹鏢局，打傷了二十幾名趟子手，他的出現太神奇了，就憑鷹王谷在江湖上的聲譽，簡直是不可能的。

鷹王谷長安分舵竟然任人闖入，而且是個年輕人，傳將出去，誰能相

信？

雙方就這樣瞪視着約有半個多時辰，靜得令人窒息，這種情形不用說孤身犯險的年輕人，就是飛鷹鏢局中那些高手也都沉不住氣了。

尤其那位年輕人在這種强敵環伺之下，他還能如此地沉住氣，而且毫無懼色，可以想見這人不僅膽大，而且是個置生死於度外的人，唯有這樣的人才能縱橫宇內，稱雄天下。

但是藍鷹萬永年已無法再忍了，突然間他左手一揮，倏然間兩條人影縱出，這兩人乃是飛鷹鏢局的高手，廿四王中的虎王湯仲仁、豹王湯仲義。

「殺！」兩人狂叫聲中，虎王湯仲仁衝天而起，雙腿連環踢出了二十四腿，着着全往來人身上致命處招呼。豹王湯仲義一雙鐵拳直搗，招式雖然平常，可是勁力充沛，去勢快絕，這二人合擊，當眞是非同小可。

眼看着那青年已有些招架不了，不料那虎王湯仲仁腿方彈出的瞬間，突然半空中飛落下一物件纏住了湯仲仁的右腿。

那東西冷冰冰，滑膩膩，一纏上小腿，隨着蠕蠕而動，湯仲仁大叫一聲，人已倒翻出去，跌在地上，回目看去，見小腿上竟然纏着一條尺許長的赤練蛇，青紅斑爛，甚是恐怖。他不禁大聲驚呼，揮腿力振，但是那蛇牢牢纏在他的小腿上，說甚麼也甩不脫。

就在這時，那湯仲義也大聲叫道：「蛇……蛇……」喊叫聲中，臉色大變，伸手插入自己衣內掏摸，但是甚麼也沒有掏摸到，只急得他雙足亂跳，手忙脚亂地解衣。

經此一來，陣式大亂，大家全都看得明白，憑着湯仲仁的連環腿，湯仲義的鐵拳，江湖上無人敵得，但是怎麼突然飛來兩條蛇擾亂了陣式？

藍鷹萬永年冷哼了一聲，長劍出鞘，就見他連揮之下，劍鋒染血，他已斬殺了兩條蛇。

萬永年冷冷一笑道：「原來是蛇幫的兄弟，失敬，失敬！」

那青年微微一笑道：「總鏢頭別誤會，在下並非蛇幫之人。」

「你……你不是蛇幫的人？」萬永年感到迷惘了，愕然道：「那麼你找上咱們飛鷹鏢局幹甚麼？」

那青年笑道：「在下因有事去大漠，行至此處，川資缺乏，所以才來貴鏢局借貸幾文盤纏。」

像這樣「借盤纏」的事，相當於普通民間的「打秋風」，也是吃鏢局飯最難對付、最感頭痛的一件事。

不論阿貓阿狗走上門來，三句話一說，手一伸，沒有十兩也得給個八兩。

開鏢局的大家都知道，凡是上門伸手的貨色，十之八九都不是甚麼了不起的角色，可是保鏢吃的是四海飯，這種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今天在這兒跟你鬧一下，明天又跟你在別處鬧一下，托鏢的都是有錢的主子，有錢的主子哪個不怕事。

不過飛鷹鏢局卻沒有這些痲煩，因爲他們有鷹王谷撐腰，他們不吃這一套，這一點那些混混們全都知道，所以沒有人敢和他們搗蛋，因爲沿途全有他們的人。

可是藍鷹萬永年卻沒有想到，今天他們就碰上了，碰上了就得應付，於是萬永年乾笑了一聲道：「少俠，你要多少？」

那青年伸出了一隻手。

萬永年笑道：「五十兩？好辦！」

那青年冷哼了一聲道：「你看我只值五十兩麼？」

萬永年笑道：「那麼少俠要多少呢？」

那青年冷冷地道：「五千兩。」

萬永年乾笑了一聲道：「哈……就衝着你兄弟，好，給你。」

他話音方落，忽聽頭頂上有人笑吟吟地道：「還有我的一份，兩條蛇，我只要兩千就行了。」

萬永年聞聲抬頭一看，只見在屋檐下的橫樑上坐着一個小姑娘，十二三歲的年紀，一身青衫，笑靨如花，手中握着十來條尺許長的小蛇，那些小蛇或青蛇或花蛇，俱都是頭呈三角，均是毒蛇，但是拿在那小姑娘手上，便如玩物一般毫不懼怕。

衆人向她仰視，也只是一瞥，立時有人大叫大嚷地驚呼起來，手忙脚亂地在脫衣服。看那小姑娘坐在橫樑上，雙脚蕩呀蕩的，似乎這樣坐在橫樑上滿好玩似的。

萬永年見這小姑娘玩弄毒物，若無其事，心忖：她本人年紀小，自不足畏，但她那背後的師長父兄只怕大有來頭。因此只好道：「好，小妹妹，我答應賠你二千兩，快下來吧！」

那小姑娘聞言，把手中十幾條小蛇放入腰間一個竹簍裡，笑道：「我下來了。」

萬永年命人去取銀子。

突然間橫樑上一人又道：「算我三千兩，取一萬湊個整數如何？」

衆人聞聲，再仰頭看去，只見另一條橫樑上坐着一個紅孩兒，一身紅衣，梳着一個衝天小辮，目如朗星，眉如遠山，皓齒朱頂，面如冠玉，眞像傳說中的紅孩兒。

萬永年怒道：「你是誰家娃娃，到這裡來幹甚麼！」

萬永年喝問着時，心中暗暗納罕，自己鏢局中有這麼多的人，竟不知這一少女少男是何時爬到了屋檐下的橫樑上，誰也沒有知覺，雖說是大家都在凝神注意着那個白衣青年，但總不能不知道頭頂上伏着兩個人，這件事要是傳揚出去，自己如何向鷹王交代，再說這個臉也丟大了。

狠王左沖忽然喝道：「小娃兒，想

要銀子就快跳下來！」

那紅衣小孩向下看了一眼，卻道：「那不行，這麼高，跳下去可不是摔壞了麼？你快叫人拿梯子來！」

他此言一出，有幾個人忍不住笑了起來，還有幾人心中在想：看這孩子既能神不知鬼不覺地上得樑去，輕功自然不弱，怎麼還會用梯子才爬得下來呢……」

正忖念間，忽見那紅衣小孩拍着手笑道：「有了，有了！那不是梯子麼，快過來呀！」

他在說着時，小手兒一招，就見靠門口內牆邊上確實放着一把梯子，也不知那小孩用的是甚麼功夫，在他小手一招之下，那梯子竟然斜着橫飛了過來，正好停在那小孩身下，小孩順着梯子走了下來。

這一手功夫，不但是那藍鷹萬永年及他的手下廿四王吃驚發楞，連在場的那白衣青年和那小姑娘也不禁怔住了。

＊　＊　＊

就這一陣工夫，一名趟子手已陪着帳房先生出來，萬永年從帳房手中接過銀票，分給了三個人，哈哈笑道：「這點小意思請三位笑納，不過三位總得留下個大名吧！」

那白衣青年接過銀票，笑道：「難得總鏢頭如此大方，足感盛情，在下崇陽安寧。」說着一抱拳，轉身而去。

那小姑娘也裝模作樣地道：「多謝總鏢頭，我是來找我爺爺的，我叫丹兒，再見了！」話落，人也飄然而起，飛縱而走。

再找那紅孩兒，人早已不見影兒了。

萬永年連忙命人清理場中雜物，安撫傷者。

這時的小丹兒方縱出飛鷹鏢局，身子一落地，耳旁忽聽一人笑道：「小妹妹，你好快呀！」

丹兒聞言一驚，轉頭看去，見是那個紅孩兒，笑道：「你也不慢呀！喂！你叫甚麼呀！」

紅衣小孩笑道：「我也不知道，不過大家都叫我鬼娃兒，我也只好叫鬼娃兒了！」

「這個名字不好聽！」丹兒微一撇嘴道：「你何不叫鬼兒子！」

「胡說！」鬼娃兒笑道：「這算甚麼話？我怎麼成了鬼的兒子。」

丹兒笑道：「鬼娃兒還不就是鬼的兒子麼？」

鬼娃兒詞窮，只好尷尬地一笑，道：「其實我有個眞名字，因爲我不願提起它，所以對任何人都沒有提起過。」

丹兒笑道：「其實我也有名有姓的呀！只是不願告訴人。」

鬼娃兒道：「我姓……徐，叫凡，也許會是我的眞名姓。」

丹兒道：「我叫舒丹，我爺爺是丐幫幫主，我這就是出來找他的。」

徐凡笑道：「找到沒有？」

舒丹道：「長安城這麼大，往哪裡找他去，等他找我好了。徐大哥，你去哪裡？」

徐凡淡然地道：「閒逛！走到哪裡算哪裡！」說着，轉身走去。

他現在身上有了三千兩銀子，就想着去賭場試試手氣，長安城有二十多家賭場，徐凡隨着谷半瓢已走了多半，但他心中想找的就是鷹王谷的賭檔。

離開飛鷹鏢局沒有多遠就有一家大的宅院，正是鷹王谷斂財之地的飛鷹賭場。

徐凡打量了一下，心中一動，就大模大樣地走進了門，早有人上前招呼道：「小公子，來玩呀！牌九、骰子、大小點，玩甚麼都有，小的給你帶路。」

此刻的徐凡身上穿的全是徐宗翰早就爲他準備好的，又加上近月來他跟着谷半瓢，吃得好，又添置了幾樣飾物，乍看上去，誰都會誤認他是一位闊公子的。

他一聽招呼他的人要爲他帶路，便冷冷地道：「我自己慢慢的看，喜歡哪樣就玩哪樣。」

那人應了一聲道：「好吧！公子隨意玩好啦！」

於是徐凡進了這座宅院，宅院還眞夠大的，是個頗具規模的四合院，東廂是牌九，西廂是麻將，正廳是紅黑寶，後屋是骰子，人聲嘈雜，倒是十分熱鬧。

徐凡四下打量，正尋思着如何搗亂時，就聽一陣銀鈴般的笑聲傳來，道：「二千兩，天門！」

徐凡一聽那聲音，心忖：這丫頭來得好快，她怎麼也來了？

心念一動，加快腳步就衝進了東廂，見房中正擺着一桌牌九，當庄的是個年約五十歲的老者，一眼看去就知是位大老千。

各人拿起牌來一看，庄家喊了一聲：「通吃！」

舒丹剛剛賴來的二千兩銀子又還給人家了。

徐凡連忙湊了上去，笑道：「小妹妹，怎麼，又還給人家了？別着急，看我的，給你要回來，不過以後不準你一個人到這種地方來。」

舒丹白了他一眼，她詞窮無話可說，任由徐凡擠在自己的面前。於是徐凡開始下注，先是十兩一注的下。

不久，他已積聚了百多兩銀子，漸漸的，他的注越下越大了，先由二十兩起，一下子變成了四十兩、八十兩、一百六十兩、三百二十兩，不到半個時辰，他的面前已積有將近三千兩了。

此時坐在天門那人已離開了座位，徐凡大馬金刀地坐了下來。突然間，從懷中掏出了那張三千兩的銀票，連同面前的三千兩往前一推，道：「全

上了，一共六千兩。」

這時庄家那老頭已是滿頭大汗了，洗牌的手已有些抖了，然後分牌。

庄家翻牌過來，第一張是虎頭十一點，第二張翻過來是張人牌八點，他這一副牌共是九點。

徐凡看了庄家牌後，翻開第一張牌，二四六點，他拿起第二張牌翻轉過來，猛地在桌子上一拍，大聲喝道：「丁三！」兩張配起來眞的是二四配丁三，「至尊寶」是牌九中最大的一副牌了。

這一局，庄家輸了六千兩，前後共計是一萬二千兩了。

這時賭場的主持人走了過來，低聲道：「老弟，看你年紀不大，贏了錢該收手了，都是在外面混的，幹我們這一行的不過是混口飯吃，如果都像你老弟這樣，我們幾十口人還要不要吃飯？」

徐凡笑了笑道：「賭錢嘛，總是有輸有贏的，是嗎？」

現在庄家換了人，此人約有四十來歲，他卻喊道：「下注，快下注！多多益善！」

徐凡朝那主持人一笑，把面前的一萬二千兩銀子、銀票、現金全都往前一推，笑道：「再滾他一滾！」

舒丹輕聲道：「你有把握？」

徐凡笑道：「憑運氣吧！」

分牌，翻牌，庄家雜七配板凳一點，徐凡是雜八配鵝牌二點，二點吃一點，這把牌二點贏一點，庄家又賠了一萬二千兩。

主持人一看情形不妙，又說話了，道：「老弟，見好就收，你拿半數請便吧！反正又不是從家裡帳房帶出來的賭本！」

徐凡笑道：「老兄，你可眞會開玩笑，贏錢帶走一半，誰訂的規矩？」

徐凡說着，先點出四千兩交給了舒丹，餘下的連銀票、現金抓起來往腰中一塞，笑道：「咱們走。」

賭場主持人見狀，眼珠子都氣紅了，但是人家贏了錢，沒有不準帶走之理，也只有眼看着兩人走出了大門。

外面下着小雨，天色很黑，就在他們走出賭場大門不遠，突從轉角處橫竄出來幾名大漢攔住了路。

爲首的漢子喝道：「小子，哪裡去？」

徐凡笑嘻嘻地道：「玩餓了，找地方吃飯去，不行嗎？」

那漢子道：「當然可以，不過聽說你小子在賭場中贏了不少銀子，是嗎？」

徐凡笑道：「你的消息眞靈通，不錯，小老子是贏了不少銀子，怎麼了？」

那漢子把手一伸道：「留下兩萬兩來就放你們過去。」

徐凡笑道：「你想要銀子，咱們得比比點子，因為這兩萬兩銀子可是比點子贏來的呀！」

那漢子怒聲道：「我不管你是怎麼得來的，老子至少要分你一半，如何？」

徐凡笑道：「我想不好吧！」

那漢子聞言立即手中長鞭一揚，鞭梢猛向徐凡頭上打去。

徐凡不禁大怒，急忙一躲一抓，躲是躲開了，但那一抓卻沒有抓着，手背上反被鞭梢掃了一下，立即一陣火辣辣的生痛。

這一來，徐凡生氣了，信手一揮，拍出了一掌。

一陣勁風衝擊過來，那漢子立刻栽倒地上，不言不動，看樣子已是死多活少了。

徐凡見狀怔了一怔，暗道：「我不過輕輕推出了這麼一掌，怎麼會將他擊昏了呢……」

他哪知道「滅渡神功」是天下第一霸道的掌力，而且他又得到南魔修爲百年的元精，別看他輕輕一出手，其力倒足有千斤之上。

那漢子武功雖不錯，也不過有個二三十年的功力，怎能承受得了。所以一被掌風觸及，胸間一股逆氣上湧，人就倒下了。

他一倒地，早已驚動了另外幾個人已跑了過去，把那人翻了幾翻，又探了一下他的鼻息，不禁驚叫道：「不好了，這小子把蛇王打死了！」

此言一出，其餘那些人立即蜂湧而上，你一拳，我一腳，圍着徐凡打個不停。

徐凡雖有一身出奇的武功，但卻沒有眞正和人過過招，乍見眾人圍住了他，他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應付才好，一怔，背上已挨上了一拳，臀上也被人踢了一腳。

徐凡這孩子生性高傲，吃不得一點虧，他挨了一拳一腳後，雖然傷不了他，但卻激起了他那傲性，猛然一聲大喝，雙掌齊施。

一陣陣勁風迴蕩，只聽「噗通」連聲響過之後，立刻有四五個人同時倒地不起了。

這時，突然出現了藍鷹萬永年，見狀忙喝一聲道：「住手！」

隨着喝聲，立即搶到了幾個人身前，查看了一遍，轉身朝着徐凡一拱手道：「請問少俠，與『南魔』如何稱呼？」

徐凡聞言一驚，冷聲道：「我不認識甚麼『南魔北魔』，你問這個幹甚麼？」

萬永年道：「因爲南魔乃天下第一大魔頭，他殺人無數，練的就是你用的這種滅渡神功。」

徐凡笑道：「聽說你們鷹王谷也懼怕他幾分，可對？」

萬永年道：「我問的是你和他有甚麼關係？」

「你問我和他的關係？」徐凡就說了這一句話，不說了，過了好久，才

接着道，「沒關係。」

藍鷹萬永年凝神聽了半天，卻不料被小孩兒耍了，等到一聽話音不對，方待瞪眼發作，舒丹已跑了過來，一拉徐凡道：「鬼娃兒，你殺了這麼多人還不快走！」

話聲中，兩人身形一晃，人已不見了。

藍鷹萬永年在鷹王谷中名列十三鷹煞中第五，也是個狠角色，幾時受過這等閒氣，但是人已走了，自己又有甚麼辦法？

這時，兩小卻在松鶴樓上大吃大喝着呢！徐凡雖然不怎麼會點菜，但有個舒丹在身旁，她才精靈着呢！甚麼好吃的菜餚她好像全懂。

舒丹邊吃邊道：「鬼娃兒，你眞鬼，一賭就贏，姑娘我跟定你了。」

徐凡笑道：「你不是找你爺爺嗎，怎麼不找了？」

舒丹笑道：「找不找都沒關係，我不找他，他也會找我的。」

徐凡道：「這一回咱們和飛鷹賭坊結下了樑子，他們不會放過咱們的，懂嗎？」

舒丹道：「懂又如何？不懂又如何？」

徐凡道：「你如果懂，就離我遠一點，免得吃虧，不懂就快去找你爺爺，問一問就懂了。」

舒丹把頭一搖，哼了一聲道：「不，我就是跟着你。」

就在這時，徐凡臨窗見一個灰衫老人騎着一匹瘦小而又毛色不純的驢子，手裡拿着一根三尺半長的旱煙管，一揚一揚地虛鞭着，蹄聲得得，正從東門口向這邊緩緩走來。

徐凡一看，不禁笑道：「騎這種驢兒上路，還不如走路好呢？」

舒丹聞言，轉頭向外一看，忙笑道：「鬼娃兒，我有事先走一步，放心，我會找到你的。」說着，轉身下樓而去。

這時那頭小毛驢已走到了酒樓之前，忽然停住不走了，口中「嗚哇」的嘶叫了兩聲，灰衣老人看了酒樓一眼，笑道：「畜牲，你瞎子老爹前生欠你的，這一輩子你是吃定老子了！」

徐凡聽他自稱瞎子，心中一動，注意他那雙眼，但見他兩眼翻動之際，分明神光炯炯，只是白多黑少罷了。

這時瞎老人已到了松鶴樓門口，他翻下了驢，朝着樓頭望了一眼，叫嚷着道：「怎麼啦？酒樓招牌老了，生意好了，就不興替顧客照顧牲口呀！」

他叫聲未了，店小二已笑臉迎了上來，哈腰賠笑道：「老爺子莫怪，小的來遲了，老爺子請裡面坐。」

說着，便去牽那小毛驢，忽見那小毛驢一身光禿禿的，既無鞍鐙也沒有轡頭繮索，便舉手作勢輕輕拍了下去。哪知那毛驢忽然「嗚哇」一聲長嘶，長立而起，右面落蹄一搭，幾乎搭上那店小二的面龐，嚇得店小二連連暴退，又要再次上前。

只聽那瞎老頭在一旁喝叫道：「畜牲！你要吃酒，老子就給酒，你不讓小二哥帶你去，你要自己上樓去喝不成？」

接着對店小二道：「小二哥，勞駕帶它去馬房吧！給它弄點上等食料，另外找五斤上好的汾酒給它喝。」

俗話常說：「車、船、店、脚、衙，無罪都該殺。」在他們的眼皮下見過多少各式各樣的人，這店小二卻沒見過小毛驢能喝五斤上好汾酒的，口裡答應之後，正要去揪那驢耳。

忽見那瞎老人走了幾步，又回頭叫住那店小二道：「小二哥，還有，那五斤汾酒要確實秤準哪！秤不夠它不過癮，多了，它就要醉了，千萬拜託，一絲一厘也差不得。」

樓上的鬼娃兒徐凡隔窗向下探望，看得十分清楚，也覺得很有趣，回首酒樓上，酒客已到了七成，臨窗的一排座位已是座無虛席了。

樓梯響處，那瞎老人已登上了酒樓，站在樓門口，叫道：「小二哥，麻煩你給我瞎子找個靠近窗子的座頭涼快涼快！好不好？」

店小二聞聲，向窗前望了一眼，賠笑道：「對不起，老爺子，你多擔待吧！靠窗子的位子早已客滿了。」

瞎老人忽然用手中旱煙管一指鬼娃兒徐凡那張桌子，喝道：「小二哥，你眞欺負我瞎子是眞瞎呀！那張桌子不是就只一個人嗎？不能過去和他打個商量併湊一下麼？」

店小二苦着臉朝着鬼娃兒徐凡偷掃了一眼，見徐凡微微含笑，莫奈何，只好低聲向老人道：「老人家，請等一等，讓小的去商量一下。」

說罷，徑自走到徐凡座前，哈腰賠笑道：「小少爺，您的酒菜馬上就送來了。」

徐凡鬼靈似地早知道其意，心中也同情店小二的苦衷，笑道：「不消說了，兩人併一併也沒有甚麼。」

店小二聞言，哈腰道了謝，向那瞎老人招呼了一下。

瞎老人過來坐定，朝着徐凡禮貌地招呼了一下，吩咐道：「小二，不拘甚麼菜，揀好的只管取來，把桌子擺滿爲止，酒麼，我要眞正的汾酒，要醇呀！先來五斤好了，反正今天有人請客！」

徐凡冷眼看這位同桌的瞎子，無論說話、行動，無一不顯得特別，心道：「是誰要請他的客，怎的還沒有來？」

那瞎老人白多黑少的眼睛眨了兩眨，望着徐凡笑道：「還是你們年紀小一點的好，那要少擔好些風險。」

徐凡笑道：「那也未必，比如說，我們小孩子就缺少抵抗力，處處吃虧。」

說話之間，酒菜已經送來，徐凡

先斟出一杯酒，笑向瞎老人道：「老人家，先來一杯如何？」

瞎老人笑道：「好呀！先吃你的，等會兒再吃我的。」

瞎老人毫不客氣伸手接過了酒，就唇便喝，筷子也毫不停頓，盡向盤子裡搶菜吃。

徐凡見這瞎老人非常爽快，他也裝成老江湖的樣子，笑道：「老人家，你貴姓呀？平常做些甚麼買賣？」

瞎老人道：「姓瞎！你就管我叫瞎老頭好了，我瞎子一向都懶散慣了，高興的時候就隨便作點……」說到此處，突把聲音放低。

就連徐凡離得那麼近，也聽不眞切，於是笑道：「老人家，我聽不清呀！」

瞎老人聞言，就轉過身來，伸着頭，附在徐凡的耳邊上，低低地道：「我是說，作點不要本錢的買賣。」

徐凡早就料到瞎老人並非尋常人，聞言並不驚奇，笑道：「那就難怪了，是要擔些風險。」

瞎老人瞪了他一眼，道：「小老弟，你是作甚麼的？」

徐凡笑道：「混麼！甚麼事情都幹，只要給錢就行，不過賣命的事情不幹。」

瞎老人聞言，好像有點失望。

就在這時，忽聽樓梯「噔噔」作響，跟着走上來一位白衣少年。

這位白衣少年看年紀不過十六七歲，生得眉清目秀，唇紅齒白，一襲白色儒巾儒服，顯得十分溫文儒雅，原來竟是私闖鷹王谷分舵的安寧。

他一上得樓來，揚目四顧之下，一眼望見了鬼娃兒，就徑自走了過去，在瞎老人對面一坐，笑向徐凡道：「小兄弟，總算找到你了！」

徐凡聞言把大眼一翻，愕然道：「你找我……幹甚麼？」

安寧笑道：「當然有大事相商，不知你有沒有那個膽子。」

徐凡道：「安大哥，我鬼娃兒別的沒有，就是有膽量，快說甚麼事吧？」

安寧笑道：「酒樓茶肆不是談這件事的地方，你如有膽量，今晚三更時分到城南興教寺去找我，咱們好好談談。」

話音方落，樓下忽然傳來幾聲驢叫，那聲音非常宏亮驚人，瞎老人猛地一掀長凳，口中喊了一聲道：「糟了，我的驢兒喝醉了！」說着，人已飛步下樓。

徐凡見狀，想着就生氣，轉而又一想，忖道：「我何必和他計較，走了也就算了。」打好主意，叫道：「小二哥，一共多少錢？」

店小二一面計算，徐凡就從懷中掏銀子，不料手伸進懷中卻掏不出來了。原來自己所有的二萬兩銀票和一些散碎銀子全都不翼而飛了。

卻見店小二垂手躬身，含笑道：「一共是二兩一錢，小賞在外。」

這時的徐凡已窘得雙頰飛紅，感到十分尷尬。就在這時，突見那老人已走上樓來，急促地道：「瞎子剛才說有人請客，怎好讓小兄弟破費！」

話聲方落，「噹」的一聲，一包碎銀拋在了桌上，只聽瞎老人道：「小意思，小意思，再來兩斤汾酒，一共賞你三兩好了。」

徐凡已打開了那紙包，正是他那二萬兩銀票，他取出了三兩碎銀，其餘的又裝在身上，方道：「這是我的賭本，丟掉了可就沒得玩了！」

瞎老人似若不聞，坐近徐凡身前，神秘地悄聲道：「小兄弟，今晚你眞的要去那城南興教寺麼？」

徐凡冷冷地道：「當然要去，怕甚麼？」

瞎老人掃視了那白衣少年一眼，同時接過店小二添來的酒，喝了一口，若有意似無意嘆道：「現在的年輕人呀，不懂得江湖險詐，瞎子眞替他們擔心，唉！難得安寧哪！」

安寧一聽，心中大不高興，朝着徐凡一抱拳道：「鬼娃兒，咱們晚上見。」說着，轉身就走。

瞎老人顯得十分神秘，悄聲向徐凡問道：「娃兒，那個人是誰呀？」

徐凡道：「他是崇陽安寧。」

瞎老人笑道：「我看他不夠安寧，你得去幫他！」

徐凡聞言不禁暗笑，心道：「你怎知他不安寧，幫不幫他我是一定會去的。」

瞎老人道：「你可知他是甚麼人？我勸你千萬別惹火燒身。」

徐凡愕然道：「他是誰？」

瞎老人悄聲道：「他應該叫屠凌才對，因爲據說他爹就是當年威震漠北的屠天鵬……」

徐凡一聽，登時神情愕然一震，呆呆地說不出話來。

只聽瞎老人繼續地道：「就因他爹生性高傲，而和鷹王畢維揚又是結義兄弟，所以全心輔佐，鷹王谷才有今日的威勢，無奈鷹王狠子野心，暗中覬覦屠妻貌美，而用計毒殺了結拜兄弟屠天鵬。恰在這時，屠之另一結拜兄弟袁長老及時趕到，救走了屠妻，同時也受了畢維揚的鷹毒，從此便不見人影了。畢維揚爲此發下鷹王令，派出了谷中高手，不辭辛勞，無論天涯海角幾乎全找遍了，可是徒勞無功，直到最近兩年，這件事才漸歸沉寂，人們也不再提起了。」

瞎老人話說得非常之低，徐凡聽着，暗中卻嘆道：「想不到袁長老卻躲在這興教寺，而且收了屠凌作了門下弟子。」

瞎老人嘆了一聲，忽而面現興奮，繼續道：「現在屠家後人出世，我們是得幫他的，否則他以一個初出道的雛兒，怎能應付得了。」

徐凡生性高傲，聞言道：「在下看那屠兄也非平常人物，老人家何必代

別人操心……」

睹老人頓時哼了一聲，怒道：「路不平有人鏟，事不平有人管，我睹子……」睹老人忍住怒火，輕聲道：「不用多說了，晚間也該去一趟，到時我老人家也會去的。」說完下樓自去。

睹老人剛走，舒丹又跑了來，笑道：「徐大哥，害你久等了！」說着，也不管剩菜剩飯，忙不迭大吃大喝起來。

飯後，他們找了個客棧住下，徐凡心中有事，信步又進了飛鷹賭場。這次他徑直穿過大廳，到了後廳，這裡是丟骰子的地方，這裡的人可眞不少，有着十幾張枱面，場內熱鬧非凡，賭的也較前面大，最小的注碼也有三千二千的。

庄家是個臉有刀疤的壯漢，他滿有精神地搖着手中骰子，大聲呼喝着道：「來呀！來呀！快下注，越大越好！」

「一萬兩！」徐凡緩緩地叫了一聲。

「呀！」旁觀的人不禁驚叫起來。

那庄家打量了徐凡一眼，喝道：「看手！」

「嘩郎郎」骰子落入大碗中，一直轉個不停，良久之後，停下了乃是三個五。

庄家叫道：「梅花陣！通吃……」伸手就去抓銀票。

但是被人擋住了，道：「我要趕！」

梅花陣已是大點，誰也知道無法趕，除非有把握趕上個「一條龍」十八點，那就是三個六。

庄家無法，只好由他趕吧！也就縮手回去。

徐凡抓起骰子在掌中搖了兩下，猛的往碗中一丟，只見兩顆骰子各現六點停止不動，只有中間一顆骰子面現一個「么」仍在轉個不停，於是喝聲暴起，庄家及一些附和的人大聲喊着：「么！么！倆六招個么！」

徐凡卻喊叫道：「龍！龍！翻身便是龍！」

喊叫聲中，那顆骰子停住了，果是么點翻身是條龍，十八點。

庄家氣得把前面的銀子一推，推到了徐凡面前，冷聲道：「全是你的了。」

徐凡一仰頭道：「這是多少？」

庄家道：「大約有六七千兩，怎麼，不夠呀！」

徐凡把手中的銀票一攤，道：「我這是一萬兩呀！不夠，還得補！」

那庄家把眼一瞪，道：「只有這麼多，沒有了。」

徐凡冷然道：「沒有了？你懷中不是有銀子麼？快拿出來，免得惹小老子生氣，進入賭場的人是賭奸、賭詐，不賭賴，懂不懂！我現在不和你一般見識，快些拿出來，不然我可要動手了！」

那庄家本也是飛鷹鏢局的二十四王之一的象王牛大力，自恃力大過人，那會將一個小孩子看在眼內，怒喝一聲道：「那你就試試看吧！」他說着把胸脯一挺，意思是說：你打一拳試試看吧！

徐凡這孩子精靈得很，見狀已知此人皮粗肉厚，又不願取他性命，笑道：「我用不着打你一拳，我只須點你一指就行了。」說着，探手一指點出，正點在他的巨闕穴上。

象王牛大力別瞧他皮粗肉厚，力大無窮，這一被人點中，身子一搖晃，栽倒在地上。

徐凡走上前去，探手在他懷中掏出了一疊銀票，計算起來約有五萬多兩，笑道：「大笨牛，這些銀子大概都是騙他們的，現在我替你還人家，你不會反對吧！」

他當然要反對，無奈穴道被制，說不出話來，只好任由徐凡施爲了。

徐凡處理了這些事之後，看時間差不多已到三更了，於是就把剩下的銀票往自己懷中一塞，笑道：「你這點銀子我暫爲保管，再見了。」說罷，人就出了後庭，身影一晃，人就上了房頂，轉身飛縱而去。

興教寺在長安城南四十里，有三藏塔，爲佛教大師埋骨之所，塔共有三座，左爲慈恩窺基，右爲西明圓側，寺中均爲三藏大師的入室弟子。

徐凡一陣急奔，三更不到就已到了興教寺，並沒有人，於是就招呼道：「安寧……安寧……」

他喊聲未了，突然從廟台上跳下一個人來，看他身披半截袈裟，是個和尚，年約十三四歲，人卻生得結實，但卻有點楞頭楞腦的。

他一跳起來就大嚷大叫道：「好小子，你窮叫甚麼？你可是活煩了麼？」

徐凡聽他出言無狀，喝道：「你要幹甚麼？」

「不幹甚麼，我要你的命！」一言方了，揚手便是兩道寒芒，朝着徐凡打來。

徐凡見狀，趕緊閃身躲避，一縷寒光掠身而過，只聽「察察」兩聲插在背後樹上。

掉頭看時，見是兩柄柳葉飛刀。

鬼娃兒徐凡本就夠淘氣的了，怎忍得下這口氣，大怒道：「你這楞東西，講理不講理，動不動便用兇器傷人。」

那和尚也喝道：「你才不講理呢！人家在這裡睡一覺，方做了一個好夢，被你窮叫一通驚醒了，夢也沒有了。」

徐凡道：「那你也用不着動手殺人哪。」

那小和尚想了想，也覺得自己沒理，就笑道：「好啦！反正沒有傷着你，我那夢也找不回來了，咱們算是扯平了，你先告訴我，你是幹甚麼的？」

徐凡沒有好氣地道：「我是走路



鷹王谷少谷主畢瑛欲强暴商娟。

的。」

「咦！」那小和尚叫了一聲道：「這就奇了，你當然是走路的，還用問麼？我卻是睡覺的，我是問你姓甚麼？叫甚麼？怎會走到這廟裡來？」

徐凡道：「那不行，我先問你，你是幹甚麼的，姓甚麼，叫甚麼？怎麼在這裡睡覺？」

那小和尚卻也老實，聞言一拍腦袋道：「我就是幹這個的，我叫無緣，就住在這廟裡，是我師兄叫我在這兒等人，誰知等着等着我就睡着了。」

徐凡笑道：「那你師父是否就住在廟裡？」

小和尚道：「他當然住在這廟裡了。」

徐凡道：「那他一定是位得道高僧了。」

小和尚哈哈笑道：「小弟弟，你猜錯了，我師父他根本不是個人……」

徐凡聞言哈哈笑道：「你這忤逆的徒弟，怎可背後駡你師父，眞該天打雷劈。」

那小和尚滿臉正經地道：「是眞的，怎麼你不信？」

徐凡笑道：「我無法相信，你說他不是人，是個甚麼東西？」

小和尚道：「它是只成了精的老猴子，不過能耐卻高着哪。」

徐凡搖頭道：「沒聽說過有這樣的師父，如果眞有的話，我倒想和它比比功夫。」

小和尚聞言一瞪眼，驚詫道：「小弟弟，怎麼？你也會武功？看不出來。」

徐凡胸脯一挺，笑道：「有武功在身上，怎能讓你看出來，保管比你那猴子師父的能耐高。」

無緣和尚搖頭道：「我不相信。」

徐凡笑道：「你不信，可敢同我打一架？」

無緣和尚聞言，就在原地左拳右掌，先擺好了個架式，道：「要打就打，誰還怕了你不成？」

徐凡年紀雖小，卻得了天魔尊者的百年元精，又得了千年準提徐宗翰的傳授，功夫自是不含糊。

他見無緣和尚擺出的架勢，樁步如釘，虛步如浮，拳掌擺的架勢半絲不差，一看就知這小和尚武功學得很踏實。

徐凡心中一動，微微一笑，眉頭略揚，道：「眞要打嗎？我看算了吧，眞要打還不是你躺下。」

無緣和尚哼了一聲道：「沒有的事，躺下的準是你。」

徐凡道：「那你要小心了……」

一語方出，也沒看清他用的甚麼辨法，是如何出的手，只聽「噗通」一聲，那小和尚眞的倒在地上了。

徐凡笑道：「怎麼樣，是你躺下了吧？」

無緣和尚翻了翻眼，嚷道：「不算！不算！這一下我沒留神，咱們再

來一次，你能再把我弄躺下，我就心服了。」

說話之間，已縱起身來，邁步如風，搶到了徐凡面前，「砰」的迎面就是一掌。

別看這無緣和尚傻裡傻氣的，卻也刁滑，他這一掌乃是虛招，剛打出一半，便倏然收回，跟着下面一腿踢出，這才是他的攻勢所在。

可是鬼娃兒徐凡的手腳卻比他快過不止十倍，人又精靈刁鑽。就在無緣和尚收掌起腳的瞬間，他已探手一攫扣住了小和尚的手腕，順着他那收掌之勢往後猛地一送，小和尚被這一送之力，身體頓失平衡，仰天跌了下去，在他背心撞着地面時那一腿方才踢出。

徐凡「嘻嘻」一笑，道：「小和尚，算不算？起來呀！」

無緣和尚聞言，並不起來，躺在地上，翻起了一雙大眼，瞪視着鬼娃兒好半天，楞楞地道：「喂！你練的這一招是甚麼？我怎麼糊裡湖塗地就躺下來了呢？」

徐凡笑道：「第一招那叫『黑狗啃地』，這一招叫『王八朝天』，你服不服？如果不服，咱們就重新再打，怎麼樣？」

小和尚呆呆地望着鬼娃兒，良久方道：「好！算我服了你，我眞想交你這個朋友，你到哪裡去呀？」

徐凡道：「我是來這裡等一個朋友。」

他話音方落，就聽見一人哈哈笑道：「徐兄信人，果然來了，請寺中說話。」

徐凡一見安寧，連忙拱手道：「累安兄久候了。」說着，就跟着安寧走過大雄寶殿，又穿過後殿，進入一個小跨院。

正對門有瓦屋三楹，一明兩暗，中間那屋中似乎有人在說話，徐凡心中不禁詫異。

這時安寧已走近門口，朗聲道：「徐少俠到了。」

屋中一個蒼老的聲音道：「請進來吧！」

徐凡聞聲就跟着安寧推門而入。

屋中已先有三個人，三人中有兩個他是認識的，左邊的是賭怪一陣風谷半瓢，右邊的正是那位瞎老人，中間那位身披袈裟，卻生了滿臉白毛，生相又怪，乍看去眞像一隻大猴子，難怪無緣小和尚說他不是人。

他一進門，谷半瓢已哈哈笑道：「小老弟，咱們又見面了。」

徐凡笑道：「老哥哥，你怎麼跑到這裡來了？」

谷半瓢笑道：「我老人家神不收鬼不養的，最後只好跑到這廟裡來了，哈哈……」

瞎老人插口道：「谷老頭，誰來這裡聽你打哈哈來了，快講正事。」

谷半瓢道：「對了！對了！來！小兄弟，我給你引見引見。」說着，一指那瞎老人道，「他是江湖上聞名的毛驢妙手假瞎子西門靜。」

說着，又一指那猿形怪僧道：「他就是獸面佛心的袁長老，在這與教寺中已修行了一百五十年……」

他話音未落，突聽門口一人嚷叫道：「谷老頭，別把老要飯的給漏了。」

隨着話聲，衝進來一名老叫化子，看他這一身髒，就足以令人作三日嘔，他一進來就朝鬼娃兒徐凡兩手一拱道：「小少爺，老要飯的人稱神龍俠丐，俠字我可不敢當，要說龍麼我倒眞是條龍，日上三竿猶未起，竹外斜陽早已歸，倒眞像是條游龍。」

徐凡連忙拱手道：「小子咸陽徐凡，人稱我鬼娃兒，見過各位前輩。」

好半天不說話的與教寺住持袁長老緩緩地道：「老衲對外面情形一點都不清楚，關於你們幹甚麼就快商量吧！」

谷半瓢笑道：「袁長老是即將得道之人，我們不麻煩他了，現在鷹王谷越來越囂張了，這次運往金沙江餉銀共有三千五百萬兩，在往常分有十三家鏢局托運，現在變了，由他們鷹王谷獨家包攬，飛鷹鏢局一家包送。如此一來，豈不是斷了其他鏢局的生路，所以我有個主意，咱們就在太行山下劫他的鏢，你們看怎麼樣？」

大家聽了谷半瓢的話後，即開始討論，商議結果，由鬼娃兒徐凡和小丫頭舒丹，在長安向飛鷹鏢局及賭場進行搗亂，其餘的人去追踪鏢車，傻和尚無緣看廟，天剛放亮大家全都走了。

從這天起，鬼娃兒就天天進出飛鷹賭場，東西廂大廳後廳他全照顧到了。

這天已是起更之後，徐凡和舒丹兩個人又進了飛鷹賭場。

這座大廳可講究了，四面有走廊相通，地上鋪的全是純白色的大理石，來到前面的走廊，面前是落地雕花大門，漆得光可鑒人，而且每個門口都有一位嬌美如花的美女應門，她們眼如秋水，含情送迎；看她們那副秋波微轉，含羞帶笑的迎客模樣，誰會想到她們心中眞正想的是甚麼。

在這大廳裡，玩的全是黑紅寶，乃比大小，隨君所好，都會有人陪你上桌。

最引人注意的是位在中央的那張枱面，因爲那是這家賭場中最貴的座位，因爲在那裡賭只論金子，不備銀子。

另外在大廳四周還設有許多房間，賭累了自有美女陪你到房中休息。

來到這裡的人大多都是作奸犯科的亡命之徒，他們金銀的來源大多都是偷竊搶來的，無形之中，他們就成了鷹王財源的供應者了。

現在二更已過。

飛鷹賭場的大廳中已顯得十分熱鬧，除了中間那張枱子之外，其餘的幾張枱子都在呼盧喝雉，叫嚷不休。

在中間那張枱子上，參加的只有兩個人，一位是長安賭王胡不計，一位卻是鬼娃兒徐凡，旁邊看賭的則是小丫頭舒丹。別看鬼娃兒年紀不大，出手卻是十分大方，一擲百兩黃金，他仍然是面不改色，當然這些黃金都是他從谷半瓢那裡拿來的。

現在他已經輸掉了五百兩黃金了。

就在胡不計手中的寶盒剛離手，尚未放到枱面之際，卻不料鬼娃兒突然抬手一指，點向了胡不計的右眼。

俗語：眼爲心之苗，眼睛受傷那還得了。胡不計在吃驚之下，連忙雙手去擋。就在這時，從他那指縫中突然落下了四顆骰子。

那鬼娃兒當眞鬼得可以，伸手按住了那骰子，笑道：「胡老，你同我一個小孩子來玩，也來玩假的呀！」

胡不計怔住了。

鬼娃兒四顧揚聲道：「各位，你們大家都過來看看，飛鷹賭場打算吃遍長安，連小孩子都不放過，輸打贏要，來賭是憑運氣，對一個小孩子也玩假的，這可是有違江湖道義。丹兒，你去請一位官爺來評評理。」

那些看熱鬧的人無人不在這裡輸過銀子，一見有人玩假的，他們自是恨天下不亂，於是大家全都圍了過來，吵鬧個不停。

這件事情立刻就有人去報告了藍鷹萬永年，萬永年一接到了報告立刻就要趕過來。

洛陽飛鷹鏢局的主持人禿鷹黃覺，突然攔住了他道：「五哥，等一等！」

萬永年道：「老七，你這是幹甚麼？」

禿鷹黃覺道：「我聽說你這裡有幾場豪賭，我想去看看。」

萬永年道：「對不起老七，場子裡出了點事，我必須去看看。」

黃覺道：「所以我才要你等一等。」

萬永年道：「老七，你有甚麼高見？」

黃覺道：「站在五哥的立場，似應息事寧人方爲上策，因爲你們在詐賭，萬兄就難佔到一個理字，不如由兄弟出面一試如何？」

萬永年聞言，心念一轉，忙即抱拳道：「七弟能出面，我這裡先謝過了。」

於是兩人立刻走向大廳，見大廳中人全都圍在中間那張枱面的四周，仍在吵吵鬧鬧。

＊　＊　＊

那位長安賭王胡不計見萬永年來了，膽子也就大了，指着鬼娃兒抗聲吼道：「萬五爺，你來評評理，這小子對我動粗哪！」

鬼娃兒一見萬永年來，也忙站起身來，笑道：「原來是萬總鏢頭，你來得正好，來給評評理，這老小子給我要詐、玩假的，害我輸一千六百兩黃金，你說該怎麼辦呢！」

他說着話時，已移開按在桌上的手，在他手掌下出現了四顆骰子深陷在桌面之內，接着又道：「這四顆骰子就是從這位胡老手中落下來的。」

萬永年一見骰子嵌入桌內，心中不禁爲這小孩子的掌上功夫而吃驚，一旁的黃老七也是個行家，他的大力鷹爪功在江湖上是赫赫有名的，如今一見這小孩的掌力也不禁吃驚，因爲看人家這小孩最多不過十二三歲，小小年紀就有這等功力，如果假以時日，那還得了。

於是他撫摸了一下嘴邊的短髯，哈哈一笑道：「小老弟，你可認得老夫麼？」

鬼娃聞言，抬頭把對方打量了一陣，搖了搖頭說道：「好像沒見過你呀！你是誰呀？莫非是這飛鷹賭場跑抬腳的頭兒？那正好，你來評評吧！」

黃覺哈哈笑道：「黃某在江湖上也小有虛名，身爲鷹王谷殺手十三鷹之七，人稱禿鷹黃覺，所以前來看看。」

鬼娃兒一聽，冷哼了一聲道：「原來是殺手十三鷹中的人物，失敬了。」

黃覺笑道：「好說，我看老弟一定是和這位胡兄發生了誤會吧？」

「誤會？我已輸掉了一千多兩黃金，還是誤會？這樣好了，你黃大俠拿出一千六百兩黃金來，就算誤會好了。」

黃覺乾笑了一聲道：「要我拿一千六百兩黃金來？笑話，這件事又和我無關，我只是替你們排解而來，怎麼找上我了呢？」

鬼娃兒笑道：「這四顆骰子可是從胡不計手中落下來的，怎麼會是誤會呢？」

黃覺笑道：「胡不計四顆骰子分握在指縫中，雖有此心，卻與寶盒中的兩顆骰子何干，因爲輸贏是看寶盒中的骰子呀，所以只能說他有嫌疑，不能判定他在玩假。」

鬼娃兒冷聲道：「你說該怎麼辦呢？只要處理得公平。」

黃覺道：「請放心，絕對公平。」

鬼娃兒道：「好，聽你的。」

黃覺道：「在我們監視下，你們再來過，好嗎？」

鬼娃兒聞言一怔，尋思了一陣，霍地站起身來，道：「好，咱們再來三把，我必能找出他玩假的手段。」說着，從懷中掏出一疊銀票，計算下來共是一千五百兩黃金，往桌上一拍道：「單。」

他這突然舉動，使得全場都怔住了，鴉雀無聲，大家全都目光注視着賭王胡不計。

賭王胡不計雙手一揚，巧妙地又將那四顆骰子隱藏於指縫間不見，正

欲托起寶盒。

鬼娃兒突然道：「等一等。」

胡不計怒聲道：「爲甚麼？」

鬼娃兒道：「爲了不傷和氣，胡大師何不把隱在指縫間的骰子放棄，憑眞本事當寶官呢？」

胡不計聞言，老臉一紅，再說自己在長安數十年，除了谷半瓢之外，還沒有吃過癟，而今天竟栽在一個小孩手裡。

一念及此，把雙手往桌上一拍，隱在指縫間的四顆骰子丟在桌上。

在這時，鬼娃兒突然伸手按住寶盒，冷聲道：「如何搖法？」

胡不計道：「祥龍三點頭如何？」

鬼娃兒接口道：「看點不看骰。」

鬼娃兒徐凡小小年紀哪懂得這些，這都是賭怪一陣風領着他在長安城中閒逛兩個月所教。鬼娃兒絕頂聰明，一點即透，所以學來倒很快。

胡不計一聽，不禁暗吃一驚，須知所謂「祥龍三點頭」，就是表明寶盒當衆只能上下搖三次，再多半次也不能搖。然而「看點不看骰」的學問可就大了，那是說只能看呈現在上面骰子的點數，如果兩顆骰子重疊，也只能看上面一顆的點子，被壓在下面的骰子不論是多少點子都不能算。

像這種賭規，對方小小年紀怎能懂得？實在是不簡單。

胡不計心頭一凜，雙手托起寶盒，上下連搖三次，誠惶誠恐地放在台面上，雙掌立刻平放桌面。

寶開出來了，在場的人除了鬼娃兒之外，沒有任何人下注。

萬永年毫無表情地喝道：「開……」

胡不計斜瞟了他一眼，伸出一隻手來揭開寶盒，往上一揚，在場的人全都不禁驚叫了一聲道：「喲……」

只見寶盒中的兩顆骰子竟是重疊在一起，上面的骰子卻只有一點。

胡不計猶豫了一下，萬永年命櫃上送過來千兩黃金的銀票，連同枱面上胡不計方才贏來的，一齊推向了鬼娃兒。

如此一來，鬼娃兒把方才輸去的又贏了回來。

第二把又開始了，胡不計雙手又托起了寶盒，鬼娃兒把面前的三千二百兩黃金齊推了出去，仍然喊了一聲「單！」

在萬永年的沉喝中，胡不計又揭開了寶盒。

於是更令人吃驚的事出現了，因爲寶盒中還是兩顆骰子重疊，露在上面的仍然還是一點。

萬永年立命櫃上又付給了鬼娃兒三千二百兩黃金。

現在是最後一次了，胡不計雙手托起了寶盒，連着三搖放在桌面上，他突然一掌拍在桌面上，沉聲喝道：「寶來。」

鬼娃兒動也不動，只是探指點了一下，道：「開寶吧！」

胡不計見狀之下，不禁面色變了，頭上直冒冷汗。

鬼娃兒悠閒地笑着，笑得是那麼開心。

開寶了，這次因胡不計那一掌，寶中骰子被震開了，一顆是六點，另一顆是三點，仍然是個「單」。

這一次，萬永年又賠了六千四百兩黃金，連前面折合算起來是黃金一萬二千八百兩。

鬼娃兒折起了所有的銀票塞在懷中，伸手一拉舒丹道：「丹兒，走！咱們到松鶴樓吃飯去。」

暗助商家　懲少鷹主

兩人離開了飛鷹賭場，在街上被夜風一吹，不禁頭腦一清，兩人邊走邊談，盡談些吃些甚麼東西之外，絕口不談賭場中事。

突然一條人影從天而降攔在路中，望着兩人一言不發。

兩小定睛看時，見這人大約四十上下，高高瘦瘦，面生得很，由他剛才的身法來看，顯然武功極高，此是攔路不是打劫就是尋仇，絕不會是朋友。

鬼娃兒心中一動，忙道：「閣下這是幹甚麼？」

那人聲音冷峻，神態傲慢，似乎在對部下命令似地道：「聽說小兄弟今天贏了很多錢？」

鬼娃兒笑道：「不多，一萬幾千兩。」

那人冷然道：「你要那麼多錢幹甚麼？」

鬼娃兒笑道：「天下有甚麼人怕錢多的？當然是留着用呀，還能幹甚麼。」

那人道：「現在我命令你趕快交出一萬兩黃金來，放你們過去。」

「憑甚麼？」鬼娃兒聞言，心中不禁一氣，因此也懶得多說。

那人冷哼了一聲，道：「武功如何？」

鬼娃兒人小膽子不小，也不問對方是甚麼人，聞言跨前三步，也不亮甚麼門戶，暗中先運起滅渡神功，哈哈笑道：「你來找我們就是打架來的？好哇！出手吧！」

「哼！」夜行人悶哼了一聲，身形晃動，飄有兩丈遠近，他似乎一步跨到，伸手就抓了過來。

他這一抓，相當霸道，用出了十二成功力，爪影未到已然功力先到，分明是奪命神拳中的絕拳「神仙一把抓」，別說普通武林人士，即是傑出的高手遇到這等武功，也不敢稍有輕視。

那知他今天遇上了天不怕地不怕的鬼娃兒，而且滅渡神功也正是奪命神拳的尅星。

那家伙一抓上去，似乎被一股阻

力所擋，當即感到右掌有點酸痲，大驚之下，把掌力提足十二成功力，「橫空掠雁」、「繁花似錦」、「百鳥爭鳴」，絕招猶如千層波浪，發出排山倒海的駭人威勢，全力出擊。

鬼娃兒毫不在意，舉手投足之間，已化去了來勢，七招過去，他已穩定局勢，對方一陣猛攻，所搶佔的先機已漸漸失去，鬼娃兒借機展開了攻勢，掌勢越來越强，心內暗自震驚。

就在這時，突然有一粒石子由暗中飛來，帶着一股强勁的勁風直往鬼娃兒打來。

別看那只是一顆小石子，在對方此時貫注了內力之下，即使銅墻鐵壁，恐怕也會被它洞穿。

鬼娃兒人本精靈得很，他一聽到那破空之聲，也不敢用手去接，閃身避過。

那位截擊者也知道暗中擲石之人定然是位非同小可的武林高手，他到底是誰呢？心疑之下，連忙喝問道：「甚麼人？」

沒有回音，寂靜的黑夜裡沒有半個人影。

那位截擊者突然轉頭向鬼娃兒道：「小兄弟，你可知道俗語所說『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你懂嗎？你身有如此多黃金，就不怕有人動那黃金的主意，何不借給我呢？」

鬼娃兒故意裝着不懂，笑道：「這個不用你費心，常言說得好，臨財毋苟想，臨難毋苟免，豈是大丈夫行徑，今日之事，你我憑武功決生死，定勝負，多言無益，有本領只管施展好啦！」

截擊者哈哈笑道：「小兄弟眞會罵人，好男兒，好氣概，在下就是落敗也一樣欽佩閣下這等氣節。」

鬼娃兒笑道：「那你就接我一掌試試！」話聲中，揮手拍出一掌。

截擊之人也展出全力接下這一掌，「砰」地一聲，他被震退三步，暗中一運氣，立覺氣機有些不順，就知不好。

鬼娃兒在一掌發出之後，立即停手不動，意思很明白，看對方是否知趣，僅此一招已顯示出鬼娃兒勝劵在握。但是那人卻激發了兇性，明知不是對手也要拚一拚，而且完全施展出不要命的打法，防守招式完全不用，專使兩敗俱傷的招式。

這麼一來，使得鬼娃兒反而處處閃避，有時那截擊之人硬往鬼娃兒拳頭上碰，他反而趕快避開。

舒丹在一邊旁觀，暗暗震驚，她想不到鬼娃兒小小年紀會有這麼高的武功，他處處連消帶打，反應之快，運招之奇，當今江湖上找不出幾個可以與其匹敵的人。

雙方就這樣糾纏着，硬拚着。

那截擊之人漸漸地已有點只能招架了，更無還手之力。

就在這時，突然一條人影由墻頭冒起，舒丹兒看得清楚，認出來正是飛鷹鏢局的總鏢頭藍鷹萬永年。只見他手揚起，有三道精光橫空劃過，直朝鬼娃兒打去。

那截擊之人分神出招，一個疏忽，「噗」地一聲，左肩上中了一刀。

那人突喝一聲道：「好賊子！」怪吼一聲，騰身而起，直撲過去，揮拳猛擊。

藍鷹萬永年絲毫不怯，手掌一晃，不知他手中拿着件甚麼東西，截擊之人一看之下，身形陡地一凝，沉聲道：「你是……」

萬永年道：「知道就行了，還不快走。」

那截擊之人一頓脚，道：「好！我不管了。」轉身縱去，瞬即消失在黑暗夜色之中。

鬼娃兒徐凡仍然屹立當地，望着那藍鷹萬永年冷冷地道：「原來是總鏢頭到了，怎麼？打算追回輸掉的黃金？既然輸不起，開的甚麼賭場？那些已輸得傾家蕩產的人也該回來向你要錢才對，不是嗎？」

藍鷹萬永年此時一臉尷尬，展現出一副奴才相，賠笑道：「小兄弟，並不是本賭場輸不起，實在是因現在有急需，打算向小兄弟暫借一萬兩黃金。」

鬼娃兒搖頭道：「先用搶的，行不通，再說好的用借，還是行不通。」

萬永年一聽，話遞不過去，忙道：「你可知道長安一般賭場的規矩，從沒有人從賭場帶出黃金白銀二千，你小兄弟卻帶走一萬兩黃金，太離譜了，這是沒有的事兒。」

鬼娃兒笑道：「從我這裡開始，不就有了嗎？」

萬永年道：「小兄弟，你一個小孩子帶着那麼大的一批財富，恐咱很顯眼，何不存在本賭場隨時提取，不是很方便嗎？」

「廢話。」鬼娃兒一撇嘴道：「有錢放在身上不方便，存在你們那裡方便？沒聽說過，再見了。」

說着，身形一晃，人已不見了影兒。

藍鷹萬永年費了半天口舌，仍然失去了黃金，心中難受極了，只好垂頭喪氣地回到飛鷹鏢局。

這時在大廳中正坐着兩名飛鷹使者，一見萬永年回來，忙道：「萬五哥，怎麼啦？」

萬永年長嘆了一口氣，道：「難！怎麼辦呢？全副家當都擱上也換不來十萬兩黃金呀！」

那位飛鷹使者道：「萬五哥，你是知道的，鷹王沒有急事是不會發下飛鷹令的，實在是事迫眉睫，這件事不能張揚出去，否則鷹王谷就完了。」

萬永年沉思了一陣，道：「好吧！給我三天期限可好？」

因爲在沉思之中，忽然想起了西北財神商老九來。

　商老九雖然名爲財神，生性十分吝嗇，他現在有十八家錢莊，據說在他家地窖中，金銀凝結成丘，每天只往上加，從不取出一兩半兩。

　不過對付這個人，借是不行，除非去偷，如能偷到手，別說鷹王這二十萬兩黃金，就是一百萬兩也不成問題。

　只是商老九這個人也知道財多容易引起江湖人的注意，他僱了不少的護院之人，全都是江湖上知名的人物，就是他本人也有一身功夫。

　心念轉動之下，這才要求寬限三天，因爲他必須調動人手。

＊　＊　＊

　就在這時，鬼娃兒和舒丹已回到了客棧，一進房門忽見那乞丐早已守在房中，舒丹早已撲了上去，抱住老花子，笑道：「爺爺，你怎麼來了？」

　老花子一翻眼，道：「怎麼，我老花子人窮，不能來嗎？」

　舒丹道：「誰說你不能來了？眞是的。」

　老花子笑道：「我老花子舒常住在這種房子裡是住不慣的，今天來是有事交代你們，懂嗎？」

　鬼娃兒抱拳施禮道：「舒爺爺有事請吩咐。」

　老花子舒常輕聲道：「太行山下的事，我們已經得手，一共是三千五百萬兩白銀，現在急壞了畢維揚，他老小子如果不管不問，鷹王谷就得被官軍圍剿，如果要問，先就得賠出那麼多銀子來，那可是軍餉啊！」

　舒丹道：「難怪他賭輸了不認帳，還要半路上截回去。」

　舒常掃了鬼娃兒一眼，笑道：「你又去賭了？」

　鬼娃兒笑道：「去玩了一會，還好，沒有輸。」

　舒常道：「沒有輸就是贏了，告訴我，贏了多少？」

　鬼娃兒道：「不多，才只有三十多萬兩黃金。」

　「好！」舒常驀地一拍桌子，道：「贏得好！不過卻也惹來了麻煩。」

　鬼娃兒道：「麻煩怕甚麼，我們已經打過了，他們不是敵手。」

　舒常道：「狗急會跳牆的。」

　鬼娃兒道：「他們還敢找來，說不定我只好開殺戒了。」

　舒常見他在說話時眉峯上挑，隱現紅色，心中暗道：「這娃兒好重的殺氣。」忙又接着笑道：「他們不會來找你們，我擔心他們會去找商老九的晦氣。」

　「商老九是誰呀？」丹兒詫異地問。

　舒常笑道：「他有西北財神之稱，有十八家錢莊，這個人還不壞，我來這裡的目的就是交代你們一聲，沒事時多注意商家的動靜，不要讓他們得了手去。」

　鬼娃兒道：「商家在甚麼地方都不知道，怎麼注意呀！」

　舒常笑道：「你鼻子下面是不是有張嘴，不會去問呀？」一提起『春風得意樓』，就沒有不知道的。」

＊　＊　＊

　『春風得意樓』乃是西北財神商老九所建，說起來商老九當年也是江湖中人，那時人稱他鐵算盤商九如，因他善於經營，人又隨和，所以沒幾年間就經營了一家錢莊，從此漸漸的發展，不到二十年的工夫，已變成了一代巨富，擁有十八家錢莊。

　商九如出身江湖，對江湖上的事當然是瞭如指掌，甚麼人該交，可交，甚麼人不可交，尤其長安市街頭上的混混，他更是無微不至地關照，所以那些混混在稱呼上全都喊他一聲九爺。

　西大街、鼓樓街各有一座大宅院，建築宏偉，漆黑油漆大門，黑中發亮，獸頭銅環更是光亮耀眼，這就是『春風得意樓』。

　商家護院的有百名之多，和商老九親近的有四個人，即石大海、苗天城、余天富、何天爵，大家都稱這四個人爲商九身前的『龍虎四衛』。

　所以在長安周遭二百里內無人敢招惹得意樓，因爲如有人敢惹，就等於招惹『龍虎四衛』，誰還得了？

　不過藍鷹萬永年卻想到了這個馬蜂窩，他要去惹一下春風得意樓，偏巧又被老乞丐舒常猜到了，所以預先就給他們通了風，而且還派出鬼娃兒暗中接應。

　商家這座宅院建築得相當宏偉，除去大門之外，院牆高有五丈，上面還裝有五丈高的倒鬚鐵鉤，如果沒有相當高明的輕身功夫，根本就無法進去。

　現在突然從對街房頂冒出一條小黑影，飛掠而下，落在了大院中。

　這小黑影滑溜得很，人一落下，飛身又起，輕車熟路般就溜向了後宅。

　後宅就是春風得意樓，樓下是一座佛堂，因爲商夫人信佛，故設下佛堂。樓上是商九如三女兒商娟的閨房，商老九如沒有兒子，共有三女，大女、二女俱已嫁人，三女商娟仍然待字閨中，就因爲年紀較小，而爲商九夫婦特別寵愛，所以也變得十分驕縱。

　看天色二更早過，三更將至，就在這時，突聽樓上傳來一聲沉喝道：「小美人，你若想要活命，那就把嘴給我閉上。」聲音雖然不大，但聽在那小人兒的耳中卻是十分清晰。

　他心中一動，就縱身上了二樓，還未走近窗戶，就聽一名女人喝罵道：「好大膽的狗賊，你可知道這是甚麼地方？如不快走，只要我一聲喊叫，立刻就叫你碎屍萬段。」

　又聽到一個男子的聲音笑道：「這不就是春風得意樓嗎？老子就是到這

裡來，如果你與我成就好事，我就是商老九的嬌婿了，明白了嗎？」

　那女人的聲音道：「你放屁，憑你也配，再不走我可要喊了。」

　那男子聲音道：「小美人，你想喊嗎？老子讓你喊不出口來。」

　隨着他的話聲，那女人似乎悶哼了一聲，一切復又歸於沉寂。

　樓窗外的那個小人對這件事似乎十分好奇，走近樓窗，就着窗隙往裡看去。

　只是這樓上佈置得十分精細，分明是個女子的閨房，從那微弱的光線中，看得出這裡正是極佳的溫柔之鄉，有一股溫馨的氣氛熏得令人銷魂。

　在那張寬大的紅木榻邊，有一個男人正欲脫下床上那不能移動的女子身上的衣衫。

　房中的光綫雖是幽暗了些，但在隱約之間仍可看出床上那女子的面貌，乖乖，可眞夠俊的。那女子雖然急怒得雙目欲裂，但在她頻頻甩動頭頸間，仍可看清她那美貌的面容。她眉似彎月，傲岸而挺直的鼻子，巧而紅潤的嘴唇，誘人極了。

　那男子是個精壯的漢子，雖也生長得清秀，總嫌帶有幾分邪氣。他心頭如萬馬奔騰，望着那横陳榻上的女子，恨不得一口吞下肚去。

　這時，突然一聲輕笑道：「沒出息，這有甚麼猴急的，我還等着看你們妖精打架呢……」

　話聲雖然輕柔，但是來得太突然，那男的聞聲，猛地一旋身，面向着樓門口，喝道：「甚麼人？」

　一個小人影突然長身而起，穿窗而入，緩緩地走向房中間一張圓桌前笑道：「你又是甚麼人？」話聲方落，跟着又嘻嘻一笑道：「好哇，原來是你呀！」

　那人聞聲一看，見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不禁一怔，反手指着自己道：「小子，你認識老子？」

　那小孩笑道：「不認識。」

　話音方落，那男的赤裸着上半身，立刻揮拳打了過去，喝道：「小子，你今天死定了。」

　那小孩閃身躲過，笑道：「你這叫殺人滅口呀！」

　他說着狡黠的一笑，又道：「大小子，你不但下流，還兼着歹毒夠狠的了。」

　「颼」的一聲，那男的抽出了一柄尺半尖刀，迎着那小孩回來，沉聲喝道：「小雜種，你死吧！」

　他此刻正是滿腔慾火化爲怒火，匯成一股力量凝聚在那柄冷焰暴伸的尖刀上。

　小孩正是鬼娃兒，乃是出名的滑溜鬼，一見刀到，他已騰身而起，空中擰身一個筋頭，人已落在床沿，低頭看，笑道：「乖乖隆的咚，活像是個玉石般的美人嘛！怎可任人糟蹋？」

　話音未落，那男的一刀又已揮至，口中喝罵道：「好小子，敢來破壞你家畢大爺的好事，我看你是活膩了。」

　喝聲中，「颼颼」的又回身一刀平削，雙腳力彈。

　鬼娃兒又是一個空中翻，落在圓桌的另一面，嘻嘻笑道：「大小子，你是誰的大爺，就憑你小子這兩手功夫，還是盡早收起來，如果眞的惹惱了小老子，小心我閹了你，你該明白被閹之後的滋味。」

　那男子聞言，劈出的尖刀一頓，怒哼了一聲道：「小雜種，你聽清楚了，老子就是鷹王谷的少谷主畢英，這件閒事你還想管嗎？」

　鬼娃兒笑道：「失敬，失敬！原來是畢少谷主。」說着一指床上那女子，笑道：「你可知道她是甚麼人？」

　畢英怒道：「當然知道！本谷主來的目的就是要和她成其好事，以後財神商九如的財產總得有我的三分之一吧？」

　鬼娃兒笑道：「這可是你爹的計劃嗎？可惜你碰上了我。」

　畢英咬了咬牙，哼了一聲道：「小雜種，你他娘的半夜三更摸到這裡來幹甚麼？」

　鬼娃兒道：「她是我沒過門的媳婦，我能不管嗎？」

　「她是你的未婚妻……」畢英驚疑地問。

　鬼娃兒笑道：「我又不是甚麼少谷主，大人物，婚事是我師父和商老九定的，可以不算數。」

　畢英沉思了一陣，又看了那横陳在床上的女子一眼，道：「那不能算！」

　鬼娃兒道：「這才公道，不過眼前的事我還是要管。」

　畢英道：「說吧，你想怎麼管？」

　鬼娃兒哈哈笑道：「這麼說來，少谷主，你已經上道了。俗話說，強龍不壓地頭蛇，你說是吧？」

　畢英死盯着鬼娃兒，冷然道：「快說！你想怎麼樣？」

　鬼娃兒笑道：「其實也沒有甚麼，她現在還不是我老婆，以理而論，少谷主也是捨不得，可對？」他邊說邊望着床上那女子，伸出舌頭舐了舐嘴唇，笑道：「見一面分一半，總可以吧？」

　「放屁！」畢英一聽，怒聲道：「人家姑娘可是活生生的大活人，如何平分？你小子要把她活生生一分爲二，你是怎麼想的？」

　鬼娃兒被斥，並不着惱，反而嘻嘻笑道：「誤會！誤會！這麼一位絕色美人，我怎那麼狠心捨得傷她！少谷主，你誤會了！」

　畢英一聽，氣得牙齒挫得「格格」作響，冷聲道：「你要怎麼分法？」

　鬼娃兒笑道：「你眞笨！這麼簡單的事都想不出來，那就是你吃肉，讓我啃啃骨頭如何？」他一邊說着，涎起他那圓圓的臉，露出滿口白玉般的牙

齒，閃閃發亮，朝着大床上的那美人望着，又道：「你吃肉，我喝點湯都不行嗎？」

畢瑛一聽，忍不住聳肩而笑，道：「小東西，你今年多大了？」

鬼娃兒笑道：「那你就不用管了！」

畢瑛以手中的尖刀點着鬼娃兒道：「看你小小年紀，最多不會超過十三歲，胎毛還未退盡，乳牙尚在口中，怎麼就喜歡上這一套了？」

鬼娃兒笑道：「老畢，這你就不懂了！我小老子是只動動眼不動手，大不了站在一旁看上幾眼，當然我不會和她玩眞刀眞槍的了。」

畢瑛哈哈一笑，慢慢收起尖刀，笑道：「說來說去，原來你這小東西竟然是個小色狼呀！」

鬼娃兒笑道：「彼此！彼此！」

畢瑛面色一整，道：「小東西，你給聽清楚些，本少谷主卻非貪色之徒，此次來商家不過是奉命而來，後來見這女娃兒確實不錯，一時才起了念頭。」

鬼娃兒笑道：「你爹是誰？」

畢瑛把頭一昂，朗聲道：「威震江湖，誰不知鷹王畢維揚！」

鬼娃兒笑道：「原來是那小子呀！幾年不見，眞煞成氣候了。」

畢瑛一瞪眼，喝道：「快出去給老子把風，等老子玩够了準叫你上來看個够，如何？」

鬼娃兒雙手連搖，道：「不行，不行！我老小子要欣賞的是白璧無暇的美女，等你玩够了已成殘花敗柳，我老小子還不屑一顧呢！」

畢瑛一聽，不禁大怒，喝罵道：「放你娘的狗臭屁！你小子是甚麼東西。」

鬼娃兒笑道：「你不願意是嗎？那麼叫人來怕你甚麼也摸不到！」

畢瑛吃虧在江湖經驗不够，又是美色當前，打算快些辦成好事，發出訊號，等到商老九一到，親眼看見生米已成熟飯，到那時不答應也都不行了。

他尋思了一陣，冷叱道：「好小子，今天算你狠，你他娘的可眞是混帳到家了，別以爲本少谷主拿你沒辦法，呸！你給我記住，哪天你被老子圈上，要不活剝了你，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

鬼娃兒笑道：「小老子知道你們鷹王谷全是狠角色，不過你可得弄清楚，今天在這春風得意樓上！你如打算來個欲仙欲死，最好別和小老子別扭，橫竪我只是稍加欣賞，時間也許不超過半盞茶時間而已，完了，小老子我拍屁股走人，你願意如何折騰，我就無權過問了。」

畢瑛聞言，稍作思忖，猛地一跺脚，狠聲道：「好！今晚大爺認栽了！便宜你這小王八蛋，不過話可說在前面，你小子准看不准摸，老子這就到

外面給你把風，半盞熱茶時間，完事你就給我滾得遠遠的。」

鬼娃兒一拍胸脯，笑道：「好，就這麼說定了，你就請吧！」

畢瑛忿忿地沉哼一聲，喃喃地道：「狗雜種，你他娘的眞不是個玩意兒！」他咒罵着緩緩走出了樓門。

鬼娃兒緩步走近床前，見女子雙目連閃，嘴巴抖顫不已，似是憤怒之極，只是苦於開不了口。

鬼娃兒伸起中指放在口邊，道：「別叫，你今天遇上了我鬼娃兒，算你走運！」他說着，手伸向床撩起那張大棉被。

他怔住了，原來在那棉被之下竟然還有一個女人，那是位被人點了昏穴的中年婦人，她不甘心受制於人，露出一副苦相。

鬼娃兒口中「嘖嘖」兩聲，笑道：「這位小鷹眞不是個東西，連老太婆他也喜歡！」

他說着，又把棉被給那中年婦人蓋上，他又望着那美眸轉動不已、橫陳在床上的姑娘，低聲道：「姑娘，冤有頭，債有主，姓畢的小子想折騰妳，我心裡很清楚，妳一定恨他入骨了，不過我有苦衷不能動手，所以沒有辦法幫妳。」

他邊說邊自墻上抽出一柄短劍，塞在姑娘手中，又道：「這一定是你趁手的兵刃，暫且拿着，我這就解開妳的穴道，要怎個作法那可就看妳的了。」

他說着，伸手托起那姑娘的香肩，疾伸右掌拍在姑娘的「風門」、「百勞」二穴之上，又把姑娘放下。

那姑娘正欲開口，鬼娃兒搖了搖手，人已穿窗而出。人落在房檐上，悄聲道：「我說色字輩的少谷主，累你久等了。」

守在樓門口的畢瑛聞聲一怔，心中暗罵了一聲道：「可眞快呀！便宜了你這個小兔崽子了！」

原來畢瑛在樓門口把風，心中滿是窩囊，想不到自己今夜會栽在一個小孩手裡，再說那小子聽到自己的名字竟然不怕，今天非殺了他不可，於是他守在樓門口盤算着，等那小子一出來，出其不意迎頭給他一刀。

哪知鬼娃兒鬼得成了精，他哪會上他這個當，竟自穿窗而出，聞聲不由罵了一聲道：「你他奶奶的！」

他一進入樓中，先就望那床上。床上的一切全是老樣子，俏姑娘自然在那兒絲毫不動。

於是他笑了，連忙側着身子低下頭來，翹着嘴唇往姑娘的臉上湊去。那粗濁的呼吸使得他那兩隻鼻孔在掀動，發出「嗡嗡」之聲。就在他那急促的呼吸聲中，他的雙手已抓向姑娘那聳起的雙峯。

就在這時，那俏姑娘突然尖聲厲喝道：「狗淫賊！你死吧！」

喝聲中，短劍冷芒一現，「噗」地一聲，扎向畢瑛的左腰。

鴟鴞公子畢瑛的反應也眞够快的，乍覺短劍逼近腰際，他驚聲一叫：「啊呀！」雙掌猛地朝那姑娘胸前一按，人已彈身而起。

不過雖是他反應够快，仍被那短劍扎進腰肋一寸多深，鮮血冒出，他左手按住傷口，右掌旋身猛揮。

那姑娘一躍而起，揮劍猛劈，嬌聲怒叱道：「狗淫賊！我看你逃向哪裡去！」

就在這時，鬼娃兒在樓頂上高聲呼叫道：「有賊呀！在春風得意樓上，別讓他跑了呀！」

這一呼叫，畢瑛當然聽得出是鬼娃兒的傑作，聽在耳中，氣得他雙目幾乎要噴出火來。跟着又聽到樓下有人狂叫道：「他奶奶的，這些沒長眼睛的狗賊也不打聽打聽，有我們龍虎四衛在這裡，還敢來撒野，準是活得不耐煩了！」

這時那喝罵之聲隨着四五個壯漢的脚步聲，已衝到了樓下，至於樓上姑娘的喝叱聲，當然早就聽了。

那鴟鴞公子畢瑛腰肋被刺中一刀，驚怒之下，慾念全消，他此刻一心只想逃走。但是那位姑娘一劍在手，施展開劍法，硬生生封住了他的退路。

此際那位姑娘氣得目眥欲裂，口含秀髮，沉聲喝道：「狗淫賊！找便宜找到姑娘頭上來了，今夜決不放過你……」

就在這時，那姑娘已聽到樓下的人聲，連忙高呼道：「來的可是龍虎四衛麼？」

招呼聲中，她手下並沒有稍緩，劍鋒挾風，寒芒耀眼，逼得畢瑛心中大爲着急，他一邊還招，一邊直找尋退路。

隱隱傳來樓梯的聲響，那姑娘一想自己這樣怎能見人，急忙又叫道：「石大叔，你們不要進來！」

下面衝上來的人正是春風得意樓龍虎四衛的老大鐵拳無敵石大海，他這時已到了樓門口，聞言一怔，忙問：「小姐的意思……」

樓上那姑娘道：「你們守緊樓下四周，這淫賊他逃不了的！」

石大海聞言，才知道是採花賊，心中不禁一驚，破口大罵道：「混帳王八蛋！瞎了眼的狗雜種，給老子折騰了半天，原來是個採花賊，你狗養的也該打聽清楚，春風得意樓是甚麼地方？來得麼？弟兄們，先給他圍起來！」

其中一人忽然道：「大總管，我看這不妥當吧！」

石大海冷聲道：「有甚麼不妥當的，是小姐的吩咐呀！」

那人道：「我想讓小姐一個人在上面打殺，咱們幾個大男人卻守在外邊……」

樓上姑娘又嬌喝道：「不准你們上

來，聽懂了沒有，快些圍起來，如果這小子跑了，我就找你們算帳！」

現在鴿鶚公子畢英疾繞着那張圓桌，轉了幾個圈之後，心中明白，再轉下去也不是個辦法，而且又聽到樓上人聲吵嚷，料定人數不少，他不禁冒出了一頭冷汗。

於是他沉喝了一聲，右手右腳連抓帶鉤的挑起那張圓桌，直砸向那揮劍飛撲的姑娘。

他就趁着人家姑娘側身躲閃的一刹那，身形猛地向窗門上撞去。

只聽「卡察」一聲大響，木屑積塵飛揚中，他人已向樓下落去，半空中已見五名握刀的漢子向他撲過來。

畢英見狀；他猛地在空中倒翻了個空心觔斗，翻掠出去三丈多遠，進了一座花棚，雙手一搭，倒懸在花架之下。

龍虎四衛的老大石大海，一揮兩隻鐵拳，喝道：「好個不要臉的東西，你往哪裡跑！」

喝聲中，同着那三個人追了下去，可是追來追去卻不見了人影。

這時樓上那位姑娘又尖叫道：「石大叔，可不要放走那毛賊！」

不過石大海等繞着那花棚找了半天，仍然不見人影，心忖：大概是逃走了吧！可是捉不到人，如何向小姐交代？

正當他們心中着急的當兒，突聽一聲喊：「老畢，那花棚下可躲不住人呀……」

石大海一聽，忙即喝道：「圍住花棚！」

這時的畢英赤着上半身，狀至狼狽，他哪裡有心戀戰，又是一連兩個翻動，離着圍墻約有三五丈遠近了，他只要翻越過那圍墻，一切就都阿彌陀佛了。

畢英想到這裡，精神不禁一振，探手一摸肋下，血還在流，更有些疼……

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哪還顧得了這些，目前他是前有高墻阻路，後有追兵捕殺，情急之下，縱身而起，打算越過高墻。

哪知他身方縱起，突然迎面一團黑乎乎的東西飛砸過來。

他在情急之下揮手格打，卻打了一個空，驀覺襠下一緊，身形不禁一頓，跟着忽覺襠下一陣奇痛，「哎呀」一聲，人便暈了過去。

這時石大海等人已然趕到，雪刀追魂苗天盛方待上前制住他的穴道，石大海攔住他道：「不用了！他人都已經昏死了，不制他穴道，他也跑不了的。」

這時暗中搗鬼的鬼娃兒一見畢英被捉，他早已溜了。此時卻來了鐵算盤商老九，他察看了一遍之後，命人拿來金創藥爲畢英敷上，最重的還是襠下，這睾丸連同生事的傢伙全被人不知用甚麼東西給抓走了。

鐵算盤商老九搖頭嘆息道：「報應！把他調治好送去府衙好了，我們是生意人，不願和人結怨！」

石大海答應着，命人將畢英抬進邊廂，請醫調治不提。

鬼娃兒回到客棧，想了一陣，就用油紙包了畢英那東西，另外借用其義父的名義寫了一張字柬，趁着天還未亮，送進了飛鷹鏢局，回來之後就抱頭大睡，好像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飛鷹鏢局總鏢頭萬永年一覺醒來，連忙出房去問，有沒有少谷主的消息，全鏢局的人都是搖頭，萬永年乾着急也沒有辦法，方回到大廳，突見八仙桌上有一包東西，打開一看，血淋淋的腥氣撲鼻，只見一張字柬，上面寫着：「此物生事，去了省事，善哉！」下面畫了一個千手佛。

「千手準提！」萬永年默念着，忽然靈機一動，忙喊道：「來人呀！」

一名趟子手跑了進來，道：「總鏢頭，有甚麼事麼？」

萬永年道：「快召集所有的鏢師到大廳集合！」

衆鏢師得言，匆匆趕到大廳。

萬永年朗聲道：「少谷主一定出了事，全部出去找，沒有消息就不要回來！」

飛鷹鏢局內的鏢師連同趟子手爲數足有三四十人，一齊出外去找。過了中午之後，方得到回報，說是府衙收押了一名採花賊，受傷很重，而且年紀很輕，據推測可能是少谷主。

直到上燈時分，飛鷹鏢局的人馬都回來了，據他們報告，人是找到了，現在在府衙監中，傷似好了些。

萬永年道：「可知是被甚麼人送進去的？」

虎王湯仲仁道：「聽說是春風得意樓的人。」

萬永年道：「我們和他們又沒有甚麼過節，爲甚麼捉我們的人？」

湯仲仁道：「聽說是少谷主去春風得意樓採花而被捉的……」

萬永年聞言猛地一頓腳，道：「唉！少谷主也眞是的，找女人哪裡沒有？爲甚麼偏偏趕去春風得意樓？本來依鷹王之意是想和他結親家的，現在卻成了寃家，人在獄中，該怎麼辦？」

湯仲仁道：「除了劫獄之外，別無他法，因爲現在我們已沒有那麼多的錢了。」

萬永年道：「再商量，再商量！」

會議散了，各自回房，二更時分，萬永年卻將湯仲仁、湯仲義二人招進密室，商量解救畢英之道。經過一陣商議之後，決定先派人準備好一輛馬車，等救出少谷主之後連夜西行，將他送回鷹王谷。

於是三人立即奔向了府衙，他們走了一圈，見獄墻甚高，約有兩丈七

八，墻頭上又鋪滿了棗枝，憑他們的輕功，一下子可縱不了這麼高，尤其難以對付的是那些棗枝上面佈滿了尖刺。

萬永年沉思之下，帶着兩人立即回到鏢局，湯氏兄弟帶着毛氈及飛爪套索等物，重又回到監獄外。

這時將近三更，因無月光，天上更有一層薄雲，顯得格外昏黑。萬永年等人找了一個偏僻所在，先由萬永年用手指插入獄墻的磚縫，爬上了獄墻，命二人解下毛氈捲起二尺多寬的圓捲，命湯仲仁用活結縛在他的背上，又命湯仲義在附近巡風，掏出了飛爪，將一條氈子繫好，絨繩套在左腕上，這才甩起自己的飛爪抓住獄墻的墻頭，頓了兩頓，抓得更牢了，然後握住絨繩一步步地踩着墻爬了上去。

離墻頭還有三四尺就不能再往上爬了，因那些棗枝探出墻外很多，萬永年左手握繩，支持住身子不墜，右手解開活結，握着毛氈的一邊，一抖手將氈子橫搭在棗枝上面，繼用右手抓住左腕上的絨繩，慢慢把另一條氈子拿上來搭在頭一條氈子上，雙手握牢絨繩，兩足用力一蹬墻，雙手一鬆，翻過獄中的氈子上。

一切就緒之後，輕輕一聲呼哨，又用手指了指，那意思是要仲仁、仲義兄弟也用這種方法上來。

湯仲仁依式當先上去，坐了起來，一攏住目光向下面觀察了一下，見無異狀，再叫仲義快爬，將飛爪交給他道：「兄弟，我到下面去看一看，有事就垂下飛爪拉我上去。」

要說像畢英這等重犯，長安府衙應當加派差役看守才是，不過那時清廷上下腐敗，辦起公事來全是因循敷衍，所以湯仲仁下去並沒有費多大事就撬開了門鎖，將畢英背了起來，到抖掉飛爪，二條氈子也就捨棄不要了。

由湯仲仁背着畢英奔赴西城外，找到了馬車，將畢英放入馬車中，就由虎、豹雙王駕車西去，趕赴鷹王谷。

快馬經過了三日急駛，沿途上換馬不換車，所以很快地就到了鷹王谷。

鷹王畢維揚有妻妾多人，但卻只有這麼一個寶貝兒子，今見他受傷而返，心中當然是氣惱，再一看傷處，鷹王幾乎暈了過去。

原來這時的公子被人家閹了，下邊的玩意全都沒有了，追問之下，畢英自己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他只記得在得意樓上遇到的那個小孩就壞了一場好事，後來的事及如何被人閹了，自己也不明白。

畢維揚城府之深，數今日武林之中，並無其右之人。他只吩咐兒子好生調查，一面就發出飛鷹令，命長安鏢局調查那小孩的來路。

說實在的，一向精明的鷹王這時已是焦頭爛額了，他使出渾身解數，方買通了兵部攬下了這趟鏢，派出了一百二十名精明幹練的高手押運價值三千五百萬兩白銀，送往金沙江岳鍾祺的軍前，因而引起中原二三十家鏢局的不滿。

作夢都想不到的事，這一趟鏢竟在太行山下一個小鎮中忽然失踪了，鏢局中的武林高手也全都死了，竟然無一生還，連找都沒辦法找，好不容易盡出積蓄把這件事情擺平了。

這趟鏢仍由中原十三家鏢局押送，而且自己還向人家具了結，一路之上絕不打擾。

現在自己的兒子又出了事，而且還被奪去了生殖能力。

他仔細推敲起來，這兩件事可能是一人所爲，他是誰呢？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不可能！

南魔介雲甫？他被自己囚在地穴中，可能已死。

千手準提徐宗翰？已失踪多年，難道會是他？

他仔細地推算、思索、衡量，除了千手準提徐宗翰之外，能和他爲敵的人不多，可說是沒有。

就這樣，他把自己關在房中一天多，方才出來，立即下令鷹王谷嚴加戒備，並發出緊急飛鷹令，命各地分舵仔細調查千手準提徐宗翰的下落。

* * *

暫時不提鷹王谷的緊張氣氛，就是春風得意樓的商老九也在緊張中，爲了推卸，才將畢英送進了府衙大牢，現在人被劫走了，鷹王還能不知道是自己幹的？這一來，等於惹下了殺身之禍，他現在除了花銀子邀請武林高手之外，還能有甚麼好方法？恰在這時，他那寶貝女兒也出走了，這不是更令人着急？

商娟這姑娘爲甚麼出走呢？

須知她幾乎失身，這個羞辱她受不了，幸好畢英被抓住了，但是又被人救走了。她一想這件事，心中就萬分不安，還有救自己那小孩，他是誰呢？

眼前的情形，自己除了嫁給那個小孩之外，只有出家爲尼了，所以她必須找到那小孩。像這種事又不能和別的人講，所以自己就改扮了男裝出去尋找那小孩。

這時的鬼娃兒身上揣着幾萬兩黃金，他可不會花用，除了吃喝之外，就是分一些給那些窮人，作些善事。

現在正是三月初的時分，長安城中那些紅男綠女也大多趁此機會出外踏青，也有些善男信女赴各廟中朝山拜香，是以長安城郊外沿途游人絡繹不絕。

鬼娃兒見此情形，忽生奇想，心忖道：「這些金子在我身上一點用處都沒有，何不分散給那些窮人。」

心念動處，就到錢莊裡換取了千兩紋銀的散碎銀子，找了兩個提籃，

用一根長大扁擔挑着奔向杜曲而去。

離杜曲還有二十幾里路，就是香火鼎盛的牛頭古寺，據說當年詩人杜甫作客長安，窮不自給，看到了長安浮華，當時曾有牛頭山一詩云：「岳華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

落拓文人之境，溢於言表。

鬼娃兒走到此處，想到此事，立即跳上廟台，朗聲道：「本人爲父積些陰德，散掉籃中所有銀子，凡是無助之人俱可來領……」

他喊聲未了，霎時間集攏而來有七八十名乞丐，齊聲吶喊道：「來了！」蜂湧而上。

鬼娃兒按着預先備好的碎銀，每塊一兩分了出去。哪知突然之間集有上千之衆，聲勢洶洶一湧而來。

鬼娃兒見狀，心中不免有氣，立即厲聲大喝道：「你們鬧甚麼，每人都有份，可去前面空地上站好，由我看着人施放！」

羣丐似不服，剛剛一聲鼓噪，鬼娃兒雙手抓緊提籃，步履如飛，朝前疾奔，轉眼間跳上一塊大石之上。

旁邊看熱鬧的人不禁轟雷似地起了一片喝采聲，半晌不絕。

鬼娃兒仍若沒事一樣，飛跑進入大雄寶殿的丹墀之上，頭都未回看一眼。

經此一來，上下游人俱往一處湊攏，尾隨而至。

鬼娃兒跳在一座高台上，朝着那些人喝道：「窮朋友們請過來，我有話說！」

羣丐聞呼，齊聲應諾，朝着丹墀之前走去。

鬼娃兒笑對下面道：「實不相瞞，我和諸位一樣都是窮人，此來散錢既非炫富，也非沽名，這些錢是我從飛鷹賭場贏來的，不能隨便花用，特來分給我的窮朋友大家花用，不是很好麼？」

鬼娃兒接着又道：「每人可以領銀一兩，不過是我隨便捏碎的，相差無幾，希望領到銀子的人不要爭多爭少的鬧，否則我就將這些錢帶回去買酒，豈非無趣了麼……」

說話時，瞥見羣丐中有七八個人另立一起，雖然注意自己說話，卻面帶不屑之容，而且內中兩個人還在交頭接耳，並朝自己撇嘴。

就在這時，忽見人羣中擠進一個少年花子，跑到二丐跟前，低聲說了幾句話，二丐立刻向同立諸丐將手一擺，一個跟着一個，閃向人叢之中。

鬼娃兒目光何等靈敏，先見七丐不隨大衆一起上前，還立旁邊，就留了意，又見他們年紀不大，內行人眼裡看出，他們個個都體格堅强，眞力瀰漫，尤其那說話的兩個更生得年輕秀氣，盡管風塵染面，精悍之氣依然現於眉宇，一望而知爲江湖中人，便留了心。

於是他好歹將銀子散完，衆人挨次領完銀子，齊謝一聲，全都散了。

這時一個痲丐隨聲喝道：「我已拿到閣下這一兩銀子，因其成色不純，肯換最妙，人多我擠不過去，你接着吧！」說罷，手抬處，一片銀星連翩飛到。

鬼娃兒早有防備，一看敵人手法，便知是打鏢能手，隨喝道：「我懶得接，再給你一兩吧！」說着，也抓起了一塊銀子投了出去，施展出招風抓龍的手法，隨着一股勁氣裹起了飛來的銀星，又聚在一起返飛回去。

那痲丐見狀也頗知趣，見這情景，知道對方本領高出自己，便即住手，喝道：「小朋友果然不含糊，我們山後見面如何？」說罷，不等答言，便閃入人叢中隱去。

鬼娃兒應聲道：「好！不見不散！」說着，就將籃中所餘下的四五百兩銀子交給了廟中和尚，算作香火之資，人便繞道向山後走去。

正走之間，忽見路側衝出一個小化子將路攔住，看年紀和自己差不多，也在十三四歲之間，衣着盡管破舊，卻洗得十分乾淨，皮膚晰白，二目有神，仔細一看，竟是小姑娘舒丹，笑道：「丫頭，你跑哪裡去了？幾天沒見到妳，怎麼混不下去了，可是找我要錢的麼？」

舒丹把嘴一撇，道：「少得意吧！約你那人根本就不是我們丐幫弟子，你可知道他們是甚麼人嗎？」

鬼娃兒搖頭道：「誰知道他們是哪層地獄放出來的！」

舒丹道：「敵人底細都沒有摸清楚，你還敢去……」

鬼娃兒昂然道：「怕甚麼？」

舒丹道：「聽說他們是鷹王谷來的人，正是要捉你的。」

鬼娃兒笑道：「他們來捉我？笑話！這幾天飛鷹賭場關了，我正手癢想捉個人玩玩呢！」話音未了，忽聽路側林內一聲獰嘯，跟着林鳥飛墜般平空縱出三人。

鬼娃兒定睛看去，見爲首那人乃是一名黑漢，他人黑又長了一身黑毛，乍看去就像一隻狗熊，一個是陰陽臉，還有一個瘦長子。

那黑漢當先喝道：「小子，這裡路窄，草深樹多，礙手礙脚，要動手，隨我到裡面去，你有這個膽子沒有？」

鬼娃兒笑道：「要不是專爲你這隻野畜牲，小老子還不來呢！說這些閒話有甚麼用呢，你們人多就以爲佔上風麼？」

那陰陽臉的接口忙道：「這位小弟弟，不是這種說法，我們兄弟雖多，卻都不願和你動手，不過趕來看看罷了，我們是只看熱鬧沒有甚麼相干，你莫牽扯上我們。」

鬼娃兒一聽，忙道：「如此甚好，足見高明。」

舒丹突在這時插口喝道：「阿洪、

韋漢，你既不是他的一伙，待在那裡幹甚麼？還不快滾！」

陰陽臉和那瘦長子聞聲一看，認出來是幫主的孫女，心頭不禁一凜，忙道：「是是，我們這就走！」話聲中，翻身疾縱而去。

那名黑漢見兩人一走，笑道：「走了也好！」轉身又向鬼娃兒道：「娃娃，你叫甚麼名字？」

鬼娃兒一聽，煞有其事地朗聲道：「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敢姓，我不知道！」

黑漢一聽，大有被人戲耍之感，厲喝一聲道：「小子，你難道不敢報上名來麼？」

鬼娃兒道：「誰說不敢了，人家不知道嘛！」

黑漢聞言一怔，忙道：「你總有個稱呼吧？」

鬼娃兒笑道：「稱呼是有一個，人家都稱我鬼娃兒，明白了吧！不過你是幹甚麼的？我看你不像丐幫中的人嘛！」

黑漢微微一笑道：「你小子猜對了，老子還沒有混到那一步，不妨告訴你，老子乃是鷹王谷的殺手十三鷹中的黑鷹白羽田。」

鬼娃兒笑道：「看你黑不隆冬的卻姓白，這倒是很分明。」

黑鷹白羽田冷聲道：「你別管我是黑是白，我只問你，你和春風得意樓是甚麼交情？」

鬼娃兒笑道：「他又沒有女兒嫁給我，我和他有甚麼交情，狗屁的交情。」

黑鷹白羽田冷聲道：「那你爲甚麼替他守夜護院？」

鬼娃兒一聽，把臉一沉，怒聲道：「黑大個兒，你說話可得小心些，誰給他護院了！就憑小老子我也是看家護院之人麼？」

白羽田道：「像我們練武之人，除了爲人看家、護院、保鏢之外，還能幹些甚麼？」

鬼娃兒笑道：「那就只有佔山爲王爲寇了，令主人鷹王還不是如此麼？」

白羽田哈哈笑道：「以小兄弟這種年紀，這幾樣你都不能做。」

鬼娃兒笑道：「這不就對了！他們會請我小孩子給他們看家護院麼？」

白羽田道：「那你怎麼會與我家少谷主相遇？」

鬼娃兒笑道：「你提的那件事呀！我是去順手摸他一點，那知卻碰上了小鷹兒，我們君子協定，沒有摸到銀子卻摸到了大姑娘，你說倒楣不倒楣？」

白羽田道：「我奉鷹王之命，要接小兄弟去鷹王谷。」

鬼娃兒笑着搖頭道：「不行！我現在過得滿好，爲甚麼要去鷹王谷？不過我會去的，不是現在。」

白羽田道：「那可由不得你，小兄弟。」

鬼娃兒道：「爲甚麼？我不高興去的地方，誰也不能勉强我！」

白羽田笑道：「那就要看你的功夫了！」話聲中，伸手抓了過來。

鬼娃兒已鬼成了精，怎能被他抓住，閃身已到了白羽田的背後，轉身就勢一脚踹了出去，他這一脚正踹在白羽田的臀部上。

黑鷹白羽田練的是鷹爪功，他在這門功夫上浸淫了二十多年，平常的武林人物很少能逃出他的爪下，想不到今天遇上了鬼娃兒。

鬼娃兒一身兼得兩家之長，千手準提所傳他的千指琵琶手，因有所顧忌，不到危急之時輕易不用，還有南魔介雲甫的滅渡神功，加上又輸入百年來精練元神，是以現在的鬼娃兒出手，不亞於天魔尊者的功力，他這一脚豈是等閒。

白羽田前抓之勢本急，再被鬼娃兒踹出的一脚，他是再也無法刹住前奔之勢，直跑出去三十多丈，撞上了一棵老松就抱了上去，雙手十指齊齊陷入樹幹中拔不出來。

鬼娃兒已到了身側，見狀笑道：「對我一個小孩子何必費這麼大力，瞧！陷進去了，拔不出來了吧！我看你也別費勁了，我來幫你！」轉手從舒丹手中接過一柄劍來，「嚓」的一劍斬下。

所謂十指連心，鬼娃兒這一劍當眞斬斷了黑鷹的十指，只聽他慘叫一聲，甩動着兩隻手跳動着呼痛不止。

鬼娃兒笑向舒丹道：「你可帶有金創藥，賞給他一貼吧！看了滿可憐的。」

舒丹聞言取出金創藥來與白羽田敷上，笑道：「我這金創藥可是我爺爺跑遍了深山大澤採到的靈藥配製，有效得很啊！」

黑鷹白羽田聞言氣得直瞪眼，無奈自己雙手已殘，不接受人家的傷藥也不行呀！只有忍着等舒丹將藥敷好，立即飛奔而去。

潛入地道　火海逃生

鬼娃兒見人走了，他才和舒丹回到長安府城，他們住在東大街西首，離開元寺很近。

兩人方進得客棧，一名伙計立刻迎了上來，滿臉堆笑道：「二位才回來呀？」

兩人循聲看去，見那位瞎老頭西門靜和一位錦衣公子對坐，正在對飲，立即跑了過去，抱拳道：「老前輩，你也在這裡呀？」

瞎老頭笑道：「我這是托人之福，人家這位商公子請的可不是我，是你這位鬼娃兒少爺，怎麼卻來謝我了？」

「請我……」鬼娃兒一點自己的鼻子，繼續道：「那是爲了甚麼？」

問話之間，伙計已經將熱騰騰的大盆燉雞和一斤好酒端了上來。

舒丹笑道：「我不喝酒，鬼大哥，你就賞飯吧！」

「好！」鬼娃兒笑道：「既然有人請我，我也算是半個主人了，哈哈……」笑聲中招呼伙計端來烙餅，舒丹用飯碗連湯帶肉盛着吃了起來。

鬼娃兒喝了一杯酒，笑道：「闊少爺，找我這混混有甚麼貴事嗎？」

那錦衣少年笑道：「沒有事就不能請你吃飯嗎？」

鬼娃兒笑道：「話不是那樣說，你我素不相識，何以會請我吃飯喝酒？」

那錦衣少年笑道：「爲了酬謝你相救舍妹的一片苦心，不可以嗎？」

鬼娃兒笑道：「你是說那晚上的事，我是碰上了，不算一回事，算了！算了！」

錦衣少年倏地瞪眼道：「怎麼算了？舍妹的身體可是你全看到的，除了你娶她之外，她只有去死了。」

「甚麼……」鬼娃兒霍地站了起來，吃驚地道：「要我娶老婆，我才多大呀！」

瞎老人突然插口道：「這倒是好事，鬼娃兒，可別忘了給我一碗冬瓜茶呀！」

錦衣少年笑着一拉瞎老人的衣袖道：「驢伯伯，怎麼能忘掉你呢？放心吧！還有鷹王絕不會放過我們商家的，現在已下了戰書，命我爹在三日內答覆。」

瞎老人笑道：「怕甚麼？有你瞎伯伯在，千軍萬馬也不用怕，懂嗎？」

錦衣少年道：「所以我要求這位小弟弟快些與舍妹訂親，到時也不怕鷹王爲他那不爭氣的兒子出頭了。」

鬼娃兒笑道：「他那兒子不但不爭氣，也可能已沒用了，因爲我已把他給閹了！」

瞎老人一聽，失笑道：「徐凡，難怪人家叫你鬼娃兒，你倒是眞鬼呀！怎麼把人家給閹了呢……」

鬼娃兒笑道：「其實我也不知道。」

他話音方落，一聲長長的馬嘶起自門外……

緊接着從門外面來了四個人，那名伙計站在門邊兒一個勁地對着四人賠笑，哈腰道：「幾位爺，裡邊請！」

這是來了甚麼大主顧？使得店小二如此的卑躬？

滿房子裡的人不由爲之一靜，都轉眼望着這四個人。

他們這四位一位是虬髯漢子，第二位是位面目清秀的中年人，腰佩長劍，最後兩個人也都有三十多歲，全都生得濃眉大眼，英武逼人。

這四個人打從進得門來到如今，沒有向廳中酒客看上一眼。

在這時，鄰座上的四位人物已打量上他們了，互遞了一個眼色，一人站了起來向門口走去。

就當他剛剛走到門口，突然一轉身向那三個同伴遞了一個眼色。

桌上那三個人，六道目光裡飛閃出電般冷芒，右手齊伸，抓住了桌上帶鞘的鋼刀。

那位向外面走的漢子突然回身，動作快得像風，一掌砍在了後面那個年輕人的脖子後面，那小子哼也沒哼一聲，身子往前一衝。

那第三名年輕人較爲機警，他霍地轉身，此刻那擊倒在地之人翻身又起，他閉着眼睛衝了過來，前面那虬髯漢子一把抓住了他，冷聲道：「不可妄動！」

說着，向桌上另外三人冷聲喝道：「你們……」

出手偷襲的那人冷冷一笑，截口道：「小子們，你可聽說鷹王谷這個地方？」

虬髯漢子聞言，一怔道：「你們是鷹王谷的人……」

「鷹王谷」這三個字一出口，立時震住了滿廳的酒客，馬上鴉雀無聲，寂靜一片。

就連那瞎老人也爲之一怔，那位錦衣少年也呆怔在一旁，只有鬼娃兒徐凡像個沒事人兒似的，只往這邊掃了一眼，隨即繼續喝他的酒。

出手偷襲那人哼哼一陣冷笑道：「石大海，你的招子也太不亮了，太過孤陋寡聞了，你就算不認得我們四個，連我們衣襟上的標誌也不認得了，還吃的甚麼給人家看家護院的飯，你不認識我們不要緊，不過我們卻不是衝着你們來的，而是外面馬車裡那個主兒。」

石大海是位見過大場面的人物，江湖也走老了，就這幾句話中，他已恢復了鎮定，冷冷一笑道：「噢！原來如此，敢情是有心人，那容易，說吧！你們來的是甚麼意思，想幹甚麼？」

那位濃眉漢子哈哈笑道：「很簡單，我們想把車裡那位留下來，隨我們回轉鷹王谷跟我們少谷主成婚，怎麼樣？」

石大海笑了，他笑得是那樣的瀟灑，道：「原來是鷹王谷的人，仍然改不了劫殺、綁票，下九流的賊，我看你們眼珠子是讓狗吃了，你們把車中人當成甚麼人了，那是我家老爺，能跟你家少谷主成婚麼？」

那四人一聽車中坐的是商老九，倒是眞的怔了，那漢子道：「管他是甚麼人，抓住一個算一個！」

話音剛落，從店外突然進來了一位老太太，冷聲道：「神眼鷹，你們連我老人家也不放過麼？」

這一來，那四個人可全都傻了，那出手偷襲的那人一怔，臉色一變，失聲道：「徐大娘！」

徐大娘微微一笑，冷然道：「洪老四，想不到你神眼鷹老眼還沒有花，還認得出你徐大娘來，十三鷹從不落單，怎麼你今天落了單了？」

桌上那三個人中，其中一虬髯漢子接口道：「老太婆，我們這裡還有三個呢！」

徐大娘一眼掃了過去，臉色一變，笑道：「我老婆子眞個是老了，竟然沒有瞧見另外三位也在這兒呢！」

桌上三個人中，那虬髯漢子人稱痲面鷹聞言，一笑道：「徐淑萍，你哪裡是老了，分明是如今跟着了財神爺有了撐腰的了，還能把我們哥兒幾個放在眼裡麼？」

徐大娘手中的鐵拐杖猛地一頓，道：「啊！原來是痲面鷹趙千趙老二呀！這麼說我老婆子可擔當不起，自從我那老不死的失踪之後，我老婆子沒得混了，只好進商家給人帶孩子找碗飯吃，既然你四位都在這兒，那就好說話，我家小姐早在五六天前就不見了，不知跑哪裡去了，我們這就是出來找她的，等找到之後，一定會給畢老大一個交代的。」

痲面鷹趙千冷冷一笑道：「徐大娘，我們是奉命差遣，身不由己。」

徐大娘道：「我家姑娘確實是出走了，人去了哪裡也不知道。」

痲面鷹趙千冷聲道：「你也知道鷹王的脾氣，這樣子我們回去無法交代，要不徐大娘跟我們去鷹王谷走一趟。」

徐大娘臉色一變，冷聲道：「四位，這……」

痲面鷹趙千點頭道：「沒錯，就是這樣。」

徐大娘手中鐵拐杖又是一頓，道：「甚麼事都好商量，唯獨這件事……」

痲面鷹冷笑道：「你衡量着辦吧！」

徐大娘又把鐵拐杖一頓，冷然道：「不用衡量，畢維揚費了很大的力量找我們夫婦，現在徐宗翰失踪了，只留下我老婆子他還不放過，今天說甚麼都沒有用，除非我血濺屍橫先躺下！」

痲面鷹趙千見狀，冷哼一聲道：「徐大娘，我們念你是婦道人家，不便和你胡扯，滾吧！」

鐵拳無敵石大海突然一瞪眼，怒喝一聲道：「我就不信十三鷹有多厲害，老子今天得試試！」

「既是這樣，」痲面鷹趙千神情冷肅，煞威逼人地道：「貓頭、神眼、雙尾，你們三個人就去成全了他吧！」

另外三人聞言，各持兵刃，並肩走了過來。

酒客一見雙方要起衝突，發出了幾聲驚叫，忙不迭往外急走，擠成了一堆，爭着向外跑。由此看來「鷹王谷」的名頭之懾人，可想而知。

鬼娃兒和瞎老人竟然對店中所發生的事似乎沒有看見也沒聽見似的，卻在拚起酒來。

殺手三鷹漸漸地已逼近石大海，這時的石大海鋼髯怒張，蓄勢以待，眼看着一場血戰就要發生，血濺橫死之事即將出現。

突然，一聲清冷嬌喝，起自鬼娃兒身畔，喝道：「慢着！」

場中的鷹王谷四鷹及春風得意樓的人全部都聞聲一怔，幾十道目光一起投向那錦衣少年。

那錦衣少年將頭巾拿下，露出了滿頭秀髮，站起身來走了過去，秋水般的目光中，威煞逼人。

徐大娘一見，驚叫一聲道：「姑娘，你在這裡呀！害得我們找得好苦啊！」

這位姑娘走過去先扶住了徐大娘，急急地道：「乳娘，你怎麼也出來了？」

徐大娘拉住了那姑娘，笑道：「小姐，跟乳娘回去吧！」說着，往外就走。

痲面鷹趙千突喝道：「站住！」

那姑娘倏地回身站住，嬌叱道：「你大呼小叫的幹甚麼？」

痲面鷹趙千笑道：「這家客棧中的人誰都可以走，就是妳不准走。」

姑娘道：「誰說的？」

痲面鷹趙千道：「我！」

姑娘怒叱道：「你是甚麼東西！」

痲面鷹趙千冷笑道：「我們是鷹王谷來的殺手十三鷹，奉命前來接小姐去的。」

姑娘嬌笑道：「好哇！我跟你們去，不過我家中這幾個人得放他們走。」

「小……姐……」徐大娘高聲呼叫。

石大海也急叫道：「小姐……你千萬不能……」

姑娘冷冷地道：「好了！你們都不用說了，我的脾氣你們知道，我所決定的事是從不會改變的。」

痲面鷹趙千陰惻惻地一笑，道：「想不到商老九有這麼一個明白事理的女兒，行！一句話，只要你願意留在這裡，貴府中人等我弟兄一個不動。」

俏姑娘美眸冷芒掃視了痲面鷹趙千一下，冷然道：「我要弄清楚你們鷹王谷究竟請我去幹甚麼？」

痲面鷹趙千從懷中摸出一封信來，一揚道：「姑娘現在不必多問，我這兒有一封信讓徐大娘帶回去交給令尊，他一看也就知道了。」

姑娘也沒有再問，伸手接過那封信遞向徐大娘道：「乳娘，拿着這封信，你們趕快回去吧！」

徐大娘沒接，她此刻淚眼婆娑，悲聲叫道：「小姐……」

那姑娘突喝一聲道：「拿去！」

徐大娘顫聲道：「小姐，我奉老爺之命帶着龍虎四衛來找小姐，要是空車而回，我徐淑萍有甚麼面目去見老爺！」

那姑娘冷然道：「乳娘，事不得已，是可以通權達變的。」

徐大娘毅然道：「不！徐淑萍奉主人之命帶着龍虎四衛來接小姐回府，要是空車而回，我有甚麼面目去見主

人？再者我徐淑萍當年受主人活命大恩，現在只有捨身衛主，哪有棄主而遁之理，我徐淑萍也不是貪生怕死之輩，不惜流血五步，願放手一拚！」

趙千冷冷一笑道：「豪語，豪語！徐大娘幾時學得如此豪情萬丈了？我兄弟自會成全你，放馬過來吧！」

痲面鷹說着霍地轉過身來。

姑娘冷喝道：「乳娘，妳敢不聽我的！」

徐大娘顫聲道：「小姐，老身不敢！」

姑娘冷聲道：「那就把信接着，帶着他們馬上走！」

徐大娘仰天一聲悲嘯，道：「小姐，老身知道妳是一番好意，可是我斷無空車而回之理，罷！罷！罷！趙老二，當年我逃脫了你們的毒手，今天我這條老命交給你們了！」話落，一舉手中的鐵杖，就砸向自己的頭頂。

她出手疾快無比，就是站在最近的俏姑娘也來不及阻攔，眼看着這一鐵杖砸下，馬上就是頭碎腦裂，命喪當場。

一個清朗的話聲出自鬼娃兒之口道：「老人家，這是何苦！」

話聲中，只見他微一揚手，一道白光脫手飛出，電射而至，正撞在徐大娘那右手肘上，「嗆郎郎」鐵杖墜地，徐大娘的一條右臂倏地也軟軟垂下。

緊跟着神眼鷹洪旭洪老四「哎喲」一聲驚叫，「叭」地一聲，一物落在桌上，看去乃是一個雞腿骨。

原來是那根雞腿骨打中了徐大娘的右臂，又回撞打在了洪老四的右眼角，登時出血。

這麼一來，徐大娘和那俏姑娘、龍虎四衛，還有「鷹谷四鷹」全都以驚訝的目光一起投射向瞎老人。

鬼娃兒此刻仍手持一根雞腿轉過身來。

瞎老人哈哈笑道：「你們看我幹甚麼？我瞎子可沒有那麼高的能耐！」

鬼娃兒笑嘻嘻地道：「你們在這裡吵吵鬧鬧，煩人不煩人？這樣吧！讓我做個和事佬如何？」

痲面鷹趙千濃眉一軒，目光如冷電，喝道：「原來是你這娃娃，你要插手趟這池渾水麼？」

鬼娃兒笑嘻嘻地道：「這麼說太難聽了，只能說不願給這家悅來客棧沾上血腥，想做個和事佬而已。」

趙千道：「你打算怎麼個和事法？」

鬼娃兒笑道：「很簡單嘛！請你們放這幾位上車離去不就沒事兒了麼？」

趙千冷冷一笑道：「你這不叫和事，你是讓我們鷹谷四鷹淨賠不賺！」

鬼娃兒笑道：「好說！憑你們鷹王谷殺手十三鷹，近二十年來殺了多少成名的人物幾時賠過，今天小賠一次算得了甚麼？」

痲面鷹趙千一聽，臉色猛地一紅，旋即轉爲煞白，狂笑了幾聲道：「好你個娃娃，你才多大，知道的事情還眞多呀！」

鬼娃兒笑道：「不多，不多！你娘偷人養漢的事我可不知道！」

趙千一聽小孩罵上了，氣得他面孔轉爲煞白，哼了一聲道：「小雜種，我看你是活膩了！老三，你去成全這位朋友吧！」

貓頭鷹武順聞言，唇邊泛起了一絲陰狠的笑意，邁步逼向鬼娃兒的座頭。

舒丹見狀，已移向瞎老頭身邊，瞪大着眼望着貓頭鷹武順。

鬼娃兒仍然在啃着他的雞腿，喝着他的酒，坐在那兒一動沒動。

貓頭鷹武順幾步便到了桌前，望着鬼娃兒陰惻惻地一笑道：「娃兒，有甚麼話要說麼？」

鬼娃兒衝着他一笑道：「有一句。」

武順道：「有屁快放！」

鬼娃兒笑道：「我賭你看不到日落的景色，信不信……」

「哈哈……」武順一聽，不禁仰天大笑，笑聲中，只見他右腕疾翻，白光乍閃，鋼刀已然出鞘，朝着鬼娃兒的咽喉平削了過去。

徐大娘見狀，急急驚喝道：「小心！」

鬼娃兒含笑應了一聲道：「謝謝。」

話音未落，也沒有人看清楚是怎麼回事兒，貓頭鷹武順突然一聲悶哼，左腿往後一撤，腰往前一弓。

他這麼腿一撤，腰一弓，自然就影響到他右手刀的速度與準頭，右手刀的削勢爲之一頓。

就這麼微微一頓，鬼娃兒正好喝完了一杯酒，酒杯往桌上一放，「砰」然一聲，鋼刀碰上了酒杯，「砰」然一聲擊到了桌子上。

鬼娃兒右手順勢那麼一揮，正打在了貓頭鷹的面頰上，他頭一仰，蹌跟着往後退去，撞倒了一張桌子，人倒了，把桌子也壓壞了，杯、盤、酒、菜灑了一地。

鬼娃兒這幾下疾快無比，一氣呵成，而且是輕描淡寫漂亮瀟灑，不帶一點火氣，威震江湖的貓頭鷹就這樣躺下了。

徐大娘等人簡直看直了眼。

這位小娃兒才多大年紀，是甚麼人調教出來的？一出手就放倒了陰狠著名的貓頭鷹武順。

剩下的三鷹見狀，傻了。

陡然一聲暴喝，十三鷹中的老么雙尾鷹石典出了手，人如旋風般縱到，鋼刀平削，仍取鬼娃兒的咽喉。

鬼娃兒笑道：「怎麼？還要試試呀！」

他說着，順手把桌上那盆滾燙的雞湯平推了出去，「噹」地一聲，雙尾鷹這一刀正砍在那盆雞湯上，盆碎湯

灑，濺了石老么一頭一臉，鬼娃兒仍然是紋風不動，石老么卻禁不住往後一仰身。

就在這時，突然一隻酒杯飛起，「嗆」地一聲打在石老麼的刀上，刀鋒向下一斜，正扎在他的小肚子上，他悶哼了一聲，臉馬上白了，丟了刀，雙手捂着肚子縮在地上。

痲面鷹趙千見狀，臉色大變，霍地提刀站起。

鬼娃兒笑嘻嘻地道：「怎麼？你也想試試？」

趙老二氣得一口牙咬得「格格」作響，道：「今天算我弟兄走眼了！朋友，你報個萬兒？」

鬼娃兒聞言一翻眼，道：「萬兒？甚麼萬兒呀？難道你們人傷了還要錢？那過去被你們所殺的人，你可給過錢沒有？」

趙老二聞言微一搖頭，道：「你不懂不要緊，只讓我弟兄記住就行了！」說着轉身揚手道：「老四，扶起老三，咱們走！」

他說着，走過扶起了老三武順，四個人成了三個人，瘸着拐着出了悅來客棧而去。

這時，徐大娘等人並沒有走，反向鬼娃兒桌前走了過去，徐大娘朝着鬼娃兒肅然施了一禮，道：「小兄弟，承蒙仗義伸手，大恩不敢言謝，請問大號？」

鬼娃兒笑了笑道：「老人家，萍水相逢何必非問姓名不可？」

徐大娘爲之語塞，吶吶地道：「可是……」

一陣香風颯然，俏姑娘已到了鬼娃兒身旁，美眸緊盯着鬼娃兒道：「你爲甚麼這麼吝於示人姓名呢？」

鬼娃兒道：「諸位，爲甚麼非問不可呢？我也不知道，不過大家都叫我鬼娃兒，這名字很難聽吧！」

那身着長衣的俏姑娘聞言，嬌叱道：「你本來就是個鬼嘛！不說拉倒，咱們走！」

徐大娘和那龍虎四衛雖然有些爲難，也只好跟着走了。

＊　＊　＊

春風得意樓是西北財神商老九所建，自然是宏偉壯麗了，此刻大廳中燈火通明，商老九爲了找回來最親愛的女兒而高興，設宴祝賀。

酒宴中，商娟依偎在老父懷中，細說遇到鬼娃兒之事。

商老九笑道：「你找到他了？」

商娟嬌聲道：「我想要找的東西沒有找不到的，不過卻碰上了鷹王谷十三鷹的四位，他要劫女兒去鷹王谷。」

商老九道：「鷹王谷有甚麼好的，哪有家裡好！」

商娟道：「但是他們要劫的，幸好徐大娘和石大叔他們趕到了。」

商老九愕然道：「動手了麼？我猜你們絕對打不過他們。」

商娟道：「可是他們並沒有把我劫去呀！」

商老九道：「快說是誰幫了你們的忙？」

徐大娘插口道：「是個叫鬼娃兒的孩子。」

「孩子……」商老九道：「甚麼孩子？他有多大年紀？」

石大海道：「看樣子不過十三四歲，手下可眞俐落。」

商娟俏臉一紅，道：「那天在樓上救我的也是他，一身紅衣，項帶金圈，就像書上的紅孩子一樣。」

商娟言中之意，當然是對鬼娃兒起了愛慕之心了。

商老九久走江湖，人都成了精，對女兒言中之意，他當然聽得懂，笑了笑道：「可惜年紀太小了點！」

商娟衝口道：「人家才比他大兩歲，不算小了麼……」話一出口，方覺自己太那個了，不禁羞得她霞飛雙腮。

商老九哈哈大笑道：「我女兒都不嫌小，我又挑甚麼，哈哈……」

就在他笑聲未歛之際，突然「砰」的一聲，廳門開處，當門立着四名灰衣蒙面客，在四人之後又是六名灰衣蒙面人，他們分兩排守住廳門，不進不退，不言也不動。

跟着，大鳥一般一人飛降在大廳門口。

那人是一身金衣，金罩蒙面，身軀十分高大，面罩中只露出雙目，他們同樣的戴着一頂振翅欲飛的鷹冠。

商老九見狀，已知來的是甚麼人了，先使眼色命徐大娘趕快帶走愛女，方起身道：「想不到，想不到！鷹王大駕會降臨春風得意樓！」

金衣人冷然道：「無事不登三寶殿，今天本人來到春風得意樓是有兩件事請托。」

商老九笑哈哈地道：「鷹王請吩咐！」

金衣人冷然道：「第一件，我要向你借點銀子應急。」

商老九笑道：「好辦，不知鷹王你要多少？太多了，我雖有財神之稱，可不是眞的財神可以化無爲有。」

金衣人道：「不多，只須五千萬兩就可以了。」

「哎呀！我的娘呀！」商老九失聲叫了一聲，面現苦澀，道：「鷹王，你老人家要這麼多呀？叫我到哪裡去找呢？」

金衣人追着問道：「商老九，你可答應？」

商老九苦笑着道：「鷹王，商老九也在江湖上混過多年，這麼大的一筆數字，你叫我怎麼去弄？」

金衣人冷聲道：「這麼說你是不答應了？」

商老九道：「少一點還可商量，這麼大的數字……」

就在商老九遲疑難決之際，從廳後突然出來了鬼娃兒，朗聲道：「九爺，答應他吧！」

商老九仍然遲疑着道：「這……這個……這個……」

鬼娃兒笑道：「眞是善財難捨，我答應了。」

金衣人冷喝道：「你是甚麼東西？」

鬼娃兒道：「人嘛，你說甚麼東西？快說第二件事是甚麼？」

金衣人冷聲道：「我向你要一個人。」

鬼娃兒道：「你要甚麼人？」

金衣人斜睨了鬼娃兒一眼，道：「你是甚麼人？作得了主麼？」

鬼娃兒道：「你別管我是甚麼人，作得了主就成。」

金衣人冷然道：「我們要你家三小姐跟我們去鷹王谷。」

鬼娃兒道：「幹甚麼？你們鷹王那麼大的年紀了，還想要人家姑娘，怎麼老牛吃青草呀！不要臉！」

金衣人被罵之下，怒聲道：「要她和我家少谷主成婚。」

鬼娃兒哈哈大笑道：「露出馬脚了，你是甚麼人？冒充鷹王，要錢還要人，太過分了！憑着你小老子在場，人和錢都不給，有甚麼能耐使出來好了！」

金衣人冷冷一笑道：「小娃兒，你向我們挑戰？」

鬼娃兒笑道：「我可沒有說一定要打，你們不服的話可以動手。」

金衣人聞言，嘿嘿笑了兩聲，道：「禿鷹聽令！」

禿鷹黃覺立即出隊，道：「屬下在！」

金衣人一指鬼娃兒，道：「去教訓他，但是別殺他！」

看樣子金衣人雖不是鷹王，在鷹王谷可能有着很大的權力，他說話簡短而有力，生硬得很。

鬼娃兒絕頂聰明，他由金衣人生硬的說話中已推斷他必是第一次進入中原，性情也必然火爆。

禿鷹黃覺接令即行，邁步場中。

這時的徐大娘和商娟姑娘聞知鬼娃兒和對方叫上了陣，也都下樓來觀看。

大廳之內，敵我分據兩端，鷹王谷的人在大廳正門內丈餘的地方，商家的人在廳後門丈餘處。

這間大廳寬有七丈，長足十二丈多，因此正中空着七丈以上的地方，無形中成了搏戰之場。

禿鷹前行，鬼娃兒亦迎向前去。

須知鷹王谷的殺手十三鷹的功夫，在武林中來說，已是罕遇敵手。

鬼娃兒連傷三鷹，第一是敵人對他輕視，第二是他鬼主意多的關係，眞要動起手來，鬼娃兒可以力敵四鷹，人再多了，他也沒有取勝的把握。

現在他決定先斬他們的黨羽，以寡敵衆，可先在衆寡上求個均衡。

禿鷹和他相距丈餘之處停步，禿鷹冷地道：「娃娃，亮兵刃，動手！」

鬼娃兒笑嘻嘻地道：「你家小少爺自從入江湖，從不用兵刃，對你也不能例外。」

鷹王谷十三鷹各有其霸道的兵刃，且在兵刃運用上很少有人破得，可惜他遇上了南魔的唯一傳人，而且南魔在地穴中苦思二十年，把他們兵刃的破法一一註明在一本小册子上，鬼娃兒自然習過練過。

現在他以赤手應敵，氣壞了禿鷹黃覺。

他冷笑了兩聲，轉身肅立對那金衣人道：「屬下可否也不用兵刃？」

金衣人道：「當然！他小你大，他不用你也不用，要用叫他先用。」

禿鷹黃覺躬應，轉身重對鬼娃兒道：「我們就赤手空拳打吧！」

鬼娃兒微一點頭，道：「好，但是我們之間不是印證功力，乃是敵我之戰，所以請閣下多加小心，在下出手不會留情的喲！」

禿鷹冷冷一笑道：「娃娃，別害怕，我不殺你，但要傷你傷得很重。」

鬼娃兒笑道：「盼閣下盡展所學，請！」

禿鷹黃覺也說了聲：「請！」便不再開口，目注着鬼娃兒一動不動。

鬼娃兒仍然滿不在乎地挺着胸脯，邁步逼將上來。

須知高手相搏，動負於靜，靜必制動，如今鬼娃兒竟邁步前逼，乃是以己之動迎敵之靜，令商老九及龍虎四衛們心中大爲不安。

禿鷹黃覺在十三鷹中較冷酷，是以他的冷靜功夫勝人一籌，他見鬼娃兒逼近，心中暗喜，頓時提聚功力相待。

須知殺手十三鷹所練的乃是極爲惡毒的「血氣功」，如被擊中一掌，漸漸的血枯而死。

禿鷹黃覺的功力只有五成，他將功力提聚於雙掌之上，刹那之間，掌心及掌沿已透紅雲。

鬼娃兒早已決定速戰速決，以南魔所傳秘訣，運起滅渡神功，暗中提聚了六成功力又向前衝近了三步。

現在兩人相距七丈左右。

按理禿鷹此刻本應該提掌平胸，立即推出才對，哪知他竟然動也不動，他那已佈滿血氣的雙掌，此刻竟然變冷，他不由大驚失色。

原來當鬼娃兒向他大步逼近時，禿鷹猛覺一種强勁無倫的劍罡激射而至，竟將自己衝刺得不前，但是他不能退，也不敢退。

他若不退，那强勁的劍氣正如同利刃穿體而過，所幸他已運起了血氣功相阻，這麼一來，他雖可不退，但已無力擧掌迎敵了。

此時的禿鷹雙掌連掌背都變作赤紅，但卻依然無法分心出掌。

不過鬼娃兒進逼之勢也被「血氣」所阻擋。

當他感覺到前途受阻甚重時，雙目神光陡射，他那雙目神光逼視之下，竟使黃覺身軀兀自寒顫起來，此時立刻震驚了全場。

金衣人目光也射出了一股寒煞之氣，緊盯着鬼娃兒。

只見鬼娃兒已走近禿鷹，他緩緩提起左掌，此刻的禿鷹身軀顫抖得更厲害了。

金衣人看出情形不對，沉聲喝道：「黃覺出手吧！」

金衣人這一聲斷喝，暗中傳出了「鷹魔嘯」的功夫，頓時將包圍在禿鷹全身的滅渡劍罡衝破了一綫。

禿鷹突覺身上一輕，知道良機不再，狂喝一聲，揚起右掌劈了下來，端的是捷逾石火閃電，右掌直插向鬼娃兒的前胸。

鬼娃兒乍覺劍罡中裂，暗自冷笑，因爲那中裂的現象只是瞬間的事，很快地又彌補了上來，同時自己一身毫無半點空門或破綻，而對方早已現出十多處致命的地方，並知對方必在金衣人暗中相助下作生死一擊。

於是他施展出十成的滅渡神功和千指琵琶手的功夫，左掌「穿雲撥月」迎上，右掌一閃而回，曲指彈了回去。

旁觀者只見二人久持不下，突然之間乍合又分，鬼娃兒已飛退丈外，究竟他們誰勝誰負，以及他們如何出的手皆未看清。

但是刹那之後，他們明白了。

因爲鬼娃兒笑嘻嘻的已站在商老九的身旁。

而那位禿鷹黃覺他沒有移動，如同鐵鑄一般定在當地，雙掌上紅暈已退，面色卻蒼白得怕人，足下已陷入青石磚地下五寸有餘。

可是他仍然沒有移動，也不開口。

藍鷹萬永年和禿鷹黃覺之間交情甚厚，上前去打算扶他回來。

現在的情形十分清楚了，禿鷹敗了，而且敗得很慘，竟敗在一招之下。

金衣人突然沉聲喝道：「藍鷹，動不得他！」

金衣人朝禿鷹走了過去，倏然出掌，掌心貼於禿鷹的後心，禿鷹突然一張嘴，噴出了滿口血雨，眼睛一翻，仰身而倒，人已死了。

金衣人怒瞪着鬼娃兒，道：「小子，難怪你很難纏，原來是南魔的門下，我們退！」

鬼娃兒笑道：「你小子放邪屁！南魔已失踪江湖二十年，那會有甚麼門上門下，小子是他師弟，聽說他已被你們所害，快還我大師兄命來！」

他這是虛張聲勢，打算嚇走那些人，頓脚欲往外竄。

商老九拉住他道：「我看那金衣人既非畢維揚，定是毒梟陰若水，小心廳外已被他佈下毒陣，不可外出……」

話音方落，廳外陰若水已怒喝道：「商老九，你以爲不出廳來就平安了嗎？」

鬼娃兒接口道：「陰若水，你王八蛋！憑着你會下毒是麼？告訴你，小老子就是不怕毒……別拉着我嘛！」

其實誰也沒有拉他，他只是虛張聲勢而已。

果然廳外的陰若水怒聲道：「小東西，你可能不怕毒，商家的老少不能說不怕毒吧！你沒想到吧，老夫可以放火燒掉你們這如意樓！」

鬼娃兒一聽，暗自着急，連忙悄聲道：「商老九，你這裡可有地道？」

須知春風得意樓地在街東親仁坊附近，爲當年郭子儀全盛時期的住宅，那時的大官爲了自身安危，大多築有地道。

是以商老九點了點頭。

鬼娃兒道：「快些，悄悄打開暗門全躲進去，快！」

他一邊又輕笑道：「你敢嗎？告訴你，如意樓靠近將軍府，只要這裡冒起煙火星兒，到那時，只怕你要夾着尾巴溜得比兔子還快！」

他這兩句話像一棍子打中了蛇的七寸上，使對方半天沒有出聲。

過了有半天的工夫，陰若水氣呼呼地道：「告訴你，小雜種！老夫就放上一把火，看誰能拿老夫怎麼樣！」

鬼娃兒笑道：「好哇！你家小老太爺靜等火化，你小子就放把火給我瞧瞧！」

他話中之意似在逼着對方放火。

陰若水沉聲喝道：「小雜種！你可不要逼老夫！」

鬼娃兒罵道：「老走狗，老奴才！老王八蛋！憑你敢呀？呸！」

陰若水狠了狠心，沉聲道：「老夫豁上了，放火！」

突然有一人揚聲道：「不好！」

一聲放火，火光已自四面八方出現，從火光中發現，敵人足有二三十人之多。

陰若水一楞道：「怎麼啦？」

另外一人道：「將軍府已調動了人馬來救火了！」

陰若水似乎一呆，急聲道：「藍鷹，帶着你的人速回鏢局，免得引起衝突！」

藍鷹萬永年應了一聲，火光中，人影飛閃而去。

陰若水又急聲道：「獨眼鷹，你領着衆人也快走！盡可能避開將軍府的人！」

石大海怒聲道：「媽的，咱們跟你們拚了！殺一個够本，殺兩個有賺！」

鬼娃兒插口道：「胡說，若不能一擧消滅鷹王谷，我們就賠定了。」話音一頓，接着又道：「所以現在只有一個辦法，走！」

商老九道：「小兄弟，上面是火，地道中又無退路，我們無異已是網中之魚，要走怎麼個走法？」

鬼娃兒眉頭一挑，沉聲道：「快，由石老大開始，用水澆透全身，再找些棉被也用水濕透，然後帶上乾糧和水袋。」說着，又朝徐大娘道：「大娘，小姐就交給妳了。」

大家如言辦理，鬼娃兒以水澆透後，才道：「水濕汗巾，包起頭髮來！」

一切辦妥，他又道：「上面大廳的棟樑尚未焚毀，不致斷落下來，我們就向火中逃出宅去，這樣必然出於那批高手們的意料之外。」

商老九驚奇地道：「小兄弟，你怎麼懂得這麼多？眞有你的。」

鬼娃兒笑道：「這些都是谷大哥教我的，不然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說着，又查看了一遍，道：「如今我們已是生死一髮的時候了，各位，千萬不能慌張，我斷後，龍虎四衛打頭，預備好，走！」

他一聲喊「走」，石大海右掌推開地道門戶，當先竄了出走。

熱海火煙，隨之騰捲上昇，繼之卻捲向了地道。

因爲大廳內在大火之下空氣已稀，煙火自然捲下，徐大娘護着商娟方衝出去，立即雙掌齊推，又將煙火逼飛上昇數尺，鬼娃兒乘機躍出。

火更大，煙亦濃，捲了下來。

鬼娃兒雙拳掄出，好大的功勢，硬把煙火推出丈外，他這才隨手關上了地道門戶，又揮掌擊斷了大樑，壓住了那地道門戶。

就當他們平安的闖進花園，得意樓這時亦坍塌下來。

得意樓坍塌的聲音，加上直衝半天的大火和濃煙，映得半邊天一片赤紅，於是驚動了整個長安城。

鑼聲亂響之下，將軍府的兵丁及長安城中的市民，離得近的都趕來救火。

無奈火勢已成燎原，春風得意樓的屋宇皆已被火吞沒。

幸好，商老九帶着龍虎四衛，連同女兒，總算闖出了火海。

呼喊聲，奔跑聲，大街上一片雜亂。

* * *

這時在飛鷹鏢局的密室中，點着一盞明燈，不少人分立兩旁。

中間上首坐着一位高大漢子，長髯飄胸，乍看去卻有幾分王者風範，他此時冷冷地道：「這算什麼？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後患無窮，你們非但功虧一簣，簡直莫名其妙，還損失了一員大將。」

金衣人向上躬身道：「事情本來進行得十分順手，哪知半路上冒出個鬼娃兒，事情就砸了。」

「鬼娃兒？」那位高大漢子道：「我聽說過，最近常找咱們的痲煩，你可摸過他的底？」

陰若水道：「當然是問了。」

原來那高大漢子乃是鷹王，爲了這件事，鷹王親自出動，可見事情的嚴重。

鷹王冷聲道：「他怎麼講？」

陰若水道：「他那滅渡神功已有七成火候，他說是南魔的小師弟……」

鷹王沉吟了一陣，喃喃自語道：「莫非那老兒還沒有死……他叫什麼名字？」

陰若水道：「他不說，卻自稱鬼娃兒。」

鷹王哼了一聲道：「這娃兒是個痲煩，十三鷹聽令！」

殺手十三鷹已去其三，現在只剩下十人了，聞令應了一聲。

鷹王肅然道：「我令你們全力捕殺此子，不限時間。」

話聲一落，人就轉向後房，退走了。

* * *

商老九等人趁着大火之夜逃出了長安城，到了終南山下一座莊院中，這裡是商老九的別業，人說狡兔三窟，商老九在長安城內，總有十多處之多。

當他們進入這座莊院之後，暫時總算安全了，不過鬼娃兒卻不見了，沒有人知道他什麼時候走的，去了哪裡？

這時飛鷹賭場又開始營業了，而且殺手十鷹分開埋伏在賭場周圍，這又是陰若水的傑作，他們要捕殺鬼娃兒。

可是一連七天都沒見鬼娃兒的影子，就只出現了個化子打扮的小姑娘。

這小姑娘也够鬼的，她以十兩二十兩東下一把，西下一把，贏一二百銀子就溜，等他們追出去時，人就不見了。

那第八天晚上，二更已過，飛鷹賭場中正熱鬧中，鬼娃兒來了。他先四下裡察看了一遍，人才進入東廂，他四下打量着，正尋思着如何搗亂時，突然傳來一陣銀鈴般的笑聲，看時，竟然是小丫頭舒丹。

鬼娃兒心中一動，暗忖：「這丫頭也來了，好，她既在此，定然好戲連場。」

心念動處，就站在一旁看戲……

舒丹突然高叫一聲道：「一千兩，下天門！」

庄家是位瘦長漢子，奇怪地問道：「銀子呢？」

舒丹從人縫中鑽了出去，雙手一插腰，仰起着臉，冷聲道：「怎麼？本姑娘還會賴皮不成！」說着，邁步走了過去。

庄家看樣子有些爲難地道：「小妹妹，不是這麼說法，賭場有賭場的規矩，講究的是現金交易，賒欠免談，姑娘既有銀子，何不放在桌上。」

鬼娃兒向前一擠，格開了舒丹，懷中掏出銀票，庄家正好丟下骰子，他往桌上一拍，道：「錢來了！」

他在拍下之時，兩個骰子仍然轉動未停，庄家哼了一聲道：「收下了！」

他話聲方落，骰子停住了，庄家也怔了，原來打出的骰子肯定是個九在手，現在六點換成了四點，變成了七對門。

翻開牌來一看，庄家是虎頭對人牌，虎頭九。

鬼娃兒翻開牌來一看，見是一對板櫈，他罵了一聲道：「他媽的，八點！」

庄家一聽天門是八點，心中一高興，伸手過來抓銀子。

冷不防鬼娃兒按住了，笑道：「你那九點不能吃我這八點。」

庄家一怔，道：「爲什麼？」

鬼娃兒把兩張牌一翻，笑道：「八點不錯，可是一對豹子，你能吃嗎？」

庄家細看之下，長吁了一口氣，道：「賠你就是了。」說着，賠出了一千兩銀票。

鬼娃兒搖頭道：「不够！」說着，攤開他那張銀票，揚起向四面一晃，又道：「你看清楚再賠。」

庄家仔細一看，立時之間傻了，額頭上冒起了冷汗，原來鬼娃兒那張銀票乃是黃金一千兩，他以白銀一千兩相賠，怎麼會够……

庄家傾其所有，櫃面上也不過三千兩，還差得多呢！

就在這時，賭桌四周已站定了十個人，正是鷹王谷十鷹，他們包圍住了鬼娃兒。

場主捧着兩個金元寶放在鬼娃兒面前，笑道：「請驗收。」

鬼娃兒神態從容地將銀票、元寶往懷中一塞，身形突地向下一矮，人已躲入桌子底下。

此時十鷹一齊撲了過來，不過他們卻撲了個空，一怔的瞬間，忽聽鬼娃兒笑道：「幹什麼？輸了不服要搶呀！」

痲面鷹怒喝一聲道：「你小子走不了的，追！」

十鷹聞言，分從窗戶大門各個地方追了出去。

鬼娃兒逃出了飛鷹賭坊，他知道自己在鷹王谷人的追殺下，眼前在長安已沒法待下去了，所以他出了長安城，直奔東南。

天亮時，他進入一家酒樓，叫了飯菜，正待坐下吃飯，忽見門口人影一閃，有人探頭進來，他見到鬼娃兒立即縮頭轉身。

鬼娃兒見情勢有異，追到門口一看，見是小丫頭舒丹，他不禁笑道：「怎麼是妳呀！」

舒丹笑道：「我也沒想到是你呀，怎麼跑來這裡了？」

鬼娃兒笑道：「殺手十鷹他們要殺我，怎能不跑，嗨！妳不是找妳爺爺的麼？怎麼跑來這裡？」

舒丹笑道：「我爺爺來了這裡，我當然也跟着來了。」

鬼娃兒道：「好！從現在起，妳是我的小媳婦兒，跟定我好了，快進來吃飯吧！」

於是二人就進入酒樓，飽飽地吃了一頓，然後兩人仍向東南奔去，一路上兩人說說笑笑，並不寂寞。

第三天的午後，他們已到了龍駒寨，因爲天色尚早，就只打個尖又向前走去，準備趕到武關再休息。

走着，走着，天色黑了下來，而且這一帶是一層一層的高山，一叢一叢的森林。

舒丹道：「鬼娃兒，武關快到了吧？」

鬼娃兒道：「鬼丫頭，我不知道。」

舒丹一副疲憊的樣子，道：「鬼大哥，我累了。」

鬼娃兒道：「在這荒山野地間，住哪裡？」

舒丹道：「找個山洞就可以了，還講究什麼呢？」

這是一片不太高的山巒，小湖畔上方是一個懸崖，懸崖間有一個山洞，洞口十分整齊，看樣子過去似曾有人住過。

鬼娃兒縱聲大笑道：「哈哈……今夜可以不必露宿了。」

舒丹徑直向山洞奔去，突然她停住了，立即返身縱回，伸手拉着鬼娃兒，低道：「鬼哥哥，洞中好像有人。」

鬼娃兒哼了一聲，提聚起功力向洞中走去，到了洞口二人停下，側耳凝神聽去。

舒丹訝異地道：「咦？奇怪，怎麼又沒有了？」

鬼娃兒道：「妳聽到了什麼聲音？」

舒丹道：「一陣輕響，好像是人的衣衫由壁上拂過的樣子。」

鬼娃兒小胸脯一挺，昂然道：「怕什麼？大不了打一架，走，進去！」

舒丹遲疑道：「我有點害怕……」

鬼娃兒道：「你如害怕就退後兩丈，待我進去看看。」說着，邁步走進洞中。

洞中卻還乾燥，空無一物，但在洞中左側角落裡有一團東西，仍在蠕而動。

鬼娃兒卻也不禁大吃一驚，運起功力，提掌欲待劈出之際。

忽聽那團東西發出了一聲呻吟。

鬼娃兒心驚之下，仔細看去，見是一個老乞丐，似乎是生了病，連忙走近前去探視。

當他彎下身去翻動那老乞丐的同時，驚叫一聲，躍退兩丈，驚訝道：「老前輩，怎麼是你……」

老乞丐不呻吟了，突然大笑起來，而且笑聲震人耳鼓，笑道：「哈哈……哈哈……鬼娃兒，我老人家已在這兒等了一天多了，怎麼現在才

到？」

還未等鬼娃兒說話，舒丹跑了進來，高呼道：「爺爺，還是讓我找到你了。」

這一老一少擁偎在一起，似乎有着說不完的話。

老乞丐舒常突然道：「快出去找些乾柴來。」

鬼娃兒依言，出洞在洞外撿了一堆樹枝乾柴抱進洞來。

老乞丐又道：「天氣變得很快，你們不覺得冷嗎？」

鬼娃兒道：「是有一點，不過我能忍得住。」

老乞丐道：「什麼叫忍得住，感到冷就生起火來呀。」

鬼娃兒無法，就晃着了火摺子生起火來了，火光照亮了整個石洞，發現石洞上面還有一個小洞。

老乞丐坐正了身子，摸了摸肚子，道：「他媽的，我怎麼餓了？」

舒丹抱着包袱過來，取出了乾糧，道：「爺爺，我帶着呢，吃吧！」

鬼娃兒也把包袱往壁下一扔，彎身靠壁坐了下來，突然間大聲問道：「你幹嘛老瞪着我，有什麼不對嗎？」

老乞丐笑道：「看到你使我想到了一個人，可敢斷言，你絕對不姓徐。」

舒丹突然插口道：「爺爺，你怎麼知道的？他姓鬼嘛，當然不姓徐了。」

老乞丐笑道：「爺爺活了八十多歲，走遍了江湖，還沒聽說有姓鬼的，傻丫頭，妳受騙了。」

鬼娃兒道：「我本來就姓徐名凡，鬼娃兒是他們叫的，我也無所謂，你怎麼可以說我不姓徐呢？」

老乞丐沉思了一陣道：「也許我看錯了，就算你是徐凡吧，不過麻煩來了。」

鬼娃兒徐凡聞言之下，側耳一聽，道：「好像有幾匹馬要來這裡？」

老乞丐笑道：「我如果沒有料錯的話，來人是來找你的。」

徐凡看了舒丹一眼，道：「鬼丫頭，這裡沒有妳的事，快些離開！」

舒丹把頭一搖，道：「免談，我已決定在這石洞裡過夜，皇帝老子也別想把我攆走。」

徐凡着急地道：「可是他們生性兇殘，若見到你和我在一起，一定會連妳也一起殺了的。」

舒丹道：「要走，你走吧！我有我爺爺保護，他們傷不了我的。」

徐凡尋思了一陣，道：「好吧，那麼妳先躲到洞頂上那小洞中去……」

老乞丐舒常道：「好，我替丹兒答應下來，不過你也得走，等他們進洞之後，你可以上前堵住出路。」

鬼娃兒徐凡聞言，點了點頭，轉身飛縱出洞，一溜竄出，轉到山洞右側一塊危石後面躲藏起來，同時舒丹也縱上洞頂那小石洞中。

就在兩人躲好沒多久，果然有三個人在十幾丈外出現，他們輕輕由馬背上躍下，三人蹲在一起打量着這山洞。

這三個人都有四十幾歲的年紀，一穿白衣，一穿青衣，一穿紅衣，顯然是鷹王谷十鷹中的白鷹辛自強、青鷹尤飛和紅鷹翟宏明。

他們看了一陣之後，青鷹尤飛突然低聲道：「你們看，那小雜種會不會在裡面？」

白鷹辛自強微微點頭道：「很有可能。」

紅鷹翟宏明微一尋思，道：「不管他小東西在不在，我們不能放過每一個可疑之點。」

尤飛道：「行，咱們上吧！」

辛自強道：「你們二位守好洞門，由我進去收拾他。」

辛自強道：「憑我手中飛虹劍，橫行江湖三十年，還沒吃過癟。」

於是辛自強與翟明宏二人矮身蛇行，繞向洞口左右伏下。

辛自強抽出手中長劍，試探着向洞中掩了過去。當他進入石洞，借着殘餘的火光，只見在角落裡偎靠着一位老年化子，正在閉目假寐。

這一來，辛自強膽氣立振，隨即挺直了身子，邁步走了過去。

那老乞丐似乎已睡着了，沒有動。

辛自強冷喝一聲道：「喂！」

老乞丐聞聲，翻眼看了他一眼，揉了揉眼，笑道：「你是幹什麼的？」

辛自強冷聲道：「我問你是誰？」

老乞丐道：「你不是看到了嗎？老要飯的，既老又窮，那有什麼姓名，老兄若要在此過夜，就請坐下來吧。」

白鷹辛自強本性剛傲，仍然冷峻地道：「好好回答，你是什麼人？」

老乞丐道：「你沒長眼睛？不會看，一個又窮又老的要飯吃的，還會是什麼人。」

辛自強道：「你怎麼住在這裡？」

老乞丐道：「沒銀子住店，我不住這裡，你叫我住什麼地方去？你是誰呀？」

辛自強道：「我是鷹王門下，因爲我喜白色，所以大家都叫我白鷹辛自強。」

老乞丐翻起了眼睛，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氣，道：「白鷹辛自強這個名字很熟，好像聽人說起過，不過現在……忘了！」

辛自強感到受人蔑視，不禁大怒道：「你給我站起來。」

老乞丐反而閉上眼睛，慢騰騰地道：「爲什麼？我要睡覺了，你如果也想睡的話就請躺下來，否則就請走開，別來擾人睡覺。」

辛自強聞言之下，禁不住無名火起，突然欺進一步，手中飛虹劍猛吐，疾然點向老乞丐右腿，口中厲叱道：「老不死的東西，你這是活膩了。」

話聲中，劍已刺出，劍尖距離老乞丐的右腿不及三寸。

老乞丐突然就地一滾，滾出去五尺，手中打狗棒突然飛起，緊跟着他右腿飛踢了出去。

「砰砰」連着兩聲，打狗棒點中了他的巨闕穴，飛起的右腿踢中了他的丹田所在，辛自強悶哼了一聲，往後跌去，人已昏死了過去。

洞門口人影倏現，青鷹、紅鷹二人衝了進來。

青鷹尤飛使的是口鬼頭刀，他一見辛自強倒在地上，大喝一聲，揮刀便向老乞丐劈去。

翟宏明跳到辛自強身邊，伸手扶起了他，急問道：「十二弟，十二弟，你傷在哪裡？」

辛自強雙目緊閉，胸口上血漬鮮紅，面色蒼白，早已不省人事，哪裡還能回答。

他打算將辛自強抱起走出洞外，再回來聯手對付洞中之人。

但是他才舉步，整個人就楞住了。

因爲這時門口已站着一個人。

這人正是鬼娃兒徐凡。

翟宏明一發現鬼娃兒，面色劇變，慌忙放下懷中的辛自強，身形一挫，劍橫胸前，準備迎戰，大喝一聲道：「小雜種，你跑不了的。」

就在這時，洞中尤飛突然發出一聲慘叫。

鬼娃兒笑道：「聽到沒有？你們又完了一個，你還要我動手嗎？」

翟宏明怒哼了一聲，揮劍劈了出去，他一口氣攻出數招，仍打算將鬼娃兒迫退，和他到洞外動手。

鬼娃兒雙掌揮格，將對方的招式一一化解，一雙脚像釘在門口一般，半步不退。他已看出老乞丐的武功，高出尤飛甚多，對付尤飛可說是穩操勝算，所以他決定先守住出路，把這小子困在洞中，等老乞丐得手後再下手收拾他。

須知，鬼娃兒自從得南魔滅渡神功及百年修爲的元精之後，可說他的功力已不弱於鷹王本人了。

而紅鷹翟宏明的功力在殺手十三鷹之中，足以在鷹王谷中名列第三。

現在他遇上了鬼娃兒，一陣猛攻，可是鬼娃兒只守不攻，把自己堵在洞口，使他空自使盡渾身解數，始終無法將對方逼退半步。

另一方面和老乞丐拚鬥中的尤飛，手中劍雖然可怕，但是老乞丐似乎不在乎，連身都沒有站起，只憑手中打狗棒的神奇招數，逼得尤飛一直後退。

漸漸的，他已招架不住了，章法已然大亂，叫道：「翟十一，咱們走！」

話聲中，轉身便想向外衝去。

老乞丐卻笑道：「青老十，你走不了的，我老人家要留你在此過夜，怎麼可以走呢？」

話聲中，打狗棒突然脫手擲出，去勢如箭。

「砰」地一聲，正中尤飛後背心，穿胸而出，還把他的身子帶得跌出數步，撞倒在翟宏明身上。

在這時，鬼娃兒正好施展出一招撥草尋蛇，正巧撥在了翟宏明的手腕上，手中劍不由向內一斜，配合上尤飛往前一撞，他身形往前一傾，正好碰在自己的劍鋒上，「砰」地一聲，從左肋扎進，直貫內臟，撲地氣絕。

鬼娃兒見狀，笑道：「這不能怪我，我可沒有殺你們。」

老乞丐舒常笑道：「都記在我的帳上好了，反正閻王那裡已有我不少的殺人記錄，再加上十人八人也不算什麼，不過殺人的事算我的，埋人的事我可不管。」

鬼娃兒徐凡笑道：「有事弟子服其勞，埋人的事當然是我了。」他說着，就動手把三鷹的屍體拖到洞外，挖地掩埋。

山林之間，屍體最容易處理，只須隨便一拋，馬上就有肉食野狼來光顧。

但是鬼娃兒心地善良，雖是敵人，他也不願令其曝屍荒野。

於是在洞外一片草地上，用他的刀在挖着坑。

過了一陣，鬼娃兒進來道：「老前輩，坑已挖好了。」

老乞丐點頭道：「好吧！不過我認爲不必急於掩埋，先將屍體放下，拿些樹枝蓋着。」

鬼娃兒道：「這是什麼意思？」

老乞丐道：「也許還有人要死。」

鬼娃兒愕然道：「還有誰？」

老乞丐笑道：「也許是你，也許是我。」

「哈哈……」鬼娃兒失聲笑了，道：「老前輩，別開玩笑了。」

老乞丐笑道：「我聽尤飛說，他們還有許多人追下來，我猜他們一定留有記號，我相信還會有人找到此地。」

鬼娃兒道：「還是老前輩想得周到。」

老乞丐笑道：「現在快坐下來休息休息，吃點乾糧，等着拚命吧。」

老乞丐又道：「現在你出去登高看一看，我如沒有猜錯，又有人來了。」

鬼娃兒徐凡立時奔出石洞，縱身跳上崖頂，縱目四望，果見西南方山丘上奔馳來了三匹馬，而且將到。

又是三個人。

他連忙跳落地面，奔入洞中道：「果然不錯，又來了三個。」

老乞丐道：「好，你避一避吧！」

鬼娃兒聞言，轉身跳出洞外，又躲在那危石之後。

馬蹄聲由遠而近，最後停在石洞前。

一人道：「嘿！想不到這地方還有這個石洞。」

第二個人是個紫臉膛，接着道：「那小雜種不知來過這裡沒有？」

第三人是個獨眼的人，叫道：「他既未去武關，一定就在這附近。」

第二人是紫鷹朱信，道：「辛十二他們曾留下記號說來此地，大概在洞中吧。」

話聲中一擺手，三個人走進洞中。

第一個人平素喜歡穿黃衫，所以被稱為黃鷹，第三人那個獨眼的就是獨眼鷹石俊。

老乞丐仍然裝睡，倒卧在角落裡。

三人入洞乍見一名老化子，倏然駐足，面上均露出驚詫之色。

朱信等三人沒有立刻問話，上下打量他一番，才皮笑肉不笑地道：「這位朋友貴姓大名，何以到此？」

老丐舒常笑道：「什麼朋友不朋友，你也是討飯的嗎？再說像我們討飯的人住不起客店，不住這裡住哪裡？」

朱信笑了笑，走到對面壁角坐了下來。

獨眼鷹和黃鷹兩人就在洞門口坐下，獨眼鷹將背上雙戟撤下，放在身邊，黃鷹抽出兩把飛刀把玩着。

那方坐下的朱信，突然驚叫一聲，跳了起來道：「蛇！這洞中有蛇！」喊聲中，揮刀斬向了自己的右小腿。

獨眼鷹抓起地上雙戟跳了起來，撲將過去，道：「老八，怎麼啦？」話聲中，順手架開了紫鷹的刀。

紫鷹忙道：「老九，你別管。」

獨眼鷹說道：「我為什麼不管，是什麼樣的一條蛇？有毒沒毒還不知道，怎麼先就自殘……」

老丐插口笑道：「那鐵線蛇，很多很多的。」

石俊愕然道：「你為什麼不怕？」

老乞丐笑道：「當然不怕了，因為我和它有交情，我不傷它，它不咬我。」

石俊道：「我們老九被咬了，該怎麼辦？」

老乞丐笑道：「坐在那裡等死吧！」

石俊怒道：「臭要飯的，你給我滾出去！」

老乞丐笑道：「可惜我滾不動，我想還是你們滾吧！」

就在這時，黃鷹郝力突然大喝一聲道：「你敢咬我！」喝聲中，手中短刀亂舞，同時一柄飛刀射將出去。

老乞丐恰在這時一擺手，道：「你們快走吧，遲了都得餵蛇。」

郝力的一柄短刀忽然似被一股力道牽引，竟然直奔向了紫鷹朱信。

這時的朱信頭腦昏沉，方一閉上眼睛，冷不防飛刀射來，他就啊了一聲，雙手一抱肚子，雙腿一伸，死了。

獨眼鷹石俊一隻眼瞪了黃鷹一眼，喝道：「老六，你怎麼殺了老八？」

黃鷹郝力怔了，吶吶的半天說不話來，道：「我……」

石俊怒喝聲中，一挺手中雙戟走了過去，逼問道：「老六，你這是要作反呀！」

郝力驚愕地道：「我……我是無意的呀！因為我也被蛇咬了，我猜必是有人鬧鬼！」

石俊聞言，不禁轉頭向老丐望去，瞪眼道：「臭要飯的，你在鬧鬼？」

老丐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冷冷地一笑道：「這樣使他少受好多罪，不好麼？」

石俊怒哼了一聲道：「好！我要你陪他死。」

話落，突然右手一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脫手擲出一戟，射向了老丐。

老丐哈哈一陣大笑，倒身一滾，手中打狗棒也以牙還牙地疾擲過去。

短戟射入石壁，激起了一篷星火。

他見打狗棒射來，身形方一閃，就聽得郝力慘叫一聲，雙手一把抱住射入自己肚子的打狗棒，倒退出洞去，然後仰身倒下，也死了。

經此一來，石俊眞可有點氣瘋了，一揮手中單戟撲向了老丐，哪知他方一邁步，倏覺雙腿一緊，重心頓失，一下子跌了個狗吃屎。

連忙縱身爬起，那知突然身後有一物件兜在他的襠下，一個龍頭搭在他的小腹上。

原來是小丫頭舒丹從洞頂躍下，先用龍頭軟鞭纏住了他的雙腿，用力向後一扯，摔了他一個狗吃屎。

等石俊身方站起，她又抖軟鞭兜在他的襠下，龍頭則搭上了他的小腹，然後雙臂上提，用勁一抖。

石俊經此一來，樂子可就大了，他被軟鞭一勒，那種痛楚卻不比尋常，只覺一股冷氣直貫心田，全身乏力。

在他屁股後蹲時，腰腹已經彎了，此刻卻痛得他恨不得一折兩迭，就由於他的腰腹更加彎了下去，使得小姑娘舒丹這一抖之力更加有效，石俊那麼大的一個人，被舒丹軟鞭抖得在空中翻了個身，抖得頭後腳前，仰面朝天。

鬼娃兒徐凡早已回到洞口，見狀，心忖：想不到這丫頭這麼陰損，他可不願多躭誤時刻，遠遠地曲指一彈，石俊腦袋上出現一點紅點，去找那些已死的弟兄團聚去了。

舒丹見狀，拉着鬼娃兒不依道：「鬼哥哥，你怎麼了嘛，人家還沒有玩够，你就送他上路，眞沒意思。」

老丐笑道：「好啦！好啦！快些收拾，待會又有人來了。」

於是兩人又將三人拖了出去，又將朱信等三騎馬牽去崖後拴好，清除了洞裡洞外的血漬，方又回到老丐身前坐下取出了乾糧，舒丹用水袋去盛了些湖水，然後三人就聊了起來。

老丐道：「鷹王谷殺手十三鷹已去了六個了……」

鬼娃兒道：「一共去掉了九個了，黑老大被我斬去了雙手，在客棧和得意樓先後被我宰了兩個，這不是九個麼？」

老丐笑道：「就算他九個吧，還有四個，不知他們來不來。」

徐凡道：「萬永年坐鎮鏢局，我想還會來三個。」

老丐道：「只要我們能耐心等下去，我想會等到他們的。」

天亮了，鬼娃兒在清洗着洞內洞外的血跡，老丐也出了後洞，坐在一塊巖石上曬太陽。

鬼娃兒沒有趁手的兵器，就拿了郝力的飛刀躲在洞頂危石之後，居高臨下，可以看得很遠。

舒丹卻忙着從那六匹馬上搜集六鷹帶來的乾糧及金銀等物。

忽然遠處山林間出現了三點黑影。

那是三個騎馬的人。

遠遠看去，似三隻鳥兒在飄動，漸飄漸近，漸近漸大……已看得很清楚了。

鬼娃兒見狀，見對方各持兵刃，自己空着兩手也不是辦法，心中一動，有了辦法，他跑去拴馬之處用飛刀割下了勒馬用的繮繩，把飛刀一把把的串連起來，也等於是條軟鞭，圍在腰中，又縱上了危石。

這次來的是痳面鷹趙千，神眼鷹洪老四等，他們在十丈之外就下了馬，再沒有一點聲音傳來，可見他們十分機警，他們怕鬼娃兒躲在石洞中，不願打草驚蛇，正悄悄地走過來。

不久，三個人漸漸現身了。

他們躡手躡足地從三方面向石洞包抄過來，三人把武器緊握在手裡，準備攻擊可能在洞中的鬼娃兒。

老丐和鬼娃兒躲在石後，靜伏不動，等待機會。

三人探頭向石洞中窺視，一看洞中空無一人，相顧聳肩一笑，同時收起兵器，警戒態度頓然鬆懈下來。

趙千突然開口道：「老四，你過來，沒有人。」

掩近石洞右側的神眼鷹洪老四，手裡提着狼牙棒走了過去，向洞中望了一眼，失望地道：「唉！這小雜種怎麼不在這兒呢？」

趙千沉着一張臉，道：「別急，咱們遲早會找到他的。」

貓頭鷹武順道：「你們看，這石洞中好像有人住過呢！」

洪老四點了點頭道：「不錯，鬼娃兒那小子可能到過此處。」

神眼鷹道：「這次咱們分頭來到這裡，鬼娃兒也可能來到這裡，若不能擒到他，回去如何向鷹王交代？」

痳面鷹趙千道：「我就不相信他眞是鬼，找不到他，咱們先到洞中歇歇腿。」

說着，他當先跨進洞去，貓頭鷹武順跟着第二個進去，當神眼鷹洪旭隨後欲入之際，突聞身後一道暗器破空生嘯而至，他悚然一驚，身形疾轉，大喝道：「什麼……人……」

當他「人」字方出口，一把飛刀已射入他的右胸。

「唉呀！」他大叫一聲，立時將飛刀拔出，駭然叫道：「快出來！點子……點子……在……在外面……」

一語未了，身子「砰」然倒下，鮮血從傷口中噴了出來。

痳面鷹趙千和貓頭鷹武順二人見狀，大驚失色，疾忙扯出兵器，口發厲叱，雙雙衝出。

「颼颼」兩聲，又有兩把飛刀射到。

但是趙千、武順二人並非泛泛之輩，他們一旦警覺，有了準備，便不易被暗器所傷，兩人同時舉起兵刃，打落了射來的飛刀，飛步搶出洞外。

鬼娃兒此刻雙手叉腰站在洞口，笑道：「你們大概是找我吧。」

貓頭鷹身形一挫，射出如電光芒，沉聲道：「小雜種，你眞狠呀！」

鬼娃兒笑道：「我又怎麼狠哪？你們要動手殺我，要我伸長脖子等着你們砍嗎？」

痳面鷹趙千道：「你殺了我們老七、老么，又斬斷了我們老大的兩隻手，還有……」

鬼娃兒笑道：「還有閹了你們的少谷主，對嗎？不過雙方動手難免會有死傷，那又算得了什麼？」

貓頭鷹武順突然大吼一聲，道：「好你個鬼娃兒，休走！吃我一刀。」喝聲中，掄刀劈出。

鬼娃兒見對方揮刀就砍，也不覺心中有氣，他右手一攫他的右腕，中指往他的門脈上一按，武順的手就握不住刀了。跟着鬼娃兒左手抖起新製成的軟鞭掃打下去，冷不防痳面鷹趙千的刀也砍了過來。

鬼娃兒以手中新製軟鞭，一時不能去傷武順，立即一招「潑風掃打」，硬接了過去。

趙千知道鬼娃兒武功甚高，也提取了十成功力硬碰過去，誰知鞭刀相碰，「嗆郎郎」一陣大響，手中刀脫手飛去，軟鞭上的飛刀掛上了他的衣服，鬼娃兒振腕猛地一抖，連衣服帶肉拉下了一大片。

此時武順已回過神縱起身來，又撲了上來，鬼娃兒手中那條馬繮飛刀結合而成的軟鞭掄舞起來，纏住武順的刀，一下子纏個正着，刀飛了，虎口痛裂，心神一怔之際，一把飛刀已扎進了他的心窩，人也倒地死去。

趙千連忙進招，原為解救武順，但對方的兵刃纏來，只是用刀擋了一下，他手中刀還是撒手了。

他這樣不但沒有救了武順，而且眼睜睜地看着他死去，而自己被那刀

鞭也劃得遍體鱗傷了。

趙千這份難過可大了，不管武功懸殊，揮刀猛撲，完全是拚命的打法，但是沒過十招，他已成了血人，最後他被一刀割斷了咽喉。

最後一批三個人照樣地全都送了命，接下去又是埋人的工作。

鬼娃兒休息了一陣之後，笑向老丐道：「老前輩，這一來大概可以清靜了。」

老丐道：「何以見得？」

鬼娃兒徐凡道：「鷹王谷殺手十三鷹，除了黑鷹已失去了雙手及藍鷹萬永年之外，全都見了閻王，他還有什麼？」

老丐舒常笑道：「那你就小看鷹王了，他心智遠比別人深沉，武功又高，豈是那樣肯服輸的人，不過現在可以暫時安心地等，等到瞎子毛驢一到，咱們再商量好了。不過，小子，你得給我講實話，你到底是什麼人？」

鬼娃兒笑道：「我不是已經告訴了你嗎？我叫徐凡。」

老丐斜睨了他一眼，道：「好小子，你的口風倒很緊，我問你，那千指琵琶手是誰傳給你的？快說！」

鬼娃兒笑道：「老前輩，你叫我說什麼嘛。」

老丐冷聲道：「我問你，獨眼鷹石俊是怎麼死的？」

鬼娃兒笑道：「老前輩，你不是已經看得很清楚了，他是被ㄚ頭摔死的呀。」

老丐瞪眼道：「胡說，明明被你點中『上星』穴而死，怎麼可以耍賴呢！」

舒丹在一旁插口道：「鬼哥哥，你說嘛！我爺爺會幫你的。」

鬼娃兒徐凡沉思之下，想起自己已得南魔的百年元精，而且苦練滅渡神功，對方就是仇人也不必害怕，於是沉吟着道：「不錯，我不姓徐，但是我必須姓徐。」

老丐舒常愕然道：「那是為了什麼？」

鬼娃兒道：「我從兩歲起，老伙計就對我施以揉功，飲以易筋酒，用藥水浸泡，整整十年，這項功德我能忘了嗎？」

老丐道：「那人可是千手準提徐宗翰，對不對？」

鬼娃兒默然地一點頭，雖然沒有說話，等於是承認了。

老丐道：「那你姓什麼叫什麼呢？」

鬼娃兒道：「論說我應該姓呂……」

老丐道：「這麼說，令尊一定是玉面狻猊呂天縱了？」

鬼娃兒默默地一點頭，道：「可惜他已被鷹王害死了。」

老丐笑道：「所以你就一心和鷹王谷作對是嗎？」

鬼娃兒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豈能不報？」

老丐突的一擊掌，道：「好小子，有你的，對！大丈夫有仇必報，不過單憑你這點功力行嗎？」

鬼娃兒道：「我已得南魔介雲甫渡給我修為百年的元精，並已精練了他的滅渡掌法，我想行得通。」

舒常搖頭道：「憑這一點，你可以接下鷹王百招，百招過後就難講了。」

鬼娃兒驚駭道：「他那麼厲害呀！」

舒常笑道：「須知鷹王不是個普通人，他深諳各派武功，殺手十三鷹就是他的十三個徒弟，另外還有十八家鏢局、二十家賭場、四十家貨棧、二十三家錢莊，他有如此雄厚的人力、財力，你能打得倒他嗎？」

鬼娃兒道：「可是殺手十三鷹不是全都完了嗎？」

老丐舒常笑道：「我猜他是借你之手除掉他們，使你低估了他，最後失敗滅亡的一定是你，懂嗎？」

鬼娃兒道：「那我們要怎樣應付呢？」

「依我看……」老丐道：「這是一次死亡的遊戲，誰失敗，誰就死定了。」

鬼娃兒道：「是不是我們就放棄了，隱居深山，不問世事？」

老丐道：「我剛才見你用那皮繩捆飛刀的刀鞭，我倒有個主意，從現在起，我傳你刀鞭潑風十八打的手法及我那打狗棒法，你自己去練，練好了之後，咱們再商量如何？」

鬼娃兒即忙跪下，朝着老丐磕了三個頭，老丐就從鬼娃兒手中接過刀鞭，一式式地演習起來，鬼娃兒及舒丹精心細看，默默地記着。

等他練完了，日已當中，陽光曬得人有些暈陶陶的。老丐回到洞中去睡，二小在大樹下商量了一陣，就開始依式演練，就這樣一直練到日落西山方才住手，回洞休息。

就這樣，他們在這裡住了半個多月，眼看着二人的鞭法、棒法已練得熟了，方才動身趕往洛陽。

＊　＊　＊

九朝都會是洛陽，自古以來，即為軍政中心，所謂左成臯、右函谷、前有伊闕、後有孟津，其形勢險固可知。

就因為它形勢險固，所以自古以來，豪傑皆據洛陽以爭霸天下，鷹王畢維揚乃人間一梟雄，當然知道據洛陽以爭霸天下之理。

所以他在洛陽西關天津橋之南的安樂窩設有鏢局、賭場，皆以神鷹命名，以前由禿鷹黃覺主持，現在換個智計秀才陰若水。

另外在洛陽朝陽街開有兩家錢莊、五家貨棧，規模也都相當的大，上次被劫走的那三千六百五十萬兩銀子，就是由這二十家錢莊賠出來的，足見鷹王谷的財力雄厚，勢力也相當可觀。

那是一個初春的季節，夜色未

失。

神鷹賭場中，人頭晃動，天氣雖然還很冷，但他們在煙霧繚繞中卻在冒汗。

尤其玩骰子那張桌子，小狗子頭上的汗水比別人冒得更多。

一般說來，誰頭上的汗珠大、汗水多，那麼他面前的銀子一定少。

可是對小狗子來說，恰恰相反，因為他頭上冒起的汗水多，面前的銀子銀票卻是不少，不但不少，而且堆積了很多，估計差不多已有上萬兩。

因為他今天似乎特別的走運，因為他一連擲出了八個豹子，這是神鷹賭場破天荒的記錄，難怪他興奮若狂了。

反倒是坐在下家的鬼娃兒，他已輸掉一千多兩銀子了，但是他依舊氣定神閒，頭上也不見汗水。

難道他輸了？憑他鬼靈精似的怎麼會輸？可是他是眞的輸了。

他可能是在釣魚吧？不錯，他在釣魚，而且在釣大魚。

果然庄家在賠了上門小狗子的大注以後，似乎賭上火來，抓起了骰子，大聲吆喝道：「下注！下注！要快，有多少賠多少！」

庄家是個滿臉橫肉的大胖子，他雖然連輸了好幾把，臉上依然皮笑肉不笑，彷彿毫不在乎。

小狗子把面前的銀子往前一推，道：「媽的，輸贏賭此一把子！」

鬼娃兒也從懷中掏出一張銀票，往前一推，笑道：「我也豁上了，這是五百兩黃金，可以嗎？」

庄家笑道：「可以，好！我也來個豹子！」

他大聲吆喝着，拳頭往碗中一放。

「嗆郎郎」一陣脆響，骰子在碗裡打滾，慢慢地停下了，那是兩個六、一個三、又是三點。

小狗子哈哈一笑，朝着庄家道：「大胖子，我看你是人大點子小，怎麼老擲三點？」

庄家哼了一聲，道：「三點也是點，你要趕得上才好！」

小狗子連嘲帶吹，抓起骰子，口中喊了一聲：「豹子！」手用力往碗中一擲。

這次三個骰子在碗中三轉四轉，停了下來，滿桌子的人同聲嘆息了一聲：「唉！」

小狗子也看得呆了，因為碗中的三個骰子竟是么二三。

庄家把桌子上的銀子往自己面前一掃，笑道：「我說吧，你總得來把么二三吧！」

小狗子氣得一拍桌子，罵道：「媽的！怎麼轉點了！」

鬼娃兒伸手抓起骰子，笑道：「當然要轉風了，運氣來時要把握好，看我的。」說着抓起骰子一擲，口中喝道：「四點就行了！」

「嘩郎郎」骰子一停，出現了三個「么」，雖然也是三點，不過這三點卻很大，因為他是個「豹子」。

就這樣連着擲下去，又出現了七個豹子，庄家一連賠了三千多兩金子，合起來有三萬多兩現銀。

這是第八把了，鬼娃兒就只下了五百兩，小狗子在一旁慫恿道：「小兄弟，手氣這麼好，怎麼不多下一點？」

鬼娃兒想了想，就將身前的銀票一齊推了出去，道：「三萬三千兩一齊上去了。」

「好，我也來個豹子。」庄家大聲吆喝着，又喝道：「好！擲了……」

他喝聲方了，手剛放未收的剎那間，鬼娃兒倏地曲指一彈，庄家只覺得手腕倏地一麻，由不得五指撐開。

「嗆郎郎」骰子聲中，碗中本該有三粒骰子，現在卻變成了六粒，而且是六個五點。

於是衆人大嘩，庄家臉色一變，怔在那裏了。

鬼娃兒翻手抓住了庄家的手腕，冷笑道：「好呀！你給老子扮豬吃老虎，這次給抓到了吧！」

庄家怒聲道：「你小子明明栽贜，竟還倒打一把，說我玩假，各位你們給評評看。」

鬼娃兒道：「三粒骰子變成了六粒，還要耍賴，老子先揍你。」

說着，手腕輕輕一翻，那胖得像豬樣的庄家驚叫一聲，凌空跌了出去，跌在一張賭牌九的桌子上。

只聽「撲通」、「嘩啦啦」一陣響，桌倒人翻，整個神鷹賭場，剎那間亂成一片，有搶抓銀子的，也有混水摸魚而引起爭吵打架的，還有動刀的。

在混亂的場面中，賭場的管事聞訊已急奔了出來。

他振吭吆喝了一聲道：「全給我住手！」

喝聲中，他一面指揮手下弟兄擠進場中排解。

管事乃是月牙奪命刀余魁，冷哼了一聲，問道：「究竟是怎麼回事？」

由於他的一現身，亂哄哄的場面紛紛靜止下來。

擲骰子的庄家連跌帶爬，向余魁數說了剛才的經過。

余魁聞言之之下，怒哼道：「哼！怎麼是那小子。」

喝聲中目光四掃，在人頭攢湧的場子裡，哪還有鬼娃兒的影兒。

其實鬼娃兒就在亂哄哄中溜出神鷹賭場，寒夜冷風使得他腦中一陣清醒。

沉迷痲醉時，他腦中是空洞洞的，但在他清醒時，心中就會有一陣刺痛，父母之死，自己雖未親眼看到，義父之死，他可是親眼瞧見，這種刺痛他怎能忘記，因為它已是烙印在心靈上的創傷，他怎能忘記……

感懷身世，他不禁信口唱道：「錐處囊中……何日現鋒鏑。珠掩塵

土……幾時耀光輝……」

他歌聲方落，突然一聲吆喝起自身後，喝道：「站住！」喝聲中立有四五條人影如風般撲近，把他團團圍住。

爲首的就是神鷹賭場的管事余魁，濃眉怒眼，手中橫着一柄月牙刀。

鬼娃兒停步，瞟了他一眼，道：「哦！原來是余管事，什麼事呀？」

余魁指着鬼娃兒的鼻子道：「你在賭場搗亂就想溜。」

鬼娃兒聳了聳肩，道：「那亂糟糟的場面，不溜還幹什麼？進賭場只是想賭，賭不成當然只有走了。」

余魁冷冷一笑道：「賭要賭得規矩，你輸不起還搗了場子，今天再放過你，神鷹賭場往後怎能做生意呢？」

鬼娃兒笑道：「怎麼……玩假的不成，還想玩命？」

余魁厲聲道：「神鷹賭場賭的就是公道二字，現在就向你討個公道。」

鬼娃兒冷冷地道：「怎樣討法？」

余魁道：「回場子去，當衆認罪，給余某磕三個響頭，這對你是最寬大的處分。」

鬼娃兒毫不考慮地道：「行！你先拿五萬兩銀子過來。」

余魁雙目一瞪，道：「你還敢要錢？」

鬼娃兒哈哈一笑，道：「爲什麼不敢要，近月來我已輸了不少，加上該贏的沒贏，五萬兩不算多呀。」

余魁冷聲道：「小子，我看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呀！上！」

四周圍着鬼娃兒的嘍囉，聞聲一揚兵刃，漸漸向前逼近。

鬼娃兒屹立不動，目光一轉，冷聲道：「余老闆，你是眞想玩命呀。」

余魁滿臉殺氣，道：「今天若不廢了你，我們在這河南府還能混麼？」

鬼娃兒大笑道：「哈哈……好！好！素聞你在江湖上有『月牙奪命刀』之稱，現在是鷹王谷神鷹八刀之一，小老子現在就領教一番神鷹八刀的能耐。」

余魁是眞正動了殺機。

以往，他礙着鬼娃兒是賭場的常客，而且同是江湖一脈，所以他雖然惱火鬼娃兒常在賭場中鬧事，卻抱着能忍則忍之心，如今居然叫上了陣，心中卻在冷笑，心想：憑你這個年輕人能有多大的功夫，所以等鬼娃兒話聲一落，已遞出了一招。

刀光若閃電，「嗆」的一聲，火星四迸，這一刀竟與手下的一柄單刀撞在一起，眼前的鬼娃兒早已不見了影兒。

須知月牙奪命刀余魁在他這柄刀上，已浸淫了二十多年，從未遇上這種情況，心中方自一驚，倏覺得喉頭一緊，鬼娃兒的手臂已自背後挾住了他的脖子，冷聲道：「余管事，月牙奪命刀亦不過如此，看情形，你得先準備棺材了。」

月牙奪命刀余魁色厲內荏，語聲發抖，神色慘變，心中雖然怕得要命，但是口中還在逞能地道：「你敢殺我？」

鬼娃兒冷冷一笑道：「嘿……嘿……爲什麼不敢？」

余魁道：「你最好想一想，神鷹賭場的背後還有個鷹王谷呢！」

鬼娃兒哈哈笑道：「余管事，你別仗勢作威作福呀，老實告訴你，鷹王有什麼不得了，我會怕他？你這樣的一叫字號，你也就死定了，嘿！嘿！嘿！就是畢維揚在這裡一樣叫你趴在地上。」

突然有人高喝道：「小徐，你好大的口氣。」

鬼娃兒聞聲，轉目一看，只是黃衣飄飄，不知什麼時候來了一個人，乃是鷹王谷神鷹八刀之一的追魂刀顧明遠。

鬼娃兒一怔，抱拳道：「原來是顧兄，怎麼？是不是也想插手這場過節？」

顧明遠冷聲道：「神鷹賭場是鷹王谷的生意，我不管誰管？」

鬼娃兒心中不禁大怒，鬆手放了余魁，道：「你們兩人一起上，看能不能接下我十招。」

顧明遠聞言，抽刀出鞘，揮刀砍了下去，月牙奪命刀余魁也揮刀撲了上去。

鬼娃兒急忙一躲一抓，不過他躲是躲開了，但是那一抓卻沒有抓着，卻向余魁懷中撞去，余魁急忙閃開，鬼娃兒順手朝着顧明遠彈出一指。

追魂刀前撲之勢一頓，立即倒在地上，不言不動了。

鬼娃兒見狀，怔了一怔，暗道：「義父傳給我這千指琵琶手還眞管用，就這麼輕輕一彈，對方竟然躺下了。」

就當他心念轉動間，余魁已跑了過去，把顧明遠翻了翻，又探了一下他的鼻息，不禁驚呼道：「這小子把追魂刀顧八爺給殺死了。」

此言一出，已驚動了伏在暗中的不少人，全都圍撲了上來。

鬼娃兒面對着這麼多人，實在不知如何應付，自己那條刀鞭又沒有帶着，他知道如果制不住衆人，自己就難以脫身。

於是他猛然間施展千指琵琶手，八指齊彈。

剎那之間，「咕咚咚」一陣亂響，一下子倒下十幾個人，而且都已受到了重傷。

這時，突然有人高聲喝道：「住手！」

鬼娃兒掃目看去，見是一個五十多歲的瘦削老者，他一聲喝罷，立刻搶到鬼娃兒身前，拱手莊容道：「請問尊駕與『千手準提琵琶手』如何稱呼？」

須知來人乃是鷹王谷的大謀士陰若水，論說他在春風得意樓是見過鬼娃兒的，不過事隔兩年，鬼娃兒已是

十五歲的小大人了，所以他認不出來了。

另外因那時陰若水身穿金色勁裝，又是蒙面，所以鬼娃兒也不認得他。

鬼娃兒笑道：「我不知道什麼『千手準提琵琶手』，你問這個幹什麼？」

陰若水略微遲疑了一下，道：「此人在二十年前名震江湖，他姓徐，叫……」

鬼娃兒笑道：「巧啦，我和他還是同宗呢！」

陰若水道：「是巧了，尊駕那手『琵琶手』可是徐老前輩傳你的？」

鬼娃兒冷冷一笑道：「也許，是他親傳的，不行嗎？」

陰若水一抱拳，笑道：「那太好了，我們東家當年曾受過他的恩惠，所以在下得知此情。」

鬼娃兒心中一動，忙道：「你說什麼？我從未聽家父提起過呀。」

陰若水狂喜道：「原來是徐老前輩的後人，太好了，余魁，你先去馳報東家，就說恩公的公子小徐到了。」

余魁聞言，轉身飛奔而去。

鬼娃兒徐凡被陰若水讓進了神鷹鏢局，進了大廳，突有一人上前稟告二爺，總鏢頭身體不適，現在秘室候駕。」

陰若水道：「好，我們馬上就到。」

這時的鬼娃兒明知是對方的詭計，因爲他想鬥一鬥鷹王，所以也不反對，就默默地跟着走。

神鷹鏢局範圍寬廣，路徑東拐西彎，到了一幢石屋之前，只見二名黃衣大漢抱刀屹立，神情嚴肅。

走進了秘室，見是一座石屋，灰禿禿、光溜溜的，沒有窗戶，只有插在四周牆腳的火把在熊熊燃着，顯得陰森而醜陋。

鬼娃兒心想：這是什麼會客的地方，簡直就是地獄嘛。

心念方動間，身邊的陰若水已一躍上前，坐上了中間的太師椅。

鬼娃兒見狀大奇，愕然道：「咦，你們的東家在哪裡？他人呢？」

陰若水哈哈大笑道：「他在鷹王谷。」

鬼娃兒愕然道：「那你方才命余魁去稟報何人？」

陰若水笑道：「那是命他回來設計安排，如何捉到你，該明白了吧？」

鬼娃兒冷冷一笑道：「你想捉我……作夢呀，來呀，試試看。」話聲中，轉身欲往外逃。

就當他身形方一轉動的瞬間，豁然一聲大震，鬼娃兒的腦袋轟然旋轉，只覺得天地旋轉，心頭熱血沸騰，一座鐵籠自空而落，把他罩在中間。

陰若水突然厲聲道：「你們給我動刀，殺！」

旁立幾名大漢，各自亮出了匕首，揚手欲擲。

此時的鬼娃兒已像鐵柵中的野獸，縱然兇猛，但卻難以動彈，他雖然氣得目眥欲裂，卻靜如泰山般，提神聚氣，準備抵擋那飛射而來的匕首。

既然無法躲開，只有冷靜下來，因爲唯有冷靜才能設法死裡逃生，應付危機。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怎麼也看不出有逃生的希望。

這時余魁已阻止道：「陰老，現在不能殺。」

陰若水道：「爲什麼？」

余魁道：「陰老該想到千手琵琶的秘譜，可是鷹王用了千方百計，找遍了天下，也沒有找到千手準提徐宗翰的行踪，爲的什麼？」

陰若水聽了，不禁猶豫起來。

鬼娃兒徐凡用手一摸那鐵柵，發覺每根都有雞蛋般粗，扳不動一絲一毫，就在這時，外面一陣「噹噹」的鑼聲響起，同時有人在室外大叫道：「火！火！起火了！」

陰若水臉色一變，喝道：「什麼地方起火了？」

屋外跑進來一名壯漢，急得叫道：「火，前後院，火勢有十幾處，分明是有人縱火。」

此時鑼聲越來越急，吆喝喊叫之聲，隱約可聞，陰若水已站了起來，道：「走，咱們去看看。」

鬼娃兒頓時狂笑道：「哈哈……燒得好，燒得好。」他口中雖然叫着好，心中不由暗忖道：「這是什麼人放的火……自己本打算混進來，燒他個天昏地暗，但是卻被囚了起來，火仍是燒了起來，這放火的人倒眞會選時間。」

此時，陰若水帶着神鷹八刀中的四位，如風一般掠出屋外，對鬼娃兒的狂笑聲，充耳不聞，因爲他們認爲鬼娃兒已入牢籠，早晚都可以置之死地，而外面的火勢卻是刻不容緩。

就在鬼娃兒狂笑聲中，「砰」地一聲，石門關上了，到這時鬼娃兒才知道這是一間石屋。

夜色是一片黑暗，四處竄起的火光映紅了半邊天，前院、後院，一片火勢加着濃煙，鏢局中的大小鏢師、趟子手，以及所有的人忙亂地奔跑着，有的拿着水桶，有的執着兵刃，慌亂成一團，因爲火頭太多，反而不知從哪裡救起，陰若水雖然出名的詭計多端，此時也沒有計了，人也怔在當地。

這時鬼娃兒靜下心來，聽着外面的叫嚷聲，他慢慢走近鐵柵，兩手抓緊那鐵柵，運起了滅渡神功，兩臂猛地朝外一推，只聽一陣「嘩啦啦」暴響聲中，但見整個石屋都在搖動，碎石紛落如雨，威勢好不驚人。

鐵柵被他拉得彎了，露出一個剛可容身的洞口來，他穿了出來，守在石屋門口的兩名鏢師，聽到了屋中響聲，急忙朝門裡探看，冷不防鬼娃兒屈指連彈，兩個人倒地而死。鬼娃兒

此際是殺機頓起，心道：「你們這些東西，一個也輕饒不得，我不殺你們，你們就要殺我。」心念動處，他就撲向了火場，雙手屈指連彈之下，立時有十幾個人見了閻王，使得救火的人爲之停頓。

陰若水正焦急間，突見鬼娃兒出了鐵籠，忙喝道：「快取暗靑子傷他。」圍在他身邊有十幾個人，全都取出了暗器，雙手齊揚，十幾道白光向鬼娃兒射到，弄得他又縱又跳，還是被一枚鋼鏢刺破了左臂。他心想：義父說得對，一個也容他們不得。於是奮身撲上，施展出滅渡神掌，一陣撲打，立時有十多個勁裝漢子走上了黃泉路。再找那陰若水已杳然踪跡不見了，他狠狠地一頓脚，道：「好小子，今天饒了你，看你能活多久。」說着就出了神鷹鏢局。

消息傳出，不但鷹王谷人心震動，也震動了整個江湖。鷹王畢維揚更是暴跳如雷，可是他們心目中的「小徐」卻溜了，加上前一陣子的鬼娃兒，豈不是心腹大患麽！

於是他接連傳下了三道飛鷹令，調集了各路高手在洛陽周圍百里內進行搜查。「小徐」不死，他實在寢食難安。從此，洛陽城變成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

鬼娃兒離開了神鷹鏢局，直奔白馬寺，穿過大雄寶殿，走過華廬閣，轉過齊雪塔，回首仰望，只見神鷹鏢局中火光騰空，煙霧迷漫，忍不住想放聲大笑。

就在這時，忽見兩個人影飛奔而來，轉眼已到，看時見是舒丹和商娟二人。三人一見面，舒丹先以自己的食指按住嘴唇，表示噤聲，然後推開一座柴房走了進去。

鬼娃兒目光掃處，見房中除了幾堆乾柴之外，空無一物，他心忖：難道老丐就讓自己躲在這空房中？

正在忖念間，舒丹在墻角掀起了一塊石板，一看，原來是條地道。此刻從地道中露出一隻手來，向外面招了招，舒丹連忙走了過去，彎身鑽進了地道，商娟和鬼娃兒也相繼進入了地道，等他入了地道，才知下面竟然是個地窖。地窖中地上鋪着草席，桌上點着燭火，還有兩個大炕，設備雖然簡單，但頗齊全，使他更想不到的，那人竟是一陣風谷半瓢。鬼娃兒感到有點迷惑，問道：「老哥，你怎麼會來這裡的？」

谷半瓢哈哈笑道：「我是駕起十二級强風，專爲你打接應來的。」

鬼娃兒神色一變，道：「你算得很準嘛！」

舒丹笑道：「徐哥兒，我看你這小鬼是鬥不過老鬼的，自從我們一到洛陽，谷伯伯就到了，放火、救人，都是他安排的。」

鬼娃兒笑道：「所以你們去放火，引開他們，使我脫困出來，可對？」鬼娃兒明白了一切，又笑道：「怕什麼，他們殺不了我的。不過，這把火可以燒去鷹王谷一部份威風的。」

是的，洛陽這一場大火把整個神鷹鏢局和神鷹賭場全都燒光了，也燒毀了鷹王二十多年來建立起的尊榮與聲名，但卻沒有燒掉鷹王的雄心。

* * *

就這樣，一晃就是七八天過去了，在地窖中的鬼娃兒，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情形，因爲他現在與外面的世界隔絕了，他現在因爲取回了重新打造的刀鞭，他要將自己所習得之滅渡掌法及打狗棒法，匯爲一爐，研究出一套刀鞭的招式來，所以，他此刻全身心貫注於刀鞭之上，其他的事全都顧不得了。

老丐進進出出，經常出去，以他們丐幫的情形來說，他已是無事不知了。可是他見到鬼娃兒全心全意浸淫於鞭法之中，什麼他都不說了，因爲他不願去打擾他，閒着時就和谷半瓢喝酒自慰。商娟本來一顆心就全放在鬼娃兒身上，此時卻像個妻子一般，把鬼娃兒照顧得無微不至，她彷彿已動了眞情，可是鬼娃兒呢？他是懵懵懂懂全心都在武功上，什麼也不知道，整天除了盤膝冥想，就是舞動他那刀鞭，他是把全部心思都浸淫在招式上。

轉眼之間，已過了十四五天了，這天晚上，老丐舒常突然道：「鬼娃兒，練得怎麼樣了？」

鬼娃兒笑道：「練功夫嗎？多一天就有一天的進境，說不上練得如何，總之可以用了就是。」

老丐舒常道：「好，那麼咱們該離開這裡了。」

鬼娃兒道：「去哪裡？」

老丐道：「回長安去。」

商娟笑道：「那敢情好，我可以回家了。」

鬼娃兒愕然道：「怎麼說走就走，這是爲了什麼？」

老丐道：「情況有變，我們上車再談。」

白馬寺外確已停好了一輛馬車，車轅上坐着一位御者，鬼娃兒等人茫然上了車，就這樣，離開了洛陽。

馬車在深夜行馳在原野上，使人感到神秘而朦朧，車中人有着不同的感受。鬼娃兒和商娟、舒丹三個年輕人有點茫然，心想走到哪裡都一樣，老丐舒常和谷半瓢卻懷着一份恐懼，因爲他們清楚外面的情況，鷹王谷中的鷹王突然失踪了。人去了哪裡，沒有人能知道，以他本性，不可能忍下這口氣，就此作罷，他是要化明爲暗，進行反擊。這就是老丐所擔心的，而且肯定他會這樣做，所以他和谷半瓢商量了好多次，谷半瓢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這就是老丐憂心重重，懷着恐懼的原因，他把眼前的情景告訴了鬼娃兒。

鬼娃兒詫異道：「這可能嗎？」

「可能，絕對可能。」老丐道：「所以我們盡快離開洛陽，趕到長安，我想他一定要先向商老九下手。」

鬼娃兒聞言，忙道：「那我們要怎樣應付？」

老丐笑道：「大家玩遊戲，是個死亡遊戲，誰失敗，誰就死！」

不錯，他們進行的正是一次死亡遊戲，「死」並不可怕，恐懼的是不知誰先被抓到，不知什麼時候會掉進對方的陷阱裡。

經過了一晚一天的奔馳，第二天黃昏時分到了函谷關，這是一道隘道窄谷，關在谷中，地勢深險如幽谷，故名。就在馬車將到關前的瞬間，突聽一絲衣袂飄風之聲。拉車的馬突然長嘶，老丐突然驚呼一聲道：「有人！」

就在馬嘶人叫之同時，兩枝寒光四射的劍鋒已穿破車壁刺入，這兩柄劍刺的方向，一前一後，採取的正是前後夾擊之勢。

鬼娃兒倒吸了一口涼氣，運掌震斷了兩劍，跟着脚下一蹬，人已掠出車外，再一點地，上了車頂，順勢屈指彈去，就聽兩聲慘叫，又歸沉寂，然後道：「舒前輩，你沒事吧？」

舒常坐在車轅上道：「沒事，刺客是兩個人。」

「人呢？」

「全都隱遁而去，小子你沒受傷吧？」

鬼娃兒吐了一口氣道：「好險，老哥哥呢？」

谷半瓢在車中笑道：「老弟，下來吧，我沒事，咱們快趕路。」

鬼娃兒跨落車轅，道：「舒前輩，你有沒有看淸他們？」

舒常道：「沒有！」說着馬鞭一揮，馬又向前奔馳。

鬼娃兒這才想起了舒丹和商娟，回頭朝車廂中一看，見二人並沒有受傷，笑道：「你們也沒有傷着呀。」

舒丹噘起嘴，把眼一翻，道：「你喜歡我們受傷呀？」

商娟就只輕哼了一聲，也不說話。馬車仍向前奔馳，可是奔出不到五十丈，只見前面地上有個黑影在蠕動，已是驚弓之鳥的老丐舒常，立刻收繮勒住馬的奔勢，鬼娃兒已從車轅上飛起，飄落過去，見是一名女子伏在地上用手爬行。

馬車停下了，老丐舒常也下了車，走近一看，訝然道：「姑娘，你是怎麼啦？」

地上那女子仰起了頭，淚流滿面，喘着氣道：「二位大爺，救救我，救救我……我受了傷。」她似乎已氣竭力盡，說完之後伏在地上動也不動。

鬼娃兒看看地上，果然有一灘血，忙問道：「你傷在那裡？」

那女子道：「在腰上。」

鬼娃兒乃是位血性青年，那有見死不救之理，立刻俯身道：「姑娘，來！我抱你上車，送你去醫治。」就當他伸手欲拉那女子的手之際，那女子突然翻身，雙臂伸出，機簧響聲中，兩筒「五毒錐心釘」已電射而出。

那女子雙臂一動，老丐已覺出不對，一聲驚叱道：「鬼娃兒，快閃！」警叱聲中，雙掌已向鬼娃兒拍出，想把鬼娃兒撞開，可是雙方距離實在太近，而且是變化倉促，鬼娃兒聞聲閃避，閃過左邊一蓬黑芒，卻被右邊一蓬黑芒打中胸臂，他傷怒交迸之下，殺機立起，腰際刀鞭閃電揮出，只聽一聲慘叫，加上一聲悶哼，看那女子的一張俏臉已被削去了一半，人也在地上連連打滾，鬼娃兒跟蹌而退，面色凝重。

老丐舒常在驚心動魄之下，也顧不得其他，掠身扶住了鬼娃兒，抬手點了他七處血穴，低聲道：「沉着氣，忍一忍。」同時從車中躍下了商娟、舒丹二位姑娘，將鬼娃兒扶進車中，老丐躍身車轅，一抖繮繩，鞭影連揮，驅馬向前疾奔。

這時，夜色中已傳來一聲獰笑，道：「你們跑得了麼？」老丐舒常聞聲，大驚失色，回首車內，向谷半瓢招呼道：「老哥哥，你出來一下。」

谷半瓢應了一聲，從車廂中鑽了出來，也坐上了車轅，老弟兄商量了一陣，谷半瓢又鑽入車中，冷不防點了鬼娃兒的睡穴，笑向商娟道：「商姑娘，鬼娃兒身受重傷，現在就看妳的了。」

商娟茫然道：「老前輩，你要我們幹什麼？」

谷半瓢道：「我們現在已被敵人圍上了，我命你駕車突圍，趕去潼關，再設法回長安，這裡的人交給我們兩個老不死的。」

舒丹插口道：「那麼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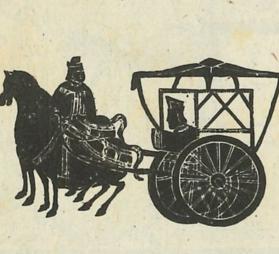
谷半瓢笑道：「鬼娃兒就交給妳們了。」

舒丹道：「好，交給我們了，娟姊，妳能駕車麼？」

「能！」商娟說着，人已鑽出車外，跨上了車轅，從老丐手中接過車來，手中長鞭一揮「刷」的一聲，掉轉馬頭，車向左邊樹林中衝去，馬蹄飛揚，車聲轔轔，掀起了遍地黃雲。

馬車向前疾馳，要知道鬼娃兒生死如何，未知是否可以逃出鷹王的追殺密令，請留意鷹王谷傳奇的另一個故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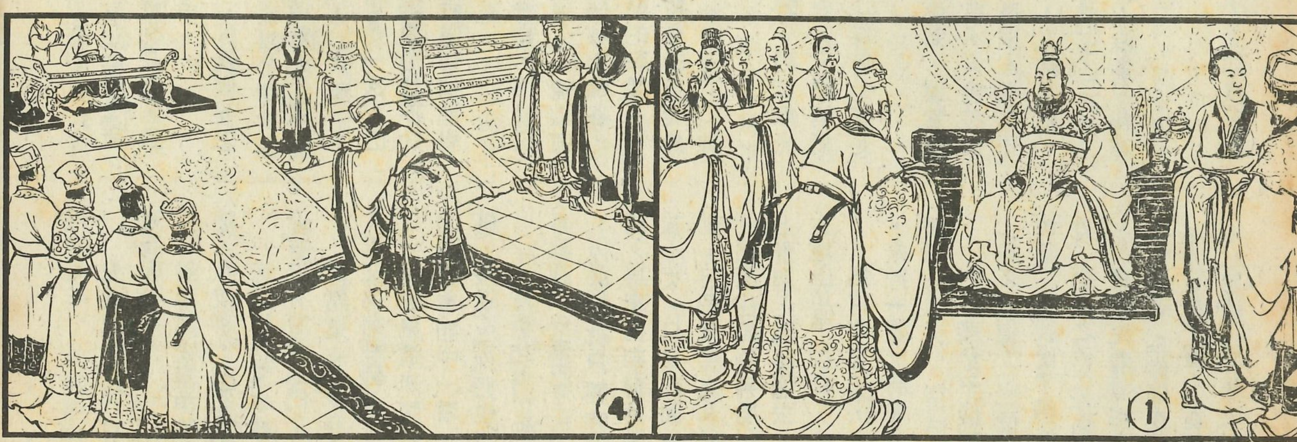
（完）



三國演義之卌九

智取陳倉（一）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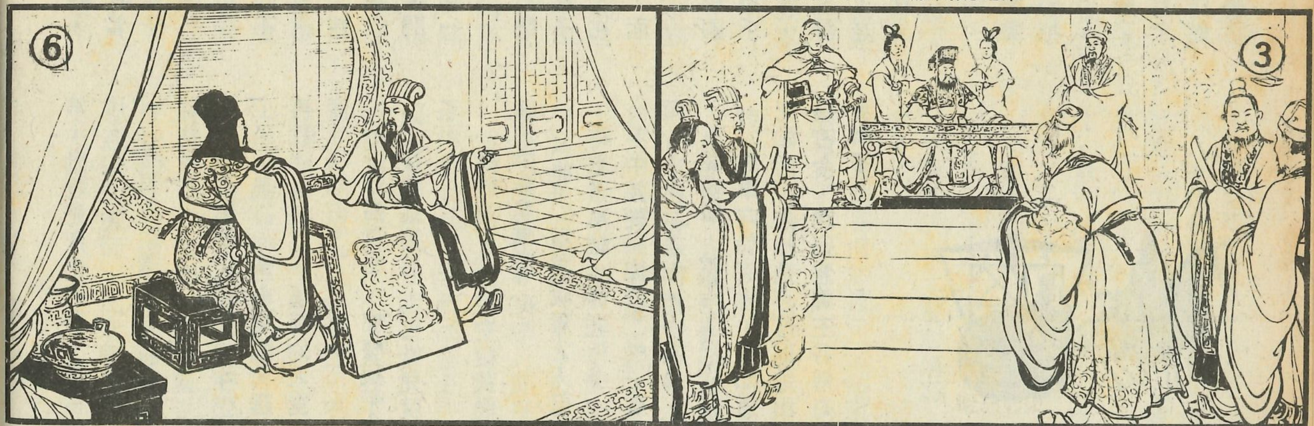
1　孔明擊敗曹眞，斬了先鋒王雙的消息，傳到東吳時，衆官都勸孫權乘機興師伐魏，以圖中原。張昭因爲三分的局勢，早已形成；現在魏、蜀兩國都已稱帝，便勸孫權先即了皇帝位，然後興兵。

4　孫權依了張昭的話，遣使入川，進見後主。當下，由使臣向後主轉達了孫權願意結盟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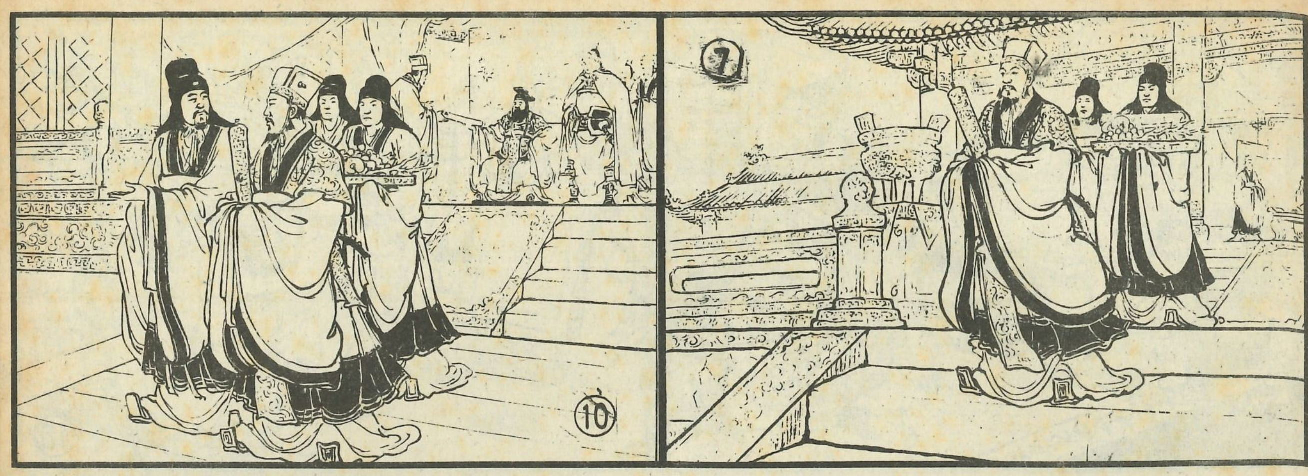
2　百官聽了張昭的話，同聲勸進。孫權便擇日在武昌南郊登壇即位，改黃武八年爲黃龍元年，追尊父孫堅爲武烈皇帝，立子孫登爲皇太子。命陸遜爲上將軍，顧雍爲丞相，共議伐魏之策。

5　後主叫吳使先去館驛安歇，便和羣臣商議應付之策。衆官都認爲孫權稱帝是狂妄，不應和他結盟。蔣琬却主張先去徵求一下丞相的意見。於是，後主就派人到漢中去。



3　張昭奏道：「魏兵勢大，須合吳、蜀兩國之力，才能成功。陛下可速遣使入川，和蜀國訂立盟約，將來合兵滅魏以後，共分天下。」

6　使者來到漢中，把後主的話說了一遍，問孔明如何應付。孔明道：「可派人帶着重禮到東吳作賀，約孫權遣陸遜出兵伐魏。陸遜一動，魏主必派司馬懿前去拒敵。那時我再出祁山，可取長安。」



7　使者回到成都，向後主覆命。後主就派太尉陳震，備下國書、盟約，帶了名馬玉帶、金珠寶貝入吳作賀。

10　孫權認爲此計很好，立刻下令，叫荊襄各處都要訓練人馬，準備興師。並打發陳震回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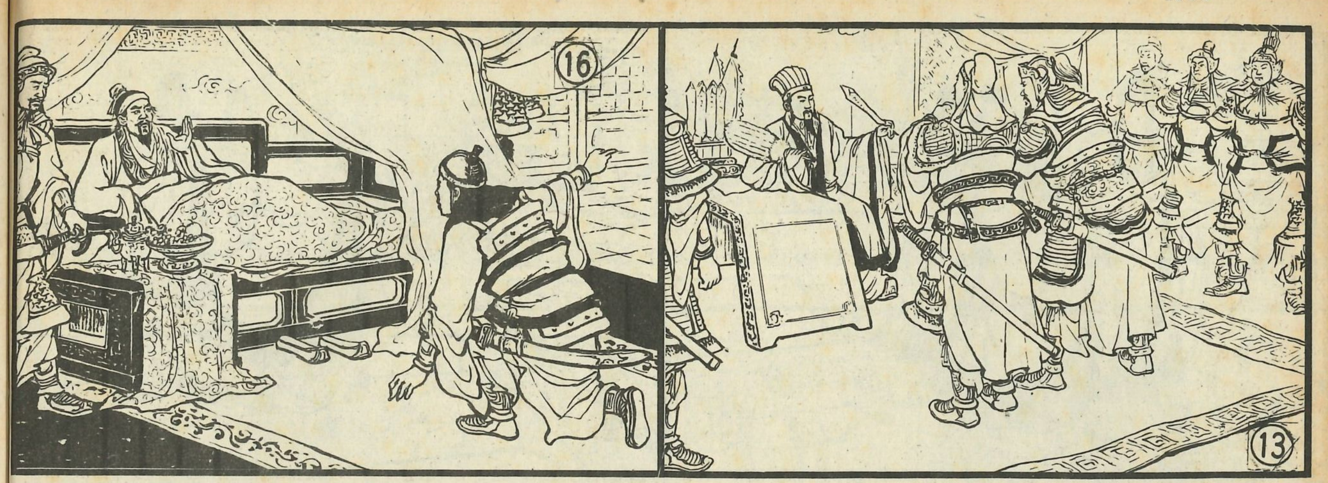
8　陳震和吳使到了武昌，見過孫權，呈上國書、盟約、禮物。孫權大喜，設宴招待他。

11　陳震回到漢中，報知孔明。孔明準備再出祁山，又恐陳倉不可輕進，先令人前去哨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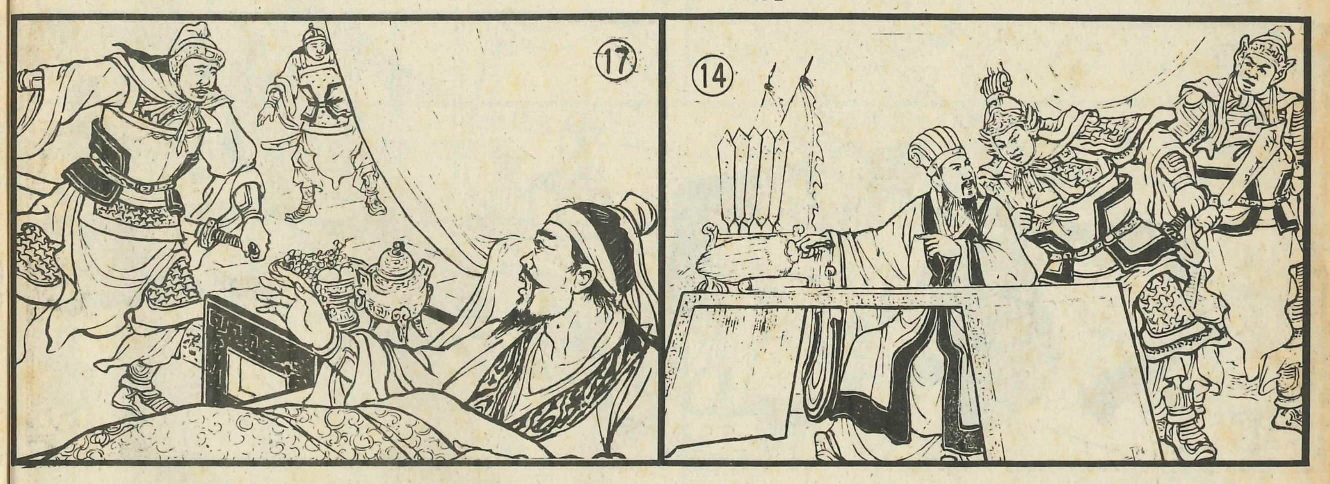
9　酒後，孫權把西蜀約會興兵伐魏的事對陸遜說了。陸遜道：「這明明是孔明畏懼司馬懿，但吳、蜀既已結盟，不得不從，我軍可以虛張聲勢，假作起兵。等孔明攻魏急了，再乘虛進取中原。」

12　過了兩天，那人從陳倉回來報說：「郝昭病重，郭淮已派張郃前去替代郝昭守城，但現在還沒到達。」孔明大喜道：「機會已到，大事成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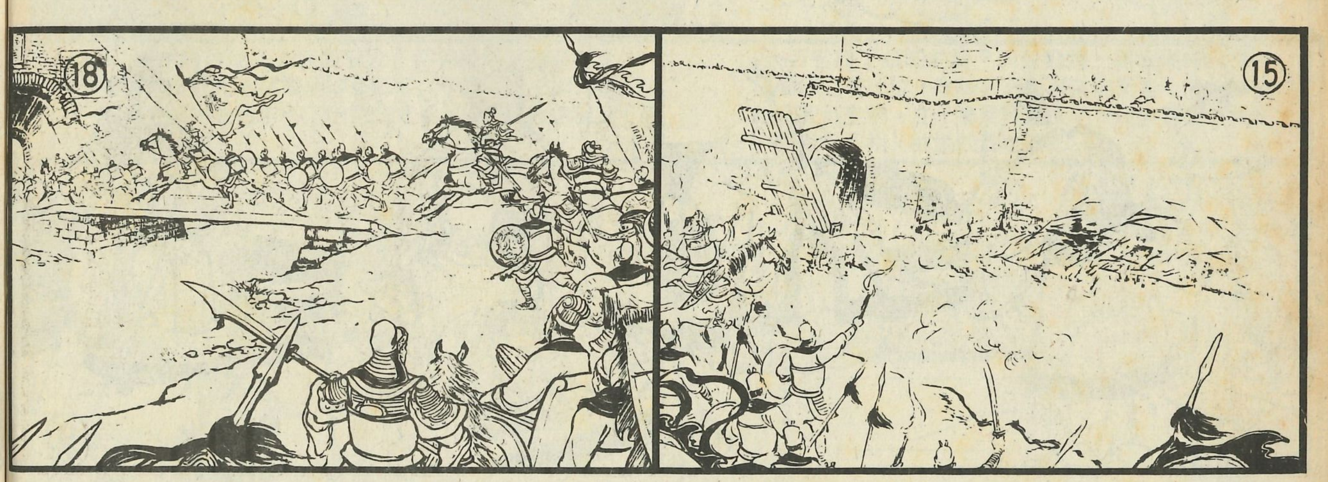
13　當下，孔明暗中安排停當，就喚魏延、姜維兩人領兵五千，星夜直奔陳倉城下，只等城頭火起時，並力攻城。兩人疑惑不定，問道：「甚麼時候起程？」孔明道：「三天內安排完備，不用再來辭別，即便起行。」

16　守城兵忙去報知郝昭。郝昭病已沉重，正在呻吟，不禁大吃一驚，急令人上城把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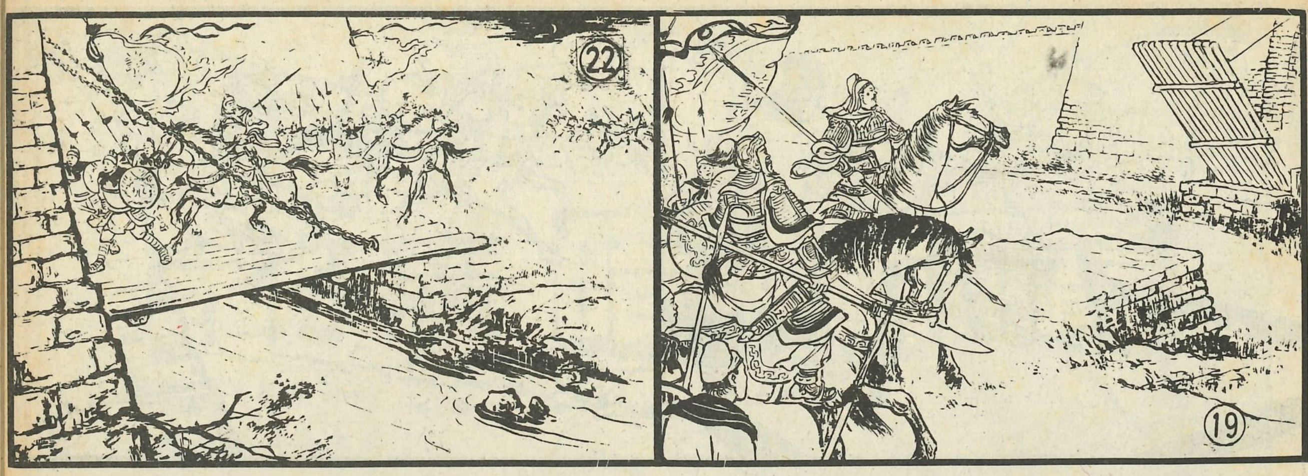
14　魏延、姜維受計去了。孔明又喚關興、張苞兩人近前，附耳吩咐了幾句，兩人低聲答應。

17　吩咐才畢，只聽得外面喊聲連天，郝昭情知不妙，正想查問，又有人氣急敗壞的趕來報道：「不好了，蜀兵預伏城內，裏應外合，已經破了陳倉！」郝昭頓時氣絕身死。手下人亂成一片，紛紛逃散。



15　第二天晚上，陳倉城裏各處起火，城外突然出現了一隊蜀兵，分不清多少，也不知是哪裏來的。

18　原來孔明借點軍爲名，暗中和關興、張苞星夜奔到陳倉，早有細作預伏在城裏放火接應，出其不意的取了陳倉。這時，孔明領兵進城，救滅火焰，佈告安民。



19　到第二天，魏延、姜維才趕到陳倉城下，只見四門緊閉，城上沒有一兵一卒把守。兩人驚疑不定，不敢攻城。

22　魏延、姜維領命，領兵徑到散關。守關魏兵，毫無準備，一哄而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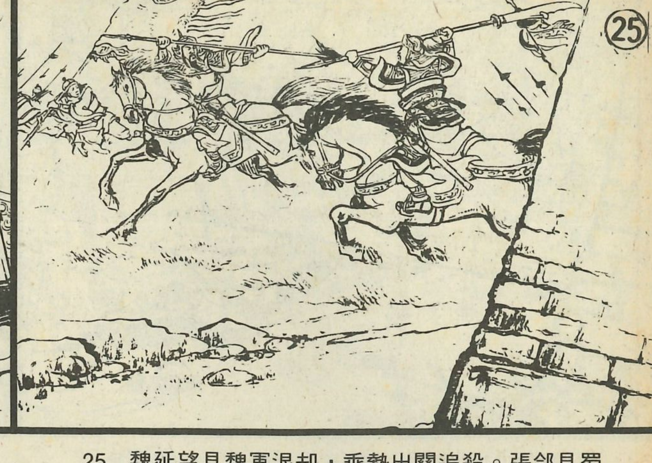
20　忽聽得一聲炮响，城上燈火齊明，旗幟招展，孔明立於城樓上叫道：「你兩人來得遲了。」兩人慌忙下馬。

23　魏延、姜維兵不血刃，得了散關，正想解甲休息，忽見關外塵頭大起，張郃帶領魏兵趕到。魏、姜兩人不禁同聲叫道：「丞相眞是料事如神啊！」就在關上緊緊把守。



21　魏延、姜維入城後，孔明說明原因，兩個拜服不已。孔明敎他們暫且不要卸甲，立即領兵襲取散關，否則魏兵一到，散關就難以攻破了。

24　張郃來到關前，望見關上有蜀兵把守住，情知陳倉已失，急令退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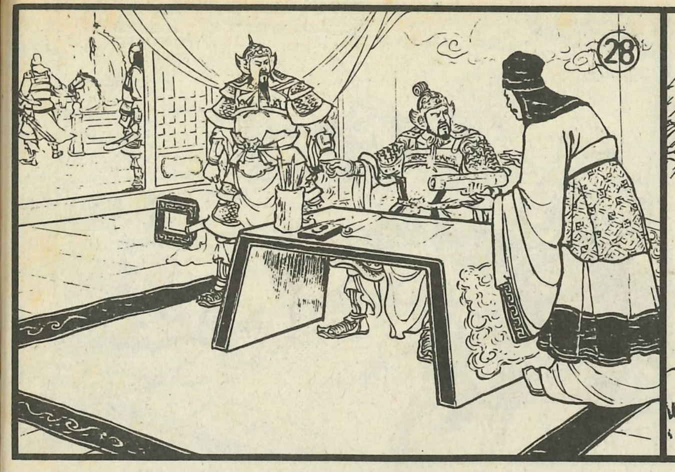
25　魏延望見魏軍退却，乘勢出關追殺。張郃見蜀兵勢大，無心戀戰，撥馬先逃。魏兵死傷極多，魏延大獲全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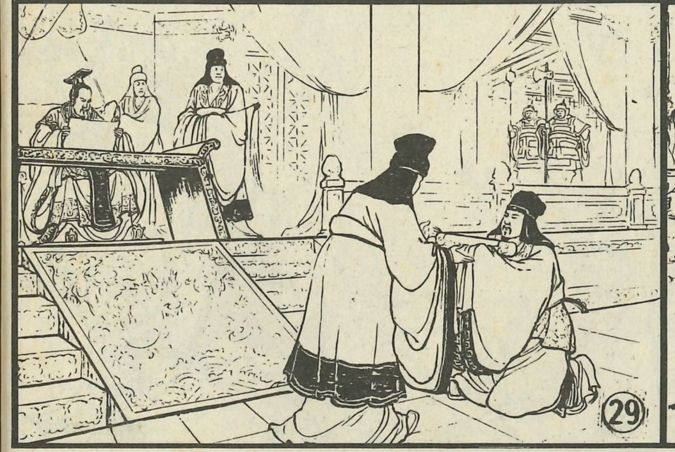
26　孔明接得魏延的捷報，就領大軍出了陳倉、斜谷，取了建威，直到祁山下寨。同時，後主又派大將陳式帶領生力軍，來營助戰。



27　孔明料定魏軍必派重兵防守雍城、郿城，他按下這兩處不攻，却派姜維去攻武都，王平去攻陽平。假如兩處進攻得手，便和漢中接通，可以牽制魏兵。



28　再說張郃回到長安，將經過告知郭淮、孫禮。郭淮聽了大驚道：「陳倉、散關失守，蜀兵一定要進攻雍、郿兩地了。」便叫張郃守長安，孫禮保雍城，自己去把守郿城；一面派人到洛陽向魏主告急。



29　使者到了洛陽，把陳倉、散關失守之事奏知魏主曹睿。這時，又有人奏說孫權已在武昌稱帝，與西蜀聯盟，也在準備出兵。曹睿一連接到兩處告急警報，很是驚慌。



30　這時曹眞患病未好，曹睿忙召司馬懿商議。司馬懿却認爲吳、蜀雖然結盟，但這次東吳未必出兵。(待續)

空門恩怨錄／石中蓮・文　可飛・圖

靈谷煞星

報師仇惹殺孽　爲贖罪積功德

龍山武學素有武林獨尊之稱，「龍山二友」中「行雲神龍」魏適之弟魏鈺，奉了巴山異人「矮土地」神谷之命，前去巴山「靈谷」，召其記名弟子「白衣秀士」古春陽，以及太華雙秀武當門下之藍中季藍中叔兄弟二人，前去五台山清涼寺五台派重地，顯示玄門中的武功。

因當時佛道二教不和，玄門衛道，佛門護法，致都失了二教本旨，玄門本爲清修無爲，佛教是攝御諸根，可是爲了衛道和護法，都反其道而行之。

玄門得知西域佛門密宗金剛派，爲護法而向玄門爲難，首先威脅康邊玄門青城派名下的天寧宮，經過一場惡戰，又得中土方面晉北五台山五台派有意與西域金剛派遙遙響應之勢，曾在晉漢邊境風陵渡七星岩會敵一次，五台派雖遭鎩羽而歸，但玄門中人，深恐五台派未熄護法之火，死灰復燃，故由神谷授計，先發制人，命魏鈺召古春陽、藍氏兄弟向五台清涼寺去示威。

不想「白衣秀士」古春陽與佛門中人，仇深如海，恨比天高，在清涼寺中大開殺戒，把佛門淨土當作了羅刹屠場，惡戰一場下來，五台派第三代弟子中，死傷了二十一人，成爲五台一個大浩劫，不是魏鈺及時現身阻止，怕不止此數，經過詳情刋在上一期「北斗玄武扇」，本文乃是續篇述其未了之情。

且說魏鈺率了古春陽、藍氏兄弟一出清涼寺，便急馳了一陣，下了五台山山麓，脚步才始放緩，四人一路悶走，不似來時有笑有說，古春陽心中明白，這都是因自己太過手辣之故，致敎他們心中難過。

他瞥見離山麓不遠曠地上有不少亂石堆，便對魏鈺道：「魏世叔，我們在這裡歇一歇如何？」

魏鈺看他雪白的長袍上，血漬斑斑，頭臉上也都是凝結而成的血點，便回答他道：「最好找一個有山泉的地方，先洗清你身上的血漬，否則帶了這滿身的血汚，如河走路？不到一個時辰，天色便發曙了。」

他們就由山麓下向西走過去，約莫走出二里多路，才找到一處溪流，古春陽脫下身上長衣，放在溪流中洗滌，再把頭巾上的血漬洗清，就在溪畔憩息。

古春陽把濕衣舖在山石上吹風，才向魏鈺和藍氏兄弟拱手道：「魏世叔，小侄出手這等狠辣，逞凶屠殺，你老和二位藍兄，心中定必責怪，但小侄久積心頭的一口怨氣，一旦能宣洩，實在不能尅制，世叔和二位藍兄，若知我身世，定必會原諒我今晚下手爲何爲此狠毒的！」

接着就將全家遭難，他母子爲「雲中四絕」中郭巽所救，如何得「琵琶手」郭巽收留他母子和拜郭巽爲師，以及得郭巽的眞傳，茲後「琵琶手」郭巽因維護故人之子，與嵩山少林寺曇因大師交惡而動武，中了曇因大師一記「達摩掌」而斃命，他與「雲中四絕」中另三位師長，上少林寺復仇，另三位師長和自己爲少林寺僧衆圍攻，中了「達摩掌」命在頃刻，如何得神谷世伯、三音師太和孟回歸等前輩出手相援，在少林寺突圍而出，但三位師長又不治而亡，其後經神谷急救和休養了幾個月，才始復元，因神谷世伯是恩師郭巽多年故交，故留自己在「靈谷」中教授自己巴山絕學，準備將來爲師門復仇等等情形，詳告了魏鈺和藍氏兄弟。

古春陽又道：「當初我心切父仇，希冀得四位師長之助，能探出仇人是誰，爲何要陷害我全家？不想四位師長都遭了少林寺中禿驢們的毒手，尤以另三位師長臨終時囑咐，緊記少林寺之仇，故我在『靈谷』苦練武功時候，已立下決心，日後如有成就，非把少林寺這般禿驢殺光不可！

「神世伯離開靈谷時，曾囑我好好的練功，將來若有人來召我出山，提起了帶備『玄武扇』時，便是我出谷復仇之時，魏世叔來『靈谷』召小姪時，提起了這『玄武扇』，小姪知是時機已到。因我四位師長之故，父仇無人相助能報，因之我也連帶恨這沒毛的禿驢，今晚這清涼寺雖不是嵩山少林寺，但爲了憎恨這般禿驢，殺性突起，無法尅制，才造成了這等濫施屠殺的局面……」

魏鈺和藍氏兄弟聽他如此之說，始知這古春陽實是傷心人別有懷抱，魏鈺點頭嘆息道：「這也是清涼寺中一般和尚劫數難逃，我由後側翻過觀音殿，一眼就探出了長老所居的靜室，然後想揀一不與殿堂毗鄰的僧舍，放一把火惑亂他的視聽，來時神世兄說過，必要時放把火燒禿驢們房舍，使他們不及兼顧，然後警告他們，教他們安安穩穩在這五台山中，唸他們的阿彌陀佛，若是再想蠢動，便把清涼寺燒個片瓦無存，找着觀音殿和僧舍毗鄰，建造得極爲精美，想是花了不少心血，如今天氣，風高物燥，觀音殿一爲火勢蔓延，前殿也勢必被波及，好好一座古寺，花了千萬人心血，却爲我一手摧毀，實在心有不忍，故想揀一個不與觀音殿毗連僧舍縱火，正在轉念之間，前殿方面，已傳來亂敲雲板告急之聲，我知你們已動上了手，但與我約定時間，早了許多。

「我立即撲向三個長老靜室之處，才到門邊，內中突然縱出一個老僧，我急忙中一彈指，用隔空點穴點中他的京門穴，使他直跌了出去，隨後又飛縱出二個老僧，見我出手便點中第一個老僧穴道，似覺一怔，就出手向我圍攻，二人掌力俱都雄厚，若是硬接，我以一敵二，恐怕不是他們對手，便展開『行雲縱』，和他們糾纏，好在我目的便是要絆住這三位長老，一個出其不意爲我點中穴道，這二個掌法上雖是强勁，但我『行雲縱』借他們掌勁，毫不費力，反到在身形上顯得迅速無比，同時更出掌應戰，使這二個老僧窮於應付，他們接連劈出二三十掌，連我衣角都未沾到，反爲我『行雲縱』所逼，陷入苦戰境地。

「其中一個老僧，似已看出我身形掌法，立刻後撤，命另一個老僧停手，打手稽向我道：『貧僧慧因，看尊駕身法，宛如龍山絕技『行雲縱』和『行雲掌』，貧僧在十五年前，曾在西天目山苦竹庵三音師太處和龍山魏適前輩見過一面。當時到苦竹庵祝三音師太五十整壽的，尚有十幾位武林前輩，久聞魏前輩的『行雲縱』絕學，獨步天下，均欲魏前輩一顯身手，以廣眼界，魏前輩經不起在場各位的要求，便請在場各位隨意發掌，藉掌風施展這武林獨步的絕學，當時在場各位都是武林前輩，出掌無一不是具有千鈞之力，魏前輩在雄勁掌風中，身形疾如閃電，一晃而沒，掌風越急，他身形越快，使在場之人莫不嘆服，貧僧適逢其會，得見這等曠世絕學。

「尊駕所施身法，正是這龍山『行雲縱』，想是與魏前輩必有淵源，我五台一派，從未有人敢得罪龍山一門任何一人，雙方也從未有甚麼怨嫌，今晚敝寺前殿雲板告急，必有要事發生，須貧僧前去處理，尊駕本身既與五台無仇，定是受人之託，憑尊駕龍山來人身份，我五台一派，無論如何都不敢得罪，也望尊駕手下留情，貧僧等還未請教尊駕貴姓大名，此來究因何事，尚望賜教！』等語。

「我因這慧因和尚語氣之中，對家兄十分尊重，話又說得十分謙虛得體，一時倒翻不下臉，便對他道：『看在你和家兄有一面之交份上，今晚暫且罷手，不過我警告你，出家人還是以明心見性，求無上正覺爲要，不要妄起嗔念，今後多唸阿彌陀佛，韜光養晦，若是要有甚麼蠢動，這清涼寺遲早還要有事發生，前殿三位青年相公與我同來，由我前法招呼引退，你先替這個和尚解穴吧，因你對家兄語氣之中極爲尊敬，我原來有放一把火之意，也就打消了，倒是便宜你五台派！』

「我警告了一頓，不等他們回答，便飛身過來前殿，在我意料之中，傷了他們幾個，顯示出玄門武功的威力算了，沒料到你會如此下毒手，把他們殺死，這一筆血債留下了，五台一派定必沒齒難忘，早晚會向你來報復的，今後你還得要隨時留意了！」

古春陽點頭道：「小姪現時心切復父師之仇，後果如何在所不計了，倒是令魏世叔與二位藍兄因小姪出手太毒而心中不安，但仔細一想，禿驢們若是功力高强，向玄門發難動手，一樣也會趕盡殺絕，小姪已下決心，殺一禿驢，將來必修積一件功德以贖殺

孽！」

魏鈺和藍氏兄弟，想不到古春陽會說出這樣心志堅決的話來，不禁都對古春陽看了一眼。

要知如欲要修一功德，談何容易。往往為修一份功德，在過程上又動了殺孽，成功了一份，反累積下二份，當年太白派伏龍上人，在陝東孝義縣中，錯殺了清官顧查寧，事後深自後悔，乃立誓修十份功德以補罪過，誰知這十份功德，牽累了他四十年，往往修成了一份，便累積了二份，待他所立誓言的十份功德修滿，累積已在七十份以上。致連他覓一資質上佳的傳人時間也沒有，太白派的絕學，幾乎因之失傳。可知修積外功中的功德不易。

魏鈺笑對古春陽道：「早知你有這等心志，站在玄門立場上，倒要你多殺幾個禿驢了！」

古春陽見魏鈺面上已露笑容，趁此機會，便向魏鈺跪求道：「神世伯臨出『靈谷』之時，既說過有人提起『玄武扇』來召小姪出『靈谷』，便是小姪報父師血仇的時候，如今小姪還不知父仇對頭是誰？祇好慢慢探聽，四位恩師已喪生嵩山少林寺一般禿驢手中，非立即趕去復這血仇不可，還望世叔和二位藍兄相助小姪，成全小姪這一點心頭，所有一切殺孽，俱由小姪一人來承擔。若認為小姪要求太過，也請世叔和二位藍兄替小姪在後押陣，由小姪一人出手好了。」

魏鈺慌忙一把拉起了古春陽，對藍氏兄弟看了一眼，心想在這等局面之下，看來不答應他相助去嵩山，情義上似乎說不過去。「雲中四絕」中郭巽既與神谷論交，雖沒有聽兄長提起過與「雲中四絕」有甚麼淵源，想來也不會不認識，此次神世兄既命自己在「靈谷」召他出來，其中莫非含有深意？便笑問藍兄弟：「二位老弟意下如何？」

藍中季立即躬身道：「小姪既與古兄弟論交，助他報復師仇，當然義不容辭，一切還望世叔指教！」

古春陽聽了，對藍氏兄弟大為感激，要知藍氏兄弟世故甚深，他們一見魏鈺對他們看了一眼徵求他們同意，知道魏鈺已允相助之意，故落得做個順水人情。

由此一言，從此古春陽與他兄弟倆，結下了生死之交，二十年後，藍中季執掌武當，古春陽適在修積功德，在外走動，武當門下小輩，得古春陽照顧不少，這是後話不提。

魏鈺點頭道：「難得你們兄弟有這份義氣，忝屬長輩更當責無旁貸，好！先上嵩山，然後再去太平谷向神世兄處覆命。」說完站立了起來。

四人立即起程，古春陽顧不得外衣尚未吹乾便穿上，往來時在山谷落腳的客店中趕去，一夜折騰，天將發曙，也須好好的休息一陣。

由五台山去豫中嵩山，因南下之途，俱是山地，翻嶺越崖，盤旋曲折，足有千里以上路程，古春陽去五台山時，沉默少言，難得開口，這一路去豫中，則談笑風生，語言雋永。要知「雲中四絕」的外號，並不是他們武功上各有一絕，而是在琴、棋、書、畫上各有所長，四人論交，也因彼此在這文藝上相互心折而結交，古春陽受四絕多年教導，故出落得文武雙全，論學識淵博，實高出魏鈺與藍氏兄弟多多矣。

這一日，他們渡過黃河，在偃師縣中歇足，離嵩山少室，已不足五十里，魏鈺在客店裡和三人商討道：「少林寺曇因大師，為中土佛門三大聖地中所有和尚功力最高的一個，內力之强，較五台上幾個長老高出一籌，同時一百多年來，少林寺武功因威名遠播，常時有人前去討教，寺中和尚為了保聲譽，練功極勤，也較五台清涼寺名下和尚為强，此去不能徒憑匹夫之勇，還以智計為是。」

古春陽道：「小姪已置生死於度外，只希望一入少林寺，殺得一個是一個，最主要的，還是曇因這老禿驢，小姪自入『靈谷』，在神世伯四年督促之下，自問對巴山絕學，已有心得，茲後又苦練了二年內力，加上以往在四位恩師的教導，想來還接得下這老禿驢，說不得以一身絕學，和這老禿驢一決生死了。」

魏鈺聽了笑道：「你若有個三長兩短，你欠下的功德，誰來替你修積？你還死不得，如今局面，只能不擇手段，但求達到目的，少林一衆和尚，認不得我和藍氏二位兄弟，這次不妨由我和藍氏兄弟出面，上門討教，和這老和尚糾纏上一陣，我自問糾纏他一個時辰，沒有甚麼問題，在這一個時辰之內，你盡可在寺中鬧他個翻天覆地，末了，你再和老和尚拚個你死我活，在這時辰之內，我想他內力定必已消耗了一半，到時再看情勢，非必要時，我倒不想以二對一，免得以後被人落一句口實，你意下如何？」

古春陽躬身作揖道：「世叔安排，那有不妥之理，就這樣進行吧！」

一宿無話，第二天清晨，四人便向嵩山進發，五十里路程，不到二個時辰，便已到達，直向少室峯而去，一上山麓，形勢與來時沿路情況不同，他們自渡過黃河，所見都是禿山石田，黃土堆積，一片貧瘠現象，一入少室峯，到處林泉清幽，岩下澗旁，黃牆碧瓦，全是寺院，古春陽因當年來過一次，便首先領路，將到少林寺前，山邊有座石碑，上鐫「梵天淨土」四個字。

古春陽見了，嘿然一聲冷笑，迴顧身形不遠處，有塊大石，便拾了起來，猛然向石碑砸去，蓬一聲響，石碑雖然未被砸斷，但淨土兩字，已破碎殘缺，要仔細辨認，才可以看得清

楚。

魏鈺看見古春陽那種憤恨之態，不禁好笑，便道：「你揀一僻靜處，先調調氣吧，等會兒恐怕有一場大戰，我與二位藍老弟先進寺去，這次務要遵守時間，不要心急，大約在半個時辰後，你始可進寺動手，在我未糾纏住老和尚之前，你先動上手，則要推翻全盤計劃了，節省一點精力，對付你這强仇大敵。」

古春陽對雄峙在遠處的少林寺望了一眼，眼眶有點濕潤，對魏鈺一點頭，便往亂石堆後樹林中縱去，魏鈺看他身形消失，一瞥衣衫，對藍氏兄弟略說了幾句，教他們應付之法，便往少林寺趕去。

少林寺殿宇宏偉，氣象莊嚴，和五台山清涼寺的古樸，又自不同，但香火不及清涼寺那樣鼎盛，沿路而來，未見一個進香之人，寺門前一片靜寂。

三人一進寺門，靜悄悄未見一人，一直到達大殿前，才見衆和尚早課甫畢，散了出來，一見三人來到，便有一老僧上前接待，他見魏鈺衣着華麗，態度十分斯文，身旁二人也都穿得甚為講究，各自身佩長劍，似像護衛這位公子似的，當他一聽到魏鈺道明來意之後，是來拜訪本寺長老曇因大師，立即領路，引三人進內，穿過了二重殿宇，到達一座精舍，才請他們落座，去稟告曇因大師了。

不多一會，這個老僧先引了四個僧人前來，都是四十上下的中年僧人，他們對魏鈺和藍氏兄弟單掌打了一手稽，分站立在門房兩邊，接着一個老僧，身披大紅黃條綢袈裟，跨進門來，魏鈺打量這老僧，只見他身材修長，足有七尺開外，較前來四個僧人高出半個頭，鬚眉雖雪白，可是還十分濃密，不似一般上了年紀的老人，鬚眉一白，便根根疏稀見肉。雙眼如火，原來眼內佈滿紅絲。

使人感到意外的，這位威名遠震的少林寺住持曇因大師，却長得一臉橫肉，毫無出家人溫和慈祥之態。魏鈺一看到這份長相，心中便老大的不舒服。

曇因大師也對三人打量了一眼，然後在主位上坐下，等小僧獻茶後，單掌當胸，向魏鈺一欠身，沉聲問道：「施主走訪老衲，不知有何賜教？還未請教施主高姓大名？」語氣極為客氣，但神情嚴肅而狂傲，似不把魏鈺和藍氏兄弟放在眼內。

魏鈺心中微微有氣，便故意和這狂傲的少林寺住持調侃，笑道：「相公姓魏，單名一個鈺字，平生不會客套，也不會奉承，任何事都喜歡開門見山的說，相公自幼曾得名師傳授，倒也學得一手拳脚，久聞少林寺住持曇因大師，一手『達摩掌』威鎭西北，故不惜由川中數千里趕來，想向大師來討教幾招。」

曇因大師聽了，嘿了一聲，幾乎冷哼了出來，對帶引魏鈺進來的這個老僧，斜瞪了一眼，然後冷冷的對藍氏兄弟看了一眼，道：「這二位亦是向老衲請教來的麼？」

魏鈺目視藍氏兄弟答道：「這二位是相公家中武師，乃陪相公北上，並非向大師請教。」

曇因大師聽了，心中不禁好氣又好笑，那裡來的花花公子？學了幾手花拳綉腿，便要到處炫耀，向別人討教還帶了護身武師，天下眞有這樣好笑之事，可恨性眞這老東西，不問來人皂白，就引進內院來要老衲接見，平白耗費時間，便氣極而笑，道：「魏施主這樣好的武功，此來沿途不知與甚麼名家討教過？」

魏鈺一時想不出甚麼來，便隨口胡謅道：「相公由川入陝時，聽人說巴山之中有個矮老頭，說是甚麼著名武林異人，找了幾天，在一處叫『神谷』的地方，找到了他，倒和他交過手，對打了一個時辰，不分勝負，相公正想施展絕學時，不想這矮老頭子溜了，後來路過綿山，與一個禿頂紅面的老頭相遇，相公看他身懷絕技，邀他過手，這老頭自稱他的掌法為『開山掌』，可是交手戰了一個時辰，他的掌法雖强，也沒奈何我，他知我好武，說是五台山清涼寺的慧因大師，功力高强，教相公去向慧因大師請教，因此相公便趕去清涼寺，拜訪慧因大師，向他請教……」

魏鈺還未說完，這曇因大師業已笑口接道：「施主和慧因大師交手一個時辰，也未分勝負，是慧因大師介紹施主來向老衲請教是嗎？」

魏鈺正想胡謅下去時，一聽曇因大師這般接口，連忙裝作詫異之色，道：「大師你怎會知道？」

曇因大師對這位信口開河，大言不慚的少年相公，只有苦笑道：「老衲不但知道，還知道施主也要與老衲打上一個時辰。」

魏鈺一拍大腿道：「大師料事如神，相公正有這心意，不知大師能不能賜教？」

藍氏兄弟見魏鈺裝模作樣，幾乎忍俊不禁要笑出聲來。

曇因大師面色一整，立起身道：「老衲無暇奉陪施主說笑，施主眞要向老衲請教，少林寺有個規矩，來人若欲與老衲過招，必先過老衲門下『四大天王』一關，能勝過他們，才有資格和老衲過手。」

說時指着站立在客房門外兩邊的四個中年僧人，同時向魏鈺打一手稽道：「恕老衲失陪了。」說完開步欲走。

魏鈺忙高聲道：「大師難道小覷相公了？要知道相公前來向大師請教，不是空拳白手的，相公願以一百兩黃金和大師打賭，若大師能在一個時辰之內挫敗相公，這一百兩黃金便為這

寺中佛像塑金，大師再要堅持相公與你門下『四大天王』過手，則顯見大師欲先探知相公虛實，不敢先和相公過手，萬一在一個時辰之內不能挫敗相公，豈不有損少林派聲譽，是嗎？」

曇因大師眞對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相公沒有辦法，看看他年紀不過三十左右，氣度倒是不俗，怎會這等不知世故？想來不知川中甚麼大戶人家的子弟，自幼驕縱慣了，學了一點拳脚功夫，便不可一世，聞我少林寺威名，再聽人一慫恿，便路遠迢迢趕來，若不和他走上幾招，這種無知的花花公子，口沒遮攔，甚麼都說得出來，到處亂說，外界不知，眞還當我定下先與「四大天王」過手的規矩，目的是先探別人的虛實。

同時一百兩黃金也不是一個小數目，眞可替我佛如來裝裝金身，便點頭笑道：「看在這一百兩黃金替我佛塑金份上，老衲就破例陪施主走上幾招吧，施主說話可是當眞？」說完，對藍中叔身後斜背包袱看了一眼。

魏鈺知道他要看看這一百兩黃金，心中暗罵一聲禿驢，你妄起貪念，已違了佛門之戒，就因你這一念之差，有你好受的，便對藍中叔看了一眼，示意藍中叔解下包袱，內中十兩重的金元寶，足足有三四十錠。

原來這一筆錢財，乃是武夷派宗主孟川思和「矮土地」神谷的，二人當年在晉西飛楓崖剷除「陰陽二怪」，在二怪洞內發現了不少劫掠得來的珠寶，除一半給黑池鎭白雲觀作建觀之用外，其餘一半帶走，兌了金銀後，都送至太平谷紀老菊處，有急需時救濟貧窮，此次魏鈺北上，神谷知西北一帶，貧苦百姓衆多，乃教魏鈺帶了一小部份出來，教他送到太行山「天偸星」裴炎處，以便就地救濟貧窮之用，魏鈺因急於助古春陽來少林復仇，尚未與裴炎見面，這一筆錢財，故仍帶在身邊，這時恰巧可用上了。

魏鈺取出十錠放在桌上笑道：「相公當年聘用名師，也用了不少黃金，到各地求教的，並非空手上門，大師能指教，相公若學到幾手，這一百兩黃金並不算貴，但相公有句不知進退的話，大師一個時辰之內，不能挫敗在下，則又如何說呢？」說完，對曇因大師注視。

曇因大師朗聲大笑，臉上橫肉不住抖動，然後對魏鈺打一手稽道：「老衲若不堪奉陪施主，還能在這少林寺中任住持嗎？」

魏鈺計算時間已差不多了，也不再和這曇因大師多調侃了，立即起身道：「好，相公以一百兩黃金向大師請教，大師以這少林寺住持作爲孤注一擲，倒是公平得很，就在這內庭上向大師討教幾招吧！」

二人走出客房，魏鈺脫去了長衣，交給跟隨在後的藍中叔，一派公子哥兒的習氣，曇因大師連寬大的袈裟也不脫去，當中一站，微笑道：「施主請進招！」

魏鈺心想，你這老禿驢，現在大刺刺的，等會兒才後悔沒有把這件袈裟脫去了，便對曇因大師一拱手，道：「有僭了！」

說完便劈出一掌，這一掌他只用上了二成功力，正是綿山禿石翁的「開山掌」中一招「五丁開山」。

曇因大師爲試對方功力，不閃不讓，袍袖輕輕向外拂去，雖把對方一掌之勁力卸向外，但感覺掌風極爲勁急，這個花花公子，倒眞有點功夫。

要知魏鈺這時雖暗藏不露，以他功候，只用上二成，也較常人一般爲强，魏鈺一掌劈出之後，身法立即以「五行移形」疾滑向左，第二掌已連接劈出。

曇因大師剛拂去對方一掌勁力，突覺左側掌風又到，忙一拂右袖拂去，心中也跟隨一動，這花花公子好快的身法，念頭還未轉完，迎面一股掌風已到，剛以袍袖相擋，右側又連接勁風陡起，曇因大師脚下紋風不動，雙袖連拂，以內力貫注雙袖，用上了佛門中「天魔亂舞」袖法化解，雙眼則不斷注視魏鈺所施身法，看他身形一晃，便閃了開去，仔細留意，看出是玄門之中著名的「五行移形」身法，但應用得這等靈活，實在不容易，這花花公子果眞有幾手，若是內力增進，掌風凌厲幾成的話，倒不失爲一高手。

魏鈺的龍山武學，在其兄「行雲神龍」魏適未曾參出這「行雲縱」之前，身法上施的，正是這「五行移形」夾雜着「七星移位」，正反相輔而施，內中變化，詭異奧秘，已稱武林一絕，自「行雲縱」練成後，龍山武學已稱爲絕學了，魏鈺因欲纏住這老禿驢，因此只以「五行移形」身法施展，掌上不用內勁，隨手亂發，老禿驢曇因果爲所惑，認爲他功力不過如此，約莫二十幾掌過後，魏鈺笑道：「大師怎不出手？儘是挨打，相公此次前來，原本想領教大師少林著名的『達摩掌』，這樣豈不如入寶山空手回嗎？」

曇因大師笑道：「施主身法上果眞得過高明傳授，可是內力太差，掌力不夠强勁，老衲要你一百兩黃金爲我佛裝身，不奉陪施主多走幾招，就二三掌把施主逼下，豈不太過沒趣？施主儘量施展所學，老衲接你攻勢，然後再教你幾掌，也不負施主路遠迢迢的趕了來。」

魏鈺默算時刻，從進門到現在，已有半個多時辰，知是時候了，便冷冷的笑了一聲，改變口氣道：「大師果眞是門縫裡看人，把人都瞧扁了，看相公逼你出手！」

說完一緊身形，以「五行移形」中「行孫入土」一矮身形，一掌劈出，接着立改爲「金光藏景」，身形猛然右閃，他身形動，脚下未動，反倒施出了

「倒踩七星」把身形硬生生穩住，右掌在身形直立時，已推了出去，這一掌魏鈺已用上了五成功力，接着身形又改爲「流星趕月」左右掌連環劈出，施的又是陽剛的開山掌法。

曇因大師眼看他身形由土入金，左袖剛正揮出，猛見他身形硬拉回來，正面一掌向自己推來，右袖忙向前揮去，不意這一掌勁力，較前大得出奇，揮出袍袖的勁力，卸不開對方的掌風，一股功力直逼上身，原來紋風不動的雙足，也爲這股掌風逼退二步，心中奇怪這花花公子掌力，怎突然變爲雄厚起來？左右二股剛强無比的掌風，已跟隨劈到，感覺這二股掌風，較剛才推出的一掌更强，不禁吃了一驚，一運內勁，雙袖蓋頭飛舞，可是對方出掌在先，揮擋慢了一步，雖卸去對方這二掌一半勁力，身形還是爲這左右劈來的掌風，逼得東晃西搖，脚下也連退三四步，眼前人影一晃，對方似已舉手過頂，看來是一招「獨劈華山」，慌忙一翻雙掌，一招「童子拜佛」，出手向外疾翻過去，雙掌攻出，對方人已不見。

只聽身旁有人冷冷道：「果眞出手了，老和尚，相公這一百兩黃金，怕不是能輕易容你收下的吧？你儘管出手，足有一個時辰的時間好交手吧！」

曇因大師這時才看淸這個花花公子，神情上並不似見面時那等輕佻和稚嫩，立在一旁，眼角眉尖，隱含威稜，神情也端莊無比，心中大大起疑，來人究竟爲何心意？這花花公子身法，看他剛才一二招，已達到了上乘境界，掌力如何？還是捉摸不定．但出手之快，却是出乎意料之外，以自己這等功力，還不及應付他一推之後接連劈出的二掌，最使自己難忍的，明明見他一招「獨劈華山」舉手劈下，自己出掌反攻，他却用上的是虛招，教自己空放一招，從這一手，看出對方應戰經驗極爲老到，他以前說的在巴山遇到一個矮老頭，綿山遇見了禿老頭，說的這二人，明明是聞名武林的「矮土地」神谷和「開山掌」禿石翁，以他這等長相，能和這二個武林中著名的前輩交上手，打了一個時辰而不分勝負，爲何會教自己相信？如今看他這等身手，適才所說，倒並不是信口開河了，便點頭笑道：「原來施主大智若愚，老衲也太過疏忽了，看走了眼，好！老衲說不得要獻醜了！」

曇因大師說完，剛想要拉丟身上披的大紅袈裟，魏鈺那裡會讓他隨便除去？早已一掌拍出，曇因大師不得不回掌相擋，展出了少林絕藝「十八羅漢手」與魏鈺過手，這一手掌力，除了「達摩掌」外，也是少林寺聞名武林的絕學，不是認爲對方功力高强，就不會使用，因少林寺還有一套「神拳」，分龍、蛇、虎、豹、鶴五式，因對方功力而施，眼前曇因大師一出手便是十八羅漢手，已認爲魏鈺是個堪能一戰的對手了。

旁立的「四大天王」，一看住持長老以羅漢手出手應敵，神情立臻嚴肅，對那一邊藍氏兄弟看了一眼，藍氏兄弟也都手按長劍防備着應變。

魏鈺一掌拍出後，身形隨之疾進，他主要便是不給曇因大師騰得出手脫去外披袈裟，這袈裟又長又大，要曇因大師披在身上，實在是一個累贅，他身形一欺到，曇因大師「十八羅漢手」中一招「降龍手」按向魏鈺右肩頭，魏鈺左掌一駢，劃向按來曇因大師腕脈，右掌却呼的一聲以一招「五雷轟山」剛猛掌力硬攻了過去。

曇因大師「降龍手」剛一施出，突然一縷勁風向腕脈射來，才一撤手，左側剛强無比的掌風又到，他不及發掌相抵，修長的身形向外疾滑，避開掌風，這個在他看不入眼的花花公子，已如影隨形般跟踪欺到，喝道：「大師留神！」左指右掌，又已隨聲攻到。

曇因大師感覺指風點向他腰間帶脈穴旁之氣穴，這是痲穴，若爲指風掃中了，半身立感痲木，忙一閃身斜避，右肩上拍的一聲，却爲掌風掃中了一下，雖未受傷，却也痲痛難當，心中不禁大駭，知對方內功雖還未登堂入室，但出招則詭譎異常，而身法之快，則在自己之上，若不全神應付，莫要眞在一個時辰之內，奈何不了對方，反而折在他手裡，那才難以下台，故立即收斂心神，脚下起「三密步法」，配合「羅漢手」，向魏鈺强攻。

魏鈺目的，正要曇因大師展開身形和他纏鬥，他自知除內力上恐不及曇因大師雄厚外，其他功候，都較曇因大師爲高，故避免掌力與他硬攻硬封，以身法和招式上來困他，見曇因大師以少林著名的「十八羅漢手」出手應戰，立即展開身形，和他纏戰在一起。

且說古春陽在林中運氣，把眞氣調勻，計算時間，約莫已到一個時辰，便向少林寺趕去，他一進寺門，已從身上撤下了「玄武扇」，倒持扇柄，這時正有二個和尚正面走來，他喝道：「站住！」然後問道：「還認得你相公嗎？」

這二個和尚當年曾見過古春陽，自「雲中四絕」另三個傷重逝世後，正找不到這個同來少林寺鬧事的少年，一見他單身上門，心想眞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其中一個便笑答道：「少林寺中，二十多個寃死的同門，果然有靈，把你引上寺來了，貧僧爲你通報長老去！」說完，轉身就走。

古春陽嚐過淸涼寺的刀棍連環陣圍攻的滋味，那裡容得這二個禿驢去報訊召集人手，早一聲冷哼，身形陡的縱起，凌空一掌，直向那和尚後心劈去，這一掌他蓄了八成功力，又是凌空下擊，威力之强，直有雷霆萬鈞之勢，這和尚料不到古春陽會突下殺

手，猛覺身後勁風壓體，忙向前縱，縱雖縱出，但掌風已到，兩下湊勢，這和尚身形如弩箭離弦，震射出去，到了三丈以外，一頭撞在石堦上，「擦」一聲，一個光頭撞得稀爛如泥，腦漿飛濺，鮮血隨之洒了一地。

古春陽發出一掌之後，料知這和尚必無倖理，突然身形倒蹤，「玄武扇」立向站立旁看得發呆的另一和尚胸口點去，待等這和尚驚覺，一掌推出，古春陽「玄武扇」一招「天王托塔」，扇柄挑在他臂肘下，將人挑起三四丈高，斜劈一掌，這和尚身形已橫飛出去，「砰」一聲撞在殿柱上，悶哼一聲，就此了賬了。

古春陽衝出前殿，六七個和尚，正由大殿出來，瞥見有人匆匆由前殿而來，就迎了上去，第一個剛想打一手稽問訊，身形剛剛立定，古春陽突然飛起一脚，把這和尚龐大身形踢飛起一丈開外，接着就向第二個和尚一掌劈去。

那個被踢出的和尚，原本頭下脚上，倒栽葱跌下，光頭勢必開花，可是後面有個和尚，眼明手快，身形竄出，凌空一掌推了過去，又復把這個和尚推出四五尺，雖未跌個頭頂開花，但也橫跌出身形，倒地不起。第二個和尚也沒料到古春陽會這樣快劈出一掌，不及閃避，一掌正中胸前，身形向後一倒，滿口鮮血暴噴了出來，雙眼一翻，就此動也不動了，其他和尚一聲吶喊，身形猛然飛縱開來，立成犄角之勢，圍住了古春陽。

古春陽冷笑一聲道：「今日你相公殺得一個是一個，你們這般禿驢，總還認得你家相公的吧！」

身形又撲向右側一個和尚，「玄武扇」已點向他胸前五六處大穴。

這和尚功力倒也高强，脚下一錯步，橫移了三四尺，一掌劈出，古春陽左掌一揮，盪開他的掌風，右手扇又跟着點去，身後二個和尚已發掌由後猛攻上來，古春陽祇得回身拍出一掌相擋。

同時大殿右側廊下，已有十幾個和尚看到這個情形，都飛縱了過來，另幾個則飛奔向內堂而去，飛縱過來的和尚，妄想倚仗人多，近身逼攻，古春陽一咬牙，掌劈扇掃，都用上九成功力，早有幾個和尚為他劈飛開去。

內堂中有二個五十開外左右的和尚，率了十幾個和尚趕了過來，一見古春陽，哦了一聲，立即一揮手都圍了上去，其他和尚聞訊，各持了兵刃，越聚越多。

古春陽在重重圍攻之中，大發神威，在急勁掌風中，早施出了「行雲縱」，借勁蕩起身形，閃避得稍慢圍攻和尚，挨他掌扇的，莫不骨折肉飛，又有六七個和尚為他打發了開去，內堂來了二個老僧，立命其餘人退下，就由內堂十幾個和尚圍攻古春陽。

這幾個功力較為高强的內堂和尚，也為古春陽迅疾無比的身法逼得團團亂轉，古春陽突然厲嘯一聲，身形更為快速，宛如凌空飛翻，白影連晃，看得內堂和尚眼花撩亂，同時一陣慘哼聲傳來，又有七八個東倒西歪的躺了下來。

原來古春陽不但施上了龍山「行雲縱」，更把獨門的棗核鏢也同時用上了，口噴掌發，這七八個就為他暗算而中了鏢。要知道古春陽為人，機智絕倫，在清涼寺中，積下了的經驗，來時又早打好了主意，決計不擇手段，殺一個是一個，他棗核鏢由口中運氣噴射，不知他有這份絕學的，決計不會防到，何况他開始時以掌扇迎戰，一點不露痕跡，如何會料到他口中含有暗器？他噴發又在緊要之時，而且在「行雲縱」上惑亂各人眼光之間，他身形縱向東時，迴首向西噴射，少林寺一般和尚，空有一身功夫，也中了他這等詭譎無比的聲東擊西之詭計。

少林寺自上次「雲中四絕」另三位上門尋事，死傷了二十幾個後，痛定思痛，一時之間，曾下絕大決心，勤練武功，後聞另三位先後去世，此外又無强敵，故懈了下來，想不到留下一個年輕的未曾找到，却留下這樣大的禍根，又死傷了這許多同門。

和古春陽尚在大戰的幾個內堂和尚，却奇怪住持長老曇因大師和四位大師兄，早已告急進去，因何久久未見顯身露面，任由這個外來的强仇猖狂，恣意下手屠殺，眼見來敵越戰越勇，越殺越狂，這樣下去，定必增加同門死傷無疑。

在內院客室前庭園中，曇因大師一套「十八羅漢手」，正施展得迅疾，切、劈、砍、抓、牽、奪、推、戳每一式都具無上威力，變化莫測，可是魏鈺身法，猶如御風縹緲，輕靈圓活，任曇因大師手法如何變化，他恰到其妙的閃避開去，同時還以掌力回攻。

曇因大師的「十八羅漢手」，共計一百四十四式，施展到一半之間，他看出魏鈺閃避身法，在「五行移形」外，還夾雜着倒踩七星的正反應用，似珠走玉盤般靈活，心中大為驚疑，這種上乘身法，必得玄門中高明傳授，看他在自己迅疾無比的出手中，閃避自如，功力之高，目前武林成名人物之中，也很少有這等成就，這樣鬥下去，這一套「十八羅漢手」施完，也難把他敗下，心裡正在吃驚，外殿兩個和尚已奔了進來，一看長老正和人過手，便立在一旁不動，倒是「四大天王」中為首的悟化，一看二人神色不對，便喝問道：「有甚麼事？」

一個和尚稟道：「外殿來了一個少年，正是當年『雲中四絕』同來尋事的一個，他一進寺就下殺手，已有三位師兄喪在他手中了，現在正在前殿空地上鬧事，故來稟告長老。」

「四大天王」悟化一皺雙眉道：「你去內堂敎你悟通師叔前去看看！」

那和尚回答道：「悟通、悟方兩位師叔已去了前殿。」

悟化一擺手命他們退下。

雙方對答，曇因大師俱都聽得清楚，心中已在對魏鈺猜疑，怎會無巧不巧，自己和他對手，不能分身，便有人進寺前來尋仇？當年隨「雲中四絕」前來的少年，功候雖不弱，但在寺中僧侶，都有一身武功，有悟通等趕去，足可應付，他一想與魏鈺已過手了半個時辰以上，非下煞手，看來是不能挫敗他了。

於是，心中一決定，出手便凌厲了許多，魏鈺突覺曇因大師掌風驟然加强，知他心中着急，便開口譏諷道：「大半個時辰過去，大師若不施出『達摩掌』絕學，看來難把相公在一個時辰之內折服，相公此來，係專程來領敎少林寺聞名於世的掌法。」

魏鈺所說倒是事實，他欲與曇因大師過手，正是要領敎少林寺這套聞名的掌法。曇因大師一聽，心中一盤算，這姓魏的花花公子，定有來歷，說不定是前殿來尋仇的同夥，再說，不施展絕技，看來也不成，便緊發一掌，盪開魏鈺身形，手在衣襟一扯，嘶的一聲，把披在身外的大紅袈裟扯裂，正想把袈裟拉脫，魏鈺施出行雲掌中「連環快掌」疾攻，同時喝道：「一個時辰未到，大師還是少林寺住持，怎能脫去了法衣？還是留在身上吧！」

曇因大師不及扯脫袈裟，慌忙出掌相擋，袈裟既扯裂，纏在身上，更為礙事，魏鈺出掌又快，逼得他連連閃避，這破袈裟為掌風激起，亂飛亂舞，樣子看來極為狼狽，曇因大師一咬牙，掌法一變，施出了少林聞名於世的「達摩掌」，這掌法一招三式，套中套掌，一出手果然不凡，而且身形跟隨掌法，極為詭異，想是專為「達摩掌」而另創的一路身法，因是一招三式，故動作上也快得出奇。

魏鈺至此也收攝心神，一邊使着身法靈活和行雲掌剛柔並濟的奇妙掌法化解，一邊則暗臨摹這少林絕技，七八招後，曇因大師的掌勢，更形快急，由於掌上發出的勁風强烈，披在身上的破袈裟，一片片為掌風扯落，這一累贅離身，曇因大師在動作上更輕靈得多了。

魏鈺身法，由於掌法配合，毫無顧忌，可大膽疾進，對方若為他身法欺近，雙掌也已到了對方身上。

魏鈺連接了曇因大師九掌二十七式，果然身形已難洒開，曇因大師的掌力，也越形雄厚，看來已在掌法上運上眞氣，魏鈺為試曇因大師的內力，究有多少功候，不惜犯險，暗中提氣，蓄聚了十成功力，在曇因大師一招「潛龍昇天」中，連硬接了三掌。

這一着出於曇因大師意料之外，第一掌曇因大師因沒料到魏鈺硬接，身形也為他震退了一步，第二掌彼此相等，第三掌各出了全力，「蓬」一聲，雙方都俱震退了六七步，魏鈺被震得雙目發黑，金星亂冒，曇因大師心脈震戰，右臂酸痲難當，二人心中俱各大駭。

尤其是曇因大師，料不到這個花花公子，果眞是位功力高深的第一流高手，有意向他招惹而來，自己一時大意，看他年紀輕輕，估料功候不深，不料功力却是如此這等高强，他一掌能將自己心脈震戰，所運在掌上的眞氣，也為震散不少，這份功力，不是他這等年紀所能修得到，除非是天下名門正派中第一流高手的門下，也需本身資質天賦都高，才能修到此地步，以他現時之掌力和身法來說，與「矮土地」神谷和綿山禿石翁等過手，確能支持上一個時辰，適才和自己所說，倒不是謊言，惜自己小覷了他而造成了現在尷尬局面，今日看來誰勝誰負，還難下結論。

魏鈺因有意和曇因大師硬對三掌，早已有備，運氣護住了心脈，可是曇因大師的內力，確實名不虛傳，他氣血被逼，往上湧去，致眼前金星亂冒，略一靜神平復血氣，曇因大師也鎮攝心脈，二人各向後微微退了幾步。

魏鈺待等氣血平息，突引吭高嘯一聲，雙臂一振，向曇因大師疾撲而去，曇因大師未等他身形撲近，呼地拍出一掌，魏鈺疾撲而來的身形，受掌風一激，立時震飄了出去，但飄出之後，却在空中一個轉折，又向曇因大師撲來，曇因大師眼看魏鈺已為他掌風逼開，怎能凌空不借力又折回？這等身法見所未見，後一掌接連劈出，魏鈺身形也跟隨劈出掌風，忽起忽落，又向曇因大師攻撲到來。

曇因大師大大吃驚，雙掌一絲不懈接連發招，魏鈺身形，隨同掌風一盪即回，越來越快，身形在空中翻滾，一步都未曾落地，宛如御空飛瀉，原來已施出「行雲縱」。

曇因大師先為魏鈺這等罕見身法所惑，心中驚駭莫名，漸漸看出這花花公子所施的，正似傳說中而從未見過的龍山武學「行雲縱」，再一想到他姓魏。料定與龍山「行雲神龍」魏適必有淵源，更加心驚，若是這位武林異人和少林寺有甚麼怨嫌誤會，則這少林寺便是一場禍患了。

魏鈺一施展「行雲縱」，看來曇因大師似佔上風，雙掌不斷猛攻，魏鈺身形被圈在他掌風中亂滾亂翻，其實曇因大師已為魏鈺所困，只要掌風一滯，魏鈺立可逼近，一出掌便可以將曇因大師擊敗。

二人戰鬥了十幾個照面，形勢上漸見兇險，已不似在彼此切磋，而是在拚命了，雙方觀戰的四大天王和藍氏兄弟，都全神貫注，連大氣都不敢透一口，他們幾曾見過這等高手全力

以赴的交手。

院前突然傳來一聲叱喝之聲，進西院的月洞門外，突然飛射進一個人來，這人一身白衣，却是血漬淋漓，他一飛射到月洞門，接連有二個和尚跟踪飛進，這白衣少年回身便是一掌，把這跟隨而入的和尚震飛回去，掌力之强，已到達上乘境界。

魏鈺一看是古春陽，他雙眼發赤，神情極爲猙獰，手、臉上俱是血漬，身上白衣點點斑斑，染上了大半身鮮血，心中一凜，不知是他自己受傷？還是爲他所殺和尚們的血漬？

古春陽一掌劈翻跟踪而來的和尚，已看到庭院內魏鈺和曇因大師在過招，那一邊四大天王，見到古春陽這等神情和掌劈跟踪而來的和尚，知是前來尋仇的那個少年，都身形疾起，縱向古春陽。

古春陽不等他們縱到，倏然往横竄至庭院中，大喝一聲道：「曇因老禿驢，還認得你家相公嗎？」

魏鈺猛攻一掌，盪開身形，對曇因大師道：「還有一盞茶時間，已到一個時辰，大師若是認輸，相公便退出戰圈，讓大師招待來人如何？」

曇因大師這時甚爲尷尬，他一生從未敗在人手，再支持一盞茶工夫，雖不能挫敗對方，也算是交過平手，可是久找不到當年一個仇敵，自動找上門來，看他滿身血漬，外殿僧衆，都是死傷不少，攔不住他而闖進內院來，若是再讓他從容退出少林寺，少林寺的聲譽將會一掃而光，若是向這姓魏的花花公子認輸，則又是畢生羞辱，繼而一想，現在不過是口頭認輸，不是眞的爲對方招式所敗，將來還有話說，以他這份龍山武學，自己久戰下去，是否眞能勝他，亦是一個問題。倒是對這有血債的强仇，却不能放過，便將身形滑出幾步，對魏鈺拱手道：「施主功力比我高强，老衲認輸便是了。」

魏鈺哈哈笑道：「名聞天下的少林寺住持曇因大師，今日居然向相公認輸，相公這份功候想是天下去得了。」

曇因大師道：「施主功力，已在武林第一流高手之列，怎麼不能闖蕩天下？老衲平生無敵手，今日還是初次向人認輸……」話未說完，身側勁風疾起，一道紅白夾雜的人影，手中一種奇特的兵刃向他飛射過來，横裡也有三四條人影倏地向這人攔去。

曇因大師右掌一推，人向横閃出，同時口中喝道：「悟化退下，由爲師來對付他！」

這暴起人影正是古春陽，他喝問曇因認不認得他？曇因大師果眞停手與魏鈺對答，他本擬魏鈺退下，便出手對付曇因大師，不道悟化等四大天王上前攔阻。古春陽不顧和他們纏戰，故横裡竄出，不等曇因大師與魏鈺說完，便飛身一招「盤弓射鵰」，以「玄武扇」點向曇因大師。

曇因大師發出一掌推歪了古春陽疾射而來的身形，同時也閃避了開去。

古春陽借着曇因大師掌風，歪飄出去，輕輕飄落地，悟化一聽曇因大師喝阻，本想撲出攔阻的身形，便都縱落在曇因大師身旁。

曇因大師對古春陽看了一眼，又復對魏鈺看看，然後冷哼道：「老衲怎麼不認得你這個漏網之魚？當年你在少林寺的血債，至今未償，今日又欠新債，老衲雖身在佛門，也難對你慈悲，你既有膽上門來，老衲敬你這份膽量，也不願當着外人，說我少林寺以衆欺少，便由老衲獨自和你算這一份血債便了。」

魏鈺在旁一翹拇指道：「相公不知大師和這位少年朋友有何怨仇，但聽大師這等說法，不愧爲少林住持身份。」接着轉身向古春陽說道：「這位朋友滿身鮮血，不知是甚麼地方受了傷？」

古春陽冷笑道：「憑着這般坐吃十方的禿驢們，能奈何得了你家相公？這鮮血就是相公要他們償還的血債，最大的一筆債，便是要向這老禿驢討償，多謝這位朋友關心。」

他對魏鈺一拱手以後，向曇因大師叱道：「你們這些禿驢，念念不忘因果，當年是你這老禿驢先起因的。現在也要你這老禿驢結果了，相公既有膽上這少林寺來，也不怕你們這般沒毛的合羣對付，有多少儘管來好了。」

魏鈺在旁大聲道：「你別逞勇目中無人，大師既說過他自和你算這筆血債，可算公平，你何必再這等跋扈？相公有個怪脾氣，若有看不過眼的事，便欲管上閒事，大師既說與你獨鬥，倘若有人倚仗人多，横加出手，相公也爲你拔刀阻止，你若再嘴上不清不爽，盛氣凌人，相公聽不慣之處，一樣與你爲敵！」說完，對悟化四人横了一眼，撤身退了下來，立在一旁爲古春陽押陣。

古春陽一聽魏鈺這樣說，料有作用，見魏鈺退下，立即出手，一招赤陽掌中「陰陽初分」，左掌向曇因大師一推後便是一翻，右手「玄武扇」迅疾無比的點了過去。

曇因大師本欲開口對魏鈺交代幾句，見古春陽已一掌推來，身形微側，斜劈了一掌相擋，不想對方掌風突然翻捲而上，把他掌風盪開，右手兵刃已震戰出六七點烏黑光芒，向他身上六七處大穴點來。

曇因大師一看古春陽出手，與當年上少林寺身手大大不同，看來外殿必有不少人傷亡在他手中，因不知他手中持的是甚麼兵刃？不敢用手去硬接，只得往側疾移幾步。

古春陽右手一圈，「玄武扇」已發出一招似靈蛇般跟隨曇因大師身形而上。

曇因大師這時才看清楚古春陽手

中持的是一把摺扇，毫不遲疑，伸手來奪「玄武扇」，古春陽一聲冷哼，直點扇柄，突然改爲横劃，扇柄往曇因大師腕脈上劃去，改招之快，迅疾無倫。

曇因大師慌忙翻腕撤手，已慢了一步，左腕骨被掃了一下，奇痛刺骨，原來古春陽這一招「劃分鴻溝」，乃「玄武扇」中七絕招之一，招中套招，變幻莫測，古春陽身形也隨這一招欺近，左掌以「琵琶手」中「鬼爪奪命」，向曇因大師脅下抓去，右手扇又斜斜作勢，待曇因大師閃避，便出招猛攻。

曇因大師左腕被掃中後，心中大駭，這反映出少年身法出手，不在剛才這個姓魏的花花公子之下，而招式上却毒辣得多，只七八年未在江湖上走動，怎的小輩之中，有了這等人才？忙運氣止痛，可是眞氣似有散渙現象，不能立即凝聚，這一來，心中更爲駭異，看古春陽左掌抓來，右手扇又作勢欲攻。

他臨敵經驗老到，知道若是閃避這一抓，便立爲對方扇招所攻，身形稍向下蹲，右手一招「祥雲繚繞」反纏古春陽左掌腕脈，古春陽抓出一掌，原本屈指如鈎，一見曇因大師纏他腕脈，五指疾彈而出，幾縷冷風，已由指尖射出。

曇因大師悶哼一聲，身形暴退出六七尺，接着怒吼一聲，出掌向古春陽撲攻而來。

曇因大師一出手便是「達摩掌法」，一掌緊過一掌，身形隨掌疾進，只五六掌，已把古春陽的身形圍住在掌風之中。

古春陽左衝右突，扇點掌劈，也難突出曇因大師的掌風，旁觀的藍氏兄弟神情上立顯緊張，只有魏鈺面露笑容，微微點頭，蓋他已看出曇因大師的掌風，已不似與自己交手時那樣雄厚，與自己過手，未含敵意，尚能發揮出掌勁，現在與仇敵過手，怎會不全力以赴？除非是力不從心，剛才自己與他硬對三掌時，末一掌用上了「子午分化」功力，將曇因大師近一半的眞氣震散，不等一個對時，已被震散的眞氣不能凝聚，曇因大師的內力要弱了許多，何況又被古春陽扇柄掃中了左腕骨，剛才悶哼後退，便是中了古春陽突發的「琵琶手」中的「陰風指」。

現時曇因大師仗着凌厲無比的掌法困住古春陽，但古春陽施的正是巴山「大周天宣洩功」，別說曇因大師因狂傲小覷了人，連連受挫，內力也弱了不少，即使未被震散眞氣，也奈何不了古春陽，只要曇因大師掌法上一疏忽，露出破綻，古春陽便能伺隙而反攻了。

古春陽與曇因大師過手，眞所謂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他一出手便用上了全力，他所學雖是曠世絕技，可惜磨練太淺，臨敵經驗不足，放出「琵琶手」中「鬼爪奪命」時，若右手扇不揚手作勢，可能趁曇因大師閃避時，用上「北斗玄武扇法」，把曇因大師困住，他這一揚手，給曇因大師看出他準備以扇法進攻而不可閃避，反出手拒擋了，但也陰差陽錯，却教曇因大師右臂中了一下「陰風指」，所傷雖不重，但却隱隱發痲，又加上左腕骨疼痛，眞氣也渙散許多，以致曇因大師所施出的掌法，大大地打了折扣。

二人交手了四五十招，曇因大師雖把古春陽圈在他掌風中，却無法下手，古春陽不但身法詭異靈活，而左掌所施招式，更奧妙莫測，任憑曇因大師掌力如何蓄勁劈去，總爲他左掌一撥一推，勁力立即卸去，掌風連他衣角都未沾到，他右手扇點去，所點俱是曇因大師身上必死的穴道，打得兇險無比，尤以二人面色，使旁觀之人看了心驚，曇因大師一臉横肉，這時已油光滿面，臉上横肉不斷戰動，顯得極爲猙獰可惡。

古春陽白晰儒雅的臉相，這時染了不少血漬，心中因憤怒過度，面色發青，雙眼也佈滿了血絲，烏黑眼珠上也發出了兇光，教人看得不寒而慄。

旁立四大天王中的悟化，看出古春陽手中摺扇點穴功夫兇險，曇因大師赤手空拳，吃虧不少，立即飛縱入內，他這一動作，引起魏鈺和藍氏兄弟注意，轉眼之間，悟化手中取來一根四尺左右的短棒，藍氏兄弟身形一閃，各撤出長劍，攔在悟化身前，其身法快速，教悟化吃了一驚，魏鈺問道：「這位大師要出手相助不成？」

悟化指着短棒道：「這是長老使用的行者棒，對方能使用兵刃，若是長老赤手空拳，顯得不太公平吧！」

魏鈺心中暗笑，這禿驢看過了眼，曇因大師若以本門絕技「達摩掌」久戰下去，以這掌法的神妙，配合特殊身法，還能把古春陽困住，一用上兵刃，那是自取其辱，就點頭道：「大師說得有理，一對一，不論掌法、兵刃和暗器，都能隨意施用，只要不二打一，是眞眞正正的公平。」

於是轉身對曇因大師道：「這位大師替你取來兵刃，他說對方這位朋友手中有兵刃，這樣打太不公平，現在大師就接你的兵刃，打得公平一點吧！」

說完，由悟化手中接過「行者棒」，一招「涇渭分流」，把二人身形盪開，然後將行者棒遞給曇因大師，乘機對古春陽看了一眼，一閃身後退，他這閃身後退的身法，正是「行雲縱」中「平步青雲」，暗示古春陽施出「行雲縱」來對付。

曇因大師接過「行者棒」，精神陡增，早先暗中猜疑，這花花公子說不定與對方是一路，現時看來又不像有甚麼關係，否則怎麼會遞送這「行者

棒」給自己？對方二尺不到的摺扇，即使是純鋼打造，也難封擋自己這條精鋼打造的「行者棒」，見魏鈺縱退，便把棒握在七寸上，高舉過頭，一招「韋陀降魔」，棒風夾雜厲嘯當頂向古春陽砸去，古春陽輕輕一縱，棒風再來，立將身形盪飛出去，身形還未飄回，曇因大師第二棒「驚濤裂岸」業已揮出，古春陽剛盪回身形，又隨棒風盪飛。因此原本掌扇雙管齊下的攻勢，卻無法如願，這時曇因大師已施展出他成名的「通天棒」法。

一時之間，棒影如山，棒風把古春陽的身形震盪得如飛絮隨風，隨棒亂飄。

古春陽雖施的是「行雲縱」中「御風縹緲」身法，卻因初學不久，不能控制自如，上次在清涼寺和尚所佈「刀棍連環陣」中應用這身法，因這一衆和尚功力不高，刀棍之勁風，恰助他借力施展，可是曇因大師的棒風，卻是凌厲勁急無比，棒法又快速，激盪起的勁風，使古春陽無法控制，照理這「行雲縱」一施展開，對方功力越强，反應越速，使對形勢更爲兇險，古春陽因不能控制，卻反爲棒風激亂身形，看來似盡挨曇因大師的攻勢，毫無還手之力，連旁觀的魏鈺也暗暗爲他着急了起來。

一輪急攻之後，曇因大師因一鼓作氣，左腕骨和右臂，似覺疼痲更甚，運氣又覺虛游散漫，但看出自己棒風足可困制對頭，對這等現象，心中也不免着急，爲保持眞氣不過份消耗，勁急棒法稍微放慢，想乘機猛下煞手。

古春陽在他棒風勁力略事收斂之下，激亂身形已能穩定，便長嘯一聲，身形落定後，刷一聲展開了「玄武扇」，以「北斗玄武扇法」應戰，他一展開扇面，曇因大師看到扇面上耀眼北斗星象，已知他手中所持的正是異人「矮土地」神谷名聞天下的「玄武扇」，七年前神谷在少林寺護衞「雲中四絕」中另三位和這少年出寺，原來把一身絕技傳授給了這少年，怪不得祇在七年工夫，這少年出手便大大不同了，敢上少林寺尋仇，再一想，突然一驚，小的來了，老的恐怕不會不來吧？若是老的同來，這還隱藏不露，看來少林寺要遭劫了。

想到這裡，不禁心神大分，同時古春陽已把扇法展開，刹那間，身形猶如狂風掃落葉，旋轉飛舞，扇面星象，閃爍飛爆，青天白日之下，呈顯了滿天星斗。

曇因大師「通天棒」法，威力雖强，因腕臂酸痲疼痛，眞氣漸漸不繼，更加心神大分，棒法施展不似原來的嚴密，時見破綻，有幾招捉摸不住古春陽身形，都平白無故的攻出幾棒，從形勢來看，這名重一時的少林寺住持，已處下風。

古春陽不但把「北斗玄武扇法」盡量施爲，更不時以厲嘯助威，他也一鼓作氣，身形之快，連魏鈺在旁都難看出他身形，在日光下，所見千萬點耀眼銀星，層層爆飛，見銀星爆飛更濃處，才能確定是他身形。

彼此惡鬥了一盞茶時間，曇因大師「行者棒」漸見紊亂，雙目却圓睜，鼓大如銅鈴，身形隨着飛爆開銀星亂轉，棒法更形散慢。

魏鈺看了，在旁慨嘆一聲，正當魏鈺低頭慨嘆成名多年的少林寺住持，今日要難逃劫運，未曾看清，曇因大師已一聲怒吼，手中「行者棒」脫手飛起三丈多高，斜飛上屋背，接着又一聲悶哼，修長身形如飛絮隨風，直飄出一丈以外，砰的一聲仰天跌倒地上，口吐鮮血，猶如花筒般直噴而出，悟化見狀，直撲而出，身形剛正竄起，也怒吼了一聲，往側墮落，這時千萬點銀星，也突然收斂，一條人影向四大天王另三個竄去。

魏鈺一閃身趕上，一掌把三人盪開，攔阻住那條人影，道：「朋友，你大仇已報，不要再起殺念吧，今日少林寺算是一場浩劫了。」

同時藍氏兄弟二柄長劍，也攔住在雙方之間，不讓三個和尚上前動手，祇得一個去扶悟化，另兩個則趕到曇因大師前，把曇因大師扶起，曇因大師已氣如游絲，嘴唇嚅動，已說不出話來，魏鈺這時才看清，曇因大師口中鮮血汩汩流個不停，雙眼已爆裂，血水長流，坐起身後略一痙攣，頭一歪，便已去西天參佛了。

原來古春陽懷着一腔悲憤的心情和仇敵動手，在曇因大師「行者棒」凌風中翻滾，已立下決心一拚生死，等曇因大師棒法一緩，便立刻積聚畢生功力在這「北斗玄武扇法」上施爲，幾年來古春陽痛下苦功，又得「矮土地」神谷巴山奇門上乘心法，內力上大大精進，再加上這扇法上奧奇無比的玄化招數，飛爆開來的北斗星象，早把曇因大師的雙目眩暈，故睜大了眼想在這千百幻化出的星象中追覓古春陽的身形。

要知高手過招，絲毫不能疏忽，稍有鬆怠，立爲對方所乘，照曇因大師本身功力，足可以和古春陽一戰，還可略佔上風，但却爲魏鈺所算，在和魏鈺過手時，爲魏鈺以「子午分化功力」震散不少眞氣，一時之間不能凝聚，加上與古春陽對敵時，大意了一點，左腕爲「玄武扇」掃中，右臂又中了「陰風指」，已連受傷折，待古春陽「玄武扇」展開，認爲「矮土地」神谷可能已來到了少林寺，心神不屬，在這迅疾兇險中的惡戰，如何能有這許多不利的因素？加上古春陽臨陣經驗雖是不足，人却機智絕倫，他不但在扇法上眩惑了曇因大師，還厲嘯助威，分散曇因大師的注意力，一看到曇因大師睜大雙目注意他身形，在閃身之時，已塞了七八枚棗核鏢進口，待等身形

相對時，便噴發而出，曇因大師連他身形都已到不能捉摸地步，怎會料到他口中藏有暗器噴發出來？相距又近，立即被射中雙目，乃怒吼一聲撤棒緊掩雙目護痛，古春陽毫不遲疑，右掌施出「琵琶掌」中煞着，一招「手揮五絃」擊向曇因大師胸腹。

曇因大師感覺勁風急襲而來，想閃已是不及，身形便爲這一掌震飛出去。

古春陽正想追踪撲過去，身側已有一條人影竄起，他舌底尚有四五枚棗核鏢，便順口噴出，這人影正是悟化，瞥見有四五點寒星襲來，身形已凌空，無法閃讓，一側身避開要害，四五枚棗核鏢誤中在右肩而跌落。

魏鈺一看曇因大師死狀這等慘法，也自歎息，便對古春陽一施眼色：「朋友，你血債已償，也不必再結惡果，若再濫事屠殺，莫怪相公看不過眼，要出手打不平，朋友，是非將來還要了斷，你留一個名下來，也好教少林寺另幾位大師認得你這個仇家！」

古春陽雙目神光四射，對四大天王中另兩個和月洞前一衆和尚掃視一眼道：「你相公姓古名春陽，乃雲中山『雲中四絕』門下，當年老禿驢與我雲中結仇，諒你等也知內情，少林門下若是不服，儘可來找你相公了此過節，相公今日聽這位朋友相勸，暫且放過你們這個禿驢！」

說完，對魏鈺和藍氏兄弟一拱手，一縱身便飛縱上內院屋脊上，向寺外縱去，四大天王另三個一臉悲憤，想追踪而上，魏鈺早把手一揮道：「這位朋友功力，連長老都喪在他手下，大師們追去，也是白搭的，往後日子正長，大師們還是料理後事吧！」

這三個和尚剛才見過古春陽的功力，聽魏鈺說後，祇得頓足切齒，命月洞門邊和尚先把悟化扶進靜院去療傷，然後把曇因大師抬向偏院。

魏鈺見事已完，便藉詞不阻擾他們料理後事，率領藍氏兄弟而去。

三人出了少林寺，在預約的松林內會合古春陽，古春陽向三人拜謝相助之德，使他能輕易報了恩師大仇，尤其是對魏鈺更爲感激，魏鈺笑道：「你不用感激我們，只要你不忘修積功德便了，今日在外殿喪了多少和尚，你自己心中明白算了？」說完就教三人隨他往太平谷，向「矮土地」神谷覆命去了。

古春陽在五台清涼寺、嵩山少林寺連喪了四十九個二派中子弟，連少林寺住持曇因大師也爲他一掌擊斃，威名大震，西北、東南一舉武林，莫不知「白衣秀士」古春陽之名，但他修積四十九件功德以贖殺孽，足足在外修積了三十年，方始完成。

功德完成之後，在晚年收了一個「朱三相公」作傳人，這是後話不提。

（全文完）



俠義奇情故事／逍遙客・文
可飛・圖

俠盜風流

爲奪盤龍珠　擄劫住持人

仰眞禪師落髮前的俗家兒子李少秋來到千佛山脚下的臨佛鎭，仰空已經圓寂，他是護送骨灰回山的。本來，只須個把時辰就可以趕到寺裡。然而，今天是佛生日，寺裡正在做浴佛會，此時送上仰空禪師的骨灰，豈不是褻瀆了佛祖，因此，他決定在鎭上住一宿。年輕人好動，安頓好以後便來到了街上。

每當山上做會，鎭上總是熱鬧，餛飩挑子擔擔麵、賣熟食的、吹糖人的，攤位接着攤位，反把那一排排的香火舖、素食店擠到了身後。

本來就不寬闊的官道被切成了三條，香客和游客擠來擠去，吆喝聲、叫賣聲吵嚷成一片，顯得既嘈雜、又歡快。

李少秋夾雜在其間，覺得很有趣，突然，他的臂膀被一個溫軟而又有彈性的肉體碰了一下，緊接着一縷體香襲了過來。

他知道碰上了女人的胸膛，心頭不禁狂跳了一下，急忙側過頭來，只見一個年輕的女郎已經擦着他的肩頭搶到前面。從背影看，柔軟的長髮瀑布般地披灑下來，直到腰際，遮住了挺拔的身材，圓臀細腰，襯出了修長的雙腿。他想，她的臉一定很美。

他跟在她的身後出了街頭，到了一個肉案前。

今天是佛生日，千佛山方圓百里，處處吃齋，肉案生意清淡，看樣子這姑娘是外地來的香客，買肉又有何用？李少秋不禁好奇起來，不遠不近地站在一旁看着。

這姑娘確實買肉，操刀的屠夫問她要多少，她卻說：「你先秤秤我，我有多少斤，就買多少斤。」

屠夫樂了，指指掛在橫扛上的小盤秤說：「我只有這杆小盤秤，怎麼秤呢？總不能讓我抱着姑娘放到盤子裡。」他的語氣十分輕薄，旁邊幾個同伙也緊跟着笑了，笑聲中充滿了猥褻。

李少秋聽了很不舒服，市井無賴本來就下流，何必還去招惹，這姑娘也太不自尊，她留給他一絲美好的東西，驀然消逝。

他不想再識芳顏，轉身要走，剛掉過頭，就聽見背後一陣喝采，原來那姑娘已經上了盤秤，前後不過一眨眼功夫，好俊的輕功。

李少秋自嘆看走了眼，方才人家碰碰自己，是不是想試探自己的功力呢？他暗暗叫了聲慚愧。

這時，那姑娘一脚踏在秤盤邊緣，一脚懸空，身隨秤晃，如風擺楊柳，婀娜多姿。他再端詳她的臉，不施脂粉，勝施脂粉，和她的體型如此相配，又自有一種高貴的典雅，令人可望而不可即，當眞算得上天姿國色，比他想像中美多了。

「四兩、四兩，這位姑娘只有四兩重！我的天啦。」姑娘顯出了絕技，屠夫不敢再輕薄了，他瞪大一雙眼睛驚叫着。

臨佛鎭頓時轟動起來，滿街的人潮水般地往這裡湧來，李少秋也如夢初醒，他暗忖：自己輕功雖然不弱，可這手功夫卻是不能。

鑼響了，幫場的人很快在肉案前打出了一個場子，轉眼圍滿了人。

打鑼的是個不到五十歲的壯碩漢，雖是布衣布履，倒也氣度不凡。

李少秋覺得此人似曾相識，一時也想不起來，他十二歲就跟着英王陳玉成轉戰大江南北，十幾年來也記不清和多少人打過交道，當下並沒在意。

只聽那人說道：「在下林三，有幸路過貴鎭，只爲短了盤纏，不得不央求小女紫羅蘭抛頭露面，出乖現醜。我們父女並沒甚麼眞才實學，也談不上甚麼打拳賣藝；不過跟師傅學了點入門輕功，站到秤盤上，也只得四兩重。就憑這點粗淺的玩藝兒，也不敢向爺們討賞，可飯店不能白吃，旅店不能白住，多少要向爺們討點賞。怎麼個賞法？爺們若是有興頭，只管把賞錢往小女身上招呼，要是砸出個三長兩短，也是小女學藝不精，咎由自取，在下決不以傷訛人，要是三十歲以下未曾婚配的大爺看中了少女，只要砸到小女身上，在下不收聘禮。」

李少秋實在想不透，紫羅蘭這手上乘輕功，已經驚世駭俗，罕見罕聞，爲何賣藝謀生？甚至還要比武招親？像這等高手，是輕易不露面的，他們爲何如此招搖？如今，四十八顆盤龍珠已洩秘，各路高手均往此處雲集，豈能小看天下英雄，眞不知這父女倆如何收場。

林三剛把鑼和小錘遞給紫羅蘭，一個年輕的光棍就跳出來問：「喂，朋友，你說的話算不算數？」

林三一眼就看得出，此人是當地的光棍潑皮頭頭，不動聲色地答道：「算數。」

「有人從背後往她身上招呼，算不算數？」

「算數。」

「四面八方處處有人往她身上砸，算不算數？」

「算數。」

「林朋友，過頭話是說不得的，敝鎭在千佛脚下，自然也是慈悲爲懷，我勸你收回，還來得及。」

「多謝關照。」林三抱了抱拳，「既然到了菩薩脚下，在下更不敢打誑語，講過的話，絕不收回。」

「好，我要的就是這句話。」這光棍說着手一揚，來了個虛招，並沒有制錢出手。

就在這一瞬間，紫羅蘭的背後突然跳出一個人，雙手齊揚，兩枚制錢先左後右箭一樣射向紫羅蘭後背。

紫羅蘭一脚踏在秤盤上，一脚懸空，身子搖來晃去，對身後的偸襲渾然不覺，圍觀的人都替她捏一把汗。

誰料，她後背上似乎長了眼睛，頭不回，身不轉，背過手去一抄，噹噹兩聲，兩枚制錢已穩穩當當地落在銅鑼裡。

幾乎同時，又一枚制錢從正面直射她的面門，這是說話的那名光棍砸過來的。這光棍出來混世，多少練過幾天拳脚，在暗器上，着實下過一番功夫。

不想紫羅蘭口一張，這枚勢在必中的制錢，被兩排晶瑩的牙齒輕鬆地咬住了。

「好！」爆了個滿堂采。

這時，場外四周的銅錢雨點般地往紫羅蘭身上飛來。她銅鑼在後，鑼錘在前，前撥後擋，一陣噹噹亂響。那密集的銅錢雨，竟沒有一枚射到她的身上。

不到一盞茶的功夫，她脚下已鋪起寸把厚的銅錢，好事的人掏盡了衣袋，再也掏不出錢來往她身上招呼了，可又捨不得離去，等着來個高手，替臨佛鎭掙回點面子。

林三站在一旁，看見又有幾個武學內行出了手，制錢去勢雖然迅疾，但都一一被紫羅蘭破解，諒其也非自己對手，不足爲慮。顯然，這幾位朋友絕非大內侍衛，高手們沒到？還是不願現身？他又等了一會，不見動靜，只得收場。便說：「紫羅蘭，還不下來謝賞！」

「且慢！」正待往下跳的紫羅蘭忙晃了一晃秤盤，穩住了身子。

她抬起了眼睛，見說話的是條三十來歲的漢子，他身邊還站了個四十來歲的獨臂人，這兩人神定氣閒，修爲不低。

她心頭動了一下，聽京裡朋友透出來信息，大內四名高手南下，兩僧兩俗直奔江南。兩俗中有一個就是名震遐邇的獨臂王十八；另一個則是王十八的大師兄，名頭更響的神劍周劍秋。此人既是大師兄，年歲當然比王十八大，而這個斷臂人身旁的漢子，只有三十多歲，不會是周劍秋了，這個獨臂人是否就是王十八呢？

這時，那三十來歲的漢子抱了抱拳，說：「姑娘絕技驚人，我們弟兄也想請姑娘指教指教。」紫羅蘭焉敢怠慢，急忙還禮，「不敢不敢，小女子年輕識淺，還請二位賜教。」

「姑娘，當心了。」這漢子手腕一抖，一枚制錢挾着勁風直撲過去。紫羅蘭舉鑼錘撥開，錘錢相交的瞬間，她感覺到這枚制錢傳過來的力道不小，手腕被震得微微一痳。

這個漢子是誰？來不及多想了，她看見他手腕又是一抖，三枚制錢分上、中、下三路同時襲到，來得迅疾，冷風隱隱逼人。

好俊的功夫，紫羅蘭心頭誇了一句，她用鑼錘撥掉撲向面門的一枚，用銅鑼兜住擊向腹部的一枚，騰空跳

起，讓過射向脚腕的一枚，上、中、下三路同時接招，妙不可言。

不想，那漢子手腕翻處又一枚制錢襲到了她的腹前。此時，紫羅蘭雙手在門戶外，人已經騰空跳起，眼看躲無可躲、讓無可讓，非被擊中不可。好在她跳起不高，射向脚腕的那枚制錢剛剛貼着她脚底飛過，她急忙用另一隻脚在秤盤上一點，人再騰空跳起，讓過了這漢子發出的第五枚制錢。

這漢子連環出手，快捷無倫；紫羅蘭讓招，一氣呵成。周圍的人還沒看清是怎麼回事，就分出了勝負。

「好！」獨臂人喝采，「姑娘，我發招了。」

紫羅蘭看見獨臂人手腕一翻，兩枚制錢緩緩飄來。

她心頭暗驚了一下，這兩枚制錢看起來輕飄飄的，其實飽含着內力，銅錢未到，風聲早來，冷颼颼的煞是逼人。

她人在空中，無處借力，只能往下墜落，眼看就要撞上制錢，她急忙用鑼錘往那枚制錢拍去，「叭」地一聲，錢落了，錘杆也斷成兩截。

好强的力道，紫羅蘭心頭不由讚了聲好。此刻，她還在往下落，就在落到離秤盤半寸遠的時候，另一枚制錢搶先擊在秤盤邊緣，砰然一聲，秤盤被擊得移向一邊，而秤砣杆穩當得連晃都沒晃一下。

霎時間，林三嚇出了一身冷汗，準摔下來了，這個觔斗栽得不輕。

不曾想到紫羅蘭向後一仰，雙腿貼住了掛秤的橫扛，一個倒掛金鈎就勢在橫扛上來個轉身翻，等翻到正面，借着上轉之力微微往上一縱，這時秤盤又移了回來，她正好一脚落在盤子上。

全場幾百人楞了一楞，而後才想起喝采叫好，滿堂采一陣接着一陣。

賣肉的屠夫急忙鑽進場子，他往秤上一看，驚叫道：「四兩，還是四兩。」

「好！」又是一個滿堂采。

「佩服，佩服。」獨臂人很有一代宗師的風度，他贊許地望着紫羅蘭笑了笑，又轉過臉來衝着林三點點頭。

林三慌忙抱拳：「承讓，承讓。」

直到這時，紫羅蘭才敢斷定這獨臂人就是大內高手王十八。周劍秋爲何不露面？兩名藏僧又在那裡，那個三十來歲的漢子又是誰？僅僅一個獨臂王十八，就夠自己應付，再加上那三個，又怎麼辦呢？

場子四周，人羣有增無減。林三知道今日千佛山下不知雲集了多少高手，他不敢小瞧天下英雄，走進場子，作了個羅圈揖，剛要說幾句收場的場面話，就被紫羅蘭止住了。

「別忙，」紫羅蘭心想，見好就收，未免示弱，她連勝了兩名高手，豪性勃發，索性再把三名未露面的大內高手引出來較較功力，眞到拚搏的時候，自己心裡也有個譜，她接着說：「還有高手沒露面指教呢。」

李少秋本不想賣弄，十幾年的疆場拚殺把他磨礪得老練了。然而，畢竟年輕，又沒在江湖上走動過，一時技癢，便答道：「姑娘，我來試試，請勿見笑。」

紫羅蘭一眼就見到了李少秋，認識是自己試探過的年輕人，心中便有了譜。

李少秋兩指挾住一枚制錢，在人叢中舉起了手。「姑娘，小心了！」話聲一落，手腕不動，手臂不搖，制錢出了手。

紫羅蘭還沒看清他是怎麼出手的，一股冷風就射到右耳側，她急忙舉起銅鑼一擋，只聞嗡嗡之聲不絕於耳，卻沒有制錢與銅鑼的撞擊之聲。

糟糕，這是以上乘的內力發了個虛招，實招在哪裡呢？她還沒反應過來，又一股冷風擦着左耳而過，左耳環輕輕地擺動了一下。

她知道耳墜被擊斷了，果然啪啪兩聲輕響，制錢與耳墜先後落地。幸虧這年輕人手下留情，要不，自己非破了相不可。

此招疾如電光火石，除了發招人和自己，連林三也未必能看清，遇上一流高手了，自己當眞走了眼。

李少秋就在制錢一出手的同時，便立即退了場，擠進街上人流之中，轉了幾個圈子以後，才回到下榻的客店。關上門，躺上床，爲剛才的賣弄而後悔。

天黑後，有人敲門，進來的是林三和紫羅蘭，他心頭嘀咕，麻煩果眞來了，眞是自作自受。

「李公子，小老兒冒昧了。」

聽了這句寒暄，李少秋暗暗吃了一驚，這兩個江湖藝人怎麼知道自己姓李？

「不敢動問，李公子可是仰空禪師的高足，仰眞禪師俗家公子？」

人家把自己的底摸得這麼清楚，自己對人家卻一無所知。江湖太兇險了，不能不多長個心眼，一時間李少秋不知怎麼回答才好。其實並不玄乎，千佛寺內功自成一家，林三是個武學大內行，一眼便能認得出。既知道是仰空的高足，當然知道是仰眞的俗家兒子，况且他們本是故人。

「你還是太平天國的李小將軍，是不是？」紫羅蘭又突然問道。

李少秋「刷」地抽出長劍，森森冷氣直逼林三，說：「二位是誰？不說清來歷，別怨我不讓朋友出門。」

紫羅蘭還要說笑，被林三制止，他衝着李少秋抱了抱拳，說：「李將軍當眞不記得我了？七年前你我一道從天京神策門突圍的事，果眞忘了不成？」

李少秋仔細看看林三的臉，猛然想了起來，「原來是林鳳武林將軍！」

林鳳武是天國名將林鳳祥的族兄，天王的侍衛官。七年前，林鳳武領着一隊侍衛保着紫羅蘭突圍，李少秋以爲這女子不是王妃就是公主，誰知是他的女兒。不久，李少秋投奔了遵王賴文光，林鳳武帶着女兒投奔了侍王李世賢，從此斷了音信。如今都是劫後餘生了，不由相互抱頭頓時無語，只有一場緊緊擁抱，眞不知道這次相逢是喜是悲。

「林將軍，分別七年，天各一方，不想將軍落魄至此，在下於心不忍。」李少秋想起他父女賣藝謀生，不免傷感。

林鳳武長嘆一聲，說：「大丈夫能屈能伸，賣藝謀生又有何妨，眼下倒有點爲難之事，想請李兄弟援手。」

李少秋豪氣頓生，這三年跟仰空禪師修習千佛寺秘傳內功，自覺大有精進，很想找個高手印證一下，忙問：「有何爲難之事，但說不妨。」

「李將軍可記得那個獨臂人？」

李少秋馬上想起了獨臂人和他出手時制錢所含的那股陰柔之力，不愧是個好手。

林鳳武接着說：「此人名叫獨臂王十八，是大內侍衛，他的大師兄神劍周劍秋和兩名藏僧也都到了，他們是來追捕我們父女的。」

「是不是要除掉這幾個鷹犬？他們在哪裡？」

「他們住在對門那家旅店裡，現在還早，三更以後，我來請你。」

「將軍下榻何處？」李少秋問。

「就在你的對門。」林鳳武答道。

紫羅蘭指着林鳳武對李少秋說：「少秋，還記得他的許諾嗎？」

「甚麼許諾？」李少秋不解地問。

紫羅蘭取出被擊斷的耳墜和一枚制錢，放到桌上，說：「李將軍，你擊中了我。」

原來如此，其實，李少秋很喜歡她，眞想應了這門婚事，只是林鳳武一聲不吭，顯然十分勉强，既然父親不開口，女兒說話是不能算數的，他不想强人所難，便知趣地說：「姑娘，你我都是馳騁疆場的豪傑，豈能以一時兒戲當眞。」

「甚麼？」紫羅蘭睜大了眼睛，淚水奪眶而出。「言必行，行必果。爲甚麼哄人！」她似怨似怒地吐出一句後，轉身跑出了門。林鳳武忙站起來，說了聲「小兄弟，三更見。」便也走了。

三更有事，李少秋便不想睡了，好在到了練功的時候，就認準方位，盤膝坐好，片刻間便進入物我兩忘的境界。

一遍功練完，李少秋通體眞氣激蕩，十分舒服，他收了功，習慣地看看窗外。此時，月寒霜冷，已到三更。他覺得自己的心地彷彿和這博大的夜空融爲一體。

三年來，他還是第一次有這種感受，莫非神功練成了？這是仰空禪師授給他的千佛寺秘傳內功，他雖在俗家，卻成了第九代傳人。

仰空圓寂前，沒要求他出家，只要求他護寺，仰眞留有四十八顆盤龍珠，死後，千佛寺只怕難有寧日。

想到盤龍珠，他馬上想到獨臂王十八，王十八既然追捕林鳳武父女，又帶着二、三十個手下，爲甚麼不動手抓人呢？林鳳武見到王十八，爲甚麼不逃避，反而要在夜間去除掉他們？看來王十八不識林鳳武。不認識又怎麼追捕呢？個中有詐。

猛然間他心頭閃過一絲甚麼，也顧不得嫌疑了，急忙拉開門，一個起落便越過庭院，竄到紫羅蘭窗下，伸手推開窗扉，床上空空，屋裡空空，人早走了。

他急忙縱身上了房頂，踏過幾道屋脊便到了對面那家客店的上房前，撬開窗子看看，王十八也不見了。「呵！」他心頭暗暗驚叫了一聲。

* * *

仰眞禪師盤坐在禪床上，覺得自己就要涅槃歸天，眞想立刻見到自己的兒子李少秋，多少後事急要交代，尤其是那四十八顆盤龍珠，一向是個心病，忽然，屋頂的瓦片輕輕響了一下，仰眞知道來了高手，他嘆了口氣，劫數到了，往日的煩惱、憂慮都被擱置到腦後，他反而鎭靜下來。

「吱」地一聲，門被推開，兩條人影閃了進來。

見這兩人身形，仰眞便知不敵，再看看眼前幾名高僧，他們都在入定之中，闖進來的不速之客對他們無所干擾，只得自己開口：「阿彌陀佛，壯士何人？夤夜入寺，有何貴幹？」

那三十多歲的漢子抱了抱拳，說：「在下石大雷，這位是王十八。我們弟兄奉撫台大人之命，特來請禪師入衙賜教。」

仰眞入空門已經十五年了，對江湖上的事情也久不過問，想不起這二人來歷。淡淡地回道：「承蒙撫台見愛，不勝感激。只是仰眞人在空門，塵緣已絕，撫台之召，老衲不敢拜領。」

獨臂王十八哈哈一笑，說：「大師曾爲長毛匪酋之侍從，雖入空門，塵緣未斷，何必拒撫台大人於千里之外。」

「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衝天炮石大雷忍不住了：「甚麼罪過不罪過，你要是塵緣斷了，爲何還藏着四十八顆盤龍珠？」

「壯士取笑了，千佛寺乃佛門清修之地，何來盤龍之珠？」

石大雷往前逼了一步，說：「別再隱瞞了，你的蛛絲馬跡我們都知曉，你兒子不是上山取寶來了？」

不用說，寺裡混進了他們的暗探，仰眞此時有苦說不出，只恨還未見着兒子，該如何是好？所幸藏珠之地只有他一人知道，只要不開口，這班孽障也取不走，索性閉目合十，輕聲

誦佛。

石大雷出手如鉤，凝而不發，那五根手指有如鷹爪一般，掌還沒落，寒氣搶先逼人。仰眞被那寒氣一逼，半睜雙目旋即閉上。大限到了，他來不及等李少秋，只可惜那四十八顆稀世之寶，終將成爲千古之謎。

忽然，冷風掃面而過，仰眞急忙睜開眼睛，只見首座已被石大雷擲起，眼看就要撞到牆上，但也就在此時，一條人影飛起，有如風馳電掣，一伸手就抓住了首座胳膊，輕輕把他托了下來，出手救首座的正是獨臂王十八。

首座被救，渾然不覺，依然垂目合十，宣誦佛號。入定的高僧們醒轉了，「南無阿彌陀佛」的唸佛聲，琅琅一片。

「看到了嗎？仰眞和尚，你再不把盤龍珠交出來，我眞替你打發一個。」石大雷伸手抓住了維那的肩頭，維那一動不動，仍是垂目合十，聲聲唸佛。

這時，寺裡告急的鐘聲響了，只響了兩記，就聽到「呵」地一聲慘叫。之後，深夜又歸於沉寂。仰眞心想，準是自己的僧衆和王十八帶來的人交上了手。千佛寺潛心向佛，會武的不多也不精，不能因爲自己而連累全寺僧衆，便對王十八說：「你們不是要盤龍珠嗎？在我這裡，他們不知老衲藏在何處，只要爾等停止殺戮，我就告訴你們。」

「早這樣識相，也不至於如此了。」石大雷得意地笑了一笑，「藏在哪裡？快說！」

「藏在我的心裡！」仰眞運起全身力氣，驀然撞向石大雷。石大雷一伸手就把他提了起來，「你想死，沒那麼容易，你不說出藏在甚麼地方，我叫你死不了也活不好。」

「好狠毒的心腸，我倒要領教領教。」

「呵！有人。」王十八和石大雷急忙回過頭來，見一個美少年已站在他們身後。此人進來多久了？從甚麼地方進來的？全無所覺，顯然是一個武學高手。

少年對石大雷下了指令：「放下，把他放下！」語氣果斷，不容置否。

石大雷爲其氣勢所懾，不得不放下了仰眞。

王十八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江湖上高人多的是，別撞上哪路神仙，自找晦氣。於是問道：「請問朋友高姓大名？」

美少年格格一笑，說：「又不認你做兒子，不必弄清家門，免了吧。」

王十八的年歲也有這少年的兩倍，除了這個娃娃，從來還沒有人敢戲弄於他，不禁滿臉紫脹。

「豈有此理！娃娃，你太過份了。」

一旁的石大雷再也按捺不住，先前放下仰眞後，他立即想起，怎麼能聽命於一個娃娃呢？可又不能再把仰眞擒起來，心頭十分窩火。此刻這娃娃又出口傷人，他豈肯善罷甘休，便對王十八說：「大哥，這娃娃兒失了調教，不懂規矩，待小弟來教訓教訓他。」

衝天炮倒也並非莽撞之人，看出了來人功力不弱，早抽刀在手，出手便殺，刷、刷、刷一連三刀，連劈這少年下、中、上三路。

這三刀是石大雷的看家功夫，特別是第三刀，他騰空跳起，脚上頭下，如鷹撲鷄似地一個俯衝，居高臨下地一劈，果眞招中有招，變化無窮。這一刀凝聚着眞力，劈刀所至，帶起的刀風籠罩着一丈方圓，激起滿地灰塵有如濃煙翻滾。這三刀，一刀快似一刀，快捷無比，旣使武林一流高手，躲過頭兩刀，第三刀是萬難逃脫的。石大雷就以這一招威震武林。

這少年身影飄忽不定，功夫史無前例，連躲三刀。

氣得衝天炮「嗷嗷」亂叫。

忽然，脚脛一痲，頓時全身失控，直栽下來，噗通一聲跌了個狗吃屎。他在地上艱難地翻了個身，見那少年端坐在屋樑上，兩腿還悠悠地搖晃着。

他又惱又怒，卻又無可奈何，自知已被對手點了穴道。

獨臂王十八走過來，在他腰際踢了一腳，穴道解開了，他騰身跳起，怒聲大罵，似乎他已不是武林高手，而是市井無賴。

王十八覺得有失身份，喝止了石大雷的下流謾罵。他從這少年的功夫和身形，已經知道此人是誰，也不點破。況且自己理虧，更不辯解，只問：「朋友，你下來還是我上去？」

「任你挑吧。」少年嘴角一撇，兩眼高視，目中無人至極，傲慢得十分可惡。王十八大怒，心想，你這娃娃才多大歲數，就算你從娘胎裡開始練功，也不過二十來年，憑這點道行也敢藐視天下英雄？他咽了口氣，驀地縱身躍起，半空拔劍，疾刺上去，這一刺出手之快，勢道之疾，實是威不可當。

少年人見他如此兇悍，激起了好勝之心，也是縱身躍下，半空拔劍。兩人在空中一湊合，噹噹四響，雙劍撞擊四下，兩人一齊落下地來。剛一點地，又是噹噹四響。衝天炮忘了剛才鬥敗之恥，不禁大聲叫起好來。

有這少年敵住了王十八和石大雷，仰眞才能調好內息，重新在禪床上打坐。他心想，全寺數百僧衆，怎麼一點動靜也沒有，難道果眞被他們斬盡殺絕了嗎？不可能，就算官府調兵前來，也不可能立時殺個鷄犬不留。憑他當年在疆場上的經驗和這次的感覺，估計來人不多，自己的僧衆遠遠超過了他們，莫非衆叛親離了？他十分悲哀、淒涼。

仰眞猜對了一半，來人是不多，四名大內高手中只來了獨臂王十八和桑巴、金魯兩名密宗喇嘛，神劍周劍秋自恃身份，只在安慶坐守，餘下二十多名均從江南、安徽、湖廣一帶調集有功名的武學高手，他們個個身懷絕技，老於公事，衝天炮石大雷便是其中出類拔萃的頂尖兒。

王十八帶着石大雷進了仰眞的上院禪房，桑巴便領着二十多名高手堵住了僧衆的散花精舍。他們用洋槍逼着各僧房的僧侶集中在一起，抱着頭打坐，有幾個會功夫的武僧不服，剛一交手，就被桑巴斃於掌下，餘下的只敢誦佛，不敢出手了。

金魯獨自一人在各殿搜尋。不是數百名僧衆叛離了自己的住持，而是身不由己，所以，禪房內一場惡鬥，竟無人前來增援。

獨臂王十八見自己久戰不勝，不禁焦躁起來。他心想，和一個剛出道的娃娃鬥了一百招也拾掇不了，要是再鬥上一百招，豈不讓人笑掉了牙齒，自己一生英名便要付諸流水了。

當下一劍快似一劍，着着搶攻，步步佔先。少年人見王十八攻勢大盛，劍鋒織成了一張光幕，四面八方全是王十八的影子，知道他犯了武學大忌。

於是改變戰術，劍路反而慢了下來。大凡武學臻至一流境地，柔能克剛，剛也能克柔；快能制慢，慢也能制快。雙方均能出神入化，得心應手時，就看誰能沉住氣，不出失誤了。

王十八求勝心切，招數越來越快，然而總有一個極限，到了極限時又怎麼處理呢？

少年人出手一招慢似一招，看似東戳一劍，西搗一劍，實則是引誘王十八的快劍快到極限，數招一過，王十八快到極限，一到極限，果然出現破綻。

少年人心頭暗喜，身形晃處，早閃到圈外柱旁。王十八豈肯失掉這個機會，騰空跳起，掠身撲去，挺劍直刺少年後心。這少年後背似長眼睛的，等到劍尖沾上衣襟後，才一晃身形，「噗」一聲，長劍刺入木柱，深逾半尺。

少年人格格一笑，順手一劍刺入王十八肩頭。王十八往後退了兩步，一任長劍插在木柱上嗡嗡作響，他轉身便走。

這場拚殺把石大雷看得目瞪口呆，嘆爲觀止。王十八走了，他怎敢留下再戰，急忙跟着跑了出去。

仰眞總算鬆了一口氣，起身向這少年致謝，說：「多謝壯士援手，救了老衲一命，阿彌陀佛。」

少年人搶上一步，扶住正待行禮的仰眞，說：「父親大人，難道不認識我了？我就是李少秋。」

「呵！」仰眞悲喜交集，總算等到兒子，護寶有望了。他想把李少秋擁到懷裡，父子一場抱頭痛哭，剛觸到胳膊，少年便退了兩步，似乎無父子之情，怎麼回事？他仔細看看，似曾相識，卻不像自己的骨肉，轉念一想，他出家時，孩子才十歲，如今已是二十五歲的人了，當然不是孩提時的模樣。

「恕兒來遲，請父親大人快把盤龍珠交給我。」

仰眞吃了一驚，爲何如此心急如焚？不由抬起頭來再看了他一眼，那雙漂亮的眼裡，充滿了貪婪。仰眞心裡不禁打了個寒顫，回想方才的武功家數，顯然不是千佛寺眞傳，再察言辨色，恍然大悟，這少年是女扮男裝。他不敢點破，只得推諉，道：「眼下災難未過，日後再說吧。」

「好精明的和尚，慧眼洞察秋毫，不愧有道高僧。她不是你兒子李少秋，是江洋大盜紫羅蘭。」話音一落，窗口、門口湧進了七、八名高手，七、八支槍口指定了紫羅蘭。領頭的正是石大雷，似乎是甕中捉鱉，他得意極了，說：「紫羅蘭，要不要和洋槍比劃比劃？」

原來，這少年正是臨佛鎭上賣藝的紫羅蘭。仰眞替天王保管四十八顆盤龍珠一事，她本來就知道，之所以沒來取走，是因爲這幾年一直被朝廷追捕，無暇顧及。今年追捕鬆了，京裡朋友又送來了信，告之四十八顆稀世珍寶驚動了皇家，大內四名高手南下，調集了沿江數省鷹爪中的高手，勢在必奪。紫羅蘭不能再等待時機了，立即偕林鳳武等趕到千佛山。然而不知這些高手功力，能否以少勝多，故而假借賣藝，一試深淺。當她發現李少秋後，本想借他之力在臨佛鎭就除掉王十八等幾個勁敵，不料王十八初更就上了山，紫羅蘭不便再邀李少秋上山，以免黃雀在後。

這時，紫羅蘭被洋槍所逼，一身絕技空負，又不甘心束手。正待以死相拚時，突然房頂一聲巨響，斷椽、碎瓦、積塵呼呼落下。屋頂開了扇大天窗，緊跟着掉下一個人。石大雷驚了一下，這是自己派上去屋頂的高手，沒聽瓦響、未聞格鬥，顯然還沒出招就被人制住了。

紫羅蘭心頭一喜，這是林鳳武前來接應自己，趁着滿屋灰塵翻滾，燭影暗淡，她脚尖一點，便拔地而起，輕飄飄地從天窗中飛了出去。等石大雷想起開槍時，屋頂上早沒了她的蹤跡。



（未完・一）

上文提要： 鐵山與包蓮兒繼續向西北前進，沿途上雖未見緝捕他們的皇榜，但仍然喬裝貨郎身份，與其女兒、徒兒故作不相識，保持遠距離隨行。一路上過關斬將驚心動魄。行至烏鞘嶺，住下客棧，晚間突來了位姑娘敲門，聲稱其主人要買貨，命鐵山夫婦挑擔隨她上路，鐵山見其行踪鬼祟，心知必有蹊蹺，果然半途四周殺出一批勁裝疾服人衆，當他倆是身藏九級玲瓏塔重寶之人物……



羌笛怨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高　皐・文
可　飛・圖

鐵神捕沿途斬將　溫巡撫遍佈爪牙

鐵山一呆，終於哈哈大笑起來。

包蓮兒正好擺平了六名敵人，聽到鐵山的笑聲，詫異的奔過來道：「大哥，甚麼事如此好笑？」

鐵山道：「妹子，我弄不懂，蘇不起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

包蓮兒道：「你怎麼忽然有此一問，他人呢？」

鐵山道：「他麼，一招受挫，轉身就逃，這西北道上的高人，怎麼會是這種德性。」

包蓮兒秀眉一皺道：「大哥，我覺得此人十分可怕，咱們如果不能將他徹底解決，此後只怕要寢食難安。」

鐵山道：「眞有這麼嚴重？」

包蓮兒道：「適才他盡出甘泉堡的人力，本可以將咱們打敗，只因他疑心太重，才中了咱們的道兒，後來一招受挫，轉身就逃，雖是有損一方霸主的身份，但也說明了一點。」

鐵山道：「那一點？」

包蓮兒道：「此人雖是個提得起，但却放得下，是一個既要實際，又重虛名的人。」

鐵山點點頭道：「蘇不起果然是一個可怕的人物。」

包蓮兒道：「現在咱們怎麼辦？」

鐵山略作沉吟道：「姓蘇的偷雞不着蝕把米，咱們並沒有甚麼損失。」

包蓮兒道：「你是要放過蘇不起了，可是他未必放過咱們。」

鐵山道：「就算他不放過咱們又能怎樣？」

包蓮兒道：「大哥是小看姓蘇的了，他雄霸西北十餘年，自有不少臭氣相投的狐羣狗黨，他如果要計算咱們，今後豈不是寢食難安了！」

鐵山微微一笑道：「他今天已經破膽了，還敢招惹咱們？」

包蓮兒撇撇嘴道：「你這個神捕的字號是怎樣得來的？哼，豆腐腦袋也能稱爲神捕？」

鐵山哈哈一笑道：「怎麼，瞧不起人？」

包蓮兒道：「我怎麼敢？」

鐵山道：「走吧，該怎麼辦咱們回客棧後再慢慢的商議。」

他依然背負着貨箱，與包蓮兒返回鎮集。

一聲輕笑，包蓮兒悄聲道：「大哥，戲演完了麼？」

鐵山笑笑道：「蓮兒，妳不笨嗎？」

包蓮兒嘆口氣道：「咱們的戲演給誰看我都不知道，怎能說我不笨？」

鐵山道：「此人行動謹愼，藏身二十丈外，我如非適才躍起與姓蘇的對掌，也無法發現還有第三者在暗中窺伺。」

包蓮兒道：「現在呢？」

鐵山道：「剛剛消失。」

包蓮兒道：「適才咱們如果分開兒捕……」

鐵山道：「沒有用的，當蘇不起逃走之際，他已退到三十丈外的密林邊沿了。」

包蓮兒道：「又是一隻狐狸，大哥，你猜他是何方神聖？」

鐵山道：「我想他是溫巡撫派來的，如果他像附骨之蛆，才是咱們的心腹大患。」

包蓮兒道：「想法子除去他。」

鐵山道：「此人十分狡滑，要除去他還得多花一點腦筋。」

回到客棧已是晚餐時間，鐵山放下了貨箱，立即偕同包蓮兒到食堂進食。

鄰桌有三位年輕人，他們是跑單幫的，住進這家客棧還不到一個時辰。

鐵山沒有瞧着他們，却以傳音入密的上乘武功，對他們作了一番交代，當然，這三名年輕人必然就是他的一女一徒，及五湖鏢局的少鏢頭熊起鳳了。

晚餐後各自回房，包蓮兒道：「大哥，你跟湘菱他們說了些甚麼？」

鐵山道：「自然是捉狐計劃了，沒有他們很難捉到這頭狡滑的狐狸。」

包蓮兒道：「怎麼捉法？」

鐵山道：「二更之後，咱們夜襲甘泉堡，必然能夠引他入網。」

包蓮兒道：「咱們爲餌，讓湘菱他們從後兜截？」

鐵山道：「正是這樣。」

包蓮兒道：「但願他會落網。」

鐵山道：「不管怎樣，咱們總得試試，時間還早，先調息一下吧。」

包蓮兒道：「大哥，你知道甘泉堡的位置？」

鐵山道：「我不知道，不過我想跟咱們適才搏殺之處必然不會太遠。」

包蓮兒哼了一聲道：「這是猜想，你往日都是憑着猜想辦案的？」

鐵山微微一笑道：「高明，看來我這個神捕是徒具虛名了。」

語音一頓，提高嗓門呼叫道：「伙記……伙記……」

一名店伙聞聲前來道：「有事麼？客官。」

鐵山道：「請問小二哥，從這裡到甘泉堡應該怎麼走法？」

小二道：「由北面鎭口向西起，約莫兩里再向北走，那兒有座甘泉觀，甘泉堡就在觀後不遠處。」

鐵山道：「多謝你，小二哥，沒有事了，你請吧。」

待店小二走遠，包蓮兒哼了一聲道：「怎樣，如果不問一下，豈不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了。」

鐵山道：「這倒是沒有想到，我還以爲……」

包蓮兒道：「蘇不起多疑而狡詐，他豈會將咱們引到他的門上，所以一開始我就對你的猜想感到懷疑。」

鐵山道：「好，好，那……妳認爲咱們這項計劃成功的幾率能有幾成？」

包蓮兒道：「五五之數，所以咱們要有第二步的准備。」

鐵山唔了一聲。

包蓮兒道：「如果計劃失敗，咱們就直搗甘泉堡，來個犁庭掃穴，將賊窩作徹底的摧毁。」

鐵山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 * *

二更不算太晚，但在天色渾暗，夜雨淅瀝的山區，就很少瞧到夜行之人了。

今天也許是一個例外，這烏鞘嶺西北的山麓，正有兩人在冒雨急馳。

當甘泉觀遙遙在望之際，這放步急馳的兩人忽然脚下一收，同時閃入一株大樹之下。

「大哥，果然不出小妹所料。」

「是的，咱們誘敵的計劃果然是失敗了，此人竟然沒有跟來。」

「要不要犁庭掃穴，實施咱們的第二步計劃？」

「此事還得考慮一下，我怕別人掘好陷阱在等着咱們。」

「哦……」

「妳想想，那人如是聽到咱們要去甘泉堡，換了是妳，妳應該採取怎樣一種措施？」

「這個……啊，我明白了，他必然先期前往甘泉堡通風報信。」

鐵山道：「然後呢？」

包蓮兒道：「自然是加强戒備，掘好陷阱等候咱們了。」

鐵山道：「不錯，所以咱們不能上當。」

包蓮兒道：「就算這樣吧，咱們夫婦還會怕了他們？啊，湘菱他們來了。」

來人是鐵湘菱、諸葛麟，及熊起鳳等三人，他們遵照鐵山的指示，隨後兜截賊人，結果甚麼都沒有，只得前來與鐵山會合。

「爹，咱們的計劃落空了？」

「是的，此人可能已赴甘泉堡。」

「那咱們怎麼辦？」

「我想直搗賊巢。」

「爹，咱們不怕搏殺，但埋伏陷阱却令人防不勝防！」

「我知道，所以咱們要用一點心機。」

接着他對鐵湘菱等作了一番交代，然後與包蓮兒晃身向甘泉堡奔去。

* * *

快三更天了，甘泉堡的大廳之上燈火尙明。

閃爍的燈光照着幾條人影，他們像鋸了嘴的葫蘆，沒有人吭出一聲。

上座的是挺着大肚皮的黑衫老者蘇不起，正是甘泉堡的主人。

左側錦凳上坐着一名頗爲俏麗的女郎，她是蘇不起的夫人易小虹，右側坐着一名青衫人，由於他蒙着面孔，無法瞧出他的年齡及長相。

廳門之外立着四名懷抱長刀的大漢，他們靜悄悄的不言不動，整個大廳的氣氛，顯得一片詭秘和嚴肅。

叚久，蘇不起咳了一聲道：「魯大俠，姓鐵的當眞會來？」

青衫蒙面人道：「是在下親耳所聞，應該不會有甚麼差錯。」

蘇不起吁出一口長氣道：「江南神捕名無倖致，咱們不能掉以輕心。」

青衫蒙面人似乎不滿意蘇不起的態度，因而哼了一聲道：「江南神捕這四個字當眞能夠唬人麼？就算能吧，這兒可不是江南，蘇不起何需如此害怕！」

蘇不起面色一變道：「魯大俠言重了，在下只是遵守多算勝少算不勝的原則，並不是害怕那姓鐵的。」

青衫蒙面人道：「姓鐵的再厲害，也只是兩個人，咱們只要將他們誘進前院……嘿嘿……」

他沒有說下去，但雙目殺光暴盛，令人不寒而慄，顯然，這甘泉堡的前院之中，必然隱藏着十分可怕的毒惡佈置。

此時蘇不起向廳外瞥了一眼道：「現在是甚麼時辰了？」

易小虹道：「三更了，堡主……」

蘇不起道：「甚麼事？」

易小虹道：「三弟他們怎麼毫無動靜？」

青衫蒙面人道：「不必擔心，蘇夫人，二堡主夫婦帶着十大高手，及二十餘名堡丁守關待敵。不用說在人數上佔了絕對的優勢，單憑一陣箭雨，姓鐵的準難討得好去。」

他沒有說錯，血肉之軀必難抗拒强弩的攢射。

不過這要看對付誰了，弩箭雖是厲害，如果射不到人豈不成爲廢物？

對鐵山夫婦來說，的確如此，守關的沒有瞧到人影，他們已經潛伏於大廳的屋簷之上了。

這是一個意外，是蘇不起沒有想到的。

更意外的是滾滾濃烟，由堡後及兩側昇起，片刻之間，熊熊火苗已吞噬這幾個地區了。

大廳裡的蘇不起發覺出了意外，他正要騰身而起，青衫蒙面人却出聲阻止道：「不要動，蘇大俠，別中了姓鐵的詭計。」

蘇不起原已站了起來，他覺得青衫蒙面人說的話頗有見地，因而又坐了下去。

「蘇明，蘇亮，你們快去瞧瞧，到底出了甚麼事？」

守在大廳外面的四個人，全是蘇不起的親信，也是甘泉堡武士之中，武功最爲出色的。

此時甘泉堡烟火瀰漫，鑼聲震耳，可以說是鬧翻了天，再加上蘇不起指名呼叫，他們應該有所反應。

也許他們被這椿意外嚇呆了，或是在吵雜中耳目失靈，他們像是沒有聽到蘇不起的呼叫，仍像木雕泥塑般的呆立在那兒。

這是不可能的，一個練武之人，在如此接近的距離，縱使是風吹草動也能查覺，怎會聽不到蘇不起大聲的呼喚？

莫非這四人遭到了暗算？

那就太可怕了，四名功力不弱的高手，被人一舉擊斃，連一點反抗的機會都沒有，來人功力之高，豈不是駭人聽聞。

廳裡的蘇不起夫婦及青衫蒙面人誰都沒有說話，他們的臉色却一片灰黯，還有些不知所措的感覺。

易小虹忍受不了這難耐的壓力，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你們怕死？」

蘇不起道：「別衝動，夫人，咱們只是等待時機。」

易小虹哼了一聲道：「是等火來燒死咱們，還是等姓鐵的來殺死咱們？」

蘇不起道：「這……」

易小虹道：「本堡已是滿天通紅，一片火海，眼看就要燒到大廳來了，二弟他們竟沒有一個前來，外面又不斷的傳來慘叫之聲，咱們躲在此地，就能倖免不成？」

青衫蒙面人道：「說的也是，堡主，咱們到外面去瞧瞧吧。」

蘇不起道：「好，咱們走。」

他提足全身功力，手橫長刀，領先走出大廳，易小虹及青衫蒙面人跟在的身後，也全是一副緊張戒備的神色。

他們平安的走出大廳，並未遭到任何襲擊，只有守衛大廳的四名武士連續的仆倒下去。

這沒有甚麼，這些原來本是死人，只要少許外力帶動，就失去平衡了。

如果是活人呢？八成就不會有這等現象。

八成不能代表「絕對」，也不能表示是百分之一百。

所以，當蘇不起夫婦，及青衫蒙面人衝出大廳，發現滿天紅光，火蛇亂舞，還有呼號慘叫之聲的時候，他們神色一呆。

這一呆可就糟了，出來的三個大活人，還能夠喘氣的就只剩下一個了。

這是包蓮兒的傑作，因爲她掌中的金蓮花是奇門兵刃，不只是招式玄奧，具有震撼人心的威力，蓮花更可以開合，發射毒絕天下、細如牛毛的暗器。

她心地善良，如非萬不得已，絕不使用暗器，蘇不起夫婦留他不得，因而射了兩枚毒針。

她沒有向青衫蒙面人下手，是要追查他的來路，誰知此人反應之快，大出鐵山夫婦的意料之外，蘇、易二人剛剛被暗器擊中，他已身形倒竄，一閃之間便已躍入大廳。

這並不是一條生路，否則蘇不起夫婦就不會向前面奔出來了。

青衫蒙面人應該想到這些，而且大火逐漸逼近，大廳難免會陷入火海，他不尋求生機，莫非他想死不成？

他自然不想死，退回大廳，只是他的一項賭注。

大火業已逼近，而且風助火勢，烈焰飛揚，大廳中還可暫避，屋面上就片刻也待不下去了。

他肯定鐵山夫婦是藏身在屋面之上，那麼他的出路幾乎已完全斷絕。

但鐵山夫婦也是血肉之軀，他們不可能無懼烈焰，也不會衝進大廳作同歸于盡的打算。

他猜忖這兩名可怕的敵人，必然會退到烈焰之外，並監視他可能逃遁之處，伺機予以攔截。

此人心機極深，推算得十分準確。

鐵山夫婦守株待兔，是想捉一個活口，誰知青衫蒙面人極端狡猾，他不進反退，躲入大廳之內去了。

大廳即將陷入火海，鐵山夫婦不能冒險進去，屋面烈焰飛騰，他們也待不下去，那就只有退到火場的邊沿再說。

「大哥，這小子眞夠狠，寧願被火燒死，也不肯落入咱們的手中。」

「是的，他夠狠，也夠狡詐，不過我相信他不會葬身火窟，說不定還會被他逃出手去。」

包蓮兒心智極高，經鐵山這麼一點，她立即加强注意，並晃身一躍，堵在另一面火場的邊沿。

甘泉堡佔地極廣，可說得迴廊九轉，大廈百間，鐵湘菱等雖是三面縱火，要想燒遍全堡也不容易。

當然，他們的目的不在燒遍全堡，只是引開堡裡的伏兵，讓鐵山夫婦得以深入虎穴。

想不到這把火燒得十分成功，因爲天乾物燥，加上强勁的夜風，火勢一發便蔓延全堡，形成一股難以收拾的燎原之勢。

甘泉堡面臨毀滅，伏兵不得不起而救火，結果他們不只是救火不成，自二堡主以下，喪生在鐵湘菱等手裡的達十餘名之多。

重要的部屬無一倖存，剩下的嘍囉一哄而散，名滿西北的甘泉堡是徹底的摧毀了，除了遍地灰燼，幾乎找不到一個活人。

不，至少有一個人可能還活着。

他不是甘泉堡的人，却跟堡裡人是一伙的，嚴格的說蘇不起並不認識鐵山，他們之間本無仇隙，今天這種結果全是他一手促成的。

他是誰？自然就是那位青衫蒙面人了。

包蓮兒本可以用暗器將他打倒，只因暗器所煨之毒太過霸道，鐵山要抓活口，竟然被他逃進大廳。

現在全堡一片火海，大廳已陷入熊熊大火之中，那麼青衫蒙面人如非被火燒死，就是已逃離大廳了。

堡裡房屋未被大火波及的不多，除了前面三間，就只剩下左側兩間了。

如若青衫蒙面人還在堡裡，他必然就在這五間僅存的房屋之內。

大火還沒有熄滅，這五間房屋仍將難免付之一炬，因而鐵山與包蓮兒分別堵住前面及左方，兩人虎視眈眈，希望發現他們的獵物。

他們沒有失望，堡裡果然傳來一聲異響。

那是一個火球，由右側火焰中衝出，它沿着一片斜坡滾動，速度快捷無比。

鐵山呆了一呆，火球已經滾出十丈之外，他忽然大叫一聲道：「火球有詐，快追。」

說話之間，他已彈身而起，以流星逐月之勢，向火球全力追趕，包蓮兒及隨後找來的鐵湘菱等，也跟着追了過去。

此時夜色十分深沉，除了陷在火海中的甘泉堡，以及滾動中的火球，四週漆黑一片。

由於在地面上劇烈的磨擦，火球上的火焰已大半熄滅，這對鐵山是不利的，他不能讓黑暗將火球吞噬。

猛吸一口眞氣，雙臂向上一振，這位隱跡六扇門中的湖海異人，才眞正使出他的絕學。

他身如輕風，快似閃電，只是一晃之間便已追上火球。

其實它的火焰已全部熄滅，不能再稱爲火球了，它的本來面目只是一個圓桶罷了。

斜坡已盡，圓桶滾動的速度也緩慢下來，忽然轟的一聲巨响，圓桶竟然炸開，一條人影像飆風一般由桶中竄出。

夜色昏暗，草木叢雜，只要讓他逃出十步之外，再想抓他就難了。

此人的確狡詐，計算得也十分精確，可惜他遇到的是鐵山，也許是命該如此吧。

他竄起的身形是躍向一片茂密的叢林，相距約莫六尺遠近，以他快捷的速度，只需眨眼時間，就可以安全的逃進樹林了。

不幸的是他剛剛躍起空中，忽然眞力盡洩，竟然一頭栽了下來。

這一栽可糟得很，他那一身頗爲高明的武功，居然還給他師父了。

他坐在地上，恨恨的吁出一口長氣，道：「姓鐵的，你爲甚麼不殺了我？」

鐵山淡淡道：「閣下如果想死，何須在下代勞。」

青衫蒙面人怒喝道：「那你爲甚麼要廢掉我的武功？難道你不知道失去武功比死還要難過？」

鐵山道：「這要看對誰說了，像你閣下麼，有武功只是幫你多作一些喪天害理的壞事，到後來必然惡貫滿盈，難得善終，還是不要武功的好。」

青衫蒙面人冷哼一聲道：「你就能

夠善終麼?哼,姓鐵的,得罪了溫大人,任他是誰,也難逃抄家滅門之罪,你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捕快罷了,居然敢這麼不知死活!」

包蓮兒嬌叱一聲道:「狗賊死在臨頭,還敢出言無狀!」

鐵掌正反一揮,兩記耳光揮了出去,出手並不太重,只是抽掉他蒙面的黑帕,以及給他一點教訓而已。

此人五官還算端正,只是生了一對招風耳,鷹勾鼻子,加上一雙充滿邪惡的目光,那就很難使人對他生出好感了。

別看他長相並不怎樣,來頭可大得驚人。

京營漢軍鑲黃旗副都統,也是名滿京師的五大高手之一。

他是葛懷民,在冠蓋雲集,藏龍卧虎的京師,能夠躋身五大高人之林,可見此人絕對不是浪得虛名。

他來過江南,跟鐵山有過公事上的接觸,當然,他是一個位高權重的大人,自然不會將一個捕頭放在眼裡。

可是他遠來西北,竟是爲了對付一個微不足道而又離了職的捕頭,這是他意料不到的。

更使他意外的是,他居然會栽在這個小人物的手裡,他自然不會甘心了。

「姓鐵的,這是爲了甚麼?」

鐵山一怔道:「你是說……」

「溫大人權傾朝野,你竟敢跟他作對?」

「我爲甚麼不敢?姓溫的只是一個亂臣賊子罷了,對閣下,我倒是有點不解,副都統雖是算不了甚麼,京師五大高手的盛名却得來不易,閣下如此作賤自己,豈不叫人惋惜!」

「這個……」

「聽我說,葛大人,慾望是沒有止境的,爲了慾望而走入歧途,已經大錯特錯,再要跟隨叛逆,作那無君無父的勾當,結果怎樣,閣下應該十分明白。」

葛懷民面色一沉道:「你是在教訓我?既然這樣,你爲甚麼要毀掉我的武功?」

鐵山道:「武功對閣下很重要麼?」

葛懷民道:「廢話,名滿京師的五大高手,居然不會武功,你叫葛某如何混法?」

鐵山道:「你還要混麼?如果混得抄家滅門,遺羞祖先,這五大高手之名,還是不要也罷。」

葛懷民哼了一聲道:「你這是門縫裡瞧人了,咳,武功既已失去,說這些豈不是多餘。」

鐵山道:「那也並不盡然……」

葛懷民雙目直視,緊緊盯着鐵山,道:「你好像話中有話?」

鐵山道:「對,我有一種偏方,對你或許有用。」

葛懷民精神一振,接着又頹然一嘆道:「太難了,不過你這一番心意,着實叫我感激。」

一頓接道:「放棄科布多之行吧,鐵兄,你雖然走了很遠的路,但未來,你可能寸步難行。」

鐵山微微一笑道:「多謝指教,走吧,咱們回鎮上去,試試我的偏方。」

葛懷民道:「鐵兄,你的偏方當眞有用麼?」

鐵山道:「有用,保證十二個時辰之內,讓你恢復功力。」

葛懷民一呆道:「鐵兄,你該不是危言聳聽吧?十二個時辰之內恢復功力,這……怎麼可能!」

鐵山道:「可不可能一試便知,咱們走吧。」

葛懷民道:「鐵兄是有重要的東西放在客棧?」

鐵山道:「沒有,啊,葛大人是說咱們不便再回到客棧了?」

葛懷民道:「甘泉堡一場大火,要人不知道只怕很難。」

鐵山道:「這麼說除了葛大人,姓溫的還另有部署了?」

葛懷民道:「在下不敢說沒有,也不能說一定有,咳,溫大人具有鬼魂莫測之能,不得不叫人害怕。」

鐵山道:「姓溫的手腕靈活,狡詐善變,的確是一個可怕的巨奸,如果說他具有鬼魂莫測之能,鐵某倒是有些難以相信。」

葛懷民一吁道:「在下原也不肯相信……」

包蓮兒插嘴道:「後來你相信了,爲甚麼?」

葛懷民道:「此地非說話之所,各位請跟我來。」

他將鐵山等引到一個十分隱蔽的山洞之中,然後笑笑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在下奉溫大人之命與豺狼打交道,不得不預留一條退路。」

包蓮兒撇撇嘴道:「爾虞我詐,互逞機鋒,是官場中的拿手絕活,現在咱們應該暫時安全了,要說甚麼請說吧。」

葛懷民面色一肅道:「賢夫婦久走江湖,見多識廣,對京師五大高手,必然全都相識?」

鐵山淡淡道:「五大高手位尊名顯,咱們除了有幸認識葛大人,其餘的全不相識。」

葛懷民道:「在下並非以五大高手來標榜,鐵兄請不要誤會,我只是說京師五大高手,固然有像在下這樣濫竽充數的,但其中也不乏功力卓絕的人物。」

包蓮兒道:「我知道京師五大高手的頭兒是金帶貝勒福安滿,只是我不明白你提這個作甚麼?」

葛懷民道:「在下是說除了金帶貝勒福安滿,其他四人都聽從溫大人的指揮。」

包蓮兒哼了一聲道:「那又怎樣?」

鐵山道:「不,蓮兒,姓溫的能夠招攬四大高手,實在不容輕視。」

葛懷民道:「還有一點賢夫婦只怕不太明白。」

鐵山道:「哦?」

葛懷民道:「一般人都以爲金帶貝勒是五大高手之首,其實他的武功只能排在第三。」

鐵山啊了一聲道:「會有這等事,那……排名第一、二的是誰?」

葛懷民道:「鐵拳浪子岳渡,要比金帶貝勒稍高一等,只是此人無心進取,終日沉迷於醉鄉之中。」

包蓮兒道:「我不懂,這樣的人會替姓溫的賣命?」

葛懷民道:「是的,在下也心存疑念,却無法推翻事實。」

鐵山道:「請問葛大人,那排名第一的莫非就是惡殺手?」

葛懷民道:「不錯,正是此人。」

包蓮兒道:「惡殺手出身那一門派?他的武功究竟怎樣高法?」

葛懷民苦笑一聲道:「鐵夫人所問的這兩問題在下都無法答覆,因爲我不知道,甚至惡殺手是老是少,長相怎樣,數遍整個京師,知道的也找不出幾個。」

包蓮兒道:「這就怪了,你們同爲京師的五大高手,爲甚麼會如此陌生?再說,既然未曾比較,這五大高手是怎樣產生的?又憑甚麼排名?」

葛懷民道:「老實說,在下也有點莫名其妙,只知道七年前靖王五十壽辰,王府擺設擂台助興,在下曾經上台玩過兩手,那只是好玩,沒有人重視輸贏,誰知幾天以後,五大高手之名就喧騰江湖了。」

包蓮兒道:「這沒有甚麼,江湖原本就是這樣的。」

一頓接道:「咱們希望對五大高手多作一點瞭解,尤其是惡殺手。」

葛懷民道:「金帶貝勒福安滿雖是天潢貴胄,却不太關心國事,除了醉心武學別無所求,摘星手卡青是張宗宇的師弟,摘星三十六式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在京師能夠勝過他的不出三人。」

包蓮兒唔了一聲。

葛懷民道:「鐵拳浪子岳渡,是一位武林奇人,他不僅舉手投足都是殺着,鐵拳出手有如急雷撼山,那等威勢,江湖上極爲少見,至於惡殺手麼,在下只知道他行踪飄忽,武功深不可測,他殺過不少知名之士,從來沒有失過手,如此而已。」

鐵山道:「多謝相告,麟兒與熊少俠到洞外警戒,我這就替葛大人恢復功力。」

這位江南神捕,果有非常之能,當第二天日正當中之際,他竟能使葛懷民眞氣萌動,一陽復蘇,已經失去的武功,又重新收拾了回來。

葛懷民一躍而起道:「鐵兄,我要不要謝你!」

鐵山哈哈一笑道:「不必,不必。」

葛懷民道:「那……在下就回京師去了,有一點希望鐵兄留意,惡殺手等三大高手可能已來西北。」

鐵山道:「多謝關心,在下會留意的。」

葛懷民走後,鐵山夫婦再作一番改扮,然後與鐵湘菱分別起程。

* * *

武威爲涼州府治,北憑長城,南阻雪山,形勢壯麗險要,自古即爲經營西域的重鎮,其西北之永昌即唐代的沙陀國,相傳西涼國亦在此地建都。

這天傍晚時分,大河驛歇了不少旅客,此地距離武威約莫四十里上下,他們無法趕到縣城,只好歇在此地了。

河西走廊是古時的絲路,也是出塞的必經之路,在平常,商旅已是不少,現在麼,由於血鷹王的女兒比武招親,這條路就更熱鬧了。

人多鎮小就會有麻煩,何況這般旅客以跨刀佩劍、橫眉豎眼的佔多數,怎能不發生問題?

大河驛有五間飯莊,三家客棧,應該足夠旅客的需要了,只是今天有點邪門,客人太多,飯莊客棧全都人滿爲患。

「咳,小子,大爺幾乎要喊破喉嚨了,你要是再不上酒上菜,小心大爺拆掉你這個黑店。」

這位扯開嗓門窮吼的,是一名滿臉橫肉,背插長刀的勁裝漢子。

他的嗓門夠大,還是沒有將店小二叫來,因爲食堂裡面太過嘈雜,呼喝笑鬧之聲响成一片,伙記只有一個,如何忙得過來?

可是勁裝漢子說過要拆掉他的黑店,不管這間飯莊是不是黑店,人家大爺說要拆就得拆。

首先是拆桌子,然後是砸窗子,倒楣的雖然是店家,由於客人太多,受到池魚之殃的也不在少數。

這般橫眉豎眼的人物,那一個是善男信女?誰要惹上了他們,豈不是惹上了瘟神!

於是混亂在迅速的蔓延着,店中所有的客人,幾乎全都變成咬人的瘋狗。

也有衆醉獨醒的,那是一個年約五旬的灰衣老者,四週瘋狂的動亂,無法使他冷峻的面頰生出絲毫變化。

他像一塊石頭,生硬,無情。

如果有人侵犯他,不管是有意,還是無心,他必然會作致命的一擊。

沒有人能在他一擊之下留得命在,他週圍躺着五具血淋淋的屍體,都是他的傑作。

混亂逐漸平息了,人們的注意力也轉到灰衣老者的身上。

適才瘋狂的動亂，有不少人受到創傷，死亡的却沒有，因爲他們之間沒有仇恨，沒有奪人性命的理由。

只有灰衣老者例外，他似乎是一個追魂奪命的煞星，誰要是惹了他，就得賠上一條性命。

如今他連殺五人，那些四散的屍體，與觸目驚心的血跡，在人們的心頭造成一股震撼，打鬥停止了，無數的目光全部投注在灰衣老者的身上。

他殺了人，一殺就是五個。

令人不解的是，既沒有人向他問罪，也沒有人向他索仇，人們只是向他投下一瞥，便收回目光，轉身向飯莊之外走去。

人們不敢惹他，因爲他像一塊堅硬冷酷的石頭。

再說這般人與死者全然無關，事不關己，誰願招惹這等麻煩！

人們不願惹他，他却惹起別人來了。

「朋友，告訴我你們是誰？」語氣跟人一樣，僵硬、冷酷。

他問的兩個人是坐在靠裡面的一個角落，如非滿堂食客全都離開，只怕很少人會注意他們的存在。

這兩人一個身着青衫，背負長槍，一張短髭如戟的面孔，佈滿了風霜的痕跡。

另一個身着黃衫，面貌清秀，長着三綹長髯，很像一個秀士。

當然，他們一定是武林中人，只怕還是兩位高人，適才所有的客人幾乎全部投入瘋狂的打鬥，除了那位連殺五人的灰衣老者，只有他們穩如泰山似的坐在那兒。

殺人可以立威，灰衣老者連殺數人，自然會氣勢凌人，威震驛店了。

只是他這薰天的氣焰，却遭到一項意外的挫敗，因爲那青衫大漢與黃衣秀士，自始至終就從未瞧他一眼，他可以傲視天下，這兩人却對他不屑一顧。

這是他不能忍耐的，所以才出聲喝問。

青衫大漢一抬頭，以十分平淡的語氣道：「閣下是問咱們麼？」

灰衣老者道：「你認爲我在問誰？」

青衫大漢道：「是找麻煩？咱們兄弟好像沒有甚麼礙住閣下。」

灰衣老者冷酷的哼了一聲道：「礙住老夫？嘿嘿，憑你！」

黃衣秀士雙眉一挑道：「怎麼，就因爲你會殺人？」

灰衣老者道：「你們很想試試？」

黃衣秀士正想回答，却被青衫大漢示意阻止，這位短髭如戟，長像威猛的漢子似乎不願多事，他抓起包裹，道：「咱們無怨無仇，何必多此一舉。」語音一落，還與黃衣秀士步出飯莊。

他們已經在一家客棧訂好房間，黃衣秀士將身子往床上一拋，同時哼了一聲道：「你幾時變得這麼怕事起來了？哼！」

青衫大漢微微一笑道：「你認爲我是怕事麼？蓮兒。」

蓮兒？莫非這兩人是鐵山夫婦所扮？

不錯，正是他們。

包蓮兒道：「難道不是？適才我正想鬥鬥他，你却……」

鐵山道：「小不忍則亂大謀，我是不想在稠人廣衆之中暴露咱們的身份。」

包蓮兒道：「如果他先動手呢？」

鐵山道：「我知道他不會。」

包蓮兒道：「你知道？」

鐵山道：「是的。」

包蓮兒道：「你是怎樣知道的？」

鐵山道：「因爲我知道他是一位高人。」

包蓮兒沉吟半晌，然後一吁道：「對，他是一位高人，咱們也不差，所以他不敢輕易出手，除非讓他找到機會，咳，大哥，如若他是……」

鐵山道：「這回多半被妳猜對了。」

包蓮兒啊了一聲道：「大哥，這可是一個可怕的勁敵！」

鐵山點點頭道：「他是一個勁敵，但不十分可怕，憑實力，兩百招以內，妳可以將他收拾下來。」

包蓮兒道：「那……還有甚麼好怕的？」

鐵山道：「蓮兒！妳忘了，咱們要面對的是三大高手啊。」

包蓮兒道：「我知道，咱們只要釘着一個，不怕他們逃出咱們的掌握。」

鐵山道：「不，蓮兒，三大高手多半是各自爲政的，釘着一個不見得就能找到另外兩個，再說適才的一個已經注意到咱們，所以今後仍要處處小心。」

包蓮兒道：「知道了，咱們明天……」

鐵山道：「明天照常上路，血鷹王選女婿，倒給了咱們不少方便。」

是的，天山雪蓮的引誘，使這條西北驛道，湧來不少武林豪客，鐵山夫婦混雜其中，縱然是有心人，只怕也難以分辨。

不過鶴立雞羣，想掩飾却也不易，灰衣老者在飯莊找麻煩，就是最好的說明。

因此他們在離開大河驛之前又改了裝扮，一個灰衣一個藍衫，像是一對習武的漢子，看起來却是那麼平凡。

此後經武威、永昌，都沒有發現那位灰衣老者，只是一股嚇人的風暴，逐漸在這條驛道上瀰漫着。

一言不合就拔劍而起，在江湖道上是常事，但出手就往死裡招呼，兇殺案一日數起，走在這條道上的旅客豈不人人自危！

有些人加快了脚步，希望早點趕

到古爾班通古特沙漠，有的打了退堂鼓，不願意再繼續這死亡旅程，也有不理會這些的，鐵山夫婦就是其中的一對，當然還有鐵湘菱他們三個，初生之犢不畏虎嘛。

這天晌午時分，鐵山夫婦到達「峽口營」，這兒是龍首山邊靠長城不遠的一個鎮集，他們準備在這裡打個尖，然後趕到新河歇息。

離鎮約莫五里，包蓮兒忽然啊了一聲道：「大哥，你瞧那邊。」

鐵山向一些倒斃路邊的屍體瞧了一陣，道：「蓮兒，妳瞧出甚麼來了？」

包蓮兒道：「受害者的傷口不同，行兇者當在三人以上，而且都有頗爲高明的武功。」

鐵山道：「不錯，其中一個是劍術名家，功力之深厚，招式之玄妙，不在五龍世家的飛龍九絕斬之下。」

包蓮兒道：「當眞？你是怎樣瞧出來的？」

鐵山道：「有幾人的傷口是在雙眉之間，一招奪命，乾淨俐落。」

包蓮兒道：「是攢竹穴，我怎麼沒有瞧到？」

鐵山道：「此人用的是一種狹長的薄劍，傷口很小，如非仔細瞧看，很容易忽略過去。」

經鐵山這一解說，包蓮兒總算看出來了，不禁由衷的稱讚道：「大哥好銳利的目光，如此細小的傷口，都逃不過你的觀察。」

鐵山道：「這沒有甚麼，因爲我幹過捕頭。哦，蓮兒，用劍的那人是一個勁敵，今後如果遇上，要多加一份小心。」

包蓮兒道：「我知道。」

鐵山道：「妳輕功夠高，如果再習得九九旋陀，縱使置身於百萬軍中，也可以安若磐石了。」

包蓮兒啊了一聲道：「聽說九九旋陀身法，是兩百年前的神僧浮陀所創，此一絕技久已失傳，你說了還不是等於沒說。」

鐵山微微一笑道：「誰說九九旋陀失傳了？只因此種身法與一般的身法不同，它寓攻於防，十分霸道，說它是身法也可以，因爲此種武功一經展開，便身如旋陀，難以捉摸，也無所不在，其實它是一種禪功，能使人神智暈迷，週身血管爆裂而死。」

包蓮兒愕然道：「有這麼厲害？誰會這種武功？」

鐵山道：「我會。」

包蓮兒一呆道：「當眞麼？大哥。」

鐵山道：「妳知道家師是誰？」

包蓮兒搖搖頭道：「不知道，我想必然是一位名滿天下的絕代高人。」

鐵山道：「家師不慕名利，不入江湖！我不敢說他老人家是不是絕代高人，但他必然不會名滿天下。」

包蓮兒道：「他老人家究竟是誰？」

鐵山道：「上破下岳是他老人家的法號，本支就是浮陀神僧一脈相傳。」

包蓮兒櫻唇一噘道：「你好壞，這麼重大的事到現在才告訴我。」

鐵山道：「原諒我，蓮兒，如果不是要教妳九九旋陀，我還是不會提及師門的。」

包蓮兒聽說要教她傲視武林的絕代玄功，不由喜上眉梢，不過既是絕代武功，縱然是上智之人，也難以一蹴而就，她自然要廢寢忘食的全心投入了。

他們在峽口營打尖，並沒有遇到麻煩，待趕到新河鎮問題就來了。

由於包蓮兒一面趕路，一面學習武功，所以待趕到新河，已經是夜色沉沉了。

他們連走幾家客棧，才在「順記老棧」找到客房，「客官，請到那邊登記。」

登記並不稀罕，住客棧常有這項手續，不過像這等邊塞之地，也要登記就有點令人詫異了。

登記不在櫃枱，掌櫃的叫鐵山到那邊去。

那邊是門旁的一個木桌，桌上擺的有紙筆，後面坐着一名尖嘴猴腮，滿臉陰森的黑衣中年大漢，他身後立着兩名懷抱長刀，臉生橫肉的傢伙。

這般人不像作生意的，一眼看去就知道他們不是好東西，掌櫃的叫客人向他們登記，這其中莫非有甚麼玄虛？

鐵山夫婦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則，只要有房住宿，向誰登記都可以。

及到達木桌之前，那位尖嘴猴腮的黑衣大漢兩眼一翻，向鐵山夫婦打量一陣道：「姓甚麼？叫甚麼？打那兒來的？」

聽口氣，好像是問案，旅客登記那有這等問法？

鐵山仍語氣平和的道：「咱們兄弟姓連，我叫連鐵，他叫連鋼，咱們是由四川青城來的。」

黑衣大漢道：「青城派的？好，在紙上寫下你們最拿手的武功，詳細寫出招式及練法，不得藏私。」

包蓮兒面色一沉道：「住客棧有這麼一條規定麼？朋友。」

黑衣大漢哼了一聲道：「這是新河鎮上的新規定，你們兄弟趕了一個巧字，遇上了。」

鐵山道：「是巧了一點，不過咱們兄弟雖是住在青城，並不是青城派的，所以，咳，咳……」

黑衣大漢道：「你們沒有習過武功？不是武林中人？」

鐵山道：「咱們習過幾手三脚貓的功夫，那裡敢稱武林中人。」

黑衣大漢冷冷道：「只要習過武功，就得給大爺好好的寫出來，快寫。」

（未完・六）

上文提要：稱霸長江中游一帶之長龍幫，突傳幫主駱致遠仙遊，其在外地的兒子夤夜趕回家園，武林上各路英雄亦紛紛來到駱府……十餘年前天盛鏢局之邵凌霄獨吞鏢款匿居此地，今日被舊袍發現，追殺無途亦混進駱府。駱府中氣派非凡，賓客擠滿大廳，有人提議要開棺親睹幫主最後一面，遭駱氏兄弟阻攔，令在場者心生疑惑。究竟駱致遠是生、是死？仍是個謎……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武林謎圖

被揭私藏謎圖　幫主遭人非議

白衣青年回頭一望，見長龍幫的船就在不遠之處，不由將信不信，又見自己之小舟已去遠，只好道：「後會有期，少幫主自己保重！」他虛晃一劍，奔前向小舟躍去。

舟子膂力雖強，但江水去勢甚速，他用盡吃奶之力，仍沒法完全定下來，距離單桅船已逾三丈。白衣青年一躍而起，看看尚距小舟一大截，但見他左足尖在右足面上用力一點，硬生生再拔高丈餘，展開雙臂飄飛。

那舟子抛下木槳，抓起一根竹竿探前，白衣青年脚尖在竹竿上再一點，人已飛落小舟，動作瀟洒之至。

萬千歲道：「這小子是誰調教出來的？怎地有此武功？」

駱河淡淡地道：「我只知他叫楚天翔，有人喚他楚白衣，有個外號喚作『長江一把劍』，也有人稱他『江中白龍』，最近兩年在長江崛起。」

萬千歲淡淡地一笑。「未曾有過耳聞。」

駱河問道：「你要帶我往何處？幾時方肯放我回去？」

萬千歲怪笑道：「連你父親都不要你了，你還關心這些作甚！」

駱河聞言，心頭不由一沉，滔滔長江水猶不能沖淡其內心之悲憤。再抬眼望去，長龍幫之船隊已經不見。

* * *

小舟去勢極快，很快便追上長龍幫船隊，駱家父子亦都發現了他。楚天翔問道：「駱幫主，七少幫主落在甚麼人手中？」

傳言楚天翔好管閒事，駱致遠實不願在此遇到他，是以顧左右而言他。「楚少俠急欲去何處？」

楚天翔雙脚微微用力一蹬，飛上駱致遠之大船。「駱幫主，令郎為人所制，為何不去救他？」

駱致遠冷冷地道：「老夫追上去，不是更要連累犬子一條小命！」

「但令郎却說這是貴幫之秘密，未知是何妙計？」

「此屬敝幫之秘密，豈可言之！」

楚天翔似省起一件事。「適才幫主不是問晚輩要去何處麼？我聞幫主已仙遊，趕着來送葬……咳咳，到底是傳言有誤，還是幫主死而復活？啊，莫非這亦是貴幫之計劃？妙計妙計，眞是玄妙深奧之至，教人忖測不出。」

駱致遠訕訕地道：「楚少俠要到敝幫作客，老夫歡迎之至，但有關敝幫之事，請勿過問。難道令師不曾與你談及武林規矩？」

楚天翔微微一笑。「幫主不願說，晚輩豈敢勉強。」

駱致遠轉身在大兒子耳邊說了幾句話，駱嶽應了一聲，躍下一艘快艇，先行回去了。過了半頓飯工夫，船已泊岸，駱致遠在諸人簇擁下，由後寨水塢進內，回首對楚天翔道：「少俠請走前門。」忽爾心頭一動，又道：「少俠還是跟咱走吧，免得外人說老夫簡慢年輕人。」

「這豈不為難了幫主？」楚天翔嘴上雖然這樣說，雙脚却跟着駱致遠走。後寨有甬道直達聚英廳，但至花廳，便着楚天翔留在那裡。他走至聚英廳，只見大女兒駱冰正在指揮下人拆靈堂。駱冰一見到父親便跑過去，駱致遠問道：「冰兒，外面那些好管閒事的人走了沒有？」

駱冰問道：「你無恙吧？那些弔客只有幾個離開，大部份尚在大寨門口。」

駱致遠拂袖道：「爹進內休息，有事你見宜行事。」

駱冰走前低聲問道：「爹，你為何要詐死？而且連咱們都瞞得死死的？」

駱致遠一臉嚴肅地道：「爹這樣做自有道理，你不必多問。」說着走進內廳。

大寨外的弔客都引頸瞻望，但想不到駱致遠父子去了許久還不回來。眾人心中暗自嘀咕，紛紛忖測謎圖是否落在他手中，心中又是緊張，又是興奮。

過了一陣，却見駱嶽帶着四名親信走了過來。余耀祖問道：「少幫主，令尊呢？」

「家父去追萬千歲了。」駱嶽略為提高聲音道：「諸位，家父既然健在……請諸位回去吧！」

余耀祖道：「你不是說令尊是病逝的麼？為何死而復活？須知咱們千里迢迢趕來此處，目的只為令尊送葬，可不是來看他玩把戲的！」

駱嶽道：「對不起，晚輩事前實不知道。」

另一個忍不住罵道：「長龍幫縱然強盛，也不該瞞騙天下武林，更不該利用咱們引誘萬千歲！令尊呢？他為何不敢現身？」

駱嶽有點招架不住，只好一味道歉，奈何羣豪憤憤不平，無人肯散。

駱嶽道：「諸位請先回去吧，日後晚輩再率舍弟上門賠禮。」

余耀祖道：「這倒不必，咱們只想見令尊，最好由令尊賠罪。老夫相信如此要求絕不過份。」旁人都贊成。

駱嶽窮於應付，只好道：「如此請諸位稍候，待在下進內請示家母再作定奪……」

話未說畢，又有人問：「幫主仙逝，不是由你頂替其位麼？如今他不在，你該作得了主，最低限度也得請咱們進內坐一坐。」

駱嶽長長吸了一口氣，道：「好吧，請進。」他首先引他們進大廳，僕人尚在清理靈堂，匆促之間，只能拿幾張板櫈出來，駱嶽告罪一聲，進內稟告。

駱致遠剛更換了衣服，坐在書房內喝茶，雙眉深鎖，一見有人進來，雙眼一睜，精光四射。「嶽兒，將那些討厭的人打發了否？」

駱嶽吞吞吐吐婉轉地將情況描述了一下，駱致遠不悅地道：「哼，當眞無用，連這種事也辦不到！」他沉吟了一下，道：「你着人悄悄請余耀祖進來。」

駱嶽道：「只怕他未必敢單獨進來見你老人家。」

駱致遠又冷哼了一聲，「他膽子雖不大，但最會看風駛帆的，今番外面有那許多人，他一定會進來。而且他死要面子，這是給他一個機會，你只管請他進來，其他的不用你管。」

駱嶽至大廳，隔遠便向余耀祖招手。「余老，你過來一下。」余耀祖看了旁人幾眼，趦趄不前。駱嶽笑道：「余老難道還怕小侄不成，咱們要冒犯你，也不敢在天下英雄面前……」

余耀祖冷哼一聲：「老夫既然來了，便不會害怕！」言畢已走了過去。

「有話快說！」

駱嶽退入暗廊，低聲道：「家父已回來，很想跟你見面，但那些下三濫的人，他不願浪費時間，因此請你進書房，他單獨與你商討一件事。」

余耀祖忖道：「駱致遠老匹夫雖然目空一切，却也不敢輕視老夫。」他心中有點得意，臉上不動聲息，道：「賢侄請帶路。」

駱嶽引他至書房，駱致遠已含笑站在房門外，連聲道：「老夫有苦衷，實在對不起好友。余兄明鑒，敬請諒宥，請內進讓老夫道歉。」

余耀祖見他如此，氣已消了一半，道：「其實有苦衷，事先事後跟老朋友說一聲，還有解決不了的麼？」

駱致遠長長一嘆。「江湖上的人若都像余兄如此明理，還會有風波麼？快先請進內，坐下慢慢談。」余耀祖登時飄飄然地進房，駱致遠跟兒子耳語了一陣，然後進房，隨手將門關上。

駱嶽遵父令至花廳，只見駱峯正與楚天翔聊天，楚天翔表面上談笑風生，但眉宇難掩不耐之色。「楚少俠，家父身子不適，難以立即陪你，若少俠有事，可先去辦理，日後再來，敝幫無任歡迎。」

楚天翔哈哈笑道：「小弟閒得無聊才跑出來找事做，老幫主身子不適，明天後天又如何？」

駱嶽期期艾艾地道：「家父短期內不想見客。」

「老幫主不想見客，大概還不至於趕小弟走吧？」楚天翔笑口吟吟地道：「小弟也樂得做幾天客。」駱嶽為之氣結。

過了半晌，駱峯揣摸到乃兄之意思，遂道：「楚少俠，敝幫這幾天事情很多，可否請你過幾天再來，如此……」

「如此雖然最好，但小弟明白得很，你們要做甚麼事，儘管去做，小弟絕不會做絆脚石。」

駱嶽知此子難纏，向乃弟打了個眼色，便向大廳走去，恰好廳內那些「弔客」正在起哄，一個漢子嚷道：「為

何余老英雄去了這許久還未回來，九成已遭殺害。」一見到駱嶽又喝道：「駱嶽，你來得正好，余老英雄呢？」

駱嶽急道：「諸位稍安勿躁，余老英雄正與家父密談，他是家父好友，諸位想到那裡去了？」

話音剛落，余耀祖便自內出來。那漢子又問道：「余老英雄，他們是否對你無禮？」

余耀祖道：「怎會對老夫無禮？長龍幫又不是下三濫的幫會。諸位，咱們走吧，人家有苦衷，咱們何必爲難主人？」

「哈，你說得倒簡單，長龍幫說他們老幫主死，咱們便巴巴地趕來送殯，他不死，咱們却連人也未見着，這算是甚麼玩意兒？」

「白相玉，他們長龍幫與別人之恩怨待解決，咱們又何必淌這渾水？」

那漢子(白相玉)高聲叫了起來：「駱致遠給了你甚麼好處，你居然替他說話？」

余耀祖沉聲道：「白相玉，這是甚麼話？憑老夫今時今日之地位，難道還會看中『榮華富貴』不成！」一頓又道：「走吧，以後再來打擾人家。」

也不知是誰，在人叢中陰惻惻地道：「余老英雄當然不會把榮華富貴放在心上，但武林謎圖，誰能不動心？」此言一出，衆人立即有反應，百來隻眼珠齊瞪着他。

余耀祖老臉發紅，不悅地道：「這是甚麼意思？」

幾個人一齊答道：「甚麼意思你心裡明白。」

那陰惻惻的聲音又道：「駱致遠與你分享武林謎圖，老英雄當然要替他說幾句好話了。」

余耀祖怒喝一聲：「放屁！老夫連看都未看過，甚麼是武林謎圖，老夫根本不知道！」

「如此豈不是入寶山而空手回？余老英雄也眞疏爽，居然不叫駱致遠把謎圖拿出來欣賞欣賞！」

此期間，余耀祖一對眼睛便一直在找尋此人，但奇怪五十餘個人，居然沒發覺有誰開口說話。是以他怒喝一聲：「是誰說話，給老夫滾出來！」羣豪轉頭回顧，誰都沒發現開腔說話的人。

那陰惻惻的聲音又在廳內响起：「余老頭你凶甚麼？咱們顧忌駱致遠，却未曾怕你！」

余耀祖氣得鬍子倒豎，尚未開腔，忽然暗廊人影一閃，走出一個人來，可不正是駱致遠？只聽他低聲道：「余兄，你怎地還不走？目的已達到，便該全力引退，快走快走！」他向兒子打了個眼色，駱嶽便把余耀祖拉進暗廊。

駱致遠目光如炬，在羣豪面上一掃而過，一言不發，白相玉道：「駱致遠，你再厲害，也不能與天下武林爲敵！」

駱致遠哈哈笑道：「此話怎說？老夫平日如何對待道上朋友，諸位心中有數，怎會懷疑老夫要與武林爲敵？」

白相玉道：「你獨吞武林謎圖，還不是準備與武林爲敵？」駱致遠笑個不停，而且笑聲更响。白相玉有點掛不住，怒道：「在下說這句話可是爲了幫主好，幸勿誤會。」

「閣下爲老夫好，言下之意是要老夫把武林謎圖公開？」駱致遠冷哼一聲：「老實說，老夫根本沒有武林謎圖，嘿嘿，若老夫已得到謎圖傳言中的寶藏，我今天還會窩在這裡？」

此話亦有點道理，一個喚司徒平的低聲道：「你未得到寶藏，不等於未得到謎圖！」

他聲音雖不高，但仍落在駱致遠耳中。「閣下表面上說得很有道理，但事實上駱某從未見過甚麼武林謎圖，難道你們只相信萬千歲的話，便不相信老夫之言？」

這番話說得羣豪呆了一呆，半晌白相玉道：「但咱們被幫主欺騙了一次，很難再相信你了。」

話音剛落，忽見駱致遠抬頭喝道：「上面是何鼠輩？」

「颼」地一聲，屋頂上躍下兩個長相十分相似的漢子來：「白兄弟說得有理，咱們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受騙？」

戴朗星低聲對馬猛道：「這是莫氏雙雄。」那莫氏雙雄老大喚莫成文，老二喚莫成章，爲人亦正亦邪，甚是難惹，而且他們對付任何人，均是兄弟倆齊上。

駱致遠道：「駱某與兩位河水不犯井水，兩位請勿淌渾水。」

「淌渾水？」莫成文冷笑一聲：「你今日不將武林謎圖拿出來讓咱過過眼，便休想干休！」

駱致遠冷哼一聲：「老夫不是三歲小孩，不怕人威脅。反正身上沒有甚麼武林謎圖，也不怕你們搜索，所謂眞金不怕烘爐火，武林中也非只有爲達到一己私利，便不擇手段的人。」

莫成章接道：「說得眞好聽，武林中有幾個不爲武林謎圖而怦然心動的？你早將謎圖交出來，便可早點得到安寧。」

忽然有人道：「可惜閣下來遲了一步。」

莫成文厲聲問道：「此話何意？你是誰？」人叢中有人答：「他是長龍第二少幫主。原來聽見大廳的爭吵聲，早已耐不住，跑過來探個究竟。

駱致遠則回首罵道：「小畜牲胡言亂語，欲陷爲父於不義，不速速滾開，爲父便一掌毀了你！」罵音剛落，大廳內的客人已跑掉了一半。駱致遠急道：「諸位幸勿誤會，余耀祖並沒有甚麼武林謎圖。」

此乃「此地無銀三百両」，大廳內剩下來的人，呼地一聲，跑個乾乾淨淨。駱致遠望着羣豪之背影，嘴角泛上一抹陰險的冷笑。他一回首，便見到楚天翔，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哼，你還不走？」

楚天翔道：「小侄是來拜訪你老人家的，未曾聆聽過教益，不辭而別，豈不是入寶山而空手回？」

駱致遠聽他這麼說，心頭便是一跳，忖道：「這小子極可能是個厲害的人物，老夫差點看走了眼。」當下笑道：「楚少俠說話太客氣了，老夫喜歡爽快的小夥子！」

楚天翔笑道：「晚輩爽快得很，不過今日看來幫主心情不大好，晚輩先行告別，他日有空再來拜訪你。」言畢拱拱手大踏步走了。

駱致遠低聲道：「這小子不簡單，今後遇到他，可得小心。」

楚天翔一出寨門，見幾個大漢站在前面在商議甚麼，乃走前打招呼。「諸位爲何還不去找謎圖？豈不知捷足先登？」原來這幾個乃天盛鏢局之舊袍。

董懷義上下看了他幾眼，問道：「未曾請教少俠大名？」

楚天翔忙道：「莫客氣，在下楚天翔，武林末學後輩，向只在長江一帶活動，諒未曾有聞。看諸位的樣子，似是來自遠方？」他眼尖，見到地上一塊青脈石上被人以紅粉畫了一枝短矢，箭頭正對着長龍幫寨門。他心頭一動，問道：「此是那個幫會之暗記？」

董懷義道：「此乃敝友留給咱們的指示。」

「哦，原來他也去長龍幫。」

董懷義咬咬牙，乃扼要地將自己與邵凌霄之恩怨說了一下。「劉西是爲了追踪邵凌霄那死因，是以才不辭而別的。少俠向在長江一帶活動，可曾去過荊州趙記麵家吃過麵？認識掌櫃趙光白否？」

楚天翔恍然大悟。「原來就是他！怎不認識他？小弟每次去荊州城，最少得光顧他一次。那裡的牛肉麵，的確是一絕。」

宋雲緊張地問道：「近日可曾見過他？」

楚天翔搖搖頭。「小弟剛從渝州趕來，不過可以替你們打聽一下。唔，劉西進長龍幫，莫非邵凌霄也在裡面？你們是幾時來的？可曾見過他？」

「前天下午就來了。」戴朗星搖搖頭：「少俠可知長龍幫是否尚有後門？」

楚天翔道：「後門就是水塢。」他邊說邊走前，忽又咦了一聲：「你們看看地下。」衆人目光齊落，但見石頭底部有個凹痕。楚天翔續道：「這說明此石曾被人移動過，換而言之，劉西未必進長龍幫，而邵凌霄當然亦未必投靠駱致遠。」

董懷義聽他分析得絲絲入扣，忍不住問道：「依少俠之見，邵凌霄和劉西會去何處？」

楚天翔道：「也許到江邊乘舟走了。」

馬猛問道：「江邊不是長龍幫之碼頭麼？」

「沿江走兩里遠，還有好些碼頭。」楚天翔沉吟道：「不過他一乘舟，必爲人所知，以他如此奸狡之性子，按說不會走水路。唔，這裡面的確另有文章。」

戴朗星道：「咱們曾經問過駱嶽，他說他們長龍幫沒有這個人。」

楚天翔忽然對董懷義興緻勃勃，道：「咱們死馬當作活馬醫，四位且找個地方歇歇，待小弟到各處碼頭打探一下。由我去調查不會太引人注目，明晚咱們再見。」

董懷義道：「咱們在荊州之三國客棧等你佳音。」

楚天翔道：「在下最愛管閒事，有沒有消息都會去找你們，快則明天，慢則後天見面。」言畢揮揮手向江邊走去。到那裡，見自己乘來之那艘小舟仍停在岸邊，那操槳的壯漢正在炊食，楚天翔一躍而上，那小舟只輕輕一沉。

壯漢抬頭道：「少主人吃過午飯沒有？」

「顧塔兄，我已說過多次，你我只以兄弟相稱，不可再喚我少主人，何況你我根本不是主僕。」

那壯漢喚顧塔，是楚天翔師父之僕人，他看着楚天翔成人，對他有一份深摯之感情。楚天翔藝滿下山，其師遺顧塔照顧他，只因乃師對顧塔一家有活命之恩，顧塔一直視楚天翔爲少主人，對他忠心耿耿，猶如對待楚天翔的師父。當下他道：「少主人不必多說，我已叫慣了，改變不了。」

楚天翔沒好氣地道：「你就是固執！好吧，你繼續炊食，待我來操槳。」他在江上長大，十分熟習水性，操起雙槳，小舟如飛射出。他先逆江而上，一至有碼頭便停下來查詢，可惜均無人見過邵凌霄。

午後，楚天翔將小舟靠岸，兩人就在船上吃飯。顧塔邊吃邊問：「少主人，你到底要打聽何人之下落？」楚天翔乃將董懷義的話轉述了一次。顧塔嘆了一口氣，道：「少主人你眞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放着正經大事不做，却去管人家的事！」

楚天翔奇而問之：「我有甚麼大事待辦？」

顧塔道：「五山姥姥上次來找主人，不是要替她徒弟作媒麼？主人也叫你順便去看看她……」

他話未說畢，楚天翔已哈哈大笑起來：「有人替她徒弟作媒，我便一定要娶她？」

「當然不是，但看看總還可以，何況少主人年紀亦已不輕。」

「簡直笑話！你年紀比我大多了，尚且孑然一身，爲何我便年紀不輕？」楚天翔傲然道：「是她自己要替她徒弟作媒的，爲何她不叫她徒弟來看我，却要我去看她？簡直豈有此理！」

「人家姑娘害羞，豈有來看你之理?」

楚天翔笑道:「顧大哥看來對女兒家之心事還眞了解。告訴你，我還不想成家，海闊天高任我翱翔，何必找個人來管束!」

顧塔紅着臉道:「我就知道說不過你!」

「是以你以後最好別再提這種事。」楚天翔放下碗，顧塔便收拾了。稍爲休息了一下，楚天翔又解纜放舟，這次却向下游駛去，駛了一陣，顧塔便來接手，楚天翔又沿途打聽。

看看日已偏西，船已泊在碼頭上，再下去要十來里遠方有碼頭，楚天翔問了碼頭上之老大，毫無所獲，有點意興闌珊，因爲按道理，邵凌霄不可能沿江走了那麼遠還不下船。可是他仍不死心，轉頭問道:「顧大哥，你有否看見那斯!」

顧塔搖搖頭，道:「你不要問我，我腦筋不行，連你都想不到，我還敢猜測麼?」他說的倒是實情，他性極忠厚爽直，但腦筋却不靈，因此楚天翔之師只授他些外門功夫，更爲他創設了十多招適合他脾性之刀法。

楚天翔沒好氣地道:「不要再自己炊食了，今夜上岸去吧!」他躍上碼頭，丢了一吊錢給碼頭上之老大，託他們照顧小舟。

兩人到了鎮上，找尋飯館，忽聞一陣香氣襲人，抬頭一望，只見一爿小店，十分光潔，一根酒招迎風飄揚，上書「不醉無歸」四個字，楚天翔道:「此處何時有了這好地方，咱們居然不知道。」

當下兩人進店，只聞有人呼道:「天翔兄，甚麼風把你吹來?」抬頭一望，但見靠門口一個座頭上，坐着一位穿湖綠色勁裝的年輕人，正含笑打招呼。

楚天翔哈哈笑道:「是酒風把我吹來的，范兄怎地一個人獨飮?」

那姓范的邊長身讓座邊道:「這不是有三個人了麼?快請坐下，咱們已很久未曾痛飮過了。」此人也常在長江一帶走動，但他足跡較廣，江湖經驗也比楚天翔豐富，姓范名雙全，與楚天翔有數面之緣，性子雖然不合，但却也談得投契。

當下雙方坐下，范雙全又招來店小二，點了幾個小菜，和兩壺酒:「此處的酒和菜均不錯，值得品嘗。」

楚天翔問道:「范兄怎會來此小地方?」范雙全之名，不是指文武，而是指酒色雙全，這種小地方沒有靑樓名妓，照道理他不會留戀，是故楚天翔有此一問。

范雙全笑道:「小弟早已說過此處之酒十分醉人!」一頓又道:「說眞的，小弟是聞長龍幫駱幫主仙逝，是以趕去湊熱鬧，待來了附近，方知已趕不上，便停下來喝酒，不想剛才又聽人說，駱致遠死而復生，而且武林謎圖居然在他身上!」

楚天翔問道:「范兄也想去分一杯羹?」

「武林至寶重出江湖，誰不動心?楚兄是否有消息?咦，你由上游而下，莫非由那裡來的?」

顧塔問道:「你怎知道咱們由上游來的?」

范雙全笑道:「今日吹西風，你們背上乾乾爽爽，不是自西而來的麼?若是逆江而上，後背必濕!」顧塔點點頭，自認不如。

楚天翔喝了一口酒，道:「正是由長龍幫來的，你的消息很靈通，駱致遠的確已死而復生，但武林謎圖是否在其身上便不可知了!但空穴來風未必無因!」

范雙全訝然問道:「這就奇怪了，你爲何不留在長龍幫，就算在附近等候機會也較高?」

楚天翔輕輕嘆了一口氣，乃將找尋邵凌霄的事說了。范雙全嘆息道:「你果然名不虛傳，放着正經大事不幹，却去管人閒事!」一頓又道:「其實小弟若是你，一定再趕回長龍幫，屈時那裡必定更加熱鬧，更多閒事管!」

楚天翔不以爲然地道:「那姓邵的十分可惡，小弟追緝他，絕非多管閒事，依你這樣說，江湖上還有黑白二道之分麼?」

顧塔接口道:「這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范雙全赧然道:「天下不平事多着了，那能管得了?小弟的意思是長龍幫那裡也必有閑事可管，留在那裡不是一樣?」

楚天翔覺得有點話不投機，當下只顧吃喝，飯後范雙全爭着會賬。「此鎭只有一間客棧!」當下三人到那客棧投宿，房間雖小，但光潔乾淨，倒還可以。

楚天翔道:「范兄路上疲憊，早點休息吧!」

范雙全問道:「楚兄，你明天去何處?」

楚天翔尚未拿定主意，乃道:「明早再說吧!」關上房門之後，他和顧塔商討了半夜，總覺掌握邵凌霄之資料太少，找尋追踪困難頗大。

顧塔知道少主人之意思，乃道:「少主人，咱們回長龍幫吧，說不定邵凌霄那斯還在那裡!」楚天翔頷首。

次日一早，范雙全便來敲門，三人吃過早飯便向碼頭走去，不料碼頭上竟有數十名武林人物在等船，一打聽，他們都是要去長龍幫的，楚天翔忖道:「消息傳得眞快，一日之間，已來了數十個人，再過幾天，長龍幫不被擠破才怪。」他想着想着，心中又興奮起來了。

楚天翔自己已有船，碼頭上的老丈一看到他便喜道:「少爺您來得好，他們都要乘您的船哩!」

剛說畢，即有人來跟楚天翔商量。楚天翔道:「船小坐三個人已足夠，因爲是逆江而上的，有危險!」他首先躍落船，又揚聲道:「諸位不必緊張，據知武林謎圖不在駱致遠身上。」

岸上的人立即問:「請問如今在何人手中?」

可是小舟已經駛離岸邊，楚天翔站在船頭道:「這是聽來的消息，是否準確，有待証實!」顧塔臂力固然好，對長江水域一切又瞭如指掌，是以小舟行速甚快。

范雙全道:「楚兄，你這位顧大哥實在不簡單!」

「當然，他是長江一條龍。」

顧塔忙道:「少主人別替我臉上貼金。」靠午時分，船便已靠在長龍幫附近之碼頭。楚天翔付錢着人照料，叫顧塔上岸，去荊州找戴朗星他們，他與范雙全到長龍幫寨門外，只見那裡已圍了數十個武林人物，却不得其門而入。

抬頭一望，但見牆上引弓待發的幫徒，箭頭對着對面的人，那些武林人物在弓箭的威脅下，仍不後退，雙方僵持着。

范雙全問道:「諸位是幾時來的?」

有人答道:「今早便來了，但他們不開寨門。」

范雙全又問:「諸位可是爲了武林謎圖才來的?站在外面能濟甚麼事?」羣豪無人答他，心中却忖道:「廢話!誰不知道。」

牆上有人道:「敝上早有明言，他身上根本沒有甚麼武林謎圖，諸位切勿聽信謠言。」

范雙全揚聲道:「所謂眞金不怕洪爐火!駱幫主既無謎圖，又何妨讓咱們進去，如此不怕讓人生做賊心虛之疑麼?」

眞是一呼百諾，聲震郊野，弓箭手忙將箭頭對着范雙全。牆頭上突然冒出駱峯來:「不是敝幫拒人於千里，而是諸位對敝幫心存敵意，咱們不得不提防一下，何況謠言傳播最快，今日只是諸位，明天可能已有數百人，後天又可能增至千人，敎敝幫如何接待得了。」

一個老頭道:「明天是明天的事，少幫主可開一次門，再說你們不開門，外面的人一多，還是會破門而入!」

駱峯長嘆道:「老天爺若眞滅我長龍幫夫復何言，但諸位若要强來，敝幫上下絕不會坐以待斃!請諸位三思。」言畢又縮了回去。

駱峯的預言很準，只一個時辰，外面又多了數十個人，總計已逾百人，未幾，突然來了一隊人馬，爲首那人，大衆都認得是附近三山幫的人，再過一忽又來了一支娘子軍，却是五毒敎的人!

五毒敎敎主白髮娘子，氣派甚大，坐在軟轎裡，八名健婦抬着她，她一下轎便道:「奇怪，爲何他們不進去?」

一個手下稟告:「敎主，寨門關着，牆頭上有弓箭手把守。」

白髮娘子一頭白髮如銀，面目姣好，風韻猶存，臉上也看不到一條皺紋，敎人猜不到其眞實年紀，她看了一下風向，道:「把牆上的人解決了，破門而入!有這許多人，難道還害怕一個駱致遠不成。」

羣衆一聽，便知道她要施毒，忙不迭讓開，楚天翔替那些弓箭手擔心，故意道:「哼哼，你們還是乖乖下去開門吧，否則毒發身亡，悔之已晚。」

白髮娘子轉了個身，瞪了他一眼，問道:「年輕人叫甚麼名字?」

楚天翔笑嘻嘻地道:「您老人家年紀也不大嘛，叫我年輕人，實在有點那個!」有人忍不住哈哈笑了起來。

白髮娘子眉開眼笑地道:「你說話眞甜!我既已是老人家，年紀怎會不大，你還未答覆本座。」

「小弟楚天翔，賤名實不足掛齒，武林末學後進罷了!」楚天翔剛說罷，牆頭上之弓箭手已紛紛跌下來。

羣豪均吃了一驚，蓋無人見到她施毒，牆上之神箭手已着了道兒，其毒技實已臻化境，倘若白髮娘子要對付的是自己，也難以倖免!一想至此，衆人不覺又退了兩步。耳畔却聞白髮娘子銀鈴似的笑聲:「你居然對本座自稱小弟，也眞可愛，楚弟弟，姐姐疼死你了。」

她不笑時，冷若冰霜，敎人望而生畏，但此時却媚態十足，在場的男人都有驚心動魄之感!

楚天翔脚步踉蹌地問道:「姐姐，你給我吃了甚麼迷藥?我頭好重。」

「倒也倒也!」白髮娘子笑容一斂:「看你以後還敢討姑奶奶的便宜否!」話音剛落，楚天翔已自她身邊竄過，五毒敎敎徒剛將寨門打開，他頭一個射進去，就似專門爲他而開的。

「多謝姐姐厚意，以後迷藥要加重份量。」

羣豪聽他這句話，方知白髮娘子也對他下毒，只是不知這小子有甚麼方法防範!白髮娘子氣得白髮倒豎，也急射了進去，羣衆見狀，一擁而上。

廣場上除了那些着了道兒之神箭手外，不見一人，楚天翔上了大廳，空空如也，他頭也不回地道:「姐姐，看來他們一聽到您老人家之大名，便脚底抹油了。」

白髮娘子叱道:「你少貪嘴，還不給我快搜。」

「小弟來過兩次，您隨我來吧!」楚天翔在前引路，白髮娘子緊跟着他，此刻她倒不想殺他了。

由大廳入花廳，再轉至內堂，只有些老弱婦孺，全無駱家父子之踪影，白髮娘子抓住一個老頭，喝問道:「快說，駱致遠去了那裡?」

老頭雙脚直抖，結結巴巴道:「老

奴自昨晚至今便未見過幫主……實在不知道……」

「其他人呢？」

「也不知道……」

白髮娘子厲聲道：「老娘要殺你，比捏死一隻螞蟻還容易。」老頭又說了聲不知道，身子便如一灘爛泥軟倒下去。

「教主殺人眞是威風，難怪駱致遠一聞大名，便聞風而遁。」

白髮娘子罵道：「臭小子，你眞的活得不耐煩啦！」楚天翔向她扮了個鬼臉，吐吐舌頭，白髮娘子不知爲何氣便消了一大半，道：「還不快抓幾個人來問問。」

楚天翔這次十分聽話，抓了幾個人一問，全不知道。此時，五毒教弟子及羣豪都趕來了，白髮娘子又着她們去搜索，可是回來報告的，全是白髮娘子不願聽的，她見楚天翔似笑非笑，又惱了：「臭小子，你還不想個辦法？」

「姐姐，小弟斗膽問你一句話，你找駱致遠到底爲了甚麼？」

白髮娘子見他問得誠懇，不由一怔，訝然道：「姑奶奶便不信你不知道，難道你不是爲了武林謎圖而來的？」

「又是謎圖！」楚天翔搖搖頭：「小弟來此是爲了看熱鬧。」

范雙全道：「不錯，咱們這位楚兄最喜歡熱鬧和多管閒事了。」

白髮娘子轉頭瞪了他一眼：「以後姑奶奶不是跟你說話，你最好別插腔！」她回頭又對楚天翔道：「看你人長得挺聰明伶俐的，就不會動腦筋，駱致遠不在幫內，他會到那裡？」

楚天翔答非所問地道：「此處必定有秘密通道。」

白髮娘子心頭一跳，忙又問：「你可知道通道在何處？爲何還不去找？」

楚天翔苦笑道：「姑奶奶您老人家有求於人，說話也太凶了吧！」

白髮娘子「噗嗤」一聲笑了出來，嫣然地道：「你聽話，姐姐自然會疼你。」

楚天翔道：「好，姐姐不是比姑奶奶好聽得多了。」

白髮娘子心中忖道：「眞是傻小子，老娘才不管你愛不愛聽！」她目送楚天翔出去，心頭一動，也跟着他，問道：「好弟弟，你跟駱致遠有甚麼關係？爲何對此處瞭如指掌？」

楚天翔知她對自己生疑，不慌不忙地道：「駱幫主雖然是個大人物，但小弟還不想高攀，最低限度，小弟從未喚他一聲大哥，適才已經說過，小弟會來過兩次，我有個好處，便是過目不忘。」

他左拐左彎，便來至駱致遠之書房外，回頭又道：「姐姐小心，此是駱致遠之書房，說不定有甚麼機關埋伏。」

白髮娘子心頭一緊，嘴上却笑道：「怕甚麼？有事姐姐還不護着你？」心中却想道：「你這臭小子若想耍花樣，老娘便先殺了你。」

楚天翔輕輕推開房門，只見裡面收拾得井井有條，几上則仍放着兩杯茶，楚天翔小心翼翼地走前，只見書桌上有張白紙，上面寫着兩行字：老夫不能忍受寃枉，正去找散播謠言者算賬，累諸位白走一趟，老夫深感不安，駱致遠白。

白髮娘子看後輕哼一聲：「這老匹夫腳底抹油，還說得這麼好聽。」楚天翔已在各處仔細觀察。「好弟弟，你看出甚麼道理來沒有？」

楚天翔用手輕輕推動書架，其中一個不能動彈，楚天翔向前一拉，猶不能動，向上一拉，亦不能動之分毫，最後用力一推，但聞一陣軋軋聲響，書架突然縮進墻內，下面露出一個洞口來。

白髮娘子走前頗親切地對道楚天翔：「好弟弟，眞有你的，姐姐疼死你了。」

楚天翔連忙閃開。「姐姐的迷藥十分厲害，小弟經受不得。」

「哼，眞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白髮娘子站在洞口向下望，下面有一陣陣陰風透上來，她心中有點害怕，道：「你且在此等候，待姐姐喚她們來。」言畢又改曰：「還是請弟弟代帶一下。」

楚天翔一笑置之，剛走出門口便見到她那些徒子徒孫，忙交代她們悄悄把人帶來。五毒教的人可不少，一走動，立即驚動所有人，把書房外之走廊擠得水洩不通，楚天翔低聲問道：「姐姐，這些人討厭不討厭？要否用迷藥趕他們走？」

白髮娘子白了他一眼，轉首道：「小紅，你先下去。」一位年近三十的少婦應了一聲，首先下去，白髮娘子又點了幾個人隨後，然後笑道：「好弟弟，你先下去，姐姐給你押陣。」

楚天翔一笑下去，他料定白髮娘子不會在此時暗算自己，但顧塔却害怕，立即緊隨着他下去，范雙全則隨人羣走在後面。

地道頗爲寬敞，五毒教女弟子亮起火摺子引路，地道筆直，很快便至盡頭，是一道門，推開便有光線透下，爬上去一看却是水塢之碼頭，奇怪的是那些船已不見。

白髮娘子冷笑道：「駱致遠溜得眞快，」往前方望去，對岸停泊着二三十艘船，看旗幟便知是長龍幫的。

小紅道：「教主，駱致遠必不會在那裡，一定是溜了。」

「誰不知道？問題是他走了何處。」

楚天翔道：「他不是留字說要去找散播謠言的人麼？」

白髮娘子目光在衆人臉上掃過，低聲道：「他去找萬千歲？萬千歲在那裡？」

「那可不一定，也許實則虛之，虛

則實之？」

白髮娘子不悅地道：「那到底這是實的還是虛的？」

楚天翔道：「這個誰也鬧不清楚，只能賭一賭運氣。」他往前而望，忽見遠處來了一艘小舟，上面站着一個壯漢，瘦削的身材，雙頰低陷，但一對眼睛透着精神。

楚天翔心頭剛一動，那漢子已在船上問道：「你們是否要去追查駱致遠之下落？」

「不錯，閣下是誰？」

「在下無名小卒，諸位不必多問。」那漢子道：「駱致遠昨夜漏夜開船逆江而上。」

水塢上的人紛紛問道：「咱們如何相信你？說不定你是長龍幫的人。」

楚天翔道：「你是昔日天盛鏢局之副總鏢頭董懷義之好友劉西？」

那漢子神情一呆，脫口問道：「你怎知道？」這句話無疑承認了身份，楚天翔回身跟白髮娘子商議了一下，當下衆人又由原路退了出去，出了書房便直趨寨門外，衆人又湧向江邊，楚天翔却站着不動。

白髮娘子冷笑一聲：「你不是喜歡瞧熱鬧麼？爲何不走了？莫非有詐？」

楚天翔道：「小弟還得等一位好朋友，教主先行一步吧，咱們很快便會追上去，說不定你們尚未找到萬千歲，咱已先找到你了。」

白髮娘子如何肯信，道：「你這小子狡計百出，姑奶奶怎信得過你？乖乖跟咱們一起走也還罷了，否則姑奶奶可不客氣了。」

楚天翔心中暗暗戒備提防，嘴上却道：「姐姐不相信的，何不稍候等等敝友？」

白髮娘子覺得跟楚天翔在一起，省却許多事，要殺他麼，有點捨不得，要留下來陪他等朋友麼，臉上掛不住，她沉吟了半晌，方揮手道：「到碼頭上搶船。」

待白髮娘子帶人趕到碼頭，已有許多人上了船，但仍有許多人在碼頭上徒呼嗬嗬。

白髮娘子悄悄命令手下去附近碼頭搶船，並準許她們在必要時下毒，那些漢子在碼頭上，本來亂哄哄的，但白髮娘子一到，便霍地安靜下來，連說話也放輕了聲音，並與她保持一定距離。

已是黃昏，方見楚天翔帶着范雙全及顧塔回來，楚天翔低聲問顧塔，「顧大哥，那劉西出現過，董懷義他們如今在何處？」

「他們不想淌渾水，是以走得慢點。」

到了碼頭，楚天翔往江邊一望，發出長嘯，江面上一艘小舟便如飛駛過來，楚天翔未待小舟駛至，便振衣躍出，忽聞背後衣袂聲響，轉頭一望白髮娘子緊隨在後。

「臭小子，你跑得了麼？」白髮娘子凌空抽劍刺去，楚天翔目光一亮，揮劍用力一格，但聞「噹」地一聲響，他人借力斜飛，下面那小舟倏地一橫，恰好接住楚天翔降落。

白髮娘子虞不在此，身子翻後，目光一及，距離碼頭及那小舟均有二丈遠，她心念電閃，權衡利害，雙臂一劃，向小舟飛去。

楚天翔伸手過去，將舵一推，小舟又橫開，白髮娘子凌空換過兩口氣，眞氣已濁，身子筆直往江中掉下去，她表面上威風，但不熟水性，這刹那再也顧不了身份，發出一聲尖叫。

楚天翔這才知道她是隻旱鴨子，連忙將劍遞出去，喊道：「姐姐，快！」白髮娘子不愧是一教之主，見狀連忙揮劍一擊，「噹」！兩劍相觸，彼此腕上用力，本來白髮娘子鞋尖離水只有三寸，倏地飛高八尺，楚天翔再將小舟撥橫，恰好承住她。

「姐姐，你不懂水性麼？」

白髮娘子幾乎當衆出醜，一口氣沒處出，倏地揚起手來欲打，楚天翔故作大驚，一掌將那碼頭老大推開。

「快走，她要放毒。」

碼頭老大「卜通」一聲落水，白髮娘子喝道：「你作甚麼？」

「你恩將仇報還要行兇，你以爲自己了不起麼？哼，你我都不懂水性，你殺了我，自己也不好過。」

白髮娘子見小舟因無人把舵，緩緩向下游冲去，心頭發慌，忙道：「好弟弟，你還不趕快把舵？」

「我且問你，以後你還打不打我？還會否對我施毒。」

「眞是傻弟弟，姐姐捨得麼？」白髮娘子見小舟去勢越來越快，實在擔心碰上礁石，那自己空有一身本領，也得死在江中，於是一個勁地道：「姐姐以後一定對你好。」

「你且發個全誓。」

白髮娘子道：「姐姐若有害你之心，便死於非命。」心中却忖道：「武人死於非命者，十之八九，有甚麼稀奇。」

不料楚天翔也不傻，道：「你若有害我之心，便死於江中，被江水活活淹死，快發誓。」

白髮娘子見遠處便有一塊礁石，只好依言發了毒誓。「好弟弟，快碰上了。」楚天翔一轉身，把舵一推，木槳在江水中一劃，小舟有驚無險地在礁石旁滑開。

白髮娘子拍拍胸脯。「嚇死姐姐了，」喘了一口氣，又怒道：「原來你懂得水性，却來騙我。」

「小弟這怎叫得懂，我那顧大哥才是眞正之行家。」楚天翔邊說邊揮槳，小舟開始逆江而上。

「誰是顧大哥？剛才跟你一起來的那位鐵塔似的大漢？」

「正是，有了他，長江那裡都去得，咦，他來了。」

（未完・二）

上文提要： 程明山將飛龍公子、楚人傑、萬艮、曹鳳台的武功廢去，乳山口分堂已攻破，共議襲擊徂徠山日月堂之事，決議把現有人手分爲五撥，先後上路，第五撥爲程明山、阮清音、荊一鳳、司空玉蘭等人，押着飛龍公子、楚人傑二人，由杜鵑作嚮導。第一撥已到達山前，由丐幫幫主簡叔平率領，蕭道成爲嚮導，搜索前進，迎面就是崖壁的石窟日月堂，洞內一老道人正在打盹，聽到人聲驚醒……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刀開明月環

東方玉・文／可飛・圖

押解人質拜山　迫令交換幫主

只見壁角間一老道在打盹，只得回身退出，垂手道：「啓稟幫主，裏面沒有齊長老等人，只有一個老道在壁角間打盹。」

「有這等事？」簡叔平心頭不覺一沉，說道：「你們分四個人守在這裏，四個隨本座進去。」

舉步跨入，果見石窟甚是逼仄，那有齊大椿等人的影子，目光就朝那打盹的老道投去，抬手道：「你們過去問問他。」

身邊一名弟子依言走了過去，口中喂了一聲，叫道：「老道長，敝幫簡幫主有話問你。」

老道士連頭也沒抬，說道：「甚麼幫主？我老道在這裏打盹，難道也礙了你們不成？」

簡叔平看他模樣，分明是故意裝作，這就走了過去，拱拱手道：「道長請了，在下丐幫簡叔平，有事請教……」

老道士直到此時才緩緩抬起頭來，忽然笑道：「你眞是丐幫的簡幫主？」

簡叔平道：「在下正是簡叔平。」

老道士站起身，打着稽首道：「小道正在這裏恭候大駕。」

簡叔平心中一動，問道：「道長在此等候，必有見教。」

「見教不敢當。」老道士諂笑道：「是方才有一位丐幫的齊長老，要小道在這裏等候簡幫主的。」

簡叔平問道：「齊長老怎麼說？」

老道士道：「方才小道在這裏打盹，進來了許多人，其中有一位自稱是丐幫的齊長老，他要小道在外面等候，說簡幫主快要來了。」

簡叔平道：「他們人呢？」

老道士一指左首石壁，說道：「他們都進去了。」

說到這裏，忽然叫道：「大門已經關起來了。」

簡叔平望了石壁一眼，問道：「道長可知大門如何開啓的麼？」

老道士縮着頭諂笑道：「小道不知道如何開啓的法兒，但要他們開啓大門，只須叩上三下石壁，口裏唸幾句咒兒，石壁就自己會開了。」

簡叔平道：「道長可知道這咒語麼？」

老道士笑道：「方才齊長老要進去，也是小道給他叩的門。」

簡叔平道：「好，那就麻煩道長，也給在下叩門吧。」

老道士道：「好，小道再給你試試。」

說完，俯身從地上拾起一塊石子，蹩着腳走近石壁，伸手用石子敲着石壁，口中唸道：「篤，篤，篤，石開，石家帶信來……」

他堪堪敲畢，大石壁中間，果然緩緩裂開一條石縫，石縫正在緩緩的向兩邊移開，不多一會，已經裂開成一道門戶。

簡叔平舉目望去，裏面黑沉沉的十分黝暗，看不清景物。

老道士陪笑道：「好了，簡幫主請吧！」

簡叔平疾快的左手一探，一把扣住了老道士的脈門，沉聲道：「有屈道長，陪簡某進去走一趟。」

他五指一緊，才發現老道士並不會武功。

老道士吃驚的道：「簡幫主，你這是做甚麼？」

簡叔平道：「在下要你帶路。」

老道士道：「那你放手呀，小道自己會走。」

簡叔平沒有理他，只是朝身後四名丐幫弟子吩咐道：「你們留兩人在這裏守着，兩個隨本座進去。」

四名丐幫弟子答應一聲，留下了兩個站在石窟大門口，兩個跟着幫主進去。

簡叔平一手扣着老道脈門，說道：「咱們走。」

身後一名弟子不待吩咐從身邊取出一隻千里火筒，晃亮了走在前面。

簡叔平跨進石門，目光只是不住的左右打量，這石門之內，好像是一座天井，兩邊有着長廊，走完天井，迎面是三級石階，階上好像是一座廳堂，六扇鏤花石門，緊緊閉着，不聞一點人聲，也沒有齊大椿等人的蹤影。

簡叔平問道：「齊長老等人呢？」

「這個小道也不知道。」老道士道：「簡幫主，你老現在可以放手了？」

簡叔平道：「咱們進去看過了，在下自會放你。」

當先舉步跨上石階，右手鑌鐵打狗棒朝中間兩扇鏤花石門點去。

石門應手而啓，裏面還是一片漆黑，一名弟子手擧火筒，搶先進入廳門。

簡叔平迅快隨着他身後走入，目光一注，只見這座石窟儼然是一座大廳，而且相當寬大，廳上擺設着八把椅几，也全是整塊大石雕刻而成，只是依然不見一人！

老道士忽然伸手一指，說道：「簡幫主，齊長老他們不是在那裏麼？」

他伸手指的是大廳左首黑暗之處。

那是因爲丐幫弟子手中火筒，只能照到一二丈遠近，這座大廳方廣在七八丈左右，是以四面仍然是黑沈沈的，看不清楚。

簡叔平經他一指，凝目看去，果然大廳左首靠壁處，一排坐着十數個人影，一動不動，不知是死是活？心頭不覺一動，哼道：「道長眼力不錯啊！」

老道士笑道：「小道還看到齊長老上首，還空着一席，那應該是留着給簡幫主的了。」

他口氣漸漸不對了！

簡叔平五指突然一緊，沉笑道：「道長……」

他底下的話，還沒出口，突覺老道士被扣着的右手，忽然翻起，也扣住了自己的脈門，心下暗暗一怔，右手鑌鐵打狗棒「砑」的一聲，硬生生插入青石地上，右手揮手一掌，朝老道士劈了過去，口中喝道：「你們把齊長老怎麼了？」

他含怒出手，這一掌的威勢自然極強。

老道士右手被扣，身子輕輕一閃，便自避過了掌勢，說道：「小道好心帶你進來，你老怎好動手？再說，齊長老他們是自己進來的，小道沒陪他們進來，他們怎麼了，小道如何知道？」

簡叔平雙目神光暴射，哼道：「你身手果然不弱！」

右手伸縮之間，接連攻出了五招。

要知簡叔平二十歲就出任丐幫幫主，至今已有四十年了。

擔任丐幫幫主，必須練成丐幫代代相傳的兩種絕技，一是七十二招「打狗棒法」，一是三十六手「擒龍手」。

「打狗棒法」是兵刃，「擒龍手」則是徒手近身相搏的擒拏手法。

這兩種絕技，是丐幫不傳之秘，出手迅捷，變化莫測，丐幫八袋弟子，只會十六招「打狗棒法」，三招「擒龍手」，升到長老只會五十四招打狗棒法，二十四手「擒龍手」，只有幫主才有資格練成全套的，由此可見丐幫如何重視這兩套武功了。

此時簡叔平使的正是「擒龍手」。

這丐幫的「擒龍手」和崑崙派的「縱鶴擒龍」功，完全不同，（程明山練的「縱鶴功」和「擒龍手」，只是名稱相同而已！）

老道士右手被扣，那說無法閃避得開；但他身子閃動之際，左手不住的劃着圓圈。

簡叔平五指如爪如鉤，接連攻出五招，明明可以抓到他肩頭，或是手臂關節、身上要害，但就是給他左一圈右一圈的劃着，就給他消解開去。

不，簡叔平可以感覺得出來，他每劃出一個圓圈，就有一股無形潛力，應掌而生，自己五指抓落之際，往往被那股潛力推開，無法抓實。

但此刻乃是性命相搏，簡叔平豈容他有掙扎的機會，三十六手「擒龍手」源源出手，越打越快！

兩人各自扣住了對方一隻手，另一隻手一個拚命急攻，一個忙不迭的化解，瞬息之間，已打了二十幾招。

簡叔平依然無法佔得半點上風，心頭不由大急，突然間想起一個人來，沉聲道：「你是玄狐一凡道兄！」

一凡道人出身武當派，算起來還是當今武當教一寧子的師弟，一清子的師兄，早在三十年前，因犯了武當門規，被逐出門牆，江湖上因他生性狡猾，又是玄門弟子，就給他起了個

外號，叫他玄狐。

簡叔平是從他使出來的掌法，極似武當「太極兩儀掌」，才想起此人來的。

老道士呵呵一笑道：「簡幫主居然還想得起貧道來，貧道深感榮寵之至！」

他果然是一凡道人。

簡叔平道：「道兄也是名門正派中人，怎地助紂為虐，和出賣日月堂的宇文望沆瀣一氣？」

一凡道人忽然詭笑道：「貧道不在名門正派之中，但不久貧道就要重返武當山去了，所以貧道希望把簡幫主留下來，只要簡幫主肯和日月堂合作，丐幫幫主依然是你簡幫主的。」

簡叔平沉笑道：「宇文望出賣日月堂，也要簡某出賣丐幫麼？」

一凡道人道：「順天者生，逆天者亡，簡幫主怎地如此執迷不悟？」

簡叔平大笑道：「簡某聯合各大門派，拜山而來，就是要向宇文望討個公道，執迷不悟的應該是道兄了。」

兩人口中說着，但兩隻手依然各出奇招，絲毫未停。

簡叔平話聲甫落，突聽身後有人冷冷的道：「簡幫主既然執迷不悟，那就把他拿下好了。」

簡叔平沒想到有人已經欺近身後，心頭方自一驚，只覺後腰一麻，已經被人點了穴道。

* * *

現在太陽已經爬上了遠處山頂！

從徂徠山左右兩邊抄過來的兩撥人馬，依照第一撥人馬經過之處，由丐幫留下的記號，已在日月堂崖下一片松林中會師。

這兩撥人馬，從左首山林一路搜索行來的是由少林方丈慧通大師為首，率同羅漢堂住持壽通大師，天龍八部護法弟子（護衛方丈的弟子），和羅漢堂十八名弟子，由崆峒島主竇金樑為嚮導。

從右首山林一路搜索行來的，是由武當派掌教一寧子為首，師弟一清子率領的二十五名藍袍弟子，由夏濤聲為嚮導。

兩撥人馬抵達山西一片松林之中，就見一名丐幫弟子從林中閃出，拜了下去道：「丐幫門下黃子偉拜見兩位掌門人。」

武當掌教一寧子稽首還禮，說道：「黃施主請起，簡幫主已經來了麼？」

丐幫弟子黃子偉站起身，說道：「敝幫幫主是清晨到的，特命在下在此恭候二位掌門人。」

少林方丈慧通大師合十問道：「簡幫主可有甚麼事嗎？」

黃子偉道：「是的，敝幫抵達日月堂崖下，幫主就要齊長老上去投帖，齊長老和蕭道長上去之後，一直沒有下來，幫主率領八名弟子上去一看虛實，也至今不見消息，幫主臨行之前，要在下一人離開，隱伏草叢，等二位掌門人到了，再出來報信。」

慧通大師、一寧子聽得不由大為驚詫！慧通大師道：「怎會有這等事，丐幫正式拜山，日月堂怎可暗施詭計？」

一寧子道：「咱們快去看看。」

於是由黃子偉領路，迅快趕到崖下，果然連簡叔平留下的四名弟子也失去了蹤影，好像從未有人來過一般！

慧通大師、一寧子還沒開口，壽通大師合十道：「掌門人，小弟上去看看。」

一清子也道：「貧道和大師同去。」

慧通大師一指羅漢堂十八弟子說道：「師弟帶他們一同上去。」

壽通大師欠身道：「小弟只是上去看看虛實，他們不用全數跟去，既是掌門人吩咐，小弟帶八個人上去就是了。」

當下挑了八名弟子和一清子一同朝崖上行去。

過沒多久，壽通大師和一清子迅快的走下來。

壽通大師朝兩掌門人合十道：「啓稟二位掌門人，崖上日月堂地方逼仄，並無丐幫簡幫主等人的蹤影，也絲毫不見打鬥痕跡。」

慧通大師道：「這就奇了，丐幫簡幫主一行人，怎會平空失蹤的呢？」

一寧子道：「大師，貧道認為此事關係非淺，咱們要立時通知其他兩撥人，迅速趕來此地集合，共商大計，不知大師意下如何？」

慧通大師道：「掌門人說得極是，咱們正該立即通知兩撥人才好。」

一寧子回身朝竇金樑打了個稽首道：「這事只有竇島主辛苦一次了。」

竇金樑拱手道：「在下自當效勞。」

一寧子又朝黃子偉道：「竇島主不知貴幫通訊暗號，貧道之意，想請黃施主和竇島主一同去一趟。」

黃子偉連忙欠身道：「在下遵命。」

當下竇金樑和丐幫黃子偉匆匆退出林去。

一寧子又朝一清子吩咐道：「師弟，咱們到了崖下，這片林中，應該派弟子去佈置崗哨，免得賊人窺伺。」

慧通大師點頭道：「道兄這顧慮極是，師弟，你要羅漢堂弟子配合武當弟子，一起去佈置崗哨好了。」

壽通大師躬身領命，和一清子一同率領門下弟子，巡視松林，佈置崗哨而去。

那第四撥（由華山掌門人華鳳藻為首），和第五撥（以程明山為首），也在天亮以前，進了徂徠山，只是這兩撥人是暗的，因此行蹤就十分隱秘，但他們的目的地也在日月堂，故而這時也已悄悄朝松林掩近。

竇金樑、黃子偉一出松林，就沿途留下了緊急集合的記號，兩撥人自然很快就發現了，不過頓飯光景，竇金樑、黃子偉就和兩撥人連絡上了，大家迅快的趕到松林崖下。

華鳳藻朝慧通大師、一寧子二人抱拳道：「大師、道兄、簡幫主一行人突然失蹤，想必是日月堂的人使的詭計了，壽通大師和一清道兄曾上去查勘，不知可曾發現甚麼嗎？」

壽通大師合十道：「華掌門人垂詢，貧僧和一清道兄，仔細察看，日月堂只是崖上一個極為逼仄的石窟，除了正面壁上有兩個石刻神像，和神像面前一個石香爐，就沒有甚麼東西了。」

華鳳藻道：「兄弟是說二位可曾發現甚麼可疑之處？譬如丐幫這一行人上了崖去，怎會平空失蹤？日月堂石窟雖然逼仄，是否另有暗窟？」

一清子道：「貧道看得很詳細，確實毫無可疑之處，因為日月堂很逼仄，天光可以直接照射進去，絕無暗窟、秘道通往他處，也不見有絲毫打鬥痕跡，這就是壽通大師和貧道百思不得其解的所在了。」

白鶴門天鳴道長沉思道：「簡幫主一行，不會在日月堂平空失蹤，說不定……」

他回頭望望九宮門掌門人竹逸先生，又道：「道兄精擅土木之學，日月堂會不會在石窟中設有機關埋伏，簡幫主一行人是誤觸了機關才失蹤的？」

一寧子瞿然道：「道兄這話很有可能。」

竹逸居士笑道：「日月堂有沒有埋伏，那要上去看了才會知道。」

徐子桐突然低啊一聲道：「有了，程老弟假扮了飛龍公子，大概就是賺敵之計了，不是正好上去叫門，他們看到公子回來，就會出來迎接了。」

程明山連忙搖手道：「徐掌門人，這辦法使不得，在下如果是飛龍公子，就該知道日月堂的機關了，還有，他們如果見到在下，打開了機關，日月堂的人在下一個也不認識，也會很快露出馬腳來的，在下和劉兄改扮飛龍公子和楚人傑的目的，就是要等到雙方動手的時候再出現，才能混得過去，可以趁機出手，制住他幾個，不過這一計劃，現在已經行不通了。」

「哈！」徐子桐又哈了一聲，笑道：「有了，咱們還可以利用飛龍公子！」

他說到這裏，目光朝慧通大師、一寧子、華鳳藻等人一瞥，說道：「諸位道兄，咱們就說擒住了飛龍公子、楚人傑兩人，和他們交換人質，你看這辦法如何？」

華鳳藻點頭道：「這辦法倒是可行。」

「啊！」程明山道：「只怕不成。」

徐子桐道：「程老弟想到了甚麼？」

程明山道：「眞的飛龍公子和楚人傑，已經由齊長老押來了，簡幫主和齊長老失踪，這兩個人只怕也已落在他們手中了，在下再假扮飛龍公子，豈非不攻自破了？」

丐幫弟子黃子偉忽然走上一步，朝程明山躬身一禮，說道：「程公子改扮成飛龍公子，在下認不出來，所以不敢冒昧詢問，幫主臨上崖去之前，曾囑咐在下告訴程公子，飛龍公子和楚人傑就藏在這片樹林的隱秘之處，大概不致被對方發現，程公子可要派人去把他們押來？」

程明山道：「簡幫主既然把他們藏在隱秘之處，暫時就不用押來了。」

「如此就好！」徐子桐含笑道：「事不宜遲，咱們就押着程老弟二位上去了。」

華鳳藻道：「徐兄且慢，咱們先分配好人手，再上去不遲。」

徐子桐道：「兄弟悉憑你華老哥調遣。」

一寧子道：「不錯，簡幫主失蹤，咱們少了一個主將，就成蛇無頭不行，不如由掌門人暫領主將，可以調兵遣將，指揮作戰了。」

華鳳藻道：「這怎麼成？」

徐子桐道：「這有甚麼不成？又不是要你眞的去當主將，只是當咱們的臨時頭兒罷了，咱們有一個人領導，就不致亂了步驟。」

華鳳藻道：「那也應該推望重武林的少林方丈才是。」

慧通大師合掌道：「咱們做的是為武林出力之事，誰也不用推諉，如果大家推舉了老衲，老衲絕不推辭，現在大家都推舉了華掌門人，華掌門人又有甚麼好推辭的呢？」

華鳳藻大笑道：「大師說得大方，原來說到後來，還是兄弟的事，好，大師既然這麼說，兄弟也不好再推辭了。不過如何分配人手，兄弟實在沒有意見，兄弟只是認為咱們這些人，似應分成兩撥，一撥上去，一撥留守，不知諸位道兄以為如何？」

一寧子道：「道兄說得不錯，留一半人作為後援，自然有此需要了。」

華鳳藻道：「既然諸位道兄同意了，兄弟認為大家自己決定好了，反正不論先後，總得有一場斷殺的了。」

一寧子道：「方丈大師和貧道自然都要上去的了，還有竹逸道兄精於土木之學，程少施主和劉施主改扮了飛龍公子和楚人傑，自然也得上去，其餘就由大家自由參加好了。」

阮清音道：「我參加第一批上去。」

荊一鳳搶着道：「我也要去。」

司空玉蘭也搶着道：「我也要去。」

徐子桐含笑搖手道：「不成，阮姑娘、荊姑娘一直和程老弟在一起的，妳們上去了，程老弟呢？這不是明明告訴賊人，這飛龍公子是程老弟喬裝

的麼？因此三位姑娘還是第二批上去的好。」

阮清音、荊一鳳給他這句「一直和程老弟在一起的」，聽到姑娘家的耳朵裏，粉臉不禁驟然紅了起來。

荊雲台道：「鳳兒，徐兄說得對，妳們跟爲父一起，參加第二批好了。」

荊一鳳和阮清音只得應了聲「是」。

徐子桐道：「兄弟參加第一批。」

華鳳藻道：「够了，大家總得留下幾個來壯壯兄弟的聲勢吧？」

一寧子打了個稽首道：「方才大師說過，如果大家推擧大師，大師絕不推辭，現在咱們這一批上去的人，就請方丈大師帶頭了。」

華鳳藻合掌附和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慧通大師一呆，接着呵呵笑道：「好，好，貧衲遵命就是了。」

回頭朝竹逸先生、徐子桐兩人合十一禮道：「二位道兄，咱們那就上去了。」

徐子桐笑道：「大師是此行主將，自當由末將和竹逸道兄開路。」

慧通大師道：「那倒不用，二位道兄可和老衲同行，由壽通師弟率領他堂下弟子先行。」

壽通大師合十道：「小弟敬遵法旨。」一揮手，率同羅漢堂十八護法弟子當先走出樹林，朝石崖上行去。

慧通大師又朝程明山（假扮飛龍公子）、劉保祿（假扮楚人傑）二人含笑道：「程施主須得假裝穴道受制，只能行動，不能開口。」

程明山道：「在下省得。」

當下就和天龍八部護法弟子走在一起，好像是押解上去的。由慧通大師、竹逸先生、徐子桐三人走在前面，一路登上石崖。

壽通大師早已命十八弟子在日月堂佈下了一座小「羅漢陣」，自己則站在石窟門口，恭迓掌門人。

慧通大師問道：「師弟，裏面情形如何？」

壽通大師合十躬身道：「回大師兄，日月堂地方逼仄，只是一個極淺的石窟，並無半點人影，請大師兄和二位掌門人入內察看。」

慧通大師口中「唔」了一聲，手提禪杖，回頭道：「二位道兄請。」

竹逸先生、徐子桐一齊還禮道：「大師請先。」

慧通大師當先緩步走入，竹逸先生和徐子桐、壽通大師緊跟他身後而入，最後則是押着飛龍公子和楚人傑的天龍八部弟子。

慧通大師目光一動，日月堂果然十分逼仄，從洞口到石壁，只有兩丈光景，左右稍寬，也不過三丈來遠，自己等人進來了，已經顯得十分擁擠。

這就回頭朝竹逸先生合十道：「現在要煩勞道兄仔細看看了。」

竹逸先生點頭道：「在下遵命。」

他一生精研土木之學，對機關消息自然十分當行，先從石窟入口看起，一路由左向右，特別是中間那座雕塑日月神像的大石壁，看得更是仔細，稍有疑問之處，就用手指輕輕叩着，再貼耳細聽。

這樣足足察看了一頓飯的工夫，才算完畢。

徐子桐一直跟在他身後，直到此時，才開口問道：「道兄，可會找出來了麼？」

竹逸先生微微搖頭道：「此處如有暗門，也是非常巧妙，不易看得出來，不過據兄弟察看的結果，如果說有疑問的話，應該是在左首一堵石壁了。」

徐子桐道：「那麼我們再去看看。」

竹逸先生點點頭，兩人回到左首石壁前面。

竹逸先生擧足跨了幾步，似在計算甚麼，然後又用指叩着石壁，貼耳聽了一會，說道：「這座日月堂，當初建造之時，當眞是鬼斧神工，巧妙已極！」

徐子桐道：「道兄已經看出端倪來了？」

竹逸先生點點頭，又搖搖頭道：「如果有暗門，應該就在這裏，但兄弟實在想不出這機關當初是如何安裝的？如果樞紐在裏面，這是不可能的，如果在外面，怎會找不到……」

慧通大師跟着走近，說道：「道兄確定這堵石壁是日月堂的門戶麼？」

竹逸先生點頭道：「以整座石窟的形勢來說，這裏應該是門了，但……」

他似是陷入深思之中，底下的話，拖長語氣，沒有說出來。

慧通大師道：「咱們只要知道門戶所在就好，他們不打開石壁，難道咱們不會破壁而入麼？」

老和尚對日月堂倒行逆施，似是也動了眞怒，話聲一落，突然神情凝重的面壁而立，徐徐說道：「二位道兄請後退一步。」

說話之時，他一身灰布僧衲竟然像燈籠一般緩緩鼓脹起來，右手鑌鐵禪杖隨着擧起，口中斷喝一聲，禪杖朝石壁中間直搗過去。

他這一聲斷喝，當眞是佛門「獅子吼」，連竹逸先生和徐子桐兩位一派掌門，都被震得耳中嗡嗡直響！

緊接着但聽發出「轟」然一聲巨大震響，有如天搖地動，石窟中碎石灰土紛下如雨，石壁上也濺起了無數火星！

慧通大師的這一杖力道之猛，何殊千鈞，鑌鐵禪杖搗過之處，石壁上已留下了一個比缽頭還大，足有六七寸深的洞穴，但石壁依然如故，石門也沒有被搗開。

慧通大師眼看自己一記「般若禪力」，依然未能把壁間門戶撞開，雙目

神光暴射，正待擧杖再搗！

竹逸先生連忙雙手連搖，說道：「大師且慢，讓兄弟再瞧瞧！」

慧通大師聞言，緩緩放下手去。

竹逸先生走到被慧通大師禪杖搗過之處，湊着頭，又仔細察看了一陣，忽然用口吹着石粉，再一細瞧，臉上也有了喜色，說道：「這裏果然是他們的門戶了！」

慧通大師道：「道兄如何看出來的呢？」

竹逸先生一指禪杖搗過之處，說道：「大師、徐道兄請看，這座石壁本來凹凸不平，當初建造這座石窟之人，利用石壁凹凸，使人不易看出門戶痕跡來，但經大師神力，這一杖擊在石門正中間，又留下的缽頭大一個洞穴，因爲大師搗出的這一杖，杖頭是平的，故而凹入之處，也是十分平整，經兄弟吹去石粉，就極明顯的露出一道接合的痕跡來了。」

徐子桐凝目看去，中間果然有一道筆直的痕跡，像裂痕一般，但若不經竹逸先生指示，誰也不會注意及此。

慧通大師道：「這麼說，此處果然是入口了？」

竹逸先生道：「正是如此。」

慧通大師道：「既有門戶，怎麼會撞不開呢？讓老衲再試它一杖。」

竹逸先生道：「大師神力，若是撞得開，方才那一杖力道何止千鈞，早已被撞開了，因爲這堵石壁，就是有門戶，少說也有數尺來厚，何況石門是以機關操縱，絕非人力所能打得開，大師何苦徒耗眞力？」

慧通大師道：「他們閉門不納，咱們難道就在這裏一直和他們耗下去麼？」

竹逸先生道：「且容兄弟再找找看。」

他從慧通大師禪杖搗過之處開始，一會直行，一會又沿着石壁下橫走，只是走來走去的計算脚步，最後又斜着行去，到中間一堵石壁雕像前面，又仔細的端詳了一會，才縱身躍起一丈來高，施展「壁虎功」，貼着石壁，用口對準太陽神的左耳，凝足內功，說道：「你們快去通報宇文望，就說少林方丈慧通大師，押同宇文傳、楚人傑，前來拜會宇文堂主，如果再不開門，咱們就在這裡把宇文傳、楚人傑殺了。」

一面朝徐子桐打了個手式。

徐子桐自然會意，要天龍八部弟子立時一齊抽出戒刀，另由兩名弟子把戒刀擱在飛龍公子和楚人傑的頸上。

果然，竹逸先生話聲方落，只聽從太陽神左耳孔中傳出一個極輕的聲音說道：「你們稍待，容我進來稟報。」

這句話聲音極爲低沉，但大家都聽到了。

竹逸先生飄身落地，就朝壽通大師道：「大師快叫人去通知下面的人，大家都可以上來了。」

壽通大師點點頭，就叫一名弟子下去請大家上來。

不多一會，武當一寧子、一清子、華山華鳳藻、白鶴門天鳴道長、八卦門封自清、形意門祝南山、荊雲台、阮清音、荊一鳳、司空玉蘭、杜鵑、夏濤聲、竇金樑等人都上來了。留在崖下的是武當二十五名藍袍弟子，和武功較差的商老二、李管事兩人。

就在大家進入石壁不久，左首石間緩緩裂開一道石縫，現出一道門戶。

從裏面走出一個身穿青布勁裝的漢子朝大家拱手一禮，說道：「堂主請少林方丈入內相見。」

就在此時，石壁間燈光突然大亮，十六盞風燈同時點起，把洞窟內照耀得如同白晝！

現在，大家可以看清楚了，這兩道石門之內，是一片方廣的大天井。山腹之中，當然沒有天井，但這座石窟，就像大天井一般，兩邊有長廊，也有一排廂房，正面三級石階上，是一座大廳。

身臨其境，儼然是一座大宅院，不像是在山腹中了。

由大門到大廳，經燈光的照射，望進去極爲深遠，這時正有三個人緩步從大廳走出，降階相迎。

羣俠之間，也略經商議，由少林方丈慧通大師和武當掌教一寧子爲首，接着是華山華鳳藻、六合徐子桐、白鶴天鳴道長、九宮竹逸先生、八卦封自清、形意祝南山、荊雲台、一清子、阮清音、荊一鳳、司空玉蘭、杜鵑等人。

稍後，是少林方丈的八名護駕弟子押着飛龍公子宇文傳、楚人傑兩人，緊隨衆人身後而入。

壽通大師率十八名弟子和崆峒島主竇金樑、夏濤聲，一起留守門外，沒有隨衆進去。

慧通大師、一寧子率衆進入大門，越過大天井。

對方三個降階相迎的人，也很快迎了上來，由中間一人拱手說道：「大師、道長和諸位大駕光臨，日月堂中蓬蓽生輝，兄弟也深感榮寵，只是迎迓來遲，還望多多恕罪。」

說罷，朝大家連連拱手。

只要聽他口氣，此人自然就是日月堂主北海神龍宇文望了。

大家擧目看去，這人約莫五十出頭，個子高大，生得廣顙聳顴，鷂目鷹鼻，目光炯炯有神，顎下留着一把蒼髯，看去貌相威武，說話聲音洪亮，是個典型的梟雄人物。

他左邊一個身穿藍底團花長袍，面目冷森，嘴上留着兩撇八字鬍子，目光冷冷的看人。

右邊是一個身穿灰布道裝，頭椎

道髻，面容枯瘦的道人。

這道人只有武當掌教一寧子認識，他正是昔年被逐出師門的師弟一凡，心中暗暗歎息了一聲：「一個人一旦走上歧途，就很難回頭了。」

「阿彌陀佛。」慧通大師雙手合十，答禮道：「這位大概就是宇文堂主了，貧衲等人來得冒昧，心實不安。」

宇文望呵呵一笑，目光打量了兩人身後的羣雄一眼，才道：「諸位遠來，請到廳上奉茶。」

三人引着羣雄魚貫進入大廳，分賓主落坐。早有兩名青衣使女逐一送上香茗。

宇文望和慧通大師各自引見了雙方的人。那面目冷森，留着八字髫子的藍袍人，是日月堂副堂主藍守乾，這人在座，羣雄竟然沒一人聽說過他的姓名，自然不知他的來歷了。

第二個是一凡道人，大家雖沒見過，却知道他是武當一寧子的師弟，一清子的師兄。

宇文望聽了慧通大師的介紹，來人居然都是江湖上久負盛名的各大門派掌門人，內心也不覺暗暗吃驚，一面連連拱手道：「久仰、久仰，江湖各大門派的掌門人，今天幾乎全到了，眞是難得的盛會。」

說到這裏，不覺縱聲大笑起來。

慧通大師還沒開口，副堂主藍守乾已經輕咳一聲，陰惻惻說道：「兄弟聽說諸位挑了咱們乳山口分堂，不知可有此事？」

日月堂乳山口分堂主楚人傑就被天龍八部弟子押着進入大廳來了，如今就站在羣雄身後，他自然看到了，這話當然是有意問的了。

白鶴門天鳴道長仰首朗笑一聲道：「副堂主問得好，若非諸位道兄破了乳山口分堂，慧通大師、竹逸道兄、祝道兄、封道兄和貧道五人，還被囚禁在乳山口一處石窟中呢！」

八卦門封自清接口道：「貧道也想請教一聲，丐幫簡幫主和齊長老、蕭道兄一行人，今日清晨，按照江湖禮數，向貴堂拜山而來，可是給貴堂留下了人麼？」

藍守乾沉嘿一聲道：「簡叔平糾合江湖亡命之徒，專和本堂作對，本堂已經把他拿下了。」

慧通大師心中一動，暗道：「聽此人口氣，大概是清廷派來控制日月堂的人了。」

一面沉笑道：「簡幫主以禮拜山，貴堂怎可把他拿下，這不是有悖江湖過節麼？」

藍守乾道：「對他們這些江湖亡命之徒，用不着講甚麼過節和禮數了。」

華鳳藻道：「閣下說出此話來，請問閣下可是江湖上人麼？」

藍守乾老臉一紅，說道：「在下怎麼不是江湖人？」

華鳳藻雙目射出兩道湛湛神光，朗聲道：「江湖人就該遵守江湖禮數，這點，閣下應該懂。」

藍守乾臉色一沉，似要發作，但又忍了下去。

慧通大師連忙搖手道：「華掌門人，他們擒了簡幫主，那也好商量，咱們不是也擒來了飛龍公子和楚人傑麼？」

宇文望因對方進來的人數較多，後面的人被前面的人擋住了視線，是以尚未發現飛龍公子和楚人傑兩人，此時經慧通大師一說，不覺神情微動，接着大笑道：「兄弟久聞少林、武當二派，執江湖武林牛耳，同來的九大門派，莫不是名門正派中人，小兒和小徒落在諸位手中，兄弟放心得很，只不知方丈大師有何見教？」

「阿彌陀佛。」慧通大師雙手合十，低喧了一聲佛號，徐徐說道：「宇文堂主主持日月堂，應該也是正派中人了，江湖上紅蓮白藕，本是同道，簡幫主、齊長老、蕭道兄一行人既是光明正大拜山而來，老衲之意，想請貴堂把他們釋放出來，不知宇文堂主是否同意？」

藍守乾嘿然道：「諸位是想和咱們交換人質了？」

封自清道：「雙方既是都有人在對方手中，交換人質，也是最公道的了。」

宇文望道：「好，咱們一言爲定。」

說到這裏一抬手道：「丐幫簡幫主等人，兄弟不敢待慢，現在東廂，諸位之中，不妨推舉一二位，由本堂副總護法一凡道兄陪同前去，就可把他們請到廳上來了，小兒、小徒，不知諸位何時可以釋放？」

華鳳藻大笑道：「咱們都在貴堂之中，既把令郎和令徒送來了，自然會釋放的了，只是咱們要看到簡幫主一行人才能釋放，宇文堂主還怕咱們不放人麼？」

「諸位都是一派掌門，兄弟自然信得過。」宇文望呵呵一笑，回頭朝一凡道人說道：「那就痳煩一凡道兄，去走一趟了。」

一凡道人打了個稽首道：「貧道遵命。」

他站起身，深邃目光一掠衆人，說道：「那兩位道兄隨貧道前去。」

天鳴道長朝竹逸先生互望了一眼，說道：「竹逸道兄和貧道同去。」

他因簡叔平等人既在東廂，顯然是被他們制住了穴道無疑，九宮門在各大門派之中，以精擅點穴出名，何況竹逸先生又精研土木消息之學，是以拉他同行。

武當一清子道：「貧道也隨二位道兄同去。」

他是因一凡道人是他二師兄，想藉這一機會，勸他幾句。

一凡道人朝三人略一抬手，說道：「三位那就請隨貧道來。」當先舉步朝廳外行去。

一清子走上一步，朝一凡道人道：「二師兄一別多年，幾時加入日月堂的，小弟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一凡道人連頭也沒回，嘿了一聲道：「貧道浪跡江湖，何處都可以存身，加入日月堂這有甚麼値得驚異的？」

一清子道：「但二師兄總該知道，如今的日月堂，並非從前的日月堂了，日月堂和各大門派爲敵，難道二師兄還看不出來麼？」

一凡道人回頭陰森一笑道：「不錯，日月堂確實和從前不同了，那是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天？」一清子道：「二師兄這天字何所指而言？」

一凡道人大笑道：「一清，你可知日月堂有輔導各大門派之責？你們逆天行事，豈非自取滅亡，貧道在武當山之日，你年事還小，我看在同門之誼，倒要勸勸你幾句，今日之事，只要你置身事外，愚兄倒可帶你重回武當山去。」

一清子聽出他的話因來了，故意說道：「二師兄要重返武當，小弟自然歡迎。」

一凡道人微哂道：「愚兄重返武當，時日已是不遠，師弟願意追隨愚兄，愚兄也歡迎得很。」

兩人走在前面，說這幾句話，已經走近東廂。

這東廂正是大天井的東首，石壁之間，有着兩道朱紅門戶，門上也有石雕的獸環，只是兩扇石門都緊閉着。

竹逸先生打量着門戶要看一凡道人如何開啓？

一凡道人走近門前，伸手輕輕叩了兩下右首的獸環。

朱門緩緩在內開啓，那是裏面有兩個身穿青布勁裝的漢子，一左一右開啓的，看到一凡道人，一齊躬身施禮。

一凡道人當先擧步跨入，然後回身道：「三位可以進來了，丐幫簡幫主等人就在東廂之中。」

天鳴道長、竹逸先生、一清子隨着走入，擧目看去，這座「廂房」石室，共有三間，裏面相當寬敞，陳設着石桌、石椅，儼然是一間客室。

簡叔平、齊大椿、蕭道成三人，端端正正坐在右首三張石椅之上，石桌上放着兩支鑌鐵打狗棒和一柄長劍，正是三人之物，但三人却雙目低垂，狀若入睡，分明是被制住了穴道。

右首靠壁處，一排躺着十九名丐幫弟子，也都閉着眼睛，生似睡熟了一般。

天鳴道長道：「一凡道兄既然帶貧道等人來了，簡幫主等人穴道受制，咱們那就先替他們解開穴道，好同去大廳。」

一凡道人深沉一笑道：「堂主既然答應釋放，三位只管請動手好了，只是堂主未曾吩咐貧道解穴，貧道就恕不代勞。」

天鳴道長聽出他口氣，似乎要存心試試自己三人，可見簡幫主等人被制穴道，絕非普通手法了。

心念一動，立即暗以「傳音入密」朝一清子說道：「一清道兄，你看住他，貧道和竹逸道兄過去看看。」

一面朝竹逸先生道：「道兄，咱們去試試看。」

竹逸先生微微點點頭，就擧步走了上去，兩人因聽了一凡道人的話，自然不敢孟浪，走到簡叔平身邊，先仔細察看了一陣，覺得果然和一般點穴手法有異！

天鳴道長道：「道兄是否看出來了？」

竹逸先生伸手在簡叔平肩上按了按，微微攢眉道：「簡幫主三人，可能是被截脈手法所制，兄弟只怕無能爲力。」

天鳴道長道：「那怎麼辦？」

竹逸先生以「傳音入密」說道：「要解截脈手法，當今之世，當推矮仙第一，此事大概非程少兄莫辦了。」

天鳴道長頷首道：「道兄說得極是，那麼咱們只好把他們抱出去再說了。」

一面洪笑一聲，回頭道：「日月堂果然臥虎藏龍，只此截脈手法，一凡道兄就把貧道等人給難住了！」

一凡道人陰笑一聲道：「截脈手法也並不稀奇，道兄可要見識見識？」

話聲出口，驀地裏一步跨到了天鳴道長身前，這一下當眞動如脫兎，一瞬之間和天鳴道長相距已不到一尺，左手一探，朝天鳴道長肩頭拍落。

他這一衝之勢，行動之快，更是難以形容，天鳴道長但覺疾風一颯，要待發掌，雙手被對方摒諸門外，就算要彎過來却敵，都已不及！

而一凡道人左手已經一下拂在他肩頭之上，只覺「肩井穴」上一痳，右臂竟無半分力氣，連擧都擧不起來。

竹逸先生覩狀大驚，雙手疾發，望他身側攻去。

一清子也「嗆」的一聲長劍出匣，劍光一閃，朝他左腕削去。

一凡道人冷冷一笑，右手隨着朝前拍出，人已迅如游魚，一下退了開去，說道：「貧道並無傷人之意，只是讓天鳴道兄看看截脈手法而已，二位何用如此？」

一面回頭朝一清子沉笑道：「師弟看愚兄還能當得武當派的掌門人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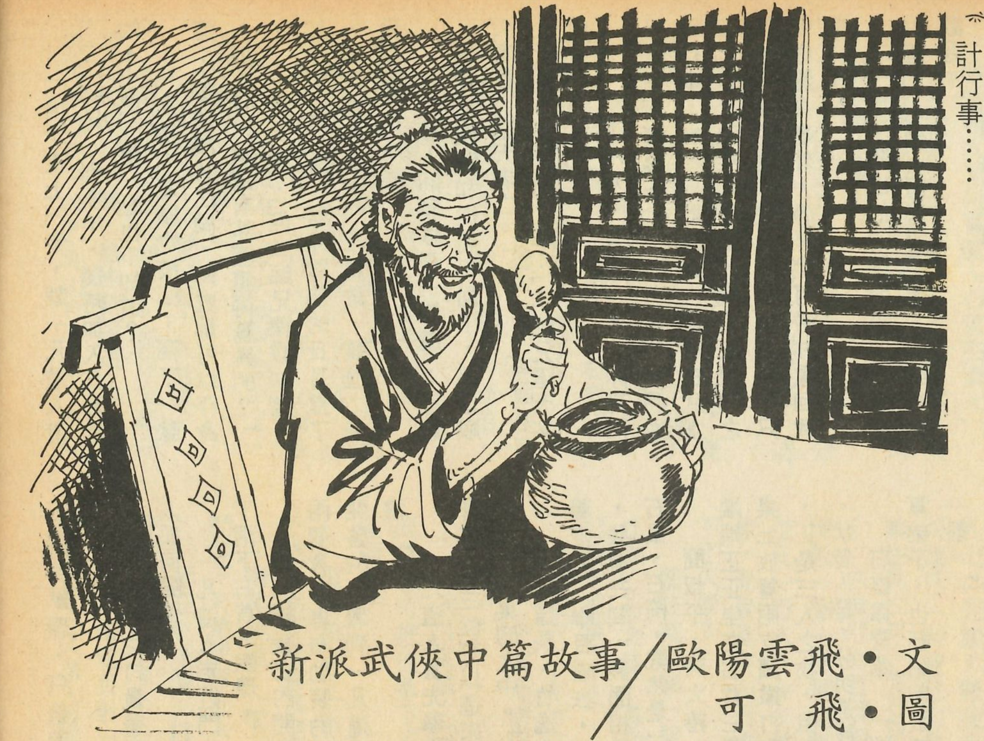
原來他露上這一手，是給一清子看的。

他左手截脈，右手這一推却已解開了天鳴道長被截的經脈，手法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一清子冷冷的道：「武當派傳自三丰祖師，並無截脈手法。」

天鳴道長枉自練劍數十年，肩頭一痳之後，迅即恢復，心頭這份驚駭，當眞到了極點！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 老怪物收小三子作小斷，升阿吉作長工，二人仍沒有資格作徒弟，要看將來的表現才決定，至於他的身世，阿吉仍探不出，到底是長白老人抑或是冷面人魔鐵老虎，連姓名都沒有，只好暗中觀察他的言行，現在老怪物派二人下山，設法誘鐵老虎的女兒鐵蓮花上山，她是龍鳳宮的少宮主，武功了得，老怪物只好臨時教授兩小武功，合二人之力，可以打贏少宮主。二小奉命依計行事……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魔鬼的門徒

百丈坪一見高低　少宮主怒追兩小

眨眼即至，纏繞在傻大個的腰際了。足証老怪物所言非虛，這兩個娃兒確已具備了一流的身手。

阿吉戲謔道：「傻大個，告訴鐵蓮花，別忘了多穿幾條褲子。」

小三子胡言亂語的道：「大姑娘不穿褲子可是很丟臉的事，小心被捕快當作神經病抓進衙門去。」

「傻瓜，你可以請了。」

「呆子，咱們後會有期！」

大漢穿好褲子，一陣風似的走了。

* * *

阿吉與小三子將布招插在原來的地方，就坐在竹竿下面，一邊吃着乾糧，一邊決心要等鐵蓮花自己送上門來。

不料，乾糧還沒有吃完，便有人飄然而至。

不是龍鳳宮的少宮主鐵蓮花。

而是大內高手——大鬍子白貝多。

以及縣衙裡的那兩名高矮捕快。

大鬍子白貝多一開口就好像吃了炸藥：「好啊，大饅頭，支領了本座的銀兩不辦事，在這裡鬼混。」

阿吉先是一楞，但很快便鎮靜下來，急中生智的道：「現在也是在辦事呀。」

白貝多道：「替誰辦事？」

「替老太婆，也是大人你。」

「辦甚麼事？」

「找一個人。」

高瘦捕快嘿嘿冷笑道：「不對吧，今天早上我們還問過小丁，說你上山砍柴去了。」

阿吉辯解道：「早上是早上，下午是下午，下午砍柴回來，老太婆忽然心血來潮，叫我去找一個人。」

矮胖捕快緊迫釘問：「那一個？」

阿吉賊眼一翻，道：「可能就是你們要抓的那個欽命要犯。」

大鬍子白貝多臉色驟變道：「到底是誰？」

阿吉故意吊他的胃口：「此人來頭不小，恐怕你們惹不起。」

「笑話，除皇上以外，天下沒有本座惹不起的人。」

「少吹，連你的頂頭上司，禁衛軍統領阿爾巴德也敢惹嗎？」

「我們親如兄弟，誰也不會招惹誰。」

「統領大人此刻可在此地？」

「不在。」

「有無其他的大內高手跟大人携手合作？」

「也沒有。」

禁軍統領阿爾巴德是阿吉毀家滅門的仇人，聞言甚覺悵然。但既而一想，就大鬍子孤家寡人一個人也好，較易對付，一則自己身世未明，還不是復仇雪恨的時候，再則自己的功力尚淺，多則勢必力有未逮。

白貝多已經不耐煩了，怒沖沖的

道：「大饅頭，少瞎扯，快說此人是誰？」

阿吉胡扯亂蓋道：「是飛鷹幫的少幫主高小飛。」

大鬍子搖頭晃腦的道：「不對吧，本座要抓的欽命要犯並非姓高。」

阿吉乘機盤問道：「不姓高姓甚麼？」

白貝多道：「姓馬……」

「馬」字出口，警覺失言，便無下文，白貝多改口道：「不管這小子是甚麼人，他不姓高，也不會是飛鷹幫的少幫主。」

久未開言的阿三冷聲道：「這可不一定，許是姓馬的拜高幫主為義父，改名換姓。」

高瘦捕快一臉詫異的道：「這可邪門，你們只是一個放羊的小鬼，扒窗的無賴，怎麼會知曉這許多江湖中事？」

阿吉答得妙：「放羊當小偷也是跑江湖，時間久了知道的自然多。」

小三子補充道：「有些事情是强迫中獎，你不聽人家也會告訴你，嘻嘻。」

大鬍子白貝多望着布招道：「還是有些不對勁。」

阿吉道：「那裡不對勁？」

「不去找高小飛，為何要招惹鐵蓮花？」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原因何在？」

「因為鐵蓮花跟高小飛是好朋友，據說已經談到婚嫁，找到了鐵蓮花就可以找到高小飛，眼下姓高的行方不明，只好用這個笨法子。」

大鬍子點點頭，表示同意，道：「大饅頭，老太婆找高小飛做甚麼？」

阿吉道：「叫姓高的火速去見她。」

「有事？」

「大概是吧。」

「何事？」

「老太婆沒有說。」

「可有別的交代？」

「老太婆的口風緊得很，二話沒說。」

「你可以問呀。」

「問也是白搭，老太婆守口如瓶。」

白貝多臉色一沉，道：「最低限度，應該向本座提出報告。」

阿吉隨機應變的道：「在下是打算找到高小飛後，先套一下他的口風，然後再報告大人，以免大人怪放羊的娃兒無中生有，空穴來風。」

小三子接口道：「對啊，捉姦捉雙，捉賊拿贓，等高小飛跟老太婆見面時再下手抓人，才是十全十美的上上之策。」

白貝多想了想，道：「好吧，算你們有理，一有眉目別忘隨時報告本座。」

言畢，就要起身離去，阿吉伸手一攔，道：「大人慢走，有一件大事尚未解決。」

大鬍子愕然道：「那件大事？」

阿吉好大膽，竟然敲起大內高手的竹槓來，指着阿三道：「多請了一個人，請多付一份薪水。」

矮胖捕快不悅道：「這個小偷小混混，原來是你請來的？」

小三子義正詞嚴的道：「小偷也是人，不能白幹。」

阿吉道：「浪子回頭金不換，改邪歸正應該多加鼓勵才是。」

高瘦捕快對阿三的成見頗深，冷笑道：「一個小混混能幫多少忙。」

小三子理直氣壯的道：「扛布招，拿竹竿，跑龍套，遊大街，搖旗吶喊，助拳助威，忙得很哪！」

阿吉煞有介事的道：「地位雖小，作用甚大，沒有小三子，這一齣戲就唱不成，休想抓到欽命要犯高小飛。」

水漲船高，阿三順勢擺出了高姿態：「不給銀子，我阿三就辭職不幹了！」

這樣說，效果還眞靈，大鬍子沉吟一下，道：「要多少薪資？」

小三子伸出五個手指道：「馬馬虎虎，五兩就可以了。」

阿吉道：「另外還得再加一筆出差費。」

大鬍子眸中寒芒一閃道：「你說甚麼？還要出差費？」

阿吉的理由眞多：「養魚要水，養鷄要米，買布要銀子，買竹竿也要銅板，沒有錢就辦不了事。」

劍眉一揚，聲音忽又提高了一些：「餐風宿露，日矖雨淋，得不到半點好處，白痴也會回家去睡大覺。」

白貝多懶得跟他再多費唇舌，取出一錠十兩重的銀子來，抖手擲給阿吉，冷冰冰的道：「够了吧？」

阿吉掂一掂銀子，嘻笑道：「够了，够了，貪財，貪財！」

大鬍子沒再多言，回報一聲冷哼，當即振袂而去，瞬息之間，三個人便消失在山路的盡頭。

* * *

大敵已去，阿三的臉色也變了，發起牢騷來：「浪費了半天的口舌，才弄到十兩銀子，太不合算了，簡直是大才小用。」

阿吉却另有他自己的想法：「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咱家此舉，志不在錢，另有妙用。」

「妙用？我看不出來妙用在那裡。」

「哈哈，你要是看得出來，就不必當小廝，可以幹長工了。」

「算了吧，長工小廝同樣是奴才，少臭美，快把你的答案說出來。」

「為甚麼不動動腦筋，自己猜猜看？」

「猜就猜，我就不信眞的會輸給你。」

一句話激起了阿三的萬丈豪情，

果眞搔耳弄腮的動起腦筋來。

想沒多久，便被他想出一個頭緒來，雀躍不已的道：「我明白了，我想通了。」

「想通就說呀。」

「你是想把大鬍子穩住，故意將他導入歧途！」

「還有呢？」

「讓他做夢也料不到，你就是他要捉拿的欽命要犯。」

「就這麼多？」

「當然還有，最終的目的是想利用大鬍子，把阿爾巴德揪出來，碎屍萬段，對不對？」

「算你猜對了，你不笨嘛。」

「本來就是。」

「赫，說你胖你眞的喘起來了。」

「是你鋒芒太露，使我小三子沒有表現的機會。」

「好，有機會就讓你表現表現。」

「阿吉哥，你說話可要算數。」

「君子一言。」

「快馬一鞭。」

「食言的是王八。」

「撒謊的是烏龜！」

＊　＊　＊

好快，表現的機會馬上就來了。

塵頭起處，從東方，箭也似的來了一大羣人。

左邊淸一色是十二名黑衣少年，帶刀。

右邊淸一色是十二名白衣少女，佩劍。

少年是俊男。

少女是美人。

身材都很修長，表情莊嚴，年齡均在二十上下，顯然曾經過一番精挑細選。

就在二人的面前，男左女右，呈雁翅般展開。

雁翅的頂端，停下來一頂轎子，一頂綴有珍珠流蘇，鑲有寶石翡翠，極其豪華氣派的暖轎。

四名轎伕都是赤膊大漢，那傻大個就赫然站在暖轎前側。

不用問，來者必然是冷面魔君鐵老虎與德安公主的女兒，龍鳳宮的少宮主鐵蓮花無疑。

小三子壓根兒也沒見過這麼大的陣仗，嚇得直冒寒氣，聲音也彷彿打了結：「糟了，糟了，慘啦，鐵蓮花大興問罪之師，災情慘重，咱們今天八成會吃不了兜着走。」

阿吉低聲調侃道：「你不是想要表現嗎，現在……」

小三子色厲內荏的詭辯道：「我……嘻嘻，讓賢啦，讓給你表現啦。」

阿吉不幹，存心給他下不了台：「君子一言，快馬一鞭，食言的是王八，撒謊的是烏龜，話還是熱的，你……」

小三子傻呼呼的急聲道：「算我是個白痴，笨蛋，二楞子好了，大敵當前，你就行行好，快想想辦法吧，不然，咱們準會腦袋搬家，吃不到明天的早餐，看不見明天的太陽！」

阿吉心念三轉後小聲道：「其實今天的場面並不難處理，只要把握住老怪物交代咱們的原則就可以了。」

「小弟忘了，老怪物的原則是……」

「叫咱們不擇手段，將鐵蓮花弄到山上去。」

「這樣就非打架不可。」

「咱們不打架。」

「你不打，她要打，鐵蓮花人多勢衆，二十四名男女一齊上，不死在亂刀亂劍之下才怪。」

「小人動手，君子動口，天才動腦筋。」

「阿吉，你有錦囊妙計？」

「是有一計在此，咱們鬥智不鬥力。」

「快說出來聽聽，小弟也好搭檔配合。」

「來不及細說，你隨時敲邊鼓就成啦。」

＊　＊　＊

是沒工夫讓他們運籌帷幄。

少男已經亮出了刀！

少女也已拔出了劍！

只要鐵蓮花一聲令下，馬上就會掩殺過來。

先下手爲强，阿吉搶先開了口：

「傻大個，你來得好快啊。」

傻大個狐假虎威，趾高氣揚的道：「俺不快，是我家少宮主快，本來就要往這邊來，所以……」

阿吉截口道：「鐵蓮花來此作甚？」

最靠近暖轎的一名白衣少女道：「一來是想上刀山去瞧瞧，二來是想看看你們這兩個不長眼的東西，是生有三頭六臂，還是吃了熊心豹子膽，竟敢在老虎嘴裡拔牙，太歲頭上動土，向我家少宮主挑戰。」

阿吉挺着胸膛傲然道：「現在看到了，還滿意嗎？」

小三子胡言亂語道：「一定滿意，門當戶對，郎才女貌，像阿吉哥這樣的美男子，天下的少女都會愛得死去活來。」

「放肆！」

「大膽！」

兩條人影兩聲吼，撲上來一男一女。

這二人距阿吉、小三子最近，刀光一閃，劍氣一吐便至，一片藍汪汪的刀光劍幕劈頭蓋面罩下來。

彼此近在咫尺，連恐懼的工夫都沒有。

危機就在眼前，生死存亡乃一瞬間事。

「滾！」

「滾！」

二小別無選擇，只好訴諸一拚，急切間，雙掌並舉，用了十成十的功

力，猛然向外一推一送。

生死存亡在此一擧，連吃奶的力氣都用上了；掌力過處，氣流漩渦成風，激起一股白茫茫的氣流，其快如電，其勢如刀！

少男少女許是低估了阿吉、阿三的實力，想再變招已是不及，不僅手中的刀劍被震脫手飛出，人也暴退丈八，落地後仍自立足不穩，胸中血氣翻騰，差點就要張口噴出來。

這情形，阿三、阿吉滿意極了，信心大增。

鐵蓮花却不滿意，大爲震怒，發出一聲驚呼。

接聞一個燕語鶯啼般的聲音，以極端冷峻的語氣下令道：「上！把這個狂徒給我斃掉！」

「是！少宮主。」

十一名少男，十一名少女，應聲電縱而出，眼看一場惡鬥已是無可避免。

阿吉好膽識，大敵當前，依然面不改色，單手一伸，作阻止狀，朗聲道：「鐵蓮花，咱家要找的人是妳，不是他們，有種就自己站出來，別叫他人做替死鬼！」

小三子大吹大擂道：「牛皮不是吹的，火車不是推的，剛才那兩位朋友就是一個榜樣，這還是小爺手下留情，僅僅用了三分勁，若是再加一把力，早已血染黃沙，去摸閻王爺的鼻子去了。」

說巧也眞巧，正當此刻，那一男一女難以壓制胸中翻騰的血氣，終於噴出一大口鮮紅的血水來。

其餘的少男少女睹狀齊皆大吃一驚，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一二步。

鐵蓮花也吃驚不小，在轎內嬌聲冷語道：「好，你且劃一個道兒出來，本少宮主照接不誤。」

阿吉冷哼一聲，道：「妳先站出來，咱們言講當面。」

「沒有這個必要。」

「可是貌相太醜，見不得人？」

「是美是醜，一概與妳無關。」

小三子插言道：「少宮主是否已經有了意中人？故而心如止水，不想再交男朋友。」

鐵蓮花驚「咦」一聲，道：「你這話是聽誰說的？」

「妳的男朋友。」

「本少宮主的男朋友又是何人？」

「飛鷹幫的那隻小蒼蠅高小飛。」

「是他親口說的？」

「不錯，還說你們已經論及婚嫁。」

「哼！」

「不知此事是否屬實？」

「哼哼！」

鐵蓮花未正面作答，僅報以兩聲冷哼，早先發話的那名白衣少女代言道：「是姓高的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害單相思，憑他還不配！」

冷面魔君鐵老虎是阿吉的第一號仇人，鐵蓮花是他的女兒，阿吉自然懷恨在心，但此時大勢未明，又有任務在身，却不便輕率行事，只好隱忍未發，雙目烱烱有神的凝視着暖轎道：「可以，咱家就劃一個道兒，問題是妳敢不敢接。」

鐵蓮花在轎內嬌叱道：「狂徒休說大話，不論水裡火裡，就算是上刀山下油鍋，本少宮主也保證奉陪到底。」

「話先別說得太滿，妳夠不夠資格跟咱家過招動手尚在未定之天。」

「甚麼？跟你動手還要具備一定的資格？」

「那當然，除非是第一流的人物，本公子向來不屑一顧，免得辱了咱家的名頭，髒了我的手。」

「臭小子，把你的身份來歷報出來。」

「區區無敵公子，其餘的暫不宣佈，怕的是驚世駭俗，嚇壞了黑白二道上的江湖朋友。」

眞會吹，更能蓋，不僅給自己封了一個「無敵公子」的雅號，還撒下漫天大謊，把在場的少男少女唬得一楞一楞的，眞以爲此「馬」來頭不小，必然大有來歷。

回想一下傻大個吃癟，兩名手下落敗的經過，鐵蓮花也被他唬住了，疑信參半的道：「無敵公子？本少宮主怎麼從來沒聽說江湖上有你這一號人物？」

小三子幫腔道：「這只能怪妳自己弧陋寡聞，事實上無敵公子雖然出道未久，却早已威震大江南北，武當三劍、少林四老都曾是我們手下敗將。」

白衣少女錯愕一下，疑雲重重的道：「你又是何許人物？」

阿三不肯吃虧，也馬上給自己加了一個封號：「在下不敗少爺，就是從來沒有打過敗仗的意思啦。」

鐵蓮花冷笑道：「你們姑妄言之，本少宮主姑妄聽之，無敵公子，我且問你，要如何才算是具備與你動手的資格？」

阿吉胸有成竹的道：「不難，只要通過考驗就算合格。」

「怎麼考驗？」

「上刀山。」

「上刀山？那個刀山？」

「近在眼前，就是這一座滿佈魔刀的刀山。」

「貴公子上得去？」

「笑話，本公子上不去怎敢以此求他人。」

新出爐的不敗少爺阿三用反話激她：「上刀山可不是鬧着玩的，沒有三兩三，不[illegible]上刀山，以免白白的賠上一條命，[illegible]認輸算了，別與無敵公子爭强鬥勝[illegible]

激將法效果[illegible]，鐵蓮花氣忿忿的道：「幾把魔刀何懼之有，就算是陰曹地府裡的刀山本宮主也照闖不誤。」

魚兒已上鉤，小妞已上當，阿吉暗中竊喜，豎起了大拇指讚美道：「有

膽量，夠氣魄，不愧爲是鐵老虎的女兒。」

「無敵公子，你知道的事情還眞不少。」

「客氣，本公子挑戰的對象都是有頭有臉的人。」

「狂徒，先別得意，待本少宮主上得刀山，就有你的苦頭吃。」

「現在還在山下，說大話的時辰未到，省點力氣吧！」

阿三道：「等妳上了刀山，取得資格之後，咱們再各展所學，鬥個你死我活。」

鐵蓮花冷厲狂傲的聲音道：「少廢話，說個地點出來。」

無敵公子阿吉道：「百丈坪。」

「百丈坪在那兒？」

「就在刀山之上。」

「時間呢？」

「等妳一到百丈坪咱們就幹。」

「成，本少宮主一定到。」

「不見不散！」

「不死不散。」

不敗少爺阿三道：「另外還有一個附加條件，只准妳一個人去，不得以多爲勝，也不可以這羣雜碎上山去擺架子，耍威風。」

阿吉道：「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是爲他們好，三山五岳的豪客俱都作了刀下之鬼，他們恐怕也難免。」

鐵蓮花道：「難不成是你們這個狂徒想以多爲勝。」

阿吉信誓旦旦的道：「本公子以人格擔保，一對一，單打獨鬥，絕對不會做狗屁倒灶，偷鷄摸狗的事。」

「你們那個出面？」

「隨便，少宮主中意那個選那個。」

小三子一語雙關的道：「如果兩個都中意，可以輪番上陣，先跟無敵公子大戰三百合，再和我不敗少爺小鬥二百回。」

鐵蓮花叱吒道：「少逞口舌之利，姑且暫寄爾頭，百丈坪一戰就是你們喪命亡魂的日子。再見！」

一聲令下，衆人齊聲應是，鐵蓮花匆匆的來，原欲大發雌威，不意竟上了阿吉的惡當，又匆匆的去了。

這一仗贏得漂亮，毫髮未傷，未動一拳一脚，便圓滿完成任務，將赫赫有名的鐵蓮花誆上山。

興奮之情溢於言表，直至此刻，兩人各揹着一罎子酒，帶着不少佳餚珍饈，來至刀山附近時，仍津津樂道，回味無窮。

小三子嘖嘖有聲的道：「痛快，痛快啊，逍遙王鐵老虎的女兒，皇上的外甥女，居然被咱們騙得暈頭轉向，牽着鼻子跟着走，眞夠爽，阿吉哥應該可以得一個金頭腦奬。」

阿吉邊走邊說道：「鬥智固然是咱們的專長，武功也不賴，接一對狗男女，僅僅一招就打得屁滾尿流，看來老怪物之言不差……」

言猶未盡，異事陡生，猛聽一個陰冷的聲音接口道：「老怪物是誰？」

話未落地，人已如幽靈鬼魅一樣出現在二人面前。

不陌生，是神風堡虎風隊長滿人巴爾克。

巴爾克的手中提着一個狀似鳥籠，外面圍着一層皮草的東西，正是人人聞名喪膽，個個睹狀發抖的殺人利器——血滴子。

阿吉很沉着，望着丈五之外的巴爾克，從容不迫的道：「幸會，幸會，三月不見，巴隊長還沒有離開隆中山？」

巴爾克臉色沉沉的道：「娃兒別打哈哈，還沒有回答大爺問題呢。」

「你剛才問甚麼？」

「誰是老怪物？」

「哦，就是那個神通廣大，法力無邊的魔鬼嘛。」

「你小子見到魔鬼了？」

「沒有。」

「那怎會說『老怪物之言不差』？」

「是聽到了聲音。」

「魔鬼也會說人話？」

小三子神秘兮兮的道：「笑話，會說人話就不是魔鬼了。」

虎風隊長巴爾克被弄得滿頭霧水：「既非人語，兩位如何聽得懂？」

阿吉胡吹八吹道：「咱家上山修道，卓然有成，連鳥語蟻言烏龜的話都聽得懂，何況是大魔鬼。」

「魔鬼都說了些甚麼？」

「說我們哥兒倆道行已深，已足可獨步江湖，稱霸武林，成就一番驚天動地，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另外……」

「另外怎樣？」

「誰要不長眼招惹我們哥兒倆，誰就會倒大楣，吃大虧。」

小三子亂蓋道：「鐵蓮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被我倆揍了一頓，不得不親自上山去負荊請罪。」

牛皮吹得太大，巴爾克以爲是自己聽錯了：「有這種事？」

阿吉道：「不信你可以等着瞧，鐵蓮花很快就會上山來。」

「她上得了刀山？」

「能否如願，就要看她自己的本事與造化了。」

「別扯得太遠了，且說是否曾進入玄元洞？」

「進去了。」

「裡面可有金銀財寶？」

「無可奉告。」

「可有武功秘笈？」

「無可奉告。」

「小子，你……」

阿三截斷他的話，冷言冷語道：「無可奉告的意思就是知道也不告訴你。」

無敵公子阿吉的話更坦白：「除非巴隊長肯再拿一筆銀子出來。」

「小子，你還沒有騙夠？」

「金子銀子，多多益善，咱家對黃

白之物有偏好。」

「很不巧，本隊長與娃兒同好，不想再受騙上當。」

「君子愛財，取之以道，願者上鈎，咱家絕不强人所難，巴隊長可以請便了。」

巴爾克沒有走，怒溢雙眉，氣冲斗牛，晃一下手中的血滴子，咬着鋼牙道：「在沒有得到答案以前老夫還不想走。」

小三子聞言大怒，語出如冰：「聽你的口氣好像準備玩硬的？」

巴爾克怒視着阿吉，語帶威脅：「假如娃兒不肯據實招供，是有這個意思。」

阿吉毫不退讓，怒目而視道：「可惜本公子不是唬大的，也不是泥塑的。」

「小子，你不肯招供？」

「媽的，你這是明知故問。」

「殺！」

「殺！」

動口不足，繼之動手，雙方一言不合，立即大打出手。

巴爾克是高手中的高手，殺手中的殺手，身懷絕技，功力深厚，一出手就施出了殺手鐧，將血滴子抖手擲出。

血滴子的使用方法，與魔刀有異曲同工之妙，全憑內力來操縱催動，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其快如風，盤旋如飛，彷若一隻吃人的老鷹般在頭頂飛來飛去，尋找獵物，一旦被它套住，馬上腦袋搬家。

多少年來，血滴子等於死神的化身，威震天下，談之色變，無數的文官武將，江湖豪客，皆難逃追魂一擊，一顆顆上好的頭顱全部化爲血水。

機簧聲隆隆作響，血滴子如影隨形，阿三睹狀大駭，未敢輕敵冒進，只一味的閃躲退避，急急如喪家之犬。

這也難怪，兩人雖已具備一流的身手，畢竟實戰經驗欠缺，從未見過如此駭人的怪物，一時之間方寸大亂，實在不曉得該如何是好。」

幸好山中多林木，處處都是嶙峋怪石，閃避起來倒還得心應手。

然則，利之所在，弊亦隨之，此乃今古不易之理。

彭！一聲，小三子背上的貴州茅台碎了。

彭！又一聲，阿吉背上的山西汾酒也碎了。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片刻工夫不到，老怪物喜歡吃的紅燒肘子，蟹肉餃子也相繼遭殃，五馬分屍。

血滴子好似有生命的怪獸，不停的盤旋飛竄。

阿吉、小三子只有逃命的份兒，躲躲藏藏。

夠狼狽！

夠洩氣！

也夠窩囊！

正感無計可施，耳際乍然傳來了老怪物「千里傳音」的聲音：「飯桶，爲何不用魔刀，魔刀乃是血滴子的唯一尅星。」

一語提醒夢中人，二小如夢初醒，老怪物言猶在耳，颼！颼！……之聲傳處，阿吉、小三子的魔刀已應聲飛出。

快啊，快若電閃雷奔。

美啊，美若秋雁春燕！

只見魔刀在空際劃下兩道絕妙的弧線，閃電也似的分從兩側襲向血滴子。

事出意外，巴爾克吃驚不小，忙不迭的暗使內力，血滴子暴升三尺，險險逃過一劫。

一擊不中，魔刀打了一個轉兒，眼看就要回到兩人的手中。

阿吉心想：「死老怪物，臭老怪物，不通人情老怪物，若是將玄元神功傳給咱家，便隨心所欲的操縱魔刀，追趕血滴子，叫巴爾克當場出醜。」

幻想實現了，美夢成眞，魔刀好像着了魔似的，並未回到兩人的手中。

反而像有鬼魂附身，加快了速度，咬着血滴子的尾巴追上去。

刷！刷！刷！先剪光了血滴子下方的絲總。

刷！刷！接着血滴子的下半部也被剪去一截。

魔刀去而復返，轉眼又至，嚇得巴爾克魂不附體，收回血滴子，拔腿就逃。

阿吉、小三子同樣駭異不已，哥兒倆心裡雪亮，他們可沒有這種呼風喚雨的本事，毫無疑問，是老怪物在暗中作怪。

巴爾克不明就裡，誤以爲兩人練有邪魔妖法，那還敢再張牙舞爪，提着血滴子，如飛而去。

阿吉揶揄道：「巴爾克，你不是要教訓人嗎？」

小三子譏笑道：「巴隊長，你不是想要追根究底嗎？」

「怎麼不告而別呢？」

「怎麼不戰而退呢？」

「我看是隻紙老虎。」

「甚至是隻紙老鼠。」

「下次再來，可不要跑單幫。」

「最好把你們神風堡主赫隆納帶來作伴。」

「這樣黃泉路上才不會太無聊。」

「鬼門關內也不至於太孤單。」

「再見了，慢走，不送。」

「下次見面就要你好看。」

哥兒倆的嘴，越說越滑溜，欲罷不能，巴爾克早在他們話說一半時便已走得無影無蹤。

＊　＊　＊

又見百丈坪。

又見斷魂崖。

老怪物不在大岩石上，在下面，早已候在那兒。

阿吉開門見山的道：「老怪物，你眞行，差點把巴隊長給活活嚇死。」

老怪物淡淡一笑，道：「魔刀本來就是專爲尅制血滴子設計的。」

「是誰的傑作？」

「正是我老人家自己。」

「血滴子又是何人所設計？」

「也是老夫。」

此事非同小可，小三子大驚失色的道：「奇哉怪也，你是吃錯了藥，還是腦筋有問題？幹嘛要毀掉自己精心設計的東西？」

老怪物臉色陰沉沉的道：「這當然另有內情。」

阿吉道：「不知內情爲何？」

「現在言之尚早。」

「既然有意毀掉血滴子，爲何又半途而廢，放走了巴爾克，豈非自相矛盾？」

「此時此地，老夫還不想鋒芒太露，免得引起他們的猜疑，以爲我老人家死裡逃生，在此興風作浪。」

「老怪物，你說他們是指那些人？」

「阿爾巴德。」

「禁軍統領？」

「對。」

「還有誰？」

「赫隆納。」

「神風堡的堡主，血滴子的大本營？」

「正是。」

「跟這兩個老混蛋有仇？」

「仇高如山，恨深似海。」

「巧極了，這兩個老傢伙也正是區區在下我阿吉的深仇大敵。」

阿吉心裡這樣想，並沒公開說出來，老怪物咂一咂嘴唇道：「可曾將老夫的貴州茅台、山西汾酒帶來？」

小三子堆下來一張苦瓜臉，一臉無奈的苦笑道：「嘻嘻，對不起啦，在跟巴隊長『捉迷藏』的時候，不小心全部弄破了。」

老怪物臉色一沉，正待發作，阿吉急忙補上一句：「沒有關係啦，過兩天補辦就是，保証叫你喝個足，喝個飽，醉上三天三夜。」

小三子異想天開的道：「乾脆弄一個大酒缸來，泡在裡面喝，泡在裡面醉好啦。」

這樣的答覆，老怪物似頗滿意，但臉色却突然變得冷厲起來，好像想到了甚麼重大的事故，聲急語快的道：「最重要的是，我老人家交代的大事辦好了嗎？」

阿吉道：「你是說鐵蓮花那個小妞？」

「不是她還會有誰。」

「辦好了，全部辦好了。」

「人呢？」

「她會自動送上門來。」

小三子怕他不懂，將全盤的經過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訴老怪物，最後大言不慚的道：「綁架、劫持、行騙、拐誘都很費事，後來略施小計，向她挑戰，鐵蓮花果然上了鈎，答應上山來決一死戰。」

老怪物望着遙遠的朦朦朧朧的大地，臉色陰晴不定，也不知他在想些甚麼，突然冒出來一句：「鐵蓮花美不美？」

小三子跺一下脚跟道：「別提了，這個小妞好大的架子，一直坐在轎子裡不肯露面，不知是太醜不敢見人，還是太美怕招蜂引蝶。」

阿吉大發議論道：「聲音倒是甜甜脆脆的，好聽得不得了，據此判斷，十之八九應該是個大美人才對。」

老怪物低沉的聲音道：「是啊，虎父無犬女，鐵老虎的女兒自然是一個美人胚子。」

阿三賊眼一翻，鬼頭鬼腦的道：「老怪物，美女當前，等着享受吧，我們不打攪，找個地方練功去了。」

給阿吉使個眼色，舉步欲去，却被老怪物及時阻住了，以命令的口吻道：「一切照原定計劃行事。」

阿吉愕然道：「那個計劃？」

「你們的計劃，跟她打一架。」

「打架？打得過她嗎？」

「輸贏並不重要。」

「老怪物，你在弄甚麼玄虛？」

「老夫想先在暗中瞧一瞧。」

「看得中意再『打交道』？」

「也許。」

「假如不中意呢？」

「以後的事以後再說，但有一點必須特別注意。」

小三子道：「那一點？」

老怪物加重語氣道：「絕對不可以傷害鐵蓮花。」

阿吉道：「放心，老怪物的意中人，我們會格外當心的，不敢亂來。」

小三子眉頭一皺，愁眉苦臉的道：「怕只怕鐵蓮花不懂得『憐香惜玉』，會傷害到我們哥兒倆，你老怪物可不能袖手旁觀，見死不救。」

老怪物冷哼一聲，道：「哼，沒有出息……」

話說一半，忽又側着耳朵改口道：「有人來了，你們準備應戰，我老人家要回家了。」

話一出口，沒見他怎樣作勢，已如奔月嫦娥般輕靈迅捷的上了玄元洞，沒入煙雲迷濛中。

* * *

有人來了。

是一個女的。

一個身穿紅色勁裝，足履雲靴，鳳眼瑤鼻，柳眉櫻唇，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女。

少女曲線玲瓏，婀娜多姿，全身上下散發着一股青春氣息，再加上一身血紅似火的緊身衣，簡直就是一團熱辣辣的火。

已經踏入刀陣之中，似是身懷絕技，有恃無恐，從從容容的懼意全無。

只見她輕展蛇腰，邁開蓮步，彷彿是一位嗜舞的小仙女，又像一隻調皮的花蝴蝶，在魔刀陣中穿梭遊走，美妙至極。

也不知道是少女「舞」藝高强，還是老怪物有意惜玉憐香，分明危急萬分，險象環生，少女却能輕騎過關，履險如夷。

或者說是，魔刀自己轉了彎兒。

快啊，頓飯工夫不到，紅衣少女便通過刀山，到達百丈坪。

「歡迎！歡迎！」

「歡迎芳駕光臨。」

阿吉、小三子笑臉相迎，馬上被少女的美色吸引住，四隻眼珠子直瞪瞪的再也移不開了。

「好漂亮的小妞。」

「好美的女娃兒。」

二人心如鹿撞，暗中吶喊。

少女瞄了一下眼前的山形地勢，瞧着阿吉道：「你是無敵公子阿吉？」

阿吉神采飛揚的道：「不錯，區區在下我正是無敵公子阿吉。」

少女轉對小三子道：「那麼，這位一定是不敗少爺阿三？」

小三子嘻嘻一笑，胡言亂語道：「對，打不敗的少爺就是我小三子，名『花』無主，還沒有娶妻呢。」

少女罵了一句：「無聊！」沒多言。

阿吉笑容可掬的道：「還沒有請教姑娘的芳名是……」

紅衣少女玉面一寒，道：「要你倆狗命的人。」

哥兒倆色不迷人人自迷，被少女的美色迷昏了頭，這話彷若冷水澆頭，神智登時一淸，才又回到現實中，阿三驚「哦」一聲，道：「原來妳就是那一朵爛蓮花？」

少女冷目而視，頷首不語。

阿吉道：「恭喜，恭喜少宮主，平安無事的來到百丈坪。」

鐵蓮花的嘴角撇下一絲冷笑：「哼，小小的一座刀山還難不倒我鐵蓮花。」

小三子不以爲然：「少臭美，是妖怪看中了妳，故意放一馬。」

鐵蓮花聽得一呆，杏眼圓睜的道：「這裡有妖怪？」

阿吉冷聲道：「沒有妖怪魔刀怎會飛起來。」

鐵蓮花的一雙妙目骨碌碌的轉來轉去道：「妖怪在那裡？」

阿三眞逗，大字不識三斗半，居然吟起詩來：「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鐵蓮花道：「你們兩個臭小子見過妖怪嗎？」

阿吉搖頭道：「沒有。」

「不怕被妖怪吃掉？」

「妖怪不吃好朋友。」

「跟妖怪做朋友？」

「是啊，我們神交已久，不然怎敢在妖怪的地盤上修道練功。」

「無敵公子，你在修道？」

「知道就好，識相的最好豎起白旗子，掛出免戰牌，自動服輸認敗，不必麻煩本公子再多費手脚。」

小三子也跟着吹起牛皮來：「如其不然，妳的後果一定很慘，來得去不得，百丈坪說不定就是妳的葬身之地。」

鐵蓮花是何等樣人，豈容他二人如此張狂，聞言大發嬌嗔，疾言厲色的道：「住口，本少宮主此來，志在教訓人，不是來磨牙的，廢話少說，你們上吧。」

一手護胸，一手掌心外吐，已拉開功架，做好迎戰的準備。

阿吉卓立如故，紋風未動，根本沒有動手的意思，傲然道：「少宮主這話是侮辱本公子，咱家說過，單打獨鬥，一個對一個，絕不以多爲勝，以衆凌寡。」

鐵蓮花一揚柳眉兒，不耐煩的說：「客隨主便，你們那個上？」

小三子色瞇瞇的道：「妳說呢？」

阿吉的話也不太乾淨：「少宮主喜歡那個就選那個。」

「一個美若宋玉。」

「一個貌比潘安。」

「一個英挺俊拔。」

「一個風度翩翩。」

「一個風流！」

「一個多情！」

「一個……」

「一個……」

話至此處，便無下文，下文被鐵蓮花憤怒的叱聲淹沒了：「狂小子，休再多言，先打無敵公子，再揍不敗少爺，今天非要你們鼻青臉腫，頭破血流，趴在地上叫姑奶奶不可。」

可字出口，招已出手，單挑阿吉獨自一人，玉掌翻處，連拍三掌，掌掌皆攻向阿吉的致命要害之處。

阿吉睹狀哈哈一笑，道：「好極了，我阿吉雀屛中選了，少宮主果然別具慧眼，情有獨鍾。」

話是這樣說，可絲毫也不敢掉以輕心，早將老怪物傳授的絕活兒施展出來，和鐵蓮花幹上了。

鐵蓮花玉面帶煞，運掌如飛，看似輕描淡寫，曼妙柔弱，實則柔可克剛，弱中有强，倏忽間已連攻二十掌。

一招比一招快，一掌比一掌狠，步步近逼，寸土必爭，欲以高壓手段，一鼓作氣逼阿吉俯首稱臣，叫他這個無敵公子當場出醜。

的確，鐵蓮花家學淵源，其來有自，不是繡花枕頭，也不是紙做的老虎，儘管阿吉全力以赴，捨命以搏，三十招以內尚可支撐，三十招一過便感力不從心，漸漸落在下風。

「躺下！」

鐵蓮花雌威大發，掌力倍增，說躺下眞躺下，阿吉吃了一記重掌，悶哼聲中一屁股栽坐下去。（未完・六）

上文提要：神秘的白衣女，終於向十郎透露出其身份及目的，原來白衣女叫席玉神，是天山不老峯玉神廟中的玉神，今次前來廢園是想找回原本八塊而現失去四塊的神玉，所失四塊名叫「龍鳳呈祥」與「日月同光」，十郎與月桂的兩塊正是「龍鳳呈祥」，但他沒有說出。而終南雙義的入侵，使十郎發現白衣女駐紮在大河灣處，並幫她們打傷雙義，那贈金的老人又出現，並約湯氏母子及桂氏母女見面……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廢園刀聲

左太斗倖免於難　匿藏地室偵主兇

湯十郎道：「大快人心？」

「是呀，對於你們這些一心動腦筋想發財的人，能做出叫我高興之事，我老人家爽呀！」

湯十郎道：「你老仍然以為在下也是為了忠義門遺留下來的財富？」

「否則你們為甚麼不住別的地方，而去住在鬼氣森森的左家廢園？」

湯十郎伸手拉住老人，道：「你老人家誤會了！」

「是嗎？」

湯十郎嘆了一口氣，道：「老人家，你怎麼不問問我是甚麼人，家住在何方？」

老人一哂，道：「盜寶之人可恥，老夫也不屑於問你！」

湯十郎道：「可是你送了在下許多金銀！」

「那沒甚麼，你若沒有為老夫辦事，你一錢銀子也得不到手。」

湯十郎道：「我記得咱們只賭了兩次，却未為你辦過甚麼事！」

老人似是不奈的道：「你還是表明心跡吧！」

湯十郎道：「在下，我叫湯十郎，我爹名叫湯百里！」

老人的雙目一亮，道：「湯百里是你爹？」

「不錯，而且，我好像在教鳥叫的時候說過這話！」

「家鄉是甚麼地方？」

「家在白山黑水間，勇士堡就是我的家！」

老人一把反扣湯十郎，急問：「那夫人是湯大娘？」

「湯大娘是我娘！」

「你們在此為了甚麼？」

「仇恨，報仇，我爹也死在左家廢園。」

老人的手似在哆嗦。

湯十郎也感覺得出來，不由直視老人。

「原來你不是為了盜寶呀！」

「我說過，我們是想找到仇家！」

老人面色蒼白，道：「左家東戈家西，順天府城誰不知，當年的仇恨擱心裡，我可以告訴你，你的仇人就是戈平陽！」

湯十郎道：「我已經知道了！」

老人吃驚的道：「你知道了？」

「是的，也是最近兩天才知道。」

「何人告訴你的？」

「一對母女！」

「可是住在左家廢園門樓下的那對母女？哼，她母女也為了盜寶！」

湯十郎道：「她們現在不盜寶了！」

老人道：「若不盜寶，可以走了。」

「老人家，她母女不走，她母女與我們母子一樣，留下來報仇！」

老人一瞪眼，道：「她們的仇人是誰？」

「戈平陽！」

「奇怪，戈平陽怎麼招惹她們了？」

湯十郎道：「戈平陽殺了她的爹，也幾乎坑死她母女二人。」

老人似大惑不解的道：「眞有這回事？」

湯十郎道：「千眞萬確！」

老人急又問：「她們貴姓？」

湯十郎道：「姓桂……」

老人雙眉打結，道：「桂花的桂？」

湯十郎道：「不錯！」

老人眸芒一厲，道：「可知她爹的名字？」

湯十郎想了一下，道：「好像她說過，叫桂不凡？」

「桂……不……凡……」

湯十郎發現老人全身一震！

那老人立刻對湯十郎道：「你快快回去吧，這附近至少有十多個戈平陽的爪牙在窺伺。」

「你老要走了？」

「不是走，而是不可久留，回去對你娘與桂家母女說一聲，四更天在這梅林中一見。」

湯十郎道：「老人家，你到底何人？」

老人道：「你別多問，今夜四更天在此相會。」

他轉身疾走，湯十郎却楞然的站在那兒不動了。

他在想，這老人到底是何人？

湯十郎當然想不出老人的來歷，但他却也相信，這老人絕對不是與戈平陽同流合汚的人。

如果他與戈平陽有交情，他也不會把戈平陽三字拖出來對湯十郎指明是仇人了。

只不過老人的行動太神秘了，湯十郎心中想，這老人一定認識桂不凡，也許……

湯十郎有太多的事情不明白，他回去了！

不明白的事情，也許他娘知道。

當然，他也要把老人邀約的事情轉告桂家母女二人，也許這對她母女十分重要。

* * *

湯十郎往左家廢園走，忽聞得金鐵撞擊聲，這聲音令他吃一驚，好像是一片林外傳來的。

湯十郎聽那聲音很急驟，便也拔身往發聲處奔去。

他至少奔了三里遠，遠處還看到一個大河灣。

原來上游河不寬，河灣處才見有兩條河交滙在一起，便也形成一條較寬的河流。

就在河岸這一邊半里遠處，平地上起了一座蒙古包，好像還有人在忙碌，只是看不清楚。

湯十郎再找上發聲處，却是林子這一邊，啊！四個人正捉對厮殺吶。

湯十郎立刻走過去，樹影下他把身子藏起來，於是，他發覺兩女戰兩男。

兩個女的並非別人，齊姥姥與黑妞兒是也。

另外兩男就不認識了。

只見一個既粗又高的紅臉漢子，舉着一把厚背砍刀，與齊姥姥殺得可熱鬧。

另一瘦漢似竹竿，紅纓槍使得「咻咻」响，黑妞兒的雙刀左抽右殺，右擋左劈，殺得瘦子不停的罵。

「操你娘，那裡來的野丫頭，不打聽老子何許人，容妳這臭丫頭在妳家羅爺面前撒野逞能。」

他一邊罵，一邊殺，可一時間他也奈何不了黑妞兒。

黑妞兒反倒冷冷的道：「你罵吧，姑奶奶今天叫你這色鬼挨刀。」

那邊，壯漢也接上口，他吼道：「羅兄，咱們幾年未下終南山了，他奶奶的，甚麼時候蹦出這麼兩個雌貨夠紮手，使把勁，擺平她兩個，咱們去找那白衣姑娘快活了。」

姓羅的大叫：「杜兄，這也是咱心裡想說的。」

他忽然厲吼：「殺！」

果然，姓羅的手中刀一緊，十七刀抖手便往齊姥姥兜上去了。

齊姥姥的鋼杖迎得緊，立刻又是一陣金鐵交鳴。

湯十郎忍不住了。

他懨懨的走出林子，又無奈的走到四人搏鬥之處。

「唉，男打女呀，可恥不？」

就這麼一刹間，姓羅的與姓杜的立刻跳出圈外。

這二人抬頭看，只見來的是個二十郎噹的小伙子。

那姓羅的大步走近湯十郎，戟指道：「你小子甚麼人？」

湯十郎道：「好人。」

姓羅的看看湯十郎，再看看他的同伙姓杜的，道：「杜兄，他叫甚麼？」

姓杜的冷笑了。

便在這時，那齊姥姥對黑妞兒道：「去吧，吃的趕快送過去，這兩個色鬼我侍候。」

湯十郎見黑妞兒走到一棵樹下，彎腰提起籃子，她只對湯十郎笑笑，便往左家廢園方向走去。

湯十郎終於看清楚了。

他發現黑妞兒笑得好甜，也很美，那款款的脚步，帶動着她那柳枝搖曳似的腰肢，倒也另有一種美態。

這是白天，湯十郎也發覺，齊姥姥只不過灰了頭髮，但她的臉龐上依然光滑不見老態，難怪她舞動鋼杖虎虎生風，威風八面。

這只是一刹間的事，湯十郎已面對杜羅二人了。

他仍然淡淡的，雙手垂在下面，那模樣就好像一個老實的徒弟在聆聽教訓。

只不過湯十郎不聽嚷嚷，他低聲有氣無力道：「好人你也聽不懂？唔，我明白了。」

姓杜的叱道：「你……明白甚麼？」

湯十郎道：「我明白，因爲你們只會做壞事，對於甚麼是好人，你們一無所知，你們只知道壞人，因爲你們是壞人，對不對？」

姓羅的大怒，吼罵道：「對你娘的那條腿，你膽敢在老虎頭上拍蒼蠅，你小子知道爺們是何許人嗎？」

湯十郎道：「至少我知道，你們是壞人。」

姓杜的冷笑，道：「終南雙義面前，豈容你小子撒野，老子戳死你個王八蛋。」

他就要挺槍上了，齊姥姥已接口，道：「甚麼終南雙義，你們是終南兩匹色狠。」

便在這時候，姓杜的舉槍往湯十郎挑刺過去。

紅纓槍就快沾上湯十郎的胸口下。

湯十郎忽然收小腹，他的右肘猛一抬，只見冷芒一閃又縮間，便聽得一聲「嘶。」

姓杜的斜出三丈外，左手摸在脖子上，鮮血摸了一大把……他脖子在冒血。

另一面，姓羅的還未出刀，却已發現同伴掛了彩，他一楞間跳過去，道：「杜兄，你怎麼受的傷？」

原來姓羅的也沒看清楚。

姓杜的更不知道自己怎麼受的傷，他只是發覺寒光一現，自己的脖子便火辣辣的燒痛。

「羅兄，這小王八蛋邪門。」

齊姥姥已在哈哈大笑了。

姓杜的一瞪眼，怒視着湯十郎，道：「小子，算你狠，今天老子們陰溝裏翻船，挨你這名不見經傳小子的暗手，咱們這筆帳有得算。」

姓羅的道：「對，山不轉路轉，說不定就這麼兩天，走。」

這二人說走，走得還眞快，刹時間穿林往西北方奔去，湯十郎清楚的看到杜的脖子冒血往指縫外面淌。

於是，湯十郎冷笑了。

他的心中在想……如果在夜裡，你們兩個還想活着？

* * *

齊姥姥哈哈笑，道：「湯公子，你怎麼找到這兒來了，你是不是……」

湯十郎施一禮，道：「姥姥，在下是聽到打鬥聲，才匆忙的趕來此地。」

齊姥姥道：「剛才替你抹一把冷汗，怕你被槍刺傷，原來你……哈……」

湯十郎道：「那人命大。」

他抬頭看看遠處，還未開口再問，齊姥姥已沉聲，道：「湯公子，這兩個人眞可惡。」

湯十郎道：「妳罵他二人色狠，想是他二人要對妳與黑姑娘不禮貌了。」

齊姥姥道：「不是對我們呀，他們的目光盯着我們小姐，口中說的話眞難聽。」

「妳們小姐？」

齊姥姥道：「我們小姐本來要同黑妞一齊去看你們的，如今氣得回去了。」

湯十郎指着遠處蒙古包，道：「妳們住那裡？」

齊姥姥道：「如今你已知道我們的來歷，那就隨我去見我們小姐吧。」

湯十郎笑點頭，道：「應當去拜見你們小姐的。」

齊姥姥很愉快，拄着鋼杖「咚咚」響，大步直往遠處走，不時的回頭看看湯十郎。

湯十郎總是報以微笑。

漸漸的，湯十郎看清楚了。

那確實是一座圓圓的蒙古包，如今正有四個大漢在忙裡忙外，見齊姥姥領着湯十郎走回來，他們便迎上來了。

齊姥姥冲着四人揮揮手，四個大漢便又各自忙去。

掀起門帘，一股熱氣冒出來，湯十郎跟着齊姥姥走進去，發覺那白衣女席玉神正跪匐在一座玉雕神像前十分虔誠的唸着經文。

「小姐，湯公子來了。」

席玉神回過身來，她微微的笑了。

「湯公子，歡迎你。」

湯十郎赧然一笑，道：「冒味到來，妳多包涵。」

齊姥姥道：「湯公子一出現，就把一個色狠打傷，他們立刻逃了。」

席玉神冷然，道：「眞氣人，我原是想去看你們的，偏就遇上這兩個惡人。」

湯十郎道：「原來妳住在這兒。」

席玉神道：「我不住客店棧房，不習慣。」

她回頭看看那尊玉像，「客棧不宜供上神像。」

她再指指後面，又道：「我們出外住帳篷，一切由駱駝馱着，很方便的。」

湯十郎當然也看到幾匹駱駝趺臥在附近矮林中，地上鋪着厚厚的乾草，毛氈子蓋在駝背上。

他看這蒙古包，地上三寸厚毛毯，四週密不透風，中間一張玉面小桌，帳頂高掛的是彩燈，香煙裊裊，莊嚴自在，彷佛就是個佛堂。

湯十郎再看席玉神，覺得她帶有一身神秘色彩，叫人不敢仰視她。

席玉神坐在湯十郎對面，齊姥姥已命人送上喝的東西，香果點心也不缺，一股腦送在湯十郎面前。

「湯公子，我正欲找你們。」

「我來也一樣，妳可以叫他們通知我。」

席玉神道：「湯公子，你眞的客氣了。」

「我是個坦白的人。」

席玉神道：「那麼，我便直接對你說了。」

湯十郎點點頭，道：「彼此之間已經知道對方的目的是甚麼，好應該推心置腹的說了。」

席玉神道：「我回來以後想了很久，我想着如何去幫助你。」

湯十郎道：「妳幫助我，也等於幫助妳自己。」

席玉神道：「所以我說我已想通了。」

湯十郎道：「那就告訴我，妳打算怎樣？」

席玉神道：「我們聯手，湯公子，如今左家廢園即將不太平了。」

「我已知道。」

「你們有了計劃？」

「不錯。」

「我可以知道嗎？」

湯十郎的目光一厲，他嘴唇似是一緊，只簡單的一個字：「殺！」

席玉神面無表情的道：「也是有力的手段，只不過這幾天來了不少礙眼人物，你……們……」

湯十郎淡淡的道：「如果我還是男子漢，我就不會輕易離開左家廢園，席姑娘，我爹他們的屍骨在裡面。」

席玉神道：「那麼多的屍骨，好淒慘。」

她頓了一下，又道：「我也猜想你們只有動刀，所以，我想，也許我能助你一臂之力。」

湯十郎一笑，道：「席姑娘，每日吃妳送去的美食，足以令在下沒齒難忘，妳們遠住邊疆，不必捲入這種江湖恩怨仇殺上，免得爲妳們招惹災禍。」

席玉神笑了。

她笑起來實在迷人極了。

湯十郎不忍，也不願把他的目光移去，他也笑了。

「席姑娘，我想，妳一定可以得到妳所求的玉珮，至少……至少……妳……」

他本來想承認有兩塊玉珮分別在他與桂月秀身上，但他突然覺得此時不宜，他改口了。

「席姑娘，至少我會盡力幫妳去尋找的。」

席玉神帶着黯然的道：「願玉神助我。」

* * *

湯十郎奔回左家廢園的時候，發現黑妞兒站在廊上往外面望，見湯十郎回來，便笑着迎上去。

「湯公子，你怎麼去這麼久呀。」

湯十郎道：「我見了妳們小姐。」

黑妞兒道：「你殺了那兩個色鬼？」

湯十郎道：「白天不好殺人。」

黑妞兒道：「他們該死，敢侮辱我們小姐。」

湯十郎道：「我傷了其中一人。」

黑妞兒道：「若在我們家鄉，他們犯的是死罪。」

湯十郎笑了，道：「因爲妳家小姐是神。」

「是呀，你全知道了？」

「我知道的還多着，只不過我餓了，我得回去吃些東西了。」

黑妞兒吃吃一笑，道：「快進去吃吧，有兩道好吃的菜，涼了會走味的。」

他想着那座蒙古包，又見幾隻駱駝，想是這些塞北的人早就來了。

湯大娘已經把黑妞送的東西分成兩份，湯十郎進來的時候，立刻對湯十郎道：「快把吃的送過去。」

湯十郎立刻就要走，湯大娘道：「別在前面逗留，回來告訴我，你這一陣子遇到甚麼人了。」

湯十郎道：「娘，那灰髮老人他……」

湯十郎頓了一下，又道：「我馬上回來。」

他匆匆的走了，留下湯大娘直不楞的迷惘了。

湯大娘看着湯十郎走去，却想着那天見那灰髮老人的動作。

她曾經想過，那老人的走路很像她見過的一個人，但那個長相却不一樣，如今湯十郎再提起，湯大娘立刻又想到老人。

也許年紀大了，湯大娘想得有些煩躁不安了。

* * *

湯十郎把吃的送到前面門樓下面，他只對月秀說了一件事情。

「四更天有要緊事情。」

「甚麼事？」

「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桂月秀帶着懷疑的問。

「不過，我覺得定有甚麼大事情要發生了。」

桂月秀道：「咱們在此，時刻都等着不尋常的事情發生。」

湯十郎道：「這一回我有預感，阿秀，前半夜多休息，妳們等我來叫好了。」

桂月秀拉住湯十郎，道：「阿郎，你要多加小心啊，我……我怕你……」

笑笑，湯十郎自覺十分幸福。

桂月秀的話令他很安慰。

桂月秀的囑咐是出自內心的，湯十郎伸手摸摸桂月秀的頭髮，便也摸到他送桂月秀的銀簪。

「阿秀，我們都要小心，左家廢園四週已環伺着不少敵人！」

他說着，再吻了桂月秀，返身便往後院走。

湯十郎如今是個大忙人了。

他幾乎難以安安穩穩的睡上幾個時辰。

當他走進小廂的時候，發覺他娘還在思忖着甚麼。

笑笑，湯十郎道：「娘，吃吧，四更天咱們還有重大事情要出去呐。」

「四更天？」湯大娘擧起筷子。

「是的，娘，快吃了睡覺吧！」

「吃了還得去地牢上香。」

「我會的，娘，妳早早安歇，夜來天太冷，我上了香就回來睡。」

湯大娘道：「四更天咱們去會甚麼人？」

湯十郎道：「不是咱們，也包括桂家母女二人。」

湯大娘道：「這是甚麼人？那老人？」

湯十郎道：「正是，老人家似乎有很大的秘密。」

湯大娘道：「他送你金又送你銀的，我就說嘛，天下還有這麼慷慨的人呀！」

湯十郎道：「如果老人家有甚麼危難之處，便是不會送我甚麼，我一樣會助他。」

湯大娘道：「是他叫我們兩家人都去？」

「是的。」

「他也許眞的需要我們幫助他了。」

「他是個很神秘的人吶。」

「他的走路的步法，在我心中似乎在甚麼地方見過。」

「娘，想不起來就別想了，年紀大的人，太過用腦筋去想一件模糊的事情，很傷神的。」

湯大娘幾乎食不知味的吃了一碗肉丸兩個包子。

湯十郎吃得多，他幾乎吃了十幾個包子，好菜也全扒入他的肚子裡。

他匆匆的走入後廳地下室中，很恭敬的上了一炷香。

湯十郎正要往石階上，忽聞「轟」的一聲響。

他吃一驚，低頭看，下面甚麼也看不見，大堆屍骨未動顫，這聲音是那裡響的？

湯十郎看了一陣，搖搖頭，帶着不解的走回小廂中。

他至少已聽過這樣的「轟」聲有三次了。

＊　＊　＊

湯十郎沒有忘記黑衣姑娘楚香香的約定，二更天剛過一半，他便又奔去竹林裡，果然，楚香香已在等着他，見他現身，立刻笑迎上去。

「我最喜歡守信的人了。」

「江湖上都討厭失約的人。」

「你很惹我喜歡。」

「我受寵若驚。」

楚香香大方的拉住湯十郎，道：「湯公子，如果你也像我喜歡你一樣的喜歡我，事情就好辦了。」

「怎麼說？」

「當然是全力配合我。」

「然後咱們合力去挖掘財寶，共同回常州，我們……」

「我們就會在一起。」

「是呀，你看多好。」

「我看不好。」

「爲甚麼？」

湯十郎道：「萬一找到忠義門財寶，妳可曾想過，咱們能躲過各路人物的追殺嗎？」

楚香香吃吃一笑，道：「常州流星門的人，可不是紙紮的人物。」

湯十郎道：「這兒不是常州。」

楚香香道：「你，還有你娘，咱們雙方合在一起，就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湯十郎終於明白了。

如今左家廢園四週，風聲鶴唳，楚家三人大概已嗅到了血腥味，但却不願放棄忠義門的財寶，便打算找他母子二人合股了。

湯十郎心念及此，便哈哈一笑，道：「楚姑娘，如果眞能找到財寶，我答應同妳們合作。」

楚香香立刻愉快的抱緊湯十郎，她把嫩面貼在湯十郎的脖子上磨着，道：「湯公子……你眞好。」

湯十郎感到涼涼的。

他不但覺得楚香香的面上冷冰冰，而且他也感染到這股子冷冷的寒意。

財寶呀，眞是害人不淺。

湯十郎以爲，如果不是爲了財寶，楚香香是不會主動抱他的。

他回抱，把嘴唇抵在楚香香的耳根，道：「楚姑娘，時辰不多，我帶你進左家廢園去。」

楚香香鬆開手，道：「我喜歡你，幾乎忘了去尋寶。」

湯十郎心中不是味道，他當然知道，楚香香爲的乃是要尋寶。

他當先往左家廢園奔。

楚香香緊隨他身後。

這二人又躍進左家廢園了。

楚香香很認眞，她立刻找到昨晚那地方，就在井的正前方，她把耳朵貼地上。

湯十郎配合着，用力雙足頓地上。

只不過，楚香香又聽了一陣子，她起身搖搖頭，道：「怎麼今天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

「昨夜好像下面空蕩蕩，怎麼今夜沒空檔。」

湯十郎道：「妳眞的會聽地聲？」

楚香香笑笑，道：「我的湯公子，我告訴過你，我習過『羅漢定』功夫呀！」

湯十郎道：「羅漢定眞的那麼靈？」

楚香香道：「我把耳朵貼地上，一匹馬奔馳三里外，我可以聽見，兩匹馬齊奔五里遠，我仍然可以聽得見，如果十匹馬在八里外齊奔，我聽得也清楚。」

「玄門功夫。」

「我從三歲起就練耳功，你不行。」

湯十郎道：「今天還是頭一回聽妳說。」

楚香香笑笑，道：「咱們往大廳後面聽吧。」

這二人一路接近後大廳，楚香香指指地面，道：「這兒的聲音不一樣。」

湯十郎道：「這兒是個地下室，妳們不是進去過嗎？」

「我們也看到，裡面堆的是屍骨。」

「要不要再下去看看？」

「屍骨有甚麼好看的？只會嚇人一跳。」

笑笑，湯十郎道：「我每天必下去一次，我是去上香的，我們不尋甚麼寶。」

楚香香道：「我爲你難過，你爹……」

湯十郎道：「我爹死了，他爲朋友兩肋插刀。」

楚香香道：「忠義門的人，當年在江湖上是受人尊敬的人物。」

「我爹不是忠義門的人，但我爹與忠義門門主左太斗是莫逆之交，比親兄弟還親。」

「這種友情，就更加彌足珍貴了。」

湯十郎重重的點頭，道：「江湖上受人尊敬的人，也會招致另一些黑心人的紅眼，左太斗就是如此。」

楚香香道：「你是否知道元凶何人？」

「知道。」

「誰？」

湯十郎道：「楚姑娘，恕我暫時不能對妳說。」

「是不便於說？」

「不錯。」

「我不勉强你，但我也可以爲朋友兩肋插刀。」

「爲我？」

「我說過，我喜歡你。」

「妳也更喜歡財寶。」

「我們誰會討厭財寶，兩種喜歡，不能混爲一談。」

「如果找到財寶，妳還會爲我兩肋插刀？」

「會。」

「妳很大方。」

「爲我喜歡的人大方，湯公子，你就是我喜歡的人。」

湯十郎乾乾一笑，道：「好了，我們找吧，今夜只找到三更半。」

楚香香道：「爲甚麼不到四更天？」

湯十郎道：「妳喜歡的湯十郎太累了，我想今夜早點去睡覺。」

楚香香道：「我看你的精神不錯嘛。」

湯十郎道：「內心的疲倦才是眞疲倦。」

楚香香道：「也吧，咱們往兩邊去查看。」

湯十郎隨着楚香香，二人從兩廊往前找，那楚香香便是一根柱子也不放過。

她對柱子也敲打聽，看得湯十郎直搖頭。

＊　＊　＊

湯十郎跌坐在廊上不走了。

「今天到此爲止。」

「我明天再來。」

「明天妳早點來，我陪你到天亮。」

「湯公子，咱們就這麼說定了。」

「一定，老地方，不見不散。」

楚香香一高興，立刻抱住湯十郎，她主動的吻上了。

湯十郎當然不拒絕。

這時候男的如果把女的推開，即是侮辱。

湯十郎也不忍，吻一下有甚麼關係？

＊　＊　＊

吻那麼一下，對他老弟當然沒關係，但對另一個人可就關係大了。

這個人當然是桂月秀，而且桂月秀來了。

桂月秀不但來了，而且也開口了。

「眞不要臉。」

這聲音不但忿怒，而且也充滿了醋味。

天下沒有女人不醋，而桂月秀醋勁更大。

如果湯十郎不是她的未婚夫，那另當別論，如今湯十郎已証明是她未婚夫，一切就不對勁了。

楚香香猛回頭，偏廊下站着一個姑娘。

「妳……是誰？」楚香香帶着忿怒。

姑娘當然是桂月秀，她不但怒視楚香香，也直視着湯十郎。

湯十郎乾乾一笑，道：「誤會，誤會。」

「她是誰？」

「她是誰？」

這三個字幾乎同時自楚香香與桂月秀二人口中吼出來。

湯十郎眞怕二女打起來，急忙跳在二女之間，道：「千萬別誤會。」

楚香香戟指桂月秀，冷冷道：「妳是誰呀！」

桂月秀嘴角一撇，道：「我是誰？問他呀！」

楚香香立刻再問湯十郎，道：「你說，她是誰？」

湯十郎道：「楚姑娘，妳別吼好嗎？我答應幫妳尋財寶，妳就應該滿足了。」

楚香香道：「財寶雖重要，你的人更重要，湯……哥……呀，我已愛上你了。」

湯十郎全身不自在。

這時候她還說這話，得了嗎？乾

脆，就直接對她說眞話，痛苦也認了。

他指着桂月秀，道：「楚姑娘，我已有未婚妻了，她就是我未婚妻。」

楚香香抬頭，眸眼發呆。

桂月秀却冷冷連聲笑。

「這……是眞的？」

「我不騙妳。」

「怎麼不早告訴我？」

「有必要對妳說嗎？」

「我……怎麼……辦？」

湯十郎安慰的道：「我們並未怎麼樣呀，妳也並未損失甚麼。」

楚香香道：「可是我的心已動了。」

湯十郎道：「楚姑娘，我們在一起，我答應助妳找尋忠義門財寶就夠了，何必再把情字滲進來？」

「是的，當初就是這麼單純的事。」楚香香變了。

她變得很善良，也很和氣。

她走近桂月秀，道：「姑娘，我並不知道湯公子已與妳訂下婚約了，對不起。」

桂月秀幾乎動刀，但當她發覺人家如此客氣，又是在不知情之下，她微微笑了。

她也想到，當初來此，並不知道湯十郎就是她尋找的未婚夫，她也曾對湯十郎好過，而且還發生了那事情。

淡淡一笑，桂月秀伸手迎過去。

「姑娘，不知不罪嘛。」

楚香香再細看桂月秀，道：「妳很美。」

「妳也一樣呀！」

「我却沒有妳幸運，湯公子人中之龍。」

桂月秀斜目看看湯十郎，她卻對楚香香道：「果然是誤會，我不怪妳了。」

楚香香帶着酸酸的苦笑，沖着湯十郎點點頭，立刻拔身而去。

湯十郎道：「莫忘了老地方見呀！」

空中傳來楚香香的聲音，道：「老地方！」

她走遠了，但桂月秀却貼近了。

湯十郎摟住桂月秀的腰，低聲道：「妳怎麼來了？」

桂月秀道：「我來得對了。」

湯十郎道：「我說過，我不是淫徒。」

桂月秀道：「她引你上路，就危險了。」

湯十郎道：「我會適可而止的。」

桂月秀道：「男人被誘入一定深度，是很難有理智的，阿郎，我也說過，我不能沒有你呀！」

她用力的抱緊湯十郎。

湯十郎立刻把桂月秀抱起來了。

他們好像又往大廳內走去。

桂月秀已不勝嬌羞狀了。

桂月秀給予湯十郎無限的溫柔，萬般的嬌態，爲的是在培養抓牢湯十郎的心。

雖然，湯十郎已經屬於她的了，但她明白如今湯十郎四週有別的女人環伺，她不能再保守了。

湯十郎回以熱情的擁抱，甜蜜蜜的撫慰，除了對桂月秀的一份歉意，更重要的是表明自己的心，這顆心赤裸裸的交給桂月秀吧！

二人熱烈的合譜這美妙的相愛進行曲，都幾乎忘了還有個重要的約會在等着他們吶。

* * *

黑暗中傳來湯十郎的低聲呼喚。

「起來吧！阿秀。」

「嗯……眞想永遠……這樣。」

「世上沒有永遠的事。」

「是的，不論是美妙的或者痛苦，甚至迷惘的事情。」

湯十郎「呼」的站起來，道：「迷惘，倒想起來了，咱們快走。」

桂月秀道：「哎呀，快四更天了吧！」

湯十郎道：「已經四更天了。」

「快，我回去叫醒我娘。」

「我也回去叫我娘，咱們在竹林邊會合。」

湯十郎臨去，還托起桂月秀下巴，用力的雙唇吸吮過去，尚且發出聲音來。

桂月秀甜甜的一笑，二人携手走出大廳來。

湯十郎指指前面。

桂月秀却指指後面，不料黑暗中傳來一聲呼喚。

「我們在這兒。」

這是湯大娘的聲音，她老人家來了。

湯十郎與桂月秀極目看向廻廊一端，那兒敢情有兩條人影兒。

不錯，湯大娘與桂夫人都到了，看樣子二人已在那兒站很久了。

桂月秀低聲呼叫：「娘。」

「娘。」湯十郎也叫了一聲。

那桂月秀羞得低下頭，湯大娘淡淡一笑，道：「你們本就是夫妻，缺的是俗禮罷了，也沒甚麼羞人的。」

湯大娘又拍拍兒子，道：「急色鬼呀！」

湯十郎道：「娘，來了也該叫一聲，我們也不會……」

湯大娘對桂夫人道：「聽聽，倒怪起咱們來了。」

桂夫人吃吃一笑，道：「時辰到了，阿郎，你就在前面帶路吧！」

這是替湯十郎與她女兒解圍，也可以說是她爲女兒解羞，湯大娘當然知道。

湯大娘上前拉過桂月秀，低聲安慰的道：「阿秀呀，我的未來好媳婦，如果阿郎有欺負妳，妳就對婆婆說，我饒不了他。」

桂月秀低聲說道：「他……很好。」

湯大娘道：「他還好？甚麼地方好哇？」

桂月秀低下了頭，只叫得一聲「婆婆……」

湯大娘立刻樂歪了嘴。

* * *

湯十郎當先往左家廢園外面躍出去，桂月秀緊緊的跟在他後面。

湯大娘與桂夫人併肩隨後走，四個人剎時越過那一片老竹林。

湯十郎往山邊那面奔，桂月秀已低聲道：「阿郎哥，山坡那面是墳場呀！」

笑笑，湯十郎道：「山坡這面都是梅花林。」

「梅花盛開了。」

「是的，山坡上梅花開得好美，好艷。」

桂月秀道：「可惜天黑看不見。」

不旋踵間，前面飄來陣陣梅花濃郁香味。

就在四人穿入梅花叢中不久，忽聞得附近傳來沉重的聲音：「過來。」

湯十郎只一聽，便知道是那灰髮老者。

他低聲的問：「老人家，你……」

「別多問，快過來。」

湯十郎當先往發聲處奔去。

他走着，還得向後面示意，見桂月秀與二老人家沒走錯方向，他才再往前進。

一道陡坡下，兩座大墳墓，湯十郎只一看，心中就是一楞，又是墳墓。

再往兩座墳墓前觀看，一堆堆墳墓眞不少。

湯十郎剛剛撥草走過去，忽見陡坡與墳墓之間有個洞，那洞並不大，容得下一個人彎腰低頭走進去。

湯十郎不敢貿然往裡面走，他站在洞口不動了。

隨後追上來的桂月秀急問：「人呢？」

於是，桂夫人與湯大娘也趕到了。

湯大娘道：「那位老人家呢？」

湯十郎壓低聲音叫：「老人家，你在那兒呀？」

他叫，另外三人仔細聽，聲音傳來了。

聲音幾乎在四人身邊。

「進來吧！」

湯十郎再也不猶豫，低頭彎腰往洞中鑽，桂月秀拉住湯十郎衣角不鬆手，如果湯十郎洞中遇危險，她拚了命也要把湯十郎拖到洞外來。

四個人相繼鑽進洞，便聽得身後一聲「通轟！」

聲音不大，但却令四人聽得清，隨着轟聲，洞中伸手不見五指了。

四個人吃一驚，忽又聽得「沙」，一支火摺子亮起來了。

湯十郎火光中一看，哈的一聲笑，道：「老人家，你原來住在墳墓下呀！」

老人面無表情的道：「你說老夫與鬼爲伍？」

湯十郎道：「這是你老說的。」

「與鬼爲伍有甚麼不好，與人爲伍多難呀！」

湯十郎道：「我不反對你老的這句憤世語。」

火摺子一舉，老人換了一副愛說笑的臉孔，道：「四位到齊了，那就隨我來吧！」

他當先往前走，那地道並不寬敞，但走兩個人還是綽綽有空餘。

只不過老人前面不說話，舉着火摺走得快。

湯十郎在洞中認方向，越認他越吃驚，因爲這方向正是往左家廢園去的。

桂月秀仍然拉着他衣角，她一直未放手。

湯十郎很想問老人，還有多遠才停下，只不過老者越走越快，越快他就越沒機會開口。

湯十郎也發覺，這地道在往下走了一段後，又平坦的走在石板上，敢情地道下面是一塊塊平整的石板。

洞中不見潮，似乎比洞外暖和多了。

從距離上看，至少走了三里多，也許有四里。

前面，老者一聲低呼：「來了。」

便在他的呼叫中，忽見前面黑暗中大放光明。

湯十郎四人的眼睛幾乎難以適應的閉起來了。

那老者抖熄手中火摺子，大步直往發光處走去。

他好像變了，變得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

那大片發光處，分別站着四個高大壯漢，這光景，看得湯十郎心中一動。

老人走到一座十分高雅的地下廳上，他猛的回身，指着兩邊排的太師椅子，道：「你們四位坐。」

湯十郎四下望，這兒的擺設眞派場，架子上放的古玩玉器眞不少，四週的牆上是字畫，五尺高的銅火盆就有四個，分別放在四個室角上，熊熊的烈火燒得大，照得人的臉也紅潤潤的亮。

那老人身後是條櫈，上面放的是金劍與鏢囊，另外便是名瓷大花瓶有八支，上面分別畫着八仙像。

這兒的地上是毛氈，走上去軟綿綿的好像踩在女人的肚皮上一樣。

這是甚麼地氈呀！

湯十郎心裡想，可就是沒有說出口。

他們四個剛坐定，只見那老人已坐在上首椅子上伸手揮了幾下子。

嘍，四個大漢開始了，又送面巾又送茶水，糕點也放了一大堆在四人面前的桌子上。

這些人的臉皮白，身上也像雪一樣白，想是不曾被陽光晒過吧！

那老人仔細的看着湯大娘，然後再看看桂夫人。

湯十郎也看向分別站在四個地方的四大漢，怎麼這四人他從來未見過？

便在這時候，老人手一伸，淡淡一笑，道：「你們先吃一點，喝些茶。」

湯大娘看老人，看了半天直搖頭。

原來她在想，她心中的那人不一樣。

湯十郎對老人抱拳，道：「你老約我們前來，不知有何見教？」

老人一笑，道：「老夫初時遇見你，總以為你母子二人為了左家廢園好落脚，這以後，又發覺你會『氣功指』功夫，你引得老夫注意你了。」

湯十郎笑笑，道：「我以氣功指撥弄籠中鳥，不過是想混幾兩銀救救急而已。」

他頓了一下，又道：「當時你老說出武功名字，在下也暗自吃一驚。」

老人笑笑，道：「我有一位摯友，他就練了這門功夫，是以老夫當時找機會濟助你銀子。」

湯大娘道：「你的這位摯友叫甚麼名字？」

「湯百里。」

「那是我丈夫。」

「昨日老夫才知道。」

「所以你今夜把我們找來了？」

「不錯，大嫂子，我大出意料。」

他叫着嫂子，身子似乎一震。

湯十郎一笑，道：「你老把我們當惡人呀！」

「不錯，我忠義門有財寶，正因為財寶太多，方引得小人覬覦，你們突然住進左家廢園，我以為你們就是為了大批財寶而來。」

湯大娘道：「你錯估我們了。」

老人嘆口氣，「嫂子，妳們後來還出刀，更引起我的懷疑，只不過當我發覺你們殺的人，正是老夫心中所欲殺的人時候，老夫高興極了。」

湯十郎道：「所以你老又送我銀子？」

「不錯，你替老夫操刀，老夫自當送你銀子。」

湯十郎道：「你老不但送我銀子，以後還大方的送我金子。」

老人又笑笑，道：「那是因為你殺的人身份不一樣，身份越高，當然也得加重的賞你了。」

湯十郎怔了一下，再哈哈一笑，道：「眞出我意料之外，我殺那些人只為了替父報仇。」

他看看他娘，又道：「娘，爹與三位叔叔的仇，還有左門主一家的仇。」

老人全身一哆嗦，他似乎強忍激動的道：「我以為你們怕那些人攪了你們尋寶的線索，想也想不到，原來你母子二人是以靜去引出忠義門的仇人。」

他頓了一下，又道：「而且，你們已引來不少當年參與屠殺我們的凶徒了。」

湯十郎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了。

他看看老人，再看看四名大漢，問道：「老人家，你這裡住了多少人吶？」

老人道：「只有我們五人。」

「只有五人？」

「不錯，所以當我知道仇家是誰而又不能找去報仇的時候，我內心有多痛苦。」

湯十郎道：「你欲報仇？」

老人道：「我在等，除了等機會，便是等過去忠義門下忠義之士，唉！只可惜等了這幾年不見有誰再出現。」

湯十郎道：「大概以為忠義門瓦解了，沒有人再登高一呼，有志之士也難成氣候了。」

老人道：「這也是老夫常想到的。」

突然間，湯大娘指着老人尖聲道：「你……你就是……左門主……你沒有死……」

她老人家語出驚人，另外三人幾乎站起來了。

那老人哈哈一笑，道：「不錯，妳果然就是多年不見的湯家大嫂子，哈……」

老人笑着，先是雙手扯去頭巾與長髮，然後一招手，便見一個壯漢端過一個熱水銅盆放在老人面前。

老人把臉上一揉，然後把頭浸入熱水中。

這動作令湯十郎四人大大一驚。

只見老人一邊浸水一邊在揉，很快的，他接過大漢手上的毛巾把頭臉擦拭着，然後他拋去毛巾，正面直視湯大娘。

這光景全變了。

老人滿臉紅光，雙目精光湛湛，虎口膽鼻，四方臉上光滑細緻，他，正是忠義門主左太斗。

「左門主。」

湯大娘起身一福。

桂夫人拉着女兒桂月秀，雙雙走近左太斗面前，二人便要往地上跪。

左太斗雙手扶住，道：「要說應由老夫向妳二人致歉，唉！我那好兄弟桂不凡，他……」

「他被戈平陽坑死在一座三合院裡地牢中。」

「怎麼，那晚不凡兄見我一面又回去戈家堡，原來他也被害。」

「戈平陽把我母女也陷入地牢中，他得意之下，便也把不凡被害之事全部抖出來了。」

左太斗咬牙，道：「可惡！」

湯大娘道：「左門主，眞難令人相信，你還在這濁濁人世，實在叫人吃驚。」

湯十郎道：「左家廢園裡，那麼一

大堆不完整屍骨，傳言盡是忠義門之士與左門主一家老少，難道……門主不為他們報仇？」

左太斗咬牙，道：「老夫時刻不忘。」

湯十郎道：「為何五六年不見動靜？」

左太斗道：「三年前，老夫暗中打探，一些蛛絲馬跡也沒有，但這一年多來，老夫才發覺，仇人就在順天府，哼！直到你母子二人住進左家廢園之後，老人已探出來，果然戈平陽暗中勾結各路黑道聯手對付忠義門。」

湯十郎道：「就因為我去順天當鋪典當玉珮？」

左太斗雙眉一挑，道：「你的表現，可圈可點，自從玉珮出世，立刻更加証明兇手就是戈平陽，所以老夫才在你身上花銀子，只不過，老夫未料到你們原來也是為了報仇，而非為忠義門之財。」

他看看湯大娘，又道：「百里兄那夜住在前院大客房中，忠義門遇上大禍，百里兄與他的三位兄弟並未置身事外，他們拔刀相助。」

湯大娘道：「門主又怎麼脫身的？」

左太斗道：「江湖上少有人知道，老夫的易容之術乃是一絕，那天夜裡，老夫易容，原本是為了走訪一位高人，所以率了他們四人同行，當時正巧不在。」

湯大娘道：「戈平陽非等閒之輩，他認定你已死在家中，那又怎麼說？」

左太斗道：「忠義門內總管唐定山，他的長相同老夫差不多，經老夫對他稍加易容，他便成了左太斗。」

湯大娘道：「唐定山也替你死了。」

「而且死得很慘，頭掉了，四肢被分了，而且……」

湯大娘道：「每一個人死得都慘。」

左太斗道：「不錯，他們死得不但慘，也壯烈。」

他雙手握拳，又道：「我會為他們的死，討回公道的，我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戈平陽，你的末日到了。」

他幾乎吼出來了。

湯十郎道：「可是你並未行動，而你們仍然藏在地道中，何日才出去？」

左太斗道：「實際上我們已有成果了。」

湯十郎道：「左門主，可以告訴我們嗎？」

左太斗道：「你們不是已經為老夫出刀了嗎？」

左太斗的話，立刻提醒湯十郎。

湯十郎看看一邊的桂月秀，笑笑，道：「左門主說的，大概是我們殺的那些人了。」

桂月秀只是微微點頭。

左太斗一笑，道：「你說對了，正是你們殺了戈平陽的手下，而且……」

湯十郎道：「而且你又把那些屍體拖走了。」

「不錯。」

湯十郎對於這件事早就想弄清楚了。

桂月秀也一樣，如今正要聽聽那些死了的人，屍體被拖去那裡了。

湯十郎道：「門主，你拖走屍體為甚麼？」

左太斗哈哈笑道：「用處可大了。」

他撫鬚不停，似是很得意的又道：「你們想過沒有？你們已殺了多人，這些人的屍體如果不立刻拖走，萬一被官家知道，你們如何還能再繼續住下去？莫忘了，大門上還有官家的封條。」

湯十郎道：「在下已準備把死人埋掉。」

左太斗道：「埋掉？那多惜呀！」

「怎麼說可惜？」

左太斗道：「這些人都曾參與血洗忠義門事件，我怎能輕言放過，又如何對我那些門下作交代？」

湯大娘驚問道：「左門主，你把屍體如何了？」

左太斗道：「我的仇恨已至令我發瘋，老夫自知不能輕易把那些屍體埋掉，哼……」

桂夫人道：「我同意左門主的想法，我更同意左門主的做法，這叫血債血還。」

左太斗道：「當年桂不凡兄那麼的豪氣干雲，却仍被姓戈的戕害，今日便是想仁慈，怕也難了。」

湯十郎道：「門主，那些屍體……」

左太斗道：「地道另一端，迎左家廢園後院處，有一蛇窟，那個蛇坑有上千條毒蛇，老夫命他們將屍體拋入蛇坑之中，三五天便白骨一堆了。」

他此言一出，湯大娘等四人毛骨悚然。

桂月秀手掩口，瞪着眼睛一哆嗦。

女人怕蛇，如果有上千條毒蛇，人落下去多嚇人，雖說拋下的是死人，但也令人不舒服。

湯十郎道：「門主說所有的屍體都投入蛇坑中了？」

「不錯。」

「我們可以去看嗎？」

「當然可以。」

他站起來，又道：「走，就在不遠處。」

他當先往一處轉角走去。

湯十郎跟在他身後，湯大娘與桂家母女兩人走後面，至於那四個大漢，却仍然站在原地不動。

湯十郎心中很不是味道。

湯大娘也一樣，覺得左門主做事很絕，人既死了，又何必糟蹋屍體，似這種有欠厚道的做法，他們就做不出來。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活報應古奇隱棺三年，借「開棺」開關名義，廣集羣豪，志在爲夫報仇，豈料正在啓棺運氣回甦之刻，突衝出一人趁機破壞，要置她於死地，危急中唐煌凌空躍出，及時制止救回古奇一命。原來要下毒手之人正是殺夫仇人胡天。胡天乘古奇隱棺之虛，僞稱古家親屬，主持古家，勾結黑道，設計連環陰謀，此時見一計不成，再施一計，一時間，黑白兩道羣雄紛起，殺機充塞太白山莊……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獲悉親人無恙 兩小心情歡暢

唐煌回頭對四魔厲聲道：「你們四人又爲了甚麼？難道憑你們的身份也聽胡天指揮？」

四魔冷哼一聲，道：「那個聽他指揮，本兄弟和張子萍有交情，此來不過是受人之託，捉拏於你，況且本兄弟還另有打算。」

唐煌哂然道：「我知道你們爲那一張圖，可是那張圖早被『風魔』焚燬了！」

「雪魔」厲聲道：「本兄弟只是找『風魔』和『愁劍客』，他們將莊院化爲灰燼，已不知去向。」

費玉潔對其餘諸人沉聲道：「我們盡量對付這幾個魔頭，對其餘面孔生疏的只守不攻！」

這工夫人潮已經湧上，首先「雪魔」一掄銀佛手，疾取唐煌上盤。同一時間，「雷魔」的沉重降魔杵砸向唐煌腿部。

而「電魔」的長劍，「雲魔」的巨扇，雙取費小潔的前胸。

「血手丐」胡天彎刀如雪，向費玉潔劈出三十餘刀，其餘二十幾件兵刃，指向古奇母女。

唐煌不敢以劍碰杵，却將「雪魔」的銀佛手撥開，咬咬牙，殘劍戳向「雪魔」的心窩。

「雷魔」只得收杵去格唐煌的殘劍，扯成平手。

費小潔應付「電魔」和「雲魔」堪成平手，因爲她雖也會「五霸圖」上那一招，却因五式必須凌空施展，才能發揮威力，現在他們背貼背不敢分開，自然減少威力。

這五個絕世高手連攻三四招，竟抽身退了下去，後面浪潮似的人浪、掌勁，和各種兵刃，像風捲殘雲似的罩下。

唐煌等六人，背貼着背，佔地不過一丈方圓，空間太小，各式兵刃像蓋房架屋似的，有空就刺，有隙就戳。

只要有一點空隙，就有數件兵刃遞到，擋不勝擋，架不勝架。

況且，六人有所顧及，只能守而不敢放手搶攻，更是礙手礙脚。

那些面孔太生疏，他們不知道那一個是白道中人，因此，連費玉潔的吹箭也不便使用。

雖然人潮中有人負傷倒下，但因後面人浪壓力太大，仍然踐踏着他們自己伙伴的軀體，往上衝殺。

哀號聲、兵刃互接聲及暴喝之聲，震撼着太白山莊，東方有一線曙色，霧也逐漸散去。

地上負傷的軀體越來越多，漸漸堆高，鮮血滙集成一灣灣的血潭，冒着騰騰白氣，分不出是氣還是晨霧。

這種陣仗最令人氣結，雖知有敗無勝，却又不能收手。

天色已微明了，搏殺却越來越激烈。六人早已變成血人，他們身上有別人的血，也有自己的血，但都是輕傷。

他們都已汗流浹背，像自水中鑽出一樣，因爲兵刃太多了，他們眞希望多生幾條手臂。

但他們並不擔心這些人物，因爲主要人物，如「血手丐」胡天及四魔仍在後面沒有出手。

如果這樣延續半天或一天，當筋疲力盡時，他們再現身，那就不堪設想了。

唐煌這時非常難過，他自己曾受一神、二聖等人的大恩，雖死無憾，若使這幾位前輩及少女濺血此莊，實在不忍。

然而他現在即使有意要她們衝出重圍，讓他自己一人迎敵，也辦不到了。

古奇和費玉潔等人也願意爲唐煌犧牲，只是這樣犧牲，使她們太不甘心。

唐煌和費小潔背貼着背，雖看不到她現在是甚麼樣子，僅自她心臟急劇的跳動，以及她香汗淋漓猜測，她已經非常危險了！

至於其他諸人，也不問可知。

唐煌痛苦極了，她們空有一身絕技，而不能隨心所欲，只是爲了這些人潮中有唐煌的親人。

而這些親人，極可能是一神、二聖等人。這些人本身對唐煌已有大恩，況且他們受張子萍控制，却是爲了唐一飛。

想到這裏，唐煌長嘯一聲，殘劍挽起十餘個劍花，將所有的兵刃擋回，嘶聲大喝道：「胡天……現在……你可敢與我……放手一搏？」

胡天的聲音來自人潮之後，冷笑道：「老夫何等身份，豈能佔你的便宜？」

唐煌厲聲道：「在下……只是問你……敢不敢？在下雖然消耗不少的眞力，但仍有把握，贏你……」

他說話都無法連貫了，一手抹汗，殘劍却不停地擋着數百件兵刃。

胡天嘿嘿獰笑一陣。「小狗，你想以一條狗命換取老夫的一世俠名。」

「哈……」唐煌狂笑一陣，嘶聲道：「胡天，到現在……你還不敢和……在下動手……你也配稱那個『俠』字麼？」

突然，一聲沉喝：「各位暫時住手！」數百高手也眞聽話，悶聲不響退了下去。

人潮一退，地上慘烈的景象更加懾人，重傷之人堆積如山，但仍未死去，像出了水的魚，不停地滾動着，却沒有一個人發出呻吟。

數百高手退出三丈之外，「血手丐」手持彎刀排衆而入，陰聲道：「這可是你小子自甘情願！」

唐煌厲聲道：「先別得意，在下仍有把握殺死你。」

費小潔突然抱住唐煌的後腰，顫聲道：「唐煌……你不能……你……」

唐煌用力一掙，兩人同時打一踉蹌，而這時費玉潔和古奇也沉聲道：「唐煌，你不能意氣用事。」

唐煌苦笑一下，心想，現在捨此一途，還有甚麼辦法？即使力戰而死，也可以瞑目，立即沉聲道：「兩位前輩不必擔心，這老狗不見得比張子萍高明，晚輩絕不會輸給他……」

他立即以傳音之術道：「但晚輩有個要求，當晚輩與此賊動手時，希望妳們趁機衝出，在谷外等我，我有辦法脫身。」

這傳音之術非常玄妙，乃是最近研悟出來，身邊五人都能聽到。

費小潔握着他的手，顫聲道：「唐煌，我不能離開你……」

唐煌面色一寒，沉聲道：「妳我一死，不足輕重，我不信妳願意作一個忤逆不孝之人。」

費小潔淚光流轉，道：「我不懂！」

唐煌冷笑道：「妳若不走，妳媽媽自然不能撇下妳離開，而費前輩不走，古氏母女也不會走，妳想想看，妳這種固執的行爲，是不是不孝？是不是陷我於不義？」

「可是……唐煌！」小潔珠淚紛紛地道：「你知道我不能失去你。」

唐煌肅然道：「正因爲我也不願失去妳，所以才叫妳跟着退出此谷。」

「唐煌……」費小潔又摟着他，泣不成聲。

古鳳臉上閃過一絲陰影，別過頭去。

這時「血手丐」已經走到唐煌面前約一丈之地，哂然道：「小狗，生離死別的滋味不好受吧？」

唐煌抖手一揮，把費小潔推到她媽媽懷中，一臉肅煞之色，沉聲道：「費前輩，晚輩心意已決，希望妳能以大局爲重。」

語畢，轉身，緩緩向「血手丐」欺上。

兩人拏着兵刃，互相凝視着，胡天雖知自己佔了不少便宜，但他仍不敢大意，假如在對方眞力耗損一半情形下，仍不能勝得此戰，臉皮再厚，也得找個沒有人的角落隱起來。

唐煌也知道，勝的希望太少，他這時所擔心的是費、古等人，能在他動手之時，出其不意衝出此谷。

兩人相距兩步站定，都把眞力提足，緊盯着對方的眼睛。

天亮了，東方的魚肚白色，逐漸變成血紅之色，像地上的鮮血一樣。

就在兩人微微提起兵刃，錯步游走時，突聞十丈之外傳來一陣冷冰冰的長笑。

唐煌和胡天同時退了一步，和數百高手同時望去。

一個中年白衣人，站在草坪上，手持竹哨，臉上沒有一絲表情，冷漠地道：「胡天，你可認識本人？」

胡天微微一怔，冷峻地道：「無名

小卒，胡某不認識你。」

白衣人冷冷地道：「現在認識也不算晚，本人『蛇郎君』！玩蛇一道，頗有心得。」

胡天輕哂一聲道：「玩蛇的，你要幹甚麼？」

「蛇郎君」沉聲道：「叫你滾出此莊，越快越好，因爲我厭惡你那副嘴臉。」

「桀……」胡天狂笑一陣，瞇着眼睛道：「各位聽到沒有？世上自殺的方式儘管花樣百出，可沒有這位來得痛快！他誠心想死在胡某之手，到陰司去揚名立萬。」

他這樣窮吹，却沒有引起共鳴，尤其是四魔，都是一臉不屑神色。

「蛇郎君」神色冰冷木然，道：「本人和你差不多，要殺人也不必親自動手。胡天，由你剛才的幼稚之態看來，你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懦夫！」

「小輩！你給我滾過來。」胡天被罵得面紅耳赤，厲聲道：「看看老夫能不能親手殺死你！」

「蛇郎君」抖手擲出一個紙包，對唐煌道：「唐小俠接着，分給各位……」

唐煌接住紙包，打開一看，原來是制蛇的雄黃，立即分給另外五人。

「蛇郎君」厲聲道：「胡天，你滾是不滾？」

「嘿……」胡天獰笑連連，向「蛇郎君」走去。

「蛇郎君」把竹哨放到唇邊，尖銳之聲破空而起。

奇景出現了，在數百人衆四週，豎起數以千計的白色小蛇，挺得筆直，像一片蔴田。

胡天悚然止步，冷笑道：「你以爲這些冷血動物能唬倒老夫麼！」

「蛇郎君」哂然道：「本郎君這種小蛇，非比尋常！即使斬成數段，仍能跳躍噬人！」

胡天緩緩轉了一週，那些小蛇圍在四週，佔地約十二三丈，心想：這有何難？僅是一掠就可以過去。

那知四魔比他心眼還快，同時交一眼色，騰身向圈外掠去。

但「蛇郎君」早已有備，哨音再起，聲音跳動着，四魔掠到小蛇上空，突然驚呼一聲，數百條白影，像離弦疾射的拏箭一樣，向他們身上每一個重要部位噬去。

四魔凌空揮掌，劈出數十道罡風，雖然半數以上的小蛇已變成肉醬向四下飛濺，但因小蛇太多，立被十餘條噬中，悶哼一聲，勉強落在蛇圈之外，回頭狠狠地道：「玩蛇的，終有一天本兄弟會叫你零碎死去……」

說畢，電掠出莊而去。

「蛇郎君」冷冷一哂，對胡天道：「胡天，本郎君雖然終日和毒蛇在一起，却不是沒有人性之人，你若有意退出此莊，在下不爲己甚，可以驅蛇讓開一條路。」

胡天已見識過小蛇的厲害，竟能竄起數丈之高。

他知道小蛇雖僅能竄高三四丈，他可以躍起五六丈高，但躍得太高，就不能及遠，恐怕掠不過十二三丈的距離。

況且小蛇的動作飛快，即使能掠過去，「蛇郎君」若以竹哨驅蛇追趕，仍難倖免。

這魔頭只知道利害關係，在緊要關頭，可不講身份，嘿嘿冷笑道：「也好，在下爲了數百條人命，今天算是栽了，胡某接受你的條件。」

「蛇郎君」冷峻地道：「像你這種人，連我的小蛇也不如，豈會爲別人打算，不過本郎君既然已經答應你，自然不便食言……」

他的哨音再起，這次音調奇特，雖不太尖銳，却也震人心弦。

對面的小蛇紛紛蠕動，分出一條寬若一丈的道路，然後仍昂頭挺着身子，紋風不動。

胡天雖然無耻，也感覺就此一走，實在是虎頭蛇尾，色厲內荏地道：「玩蛇的，老夫和你沒完。」

「蛇郎君」沉聲道：「要找本郎君，可到深山裏去，本人隨時候着你，你可以滾了。」

他聲音一頓，續道：「但我要警告你，老老實實地走，別玩花樣，我這數千朋友，除了老夫之外六親不認，一旦被噬，本人不賜解藥。」

胡天喝聲「走！」首先向那條通路掠去，古奇正要攔阻，唐煌立即搖搖手道：「古前輩，讓他們走吧！晚輩認識郎君，他這樣做必有深意。」

大家眼看着數百高手魚貫出莊，連受傷的也帶走了，一場火併，就此雲消霧散。

朝陽自東邊屋脊上射過來，映在一灣灣鮮血之上，紅光刺目。

唐煌對「蛇郎君」抱拳道：「在下先代表各位前輩，向尊駕表示謝意，讓在下再來介紹……」

「蛇郎君」木然地道：「不必介紹了！其中一位是『夜來香』費女俠，另一位是昔年在黃山鰲魚峯上技壓羣雄的『活報應』古女俠！」

費、古兩人同時襝衽爲禮道：「小婦人就此謝過尊駕援手之情。」

那知蛇郎君冷然地道：「二位可別見怪，本郎君今日來此，主要爲了唐小俠。」

這人敢情是有一句說一句，這種坦直的個性，很容易引起反感，雖然他不說出來，別人也知道，但當場言明，實在大煞風景。

「蛇郎君」續道：「其實今天之事也十分冒險，設若胡天喊一聲『殺』，恐怕吃虧的不是對方！所以剛才古女俠欲攔阻對方，在下不以爲然。」

古鳳道：「尊駕小蛇的厲害，本姑娘前次在蛇谷中已見識過，有數千條蛇，再加上我們七個人，難道……」

「蛇郎君」冷冷地道：「問題並不在此，若不是有所顧及，不須本郎君插手，他們也未必能佔上風。」

唐煌向古奇抱拳道：「都是晚輩私事，使前輩受累，尚幸一切都已過去，反之晚輩終生難安。」

「蛇郎君」肅聲道：「唐小俠，咱們再見了。」哨音再起，場中射起數千條白箭，「蛇郎君」的白影也在白色箭雨中消失。

唐煌和費小潔兩人出了太白山莊，又和費玉潔分手，一路向東。唐煌肅然道：「小潔，我必須儘快救出家父才能安心，我們可以順道前往華山，說不定家父就在那裏。」

費小潔道：「唐煌，你的事就和我的事一樣，你到那裏，我就跟到那裏，請不要忘記，我是你的另一半呵。」

唐煌在她的額上吻了一下，道：「我知道，我也是你的另一半，我們不能分開。」

「可是，唐煌，這『五霸圖』呢，是否要先看看？」

「不！」唐煌肅然道：「我認爲這些都是身外之物，我們還是先到華山找家父之後再看吧！」

兩小由華山北麓，進入山區，經過雲台觀、玉泉院、希夷洞、王猛台、姚林坪，好漢洞、來到莎蘿坪，一株高入雲表的莎蘿樹，巍然聳立，據說是陳希夷手植的。

再往南是小上方，有三洞，而大上方竟有七十多洞，是金仙公主修眞之處。

唐煌一路介紹給小潔聽，滔滔不絕。

唐煌道：「據說金仙公主是唐玄宗的妹妹，本是一個風流才女，不知怎地看破紅塵，跑到華山學道，上面有個西元門，傳說是玄宗尋覓妹妹所鑿的遺址。」

費小潔道：「結果金仙公主羽化而登仙了？」

「這個……」唐煌聳聳肩道：「天知道，她的遺骸就葬在大上方，是否成仙，只有咱們羽化之後，到了天宮，才知道她有沒有成仙。」

費小潔道：「唐煌，你這句話又觸動我的遐想，過去我常常痴想，假如我們能合籍雙修，雙雙登仙，與日月同壽，那有多好，那樣才是永不分離！」

唐煌搖搖頭道：「成仙得道那個不想！不過，妳別以爲那是無憂之境。妳該記得李商隱的那首七絕：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費小潔道：「照你所說，羽化登仙並不是樂事了？」

唐煌搖搖頭道：「成仙得道之說，雖有遺證，但誰也沒親眼見過，在一般凡夫俗子來說，越是難得企及之事，經某些熱衷之人再加渲染，就是西方樂土，其趣無窮，可是妳別忘記「高不勝寒」那句話呀！」

費小潔道：「在你臂彎裏，即使到冰天雪地中，也不感到寒冷，照你所說，黃老之學也不可靠了？」

唐煌道：「我不敢肯定地說不可靠，只是不能盲從，人云亦云，只能說那是一種至高至深的理想而已。」

唐煌記得上次來到此谷，遇見許多枯瘦如柴的老人，他以爲那必是白道中的親人長輩，被張子萍囚禁，作爲人質。

諸如五大門派掌門人受其控制，正因爲他們的父執之輩落在張子萍手中。

但找遍山谷，及七十餘個山洞，連個人影也不見了，只聞到「阿芙蓉」的腥味。

由正午找到傍晚，仍無所見，證明自上次秘密被發現之後，就遷走了，同時，唐煌也可以猜到，不夜城中的人，早就遷走，今後再想找到他們的老巢，可就難了。

唐煌喟然長嘆，又想起上次在不夜城中見到爹爹，以及「十年生死兩茫茫」之詞句。

因此，又聯想到四處奔走的母親，爲爹爹而甘願受制的九位奇人，變節的「赤脚大仙」，吸食「阿芙蓉」的霍保，以及自小孤苦伶仃，對他情意極深的門玉華……

天色很快地黑了，仰望南天「落雁峯」，像在雲端上飄浮着。

「唐煌！」小潔柔情似水地道：「你又在發愁了？」

「我沒有辦法不懷念，尤其是對於家父。」

「可是急也沒有用呀！」

「雖知無用，仍不免焦灼，由此看來，我們畢竟是凡夫俗子。」

「不！」小潔肅然道：「我現在想通了，這就是人情之常，我們是人不是虛無縹緲的神，是人就有人味，做不到六根淨盡，五大皆空的境界，我認爲也不必那樣，因爲那是一個冷冰冰的境界。」

「對！」唐煌把她抱了起來，道：「我們的想法很接近，除非有所謂神聖給我們指引，反之，我們不必鑽牛角尖，把自己帶到一個六親不認的境界中去，雖然佛、道兩家對他們的教義說得博大精深，無所不包，但我認爲務實是人的本分，我們無法擺脫現實。」

突然，附近傳來極輕微的步履聲，好像有人輕身提氣緩緩欺近。

費小潔揑揑唐煌的手，其實唐煌早已聽到，把費小潔放下，却神色自若地道：「小潔，華山的夜色美極了。」

「嗯！不知除了你我之外，是否還有雅人逸士……」

兩道金風帶着尖銳的嘯聲，逕奔兩小的腦戶穴。

唐煌雖知附近有人潛伏，却不知

是誰，但現在却清楚了，這是鐵騎會小會主藍天虹的「百步飛輪」。

唐煌上次在蕭立家中，親身經歷過，知道厲害，況且自背後飛來。

他一拉費小潔，就地一滾，殘劍已撤在手中，以破解「騰蛇劍法」那一招奇學，「叮噹」兩聲將兩個飛輪震飛，兩人同時躍起。

藍天虹回頭飛奔，唐煌厲喝一聲，兩個起落已迎頭截住，那知岩縫中又閃出一人，沉聲道：「藍天虹，不必逃走，既然遇上了，就得接着。」

唐煌驚咦一聲，愕然退了一步，吶吶地道：「原來是蕭前輩。」

「別這樣稱呼！」蕭立冷峻地道：「我老頭子擔當不起。」

唐煌茫然地道：「蕭前輩不是歸隱了麼？」

蕭立冷笑道：「老夫歸不歸隱，都不會妨礙你爲害武林。」

「蕭前輩，你……」

「我怎樣？」蕭立哂然道：「老夫生性愚魯，至今才發現你的狐狸尾巴！」

費小潔可不認識蕭立，冷笑道：「糟老頭，你發甚麼瘋？」

蕭立狠狠地瞪了費小潔一眼，道：「不錯！老夫差點發瘋，那要看對誰，也只有你這種賤女人才會袒護他。」

唐煌對蕭鳳至的慘死，本有抱愧之心，但那只是一種同情，因爲他不能賜捨情感，他不愛她。

可是蕭鳳至死了，原因是由他而起，他對蕭立之孤苦伶仃常常引以爲憾。

但對方咄咄逼人，不留餘地，不由微怒，沉聲道：「蕭前輩，你這是爲甚麼？」

「幹甚麼？」蕭立哈哈狂笑一陣，滿眶淚水，差點淌下，狠聲道：「小子，老夫近月來走遍中原，就是爲了找你，打聽你的行踪，每到一處，你都是剛剛離去，前些日子聞知你去了太白山，老夫算定你回程路過華山，必到此谷，所以在此等你。」

「等我？」唐煌沉聲道：「晚輩自信沒有得罪你。」

蕭立冷冷地一笑，道：「老夫只問你一句話，你要照實回答。」

唐煌哼了一聲，道：「請問！」

蕭立肅然道：「你喜不喜歡蕭鳳至？」

「這……」唐煌不解地問：「前輩問這話是何用意？」

「別打岔！」蕭立厲聲道：「快回答老夫的話。」

唐煌冷靜地道：「這句話很難回答，晚輩弄不清你問話的用意。」

蕭立冷笑道：「喜歡或不喜歡，只此二途，有何難答？」

「既然如此，晚輩就回答了！」他冷冷地道：「某些方面喜歡。」

蕭立厲聲道：「小子，你敢消遣老夫？」

唐煌沉聲道：「晚輩說的句句事實，怎算消遣你？」

蕭立沉聲道：「老夫是問你愛不愛她？」

「甚麼？」

「愛不愛她？聽清楚沒有？」

唐煌大聲道：「不愛！」

「再說一遍。」

唐煌拉開嗓門大聲道：「不——愛——」

蕭立面孔抽搐，渾身顫抖，厲聲道：「小子，你既然不愛她，爲何要糟蹋她？」

「胡說！」唐煌眞的發怒了，面色一冷，道：「蕭前輩，我唐煌敬你是一位俠士，可不怕你，你爲老不尊，胡言亂語，我眞爲你感到可恥。」

蕭立切齒道：「小子，你還不承認麼？」

「我承認甚麼？」唐煌狠聲道：「你簡直老昏了頭。」

蕭立大喝一聲，武當派的「棉裏藏針掌法」立告出手，掌風柔中帶剛，穩沉而雄渾。

唐煌還是第一次和他動手，覺得武當掌法，獨創一格，若非連獲奇遇，絕非敵手。

兩人交換數十招，唐煌自信若不施出那一招絕學，要勝他還眞不容易。

蕭立一味搶攻，似乎毫不留情，唐煌雖然怒極，總是不忍下手，不知他聽到誰的謠言？

費小潔大聲道：「唐煌，你乾脆把他放倒，這老傢伙簡直無恥極了。」

蕭立老懷激動，一肚子苦水無處發洩，攻勢更加凌厲，完全是同歸於盡的打法。

唐煌沉聲道：「蕭前輩，你先住手，把話說清楚。」

蕭立似已昏了頭，狂攻不已，絕招盡出，唐煌殺機陡起，力貫雙掌，就要施出那一招。

然而，當他一看蕭立一頭白髮，目蘊淚光時，立即頹然一嘆，暗道：「罷了！就讓他消消氣吧！」

他故意露個破綻，「蓬」地一聲，左胸之上結結實實被拍了一掌，跟蹌退了三步，咕嚕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蕭立似乎沒想到他能輕易得手，不由楞在當地，這一下可惱了費小潔，扶住唐煌，爲他服了一粒藥，厲叱一聲，撲了上去。

「回來！」唐煌聲色俱厲。

「唐煌……」小潔不敢違抗，却十分委曲，又不甘心罷手。

「叫妳回來，聽到沒有？」

費小潔狠狠瞪了蕭立一眼，回到唐煌身邊，這時藍天虹早就趁機溜了。

唐煌抹去口角上的血漬，沉聲道：「蕭前輩，現在你可以說了吧？」

蕭立冷峻地道：「小子，你以爲苦肉計就能脫掉干係麼？」

唐煌閉目吁了口氣，强自抑制胸中沸騰的熱血道：「快說吧！假如你能證明我姓唐的確實做了那件事，喏……」

他抽出殘劍，「察」地一聲擲在蕭立面前，沒入土中，僅露出半個劍柄，沉聲道：「就用姓唐的殘劍，殺死姓唐的。」

蕭立茫然地看了唐煌一眼，似乎仍然不信唐煌的淸白，冷冷地道：「小女死後，老夫確已歸隱，那知三月前突然作了一個噩夢，小女鳳至，披頭散髮，一身血漬，告訴老夫，他被你小子強姦後遺棄……」

「這……」不但唐煌吃了一驚，連費小潔也倏然一震，雖然她極端相信唐煌，可是女人畢竟是女人，若說世上眞有絕對不妒嫉的女人，有誰能信？

其實妒嫉之心，人皆有之，男人又何獨不然，假如蕭立說費小潔和另一男子有逾分行爲，唐煌照樣會妒嫉，因爲他們深深地彼此相愛呵！

唐煌一陣驚凜、悲憾之後，又揚頭肅容道：「尊夫人別無所出，只蕭姑娘一個獨生女，前輩之鍾愛，可以想見！因而，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自也難免！況且夢中所見畢竟不是事實，前輩就根據一個噩夢而興師問罪麼？」

蕭立一臉怒色雖未消失，却因唐煌讓步，挨了一掌，怒意略平，況且他以前極爲相信唐煌，說得明確點，他極喜愛唐煌，曾一度視唐煌爲乘龍快婿。

那知這一切都像噩夢一樣，醒得太快，而眼前的事實又太慘酷。他沉聲道：「老夫當然不會那麼幼稚，第一次噩夢醒來，老夫雖然悲忿欲絕，尚不至如此衝動，那知第三天又作了一個同樣的噩夢。」

「啊……」兩小像掉在冰窖中似的，感覺事態嚴重了，唐煌沉聲道：「第二個夢和第一個一樣？」

「不錯！」蕭立失神的眸子凝視着黑暗的蒼穹，好像他的女兒就在蒼穹中向他招手。

唐煌內心的不安眞是難以形容，像一個未吃魚而沾到腥味的人一樣，有苦說不出，況且，他非但未吃魚，而且從未有過那種念頭。

但是，他空有無邊的委曲，却發不出來，看看面前凄苦失常的老人，他頹然嘆了口氣，道：「兩個噩夢！同樣的兩個噩夢……」

蕭立突然自蒼穹中收回目光，蕭立白髮無風自動，額角上的皺紋和青筋也急劇地抽動着，嘶聲道：「三個！」

兩小面色大變，他們都有一種被判處死刑時的感受。

唐煌五臟翻騰，像有一隻手在裏面抓扭，「呼嚕」一聲，一大口鮮血都吐在胸襟上。

費小潔嬌呼一聲，抱着唐煌，也忘了爲他擦去血漬，悲呼道：「唐煌……你何必自苦若是！即使眞有這件事……我……我也會原諒你的……」

她說出這幾句話，是忍受着無邊的痛苦，因爲她是唐煌的另一半，唐煌也是她的另一半，如今另一半已不屬她所有，也可以說另一半已經腐爛，她的凄苦和絕望是無法描述的。

那知她的語音未畢，唐煌兩臂一抖，把她震出三步之外，厲聲道：「既然妳都不能相信我，我又何必解釋。」

他一抹嘴上的血漬，大步走近蕭立，沉聲道：「蕭立，我承認有這件事，你動手吧！」

蕭立這半天冷靜下來，覺得這三個夢雖然奇怪，看唐煌的態度，却不像在說謊，不禁猶疑起來。

唐煌一指土中的殘劍，厲聲道：「蕭立，你爲何還不動手？」

蕭立瑟索顫抖着，就要去拔土中的殘劍，費小潔一掠而至，素手疾爪猛抖，「叭噠」一聲，蕭立被摔出一丈之外。

唐煌不由大怒，道：「妳……妳這是幹甚麼？」

費小潔厲聲道：「你如果眞的活夠了，先把我殺了再死不遲！況且這件事若不弄清楚，死了也不淸白。」

蕭立顫巍巍地爬起來，面孔一陣扭曲，掉頭就走。

唐煌大喝一聲「且慢！」他動了眞火，這一聲大喝，使深谷中激盪迴應，有如平地焦雷，蕭立震顫一下，回過身來，狠聲道：「小子，老夫知道你動了殺機，要想殺人滅口，正是適當時機！你動手吧！」

唐煌厲聲道：「事到如今，你仍然以爲我姓唐的會做出那種事來。」

蕭立慘然一笑，道：「但願你能提出有力証明，老夫女兒屍骨未寒，豈能無中生有，找人洩氣。」

「那麼。」唐煌氣極敗壞地道：「蕭姑娘在夢境中出現，說些甚麼？」

「當然有！」蕭立切齒道：「三次噩夢中，都是一臉汚血出現，每次都說：唐煌沾汚了我！又狠心遺棄。」

唐煌感覺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他茫然地凝視費小潔，而她，也絕望地看着他。

他們都像失去了靈魂，好像自己的軀體已不存在。

世上的任何痛苦，沒有比自尊的創傷更深切的了！

唐煌凄然一笑道：「蕭立，動手吧！再不動手，以後你就再也找不到姓唐的了。」

蕭立似乎下了決心，大步走近，拔出殘劍，仰天悲呼，道：「鳳至，吾兒……爲父終于爲你報了大仇，爲父即使濺血荒山，也値得了……」

語畢掄劍向唐煌肩頭斜劈而下。

費小潔尖喝一聲，推出一掌，那知唐煌心灰意冷之下，下了必死的決

心，單掌一推，硬把費小潔的掌力化解，費小潔反而退了五六步。

而蕭立的長劍，已堪堪到了唐煌肩上。

費小潔立即發出淒厲的悲號聲，她知道自己無能為力，而她的命運也在這一剎那決定了。

在這剎那之間，唐煌腦中閃過數人的影子，那就是爹爹唐一飛、一神、二聖等恩人及母親潘蓉蓉……

「卜」地一聲，唐煌應聲倒下，費小潔急、驚、悲、痛攻心，立即昏了過去。

然而，蕭立却大大地楞住了，他那殘劍本是以十成內力劈下，後來終於不忍，心想，只要殺死他就行了，反正這一劍斜劈而下，雖不能劈成兩半，最低限度，也能劈到胸部以下，因此，他又收回三成力道。

那知一劍劈下，堪堪劈中，突感眼前一花，一個通體銀灰的高大身影，像鬼魅一樣，左手向劍上搪去，右手疾戳，點了唐煌的穴道。

殘劍劈在此人的左臂上，像劈在皮革上一樣，反而彈了回來，蕭立竟被震出三大步。

蕭立最初以為是唐煌預先做的圈套，仔細一看來人，不禁吃了一驚。

此人身材碩長，身着銀灰色長衫，白襪灰履，臉上罩了塊銀灰色的布遮，連眼睛也未露出來。

當然，臉上罩着一塊布，仍可看到附近的景物，然而若非絕頂高手，與人動手之下，絕不敢如此，因為目力再好，隔着一層布，總是模糊不清。

灰衣人左臂上衣袖有一道劍痕，像經過長時間摺疊一樣，竟未破碎。

此人身法之快，功力之純，暫且不談，就看他的儼然風度，該是一位名家，蕭立驚魂甫定，沈聲道：「尊駕何人？」

灰衣人淡然道：「暫時恕難奉告，總之我們不是敵對立場。」

蕭立冷笑道：「尊駕可知道這一插手，很可能導致嚴重後果？」

「說說看！會嚴重到何種程度？」

蕭立沉聲道：「你袒護一個壞蛋，使一個為女兒報仇的老人絕望；使一個受辱而死的女孩含恨九泉；使武林中的少女面對被污的危機；使……」

「不要說了。」灰衣人語音驟冷，沉聲道：「蕭大俠，在下有數言奉勸，尚希採納。古云：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尊駕根據三個噩夢，就盲目殺人，不感覺太自私了些麼？」

蕭立冷笑道：「老夫痛失愛女，行為也許太衝動了些，但這三個噩夢，作何解析？這小子伏首認罪，又作何解析？」

灰衣人冷哂一聲道：「一個人在不正常狀態下的一切行為，根本無法解析，就像尊駕盲目殺人一樣，相信尊駕自己也無法理解。」

蕭立厲聲道：「尊駕就以這一種强詞奪理的理由，來阻撓老夫報仇麼？」

「當然不是！」灰衣人冷笑道：「『千里追風客』蕭立，也絕不是浪得虛名之輩，而武當派數十年來，雖然未涉足武林，那也並非顯示逐漸式微，而是門規謹嚴，『棉裏藏針』絕學，也無人敢懷疑其威力，因此，在下相信，蕭大俠應該知道一個武林敗類。」

「誰？」蕭立冷笑道：「希望尊駕可別顧左右而言他，越扯越遠。」

灰衣人哂然道：「『托夢神君』之名，諒你也聽說過？」

蕭立不由一怔，沉聲道：「不錯！老夫當然知道，據說此魔就是『日正當中』張子萍。」

灰衣人沉聲道：「『這就是了！你可知道他那『托夢大法』的厲害？」

蕭立冷笑道：「略有所聞，不知尊駕提起此人用意何在？」

灰衣人冷峻地道：「在下說出此人，尊駕還不明白麼？」

蕭立倏然一震，沉聲道：「你是說小女托夢與老夫，是那魔頭玩的花樣？」

灰衣人冷哂一聲，道：「蕭大俠若能平心靜氣想一想，也許不會發生這次誤會，差點使一個年輕人，不！應該是兩個年輕人含恨泉下，這兩個年輕人互相愛悅，已不分彼此，任何一個死了，另一個也不會偷生，蕭大俠，剛才的情形你已經見過了，不須本人贅言。」

蕭立冷笑道：「聽尊駕的口氣，好像與這兩個年輕人有相當關係？」

灰衣人道：「本人並不否認！但人間正義，絕不受關係遠近之限制，假如這個年輕人確實做出令人不齒之事，恐怕在尊駕未找到他之先，早已死在本人掌下。」

蕭立茫然地道：「老夫不懂這件事，『托夢神君』本身可以進入別人的夢境中，可沒聽說能御使別人進入另一個人的夢境中。」

灰衣人冷笑道：「這就是他的厲害之處，而這種邪法，也是剛剛練成，以前確實無法做到。」

蕭立吶吶地道：「難道老夫寃枉他了……」

灰衣人伸手入懷，掏出一張素箋，沉聲道：「是非曲直，總有明白的一天，但必須平心靜氣才行！蕭大俠，請你把他們救醒，一問便知，咱們後會有期……」

語畢，灰影冉冉上昇，竟自拔上昇，沒於谷頂之上。同時，在他剛剛昇起時，手中那張素箋，飄飄落在蕭立面前。

蕭立楞了半天，才撿起地上的素箋，只見上面寫道：「煌兒：為父已脫離不夜城，不再受張子萍所制，不必為我擔心，左世保等諸位老友，也同

時脫困，吾兒見字，希於下月十五望月三更，前往東海六橫島附近，截住一條大船，將船上之貨物悉數搬下，藏於隱蔽之處，此貨關係武林命脈，須小心行事，屆時將有人協助於你。

「為父之失踪，與武林流言完全不符，目前為了守秘，不能告訴你，三月內武林中將發生空前大事，屆時你若沒有把握，千萬勿去涉險，以免增加為父之困擾，你媽媽無恙，為父三天前在洛陽見過她。臨行匆匆，尚望珍重，父，唐一飛匆草。」

「啊！他是『長白神君』唐一飛！」蕭立驚呼一聲，吶吶地道：「眞想不到他有這等高絕之身手。」

蕭立看看兩小，仍然卧在地上，喃喃地道：「唐一飛來去匆匆，竟放心把兩小交給老夫，可能老夫寃枉他了……」

他立即解了唐煌的穴道，又在費小潔背上連拍三掌。

兩小幾乎同時醒來，費小潔厲喝一聲，撲向蕭立，她以為唐煌死了，準備把蕭立殺死，也自行了斷。

一聲沉喝，唐煌伸手按住她的肩頭，道：「且慢！我並沒有死。」

費小潔轉身來，驚喜過度，摟着唐煌，淚下如雨。

蕭立把剛才的事說了一遍，續道：「唐小俠可以告之有關『托夢神君』張子萍之事麼？」

唐煌立即把張子萍托夢恐嚇，不准他到死城以及連續使蕭鳳至、蘇珊及莫愁自絕而死之事說出。

蕭立面色一黯，激忿地道：「若非令尊適時現身，老夫差點做出遺憾終生之事，老夫……」他面孔抽搐一陣，舉手向天靈上拍去。

唐煌疾閃而至，托住他的手，沉聲道：「蕭前輩，你這就不對了，現在事情已經大白，你若想不開，自絕而死，能對得起誰？對得起你的女兒？抑是對得起晚輩？晚輩豈不要痛苦一生麼？」

蕭立頹然道：「老夫慚愧極了！活在世上眞是多餘。」

說畢，把那張紙箋遞給唐煌，抱拳肅容道：「別了！唐小俠，從今以後，老夫不再涉足武林……」

黯然轉身，疾馳而去，兩小怔了一會，才將紙箋看了一遍。

「啊！」唐煌將那張素箋貼在胸前，閉着眼睛，激動地道：「爹爹！你……你果然出頭了……」興奮的淚水奪眶而出。

「唐煌……」費小潔也眼淚汪汪摟着唐煌，道：「唐煌，能原諒我麼？」

唐煌為爹爹的脫困，興奮逾恒，根本沒有聽到小潔的話，一串串的淚水順腮淌下。

「唐……煌！我知道傷了你的心……」費小潔語音顫抖，鬆手退出一步。

「小潔，妳怎麼了？」唐煌好像突然清醒，道：「小潔，妳不為我高興麼？」

「當然高興。」費小潔黯然道：「可是我剛才曾對你發生懷疑，我……我眞對不起你。」

「快別說了，」唐煌托起她的下巴，道：「妳的懷疑，正代表我在妳心中的份量，不是麼？」

「啊！唐煌，你眞使我感動！」他們又擁在一起，兩顆急劇跳動的心彼此呼應着。

「唐煌！」費小潔掏出那變了顏色的羊皮紙，道：「令尊信箋上說，下月十五到六橫島附近去截船，距今正好一月，你何不趁機研究這『五霸圖』？」

「我？」唐煌不解地問：「難道我們不能同時研悟？」

「不行！」費小潔道：「我不想徒費心血了，媽媽交圖給我時，就曾說過，女人練此圖上的絕學，事倍功半，所以我雖然也會那一招，威力却較你差得太遠，況且，我目前的功力，也還過得去，今後要不是離開你，學不學都是一樣！」

唐煌接過羊皮紙，小心翼翼地展開，不由驚咦一聲呆住了。

一邊的費小潔也像泥塑木雕一樣，極度的失望，使她那美好的面龐失去了原形。

過去她唯一的願望，是想使唐煌成為武林第一高手，受萬人崇敬，這可以說是她活在世上最大的願望，最迫切的目的。

然而，一切努力都落空了，這極大的失望，比從未得到「五霸圖」更甚，因為希求的越高，一旦失望，打擊就越重。

這「五霸圖」是一張堅靭的羊皮紙，上面的圖案是以一種油漆畫成，這是製圖之人為了愼重，唯恐墨漬容易洗掉，才以漆當墨，那知反而收到相反的效果。

原來紙上的圖案模糊一片，根本分不出任何形象，粘粘地，像一貼大膏藥。

這顯然是用火烤過的現象，油漆怕火而不怕水，而這種油漆，顯然有松香成份。

現在最吃驚也最難過的是費小潔，她記得在藏圖於太白山莊巨匾背後時，曾親自看了一下，圖上畫面清楚，而且那油漆乾乾地閃着褐黑色的光芒。

這是誰烤的？除了古鳳之外，還能有誰？費小潔暗暗地切齒，却又禁不住淌下淚水。

「小潔，別難過，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費小潔驀地抬頭，肅然道：「唐煌，你不以為我又在愚弄你？」

「愚弄我？」唐煌微微搖頭道：「妳為甚麼要愚弄我，妳絕不會！」

「可是……」費小潔搖搖頭，氣急敗壞地道：「我為甚麼這樣不爭氣呢？



好好的一張圖，竟弄成這個樣子？」

「別難過，小潔，我不是早對妳說過麼，有沒有此圖我並不太關心，只要我們永不分離，誠心相悅，其餘……」

「不！唐煌，我當初親眼看到圖案上的花紋，我雖然不懂，却知道蘊藏着太多的秘密，如今變成一貼膏藥，我……我恨極了。」

「何苦！」唐煌拍拍她的肩胛，道：「我和妳的想法恰巧相反，家父脫困，九位前輩也海闊天空，不再受制，我們從此不再憂慮！至於張子萍，我們仍有辦法收拾他，妳還恨甚麼？」

「我恨古鳳！」

「恨她？」唐煌面色一肅，沉聲道：「你是說……」他認爲古鳳不至如此下流，雖知小潔之意，却不忍說出來。

「不錯，試想，她親自說過，在我們到達太白山莊附近時，她才偷聽到我們交談，知道那『五霸圖』藏在大廳巨匾之後，這可以證明沒有第三者動過。而她交給我時，我又沒打開看一下，不是她是誰？依我猜想，她將油漆烤溶以前，一定將圖案描下。」

「這個……」唐煌認爲沒有證據，不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肅然道：「小潔，現在我們還不能懷疑她。」

「那麼你以爲是我……」

「不！小潔，千萬別太衝動，這件事沒有那麼嚴重！喏！這張圖不管有沒有用，先放在我這兒好了，最低限度，也有紀念價值！」

費小潔焦灼地扭着指頭，她腦中有一個念頭電轉着，古鳳幾次示恩，都是預謀，她的目的，或者不是「五霸圖」，而是她自己的另一半——唐煌。

唐煌說：「小潔，我們走吧！」

費小潔幽幽地道：「哥！我眞對不起你。」

「小潔，我不許妳這樣說。」他肅然續道：「在我看來，世上任何事物，沒有比妳更重要了，只要妳永遠在我身邊，此生心願已足！」

「哥！」費小潔像一頭小貓，伏在唐煌胸前，說：「我對你眞有這樣重要？」

「當然！我常常想，假如沒有你，我怎樣活下去？」

「呵！哥，我也是一樣……」

兩人溫存了一會，出了華山，一路向東，七天後進入蘇境。現在唐煌已知爹爹和九大奇人已經脫困，心境開朗，加之費小潔柔情似水，實際上已過着神仙眷屬的生活。

現在距離下月十五，還有充裕的時間，在六橫島附近去截一條大船，這是唐一飛的囑咐。

這一天傍晚，二人來到蘇浙邊境的丹陽湖畔。按：丹陽湖在蘇浙交界之處，僅次於蘇境的太湖、洪澤湖。

迷離烟水一望無際，那是因爲湖上有淡淡的霧氣，能見度不太遠之故，其實湖中還有一個小島。

費小潔說：「哥，待武林平靜之後，你我覓一仙島，遨嘯林泉，那種生活，眞是……」

唐煌微噫一聲，說：「小潔，快看！那是甚麼？」

兩人同時向湖心望去，不禁目瞪口呆。

在湖面霧氣中，突然出現奇景。凝目望去，湖面上樓台殿閣，飛簷走椽，有如傳說中的世外桃源，海外的仙山，景色瑰麗已極。

然而，這景象却似有似無，似在虛無縹緲之間的幻象，但以肉眼仍然可以看到，兩小連連稱奇。

「哥，這是不是眞的？」

唐煌搖搖頭，「剛才來時並本未看到湖面上有此景物，當然不是眞的。」

費小潔道：「難道這是幻象？」

「不錯。」唐煌道：「這是幻境，但幻境的後面，應該是眞的。」

費小潔不解地道：「難道這是海市蜃樓？」

「對了，」唐煌正色道：「依我猜想，附近定有一個秘密去處。」

費小潔道：「如此說來，這秘密地方應該在我們背後，反映在湖面之上，不會是在這丹陽湖中央。」

唐煌四下打量一陣，搖搖頭說：「不對，我認爲仍在湖中。」

他一指背後山崖上一個大瀑布說：「夕陽在我們正面，將湖中景象映出，不信妳再仔細看看瀑布，那水面上也有淡淡的影子。」

費小潔回頭仔細一看，果然瀑布水面上也有模糊的影子，正和湖上的樓台殿閣一樣晃動着。

唐煌沉聲說：「我認爲這景象是由湖面小島上反映過來，我們進島去看看，或者能有所發現。」

兩小在附近僱小船，向島上駛去。到了島上，太陽已落，却未看到海市蜃樓所反映的樓台殿閣，不由微感失望，因爲島上一片荒凉。

費小潔道：「哥，你一向料事如神，這次可不靈了。」

唐煌並未回答，只是十分注意島上的一切。

他微微一笑，說：「小潔，咱們打個賭好不好？我說這島上定有花樣。」

費小潔不服，道：「我不信。」

唐煌神秘一笑道：「你輸了怎麼說？」

費小潔美目一轉，道：「你說吧！要我怎樣都行。」

唐煌輕輕吻了她一下，在她耳邊說了幾句話。

費小潔面色一紅，輕輕擂了他一下，說：「不來了！你壞！」

唐煌拉着她，一指百丈外一個小碼頭，說：「這種情形可以騙騙那些粗心大意的人，却騙不過有心人，有所謂『見微知著』就是這個道理。」

（未完・廿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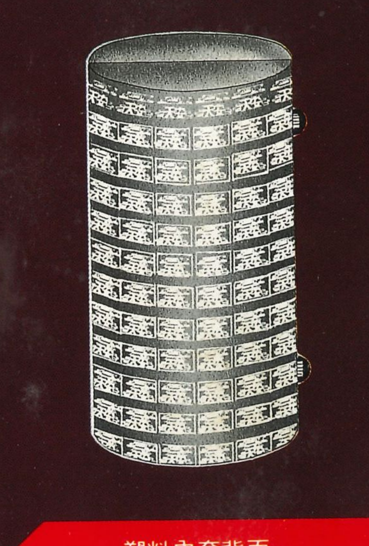
註册商標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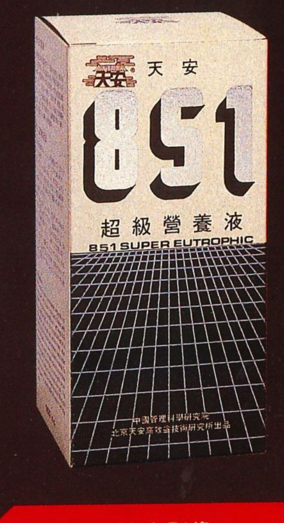
由1990年4月15日起更改包裝



塑料內套正面



塑料內套背面



外盒影像

逕啟者：

我公司總代理之天安牌851超級營養液是集多位專家精心研究產品，並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質量上乘，療效顯著，救人無數，著譽中外。本品自在港上市以來，深受消費者所樂用。我公司爲了精益求精，由1990年4月15日起盒內加上塑料內套，敬希各界人仕垂注！

我公司鄭重聲明，本品經已商標註册，任何假冒、仿製或使用"天安"字樣都是違法的（包括出售，儲存任何假冒、仿製商品）。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諸君購買，希認明眞假，以免受騙，庶不自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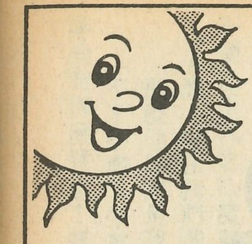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傳眞：5597762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傳眞：8507509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疲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止痕癢藥王之王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正宗泰和烏鷄白鳳丸

應用範圍：

氣血兩虧、陰虛盜汗、
頭暈虛弱、婦女體虛、
腹部疼痛、腰膝酸軟。

必備良藥·高貴禮品





每盒６丸裝

"泰和老鷄，甘平無毒，產於江西泰和………白毛烏骨者，補虛勞羸弱，………一切虛損諸病，煮食飲汁、搗和丸藥。"　——《本草綱目》李時珍

泰和烏雞白鳳丸是中國最早和最正統的烏鷄白鳳丸。它所選用之烏骨鷄是江西泰和縣所特有的泰和鷄。明朝李時珍對其推崇備至。泰和鷄在清朝年間被列爲貢品，御賜"武山鷄"。1915年曾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展出，受到高度讚賞和評價。

用上等藥材及"武山鷄"精製而成的正宗泰和烏鷄白鳳丸具有清虛熱，補氣血，壯體魄的功能。

香港免稅店、機場、國貨公司及各大藥房有售

M&A® 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6015715　傳眞：(852)6918344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 Rm.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N.T., Hong Kong.
Tel: (852)6015715　Fax: (852)6918344